

新世纪文艺

创刊号

二〇〇八年八月

斯雅舍 出版

■ 陈瑞芬简介

Christina Chen, a native of Taiwan, became a S'porean more than 20 years ago. Her zest for the arts and a critical eye for beauty have helped her natural progression from a successful fashion designer to a budding artist !

Her strong colour sense and hold strokes with her oil paintings have gained her many admirers and collectors of her paintings in S'pore and overseas.

陈瑞芬出生台湾，定居狮城，热爱艺术的服装设计师，作品豪迈鲜明，在国内外备受瞩目，拥有不少的收藏家青睐。





新世纪文艺

创刊号

二〇〇八年八月

斯雅舍 出版

新世纪文艺

法律顾问: 刘华源 (文莱)
黄锦西 (新加坡)

美术顾问: 廖宝强
总策划: 忠扬

社长: 史英
总编辑: 风沙雁
副总编辑: 一凡
编务、总务: 何逸敏
财务: 翁金翠

越南编务顾问: 冬梦
泰国编务顾问: 洪林、梦凌
印尼编务顾问: 沈伟真
菲律宾编务顾问: 云鹤
马来西亚编务顾问: 甄供
寮国编务顾问: 陈列
文莱编务顾问: 一凡

新世纪文艺 创刊号 (2008年 8月出版)

编辑: 新世纪文艺编委会

Editor: New Century Literature Editorial Committee

出版者: 斯雅舍 Si Ya She

通讯处: 150, Orchard Road
#02-31 Orchard Plaza
Singapore 238841
(65) 6466-2939

电子邮箱: owchingtee@yahoo.com.sg

封面设计: 何逸敏 黄伟源

承印: 东艺印务公司
Eastern Art Printing Company

Tel: (65) 6292-8967

发行: 新加坡商务印书馆
Block 211, Henderson Road,
#05-04, Singapore 159552

Tel: 6278-3535

准证号码: M.I.C.A.(P)231/02/2008

ISSN: 1793-7590

售价: S\$ 6.00

外埠: US\$ 5.00 (不含邮费)

发刊辞

亚细安文坛透视

- | | |
|--------------------------|------------------------------|
| 1 新华文学初露曙光 | <input type="checkbox"/> 海寒 |
| 2 越华文坛近年动态勾勒 | <input type="checkbox"/> 余问耕 |
| 3 泰华文坛近况纵横 | <input type="checkbox"/> 洪林 |
| 4 奇花异草争丽斗妍
——泰华文学现状勾勒 | <input type="checkbox"/> 梦凌 |
| 5 印华文坛的辛酸史 | <input type="checkbox"/> 沈伟真 |
| 6 影响菲华文学的几个因素 | <input type="checkbox"/> 云鹤 |
| 8 汶华文学概述 | <input type="checkbox"/> 一凡 |
| 10 “双福”全国长篇小说奖 | <input type="checkbox"/> 甄供 |

新加坡之页

- | | |
|---------------|------------------------------|
| 13 梦幻岛纪事 | <input type="checkbox"/> 风沙雁 |
| 19 他用枯瘦的脚写诗 | <input type="checkbox"/> 风沙雁 |
| 20 秋决 | <input type="checkbox"/> 朱扬 |
| 22 散草三章 | <input type="checkbox"/> 忠扬 |
| 25 那年春天 | <input type="checkbox"/> 邹璐 |
| 26 驱使我们的语言唱歌 | <input type="checkbox"/> 何逸敏 |
| 27 忆起旧事我表意 | <input type="checkbox"/> 仲原 |
| 28 观海 | <input type="checkbox"/> 潘海玉 |
| 30 微型小说二则 | <input type="checkbox"/> 伦新 |
| 31 圣火 | <input type="checkbox"/> 连奇 |
| 32 跳轨 | <input type="checkbox"/> 林子 |
| 33 ERM世界 | <input type="checkbox"/> 骆宾路 |
| 34 我们的海 (外一章) | <input type="checkbox"/> 邹璐 |
| 35 新诗两首 | <input type="checkbox"/> 何逸敏 |
| 36 长崎的悲剧 | |

——参观“长崎原爆资料馆”和“和平公园”有感 成君

- | | |
|-------------------------------|------------------------------|
| 37 散文三则 | <input type="checkbox"/> 连奇 |
| 38 新诗五首 | <input type="checkbox"/> 史英 |
| 39 炎黄文化 | <input type="checkbox"/> 李拾荒 |
| 48 使命的召唤
——为四川地震后勇于抢险者而写之歌 | <input type="checkbox"/> 史英 |
| 48 重新认识端午节 | <input type="checkbox"/> 凌江月 |
| 49 杂文两则 | <input type="checkbox"/> 柳舜 |
| 51 麦太太的二三事 | <input type="checkbox"/> 秀仪 |
| 53 雨中寄情 | <input type="checkbox"/> 雨心 |

马来西亚之页

- | | |
|---------|-----------------------------|
| 54 散草三章 | <input type="checkbox"/> 小黑 |
|---------|-----------------------------|

MU LU

目 录

56 回乡的异乡人
58 散文二则
60 沉默是金
62 小店苍桑

□朵 拉
□苏清强
□驼 铃
□一 介

越南之页

64 季节，那泉涌而来的
64 郊居偶感
65 未来的读书人
65 接力人生
66 一念之间
66 选择
67 久违了，雪！
67 幸福
68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69 听老歌
70 恤老扶贫的好妈妈
——献给亲爱的母亲
70 短诗三首
71 鸟儿不飞
——致诗人林焕彰
71 雪，在我手上越白越重
72 岁月隧道
72 字典
72 长春藤

□余问耕
□黎冠文
□骆文良
□锤 灵
□亦 凡
□林佩佩
□麒 麟
□石 羚
□李伟贤
□施汉威

□陈朝运
□伊 尹

□冬 梦
□小 寒
□林小东
□邓佩诗
□文锦宁

印尼之页

73 干儿子
80 让清流洗涤心灵
81 都市·豪雨
81 我爱红色三角梅
82 乡情三首
83 平凡的家庭
83 阅读大海
84 春天里的秋天
85 大T小T
86 虎老翁下地狱
86 露珠颂
87 巴厘诗抄

□小 沈
□意如香
□陈万宝
□南海逸人
□雾巍龙
□灵 芝
□阿里安
□鹏 儿
□珍 黄
□吴逸民
□白 云
□郑原心

菲律宾之页

88 看房子
89 令人鼻酸的故事
90 从反面找答案
90 王老二的手表
91 以身作则
92 在菲律宾游荡
93 有时沉默也是美
94 与书有关
95 从爸爸的生日想到
95 动物并不可怕

□晨梦子
□欣 荷
□靖 竹
□杜鹭莺
□秋 笛
□东楠灵
□心 爱
□荣 超
□小 刚
□晨 雨

汶莱之页

96 冬天随想曲
97 礁湖与海
98 处处无家处处家
99 忘不了
101 都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101 年关思乡
102 刺
102 岁月的答案

□一 凡
□林岸松
□丘启枫
□刘华源
□一 粟
□梁友情
□一 粟
□段 琴

泰国之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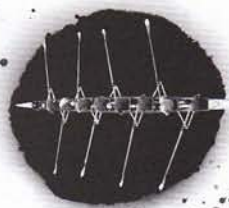
103 沧桑岁月话当年
——写于交亲百年冥诞
106 秋·冬·春·夏
107 天下父母心
110 怀念你一起走过的日子！
——悼诗人子帆兄
111 夜·新月·旧事
112 心路
114 天才的背后

□高山民
□王家丁
□钟飘扬

□蓝 焰
□林 林
□阡 陌
□若 萍

亚细安之奇花异草

115 东南亚华文教育的一颗璀璨明珠
——老挝万象“寮都公学”记 □(中国)金花苓
119 怎样欣赏书法艺术 □(菲律宾)林启祥
124 编后话



发 刊 辞

春暖，花不一定会开。只有当母树茁壮地成长，并欣欣地向荣，把根伸展至世界各个角落，作为这棵大树开枝散叶在地球处处的株株子树，才有可能在暖暖的春意中萌芽结花蕾。

作为能与霸道文化相抗衡的中华文化之母国的和平崛起，为地球各个角落的华族文化和语文带来了蓬勃生机。占全球海外华人人数最多的亚细安十国，近年来在汉语华文方面的复苏，那似春暖百花盛开的景象，是教人非常兴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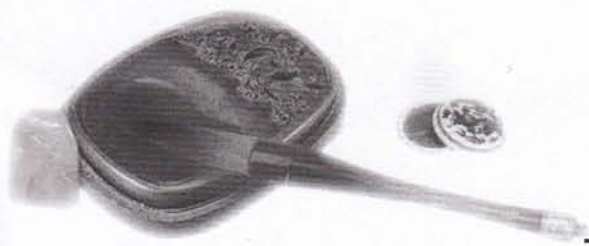
环顾这十国的华文文学发展史的崎岖不平道路，以及起起落落犹如惊涛骇浪的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次的暖春的到来，是它们的华文文学发展的转折点。正是在此时刻，我们认为我们负有探索这些国家华文文坛胜景如何的责任。我们这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便这样组织起来了，大家为推动文学的繁荣而努力。

我们不设壁垒，但也不吟风弄月，更不以宗教或政治先行作为我们办此杂志的方针。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艺术，它所关怀的人类共同的课题。从审美的角度取材、构思，从关心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角度切入，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必会感人。

我们不忘母体曾给予，且还在继续供给我们的养分这事实。但凡文学在吸取了充分的母体的养分后，一定会发展出本身的地方特点来，日本文学之于中国文学、美国文学之于英国文学的发展经验最有力地说明了这点。因此，我们一定要突显我们的文学特色。这么说，并不等于说我们在鼓励突显地方主义，恰恰相反，我们是从世界华文文学这较广阔的角度来对待亚细安华文文学的。作为王道文化的一支，我们这十国若能在本身所在国发挥王道文化的优点，那不是对人类发展的一大贡献吗？

我们欢迎各方的文友鼎力支持这本文学杂志。我们不分派别，但反对分裂民族团结的阴谋家。我们不以漂亮的言论或外表取人，但厌恶口是心非、虚伪作假的伪君子。

我们创刊了。在这花园里，有奇花香草，也有广阔的森林和原野。希望大家有空常常来看看，并给我们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新华文学 初露曙光

□海寒

进入21世纪以来，八年过去了，新华文学并无复苏现象。全岛唯一的华文早报，一周只有两版纯文艺副刊，所刊登的文章都是“精挑细选”的，属于编者认可的作者的“佳作”，局外人的作品难以受到赏识；甚至连评论人也是“钦定”的。别说战前马华文学主要依赖报章副刊来推动、来发展的局面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连战后新马华文文学主要靠杂志来推动、靠报章副刊来辅助的景象也不复存在。在市面上能看到的文艺杂志只有不定期的《艺术天地》、定期的《赤道风》、《新华文学》、《新加坡文艺》、《锡山文艺》等等。这些文艺杂志每年所刊载的文学作品，数量不少，水准有的也不错；再加上全岛各个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出版的为数不少的文艺书籍，算是勉强把新华文坛的场面撑了下来。

新华文学目前面对的危机是年轻读者不多：语文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的改弦易辙是个原因，年轻人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惟利是图也是个原因。在人生最大的目标只是追求物资享受的风气的影响下，人人日忙夜忙，终日追逐的是屋子、车子、丰厚的财富等等，文学艺术谁也没时间去理会；另一方面，各种电子媒体及现代化的娱乐抢走了大部分年轻人的时间，他们愿意花在阅读文学读物尤其是华文读物的时间就更加稀少了。这种种原因造成华文文学的读者群年龄偏高，且人数日减，一本书出版了，能卖三五百册，已算是反应热烈。

但这种局面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这些年来，随着新移民的拥入，华文文学的爱好者和读者增加了。自然，这批外来移民所阅读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外国的，而不是新华文学作品。然而，他们那股酷爱中华文化的热忱和喜爱阅读的好习惯，却为这个荒芜的小岛带来多一点文化气息。新华文艺工作者若能善加诱导，把他们的阅读热忱引向新华文学，那我们的文坛就会多一点朝气。如果能带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关怀新华文学，或为新华文坛添花增草，或甚至研究起新华文学，那我们的文学队伍必然会日渐壮大。

另一方面，这些年来新马华文文学几乎已成为大专院校的必修科目：南大、新跃、国大都开设新马华文文学课程；而且，随着报读中文系的学生的与年俱增，长此以往，我们的社会很自然地就会出现一大群对新马华文文学有认识、有素养、有造诣的文学爱好者。他们当中一定有人会脱颖而出成为这方面的名作家或专家学者，为新华文学的传承工作作出贡献。

《新世纪学刊》创办已进入第八年，《新世纪文艺》现在创刊，此两本刊物除了扮演促进新华文学与世界各国华文文学的交流外，也希望在推展新华文学的发展方面有所贡献：前者着重于研究和文论的开拓，后者强调文学创作。我们相信，在与本岛其他刊物的配合下，新华文学会有枯木逢春的境遇。这么看来，新华文学似乎又不是那么前景黯淡！



“胡志明市各民族文学艺术协会属下的华文文学分会，为提高青少年文友华文文学创作水平，有互相切磋学习的机会，该会将定于4月13日（星期日）上午八时卅分，在该会会址举办散文写作研讨会，由该会执委负责报告。欢迎各界文友及各华文中心爱好华文文学创作的同学踊跃参加。/华文文学分会启”。

“征联颁奖通知/谨定于2008年4月18日（星期五）晚上7时假七奇观酒楼举行2008戊子春节征联颁奖典礼，届时敬请各位得奖作者出席。/征联组委会谨启”。

从报章上看到这两则启事，不禁又想起了上个星期天早上所参加的《萌芽》丛书的颁奖典礼的情形。萌芽丛书是胡志明市华文教育辅助会名下出版的书刊，内容主要是刊登各个华文中心学生的作品。除了《西贡解放日报》的少年园地，《西贡解放日报》周刊之外，《萌芽》为爱好笔耕的青少年提供了一片沃土；也为越华文坛培育出更多的鲜花美果。像往年一样，斯次《萌芽》丛书编辑部从15至19期中，评选出13篇佳作，分为第一、二、三等奖及十个鼓励奖。在这次颁奖中，《寻声》的小寒荣获第一奖；伊尹（邓宝铨）及小虎也获得了鼓励奖。这不单是《寻声》所兴奋的事，也是越华文坛所兴奋的。

的确，这两三年来，越华文坛比以前活跃多了。华文文学分会出版了诗集《西贡河上的诗叶》、散文集《采文集》、又出版了华文文学分会、《西贡解放日报》和市华文教育辅助会联合主办的2006年征文比赛的得奖作品合集；胡志明市各民族文学艺术协会属下的《湄江诗社》则出版了《湄江诗词集》一、二册，又联合了胡志明市的书法家、画家共同编印了诗书画集乙册。《西贡解放日报》增辟了《文艺创作》字段，到今天已刊出了193期；又增编了《西贡解放日报周刊》，它们为华文文学提供的园地，比华文文学分会不定期出版的《越华文学艺术》杂志更为广阔，吸引了更多

越华文坛近年动态勾勒

□余问耕

的文友投稿；让越华文坛更为发展。

而个人出版的书籍则有：杨迪生的《走进堤岸》、刘为安的《堤岸今昔》、黎冠文、炳华、旭林和骆文良等人的诗文合集《回旋》等。

近年来，在诗人冬梦的引介之下，2006年10月，越华文友得以由王一桃先生率领到越南的《香港文艺家协会》代表团交流。2006年12月及2007年3月初又接待了日本三重大学的教授荒井茂夫。2007年3月底又与新加坡欧清池博士率团的“斯雅舍”同仁郭坤福总编辑、诗人史英（斯雅舍执行编辑）、书法家廖宝强、梁荣锦等交流。其后又与到越南旅游的新加坡作家蔡良乾、寒川、秦林等欢叙。2007年10月，越华文友又能与纽约华人名作家（诗词名家）陈葆珍欢叙堤岸，诗文吟和，不亦乐乎！

另一方面，也由于诗人冬梦的穿针引线，2006年7月，越华诗人余问耕和林小东获邀出席在广州黄埔举办的《国际华文诗人笔会》。

2007年10月，林小东又赴广东韶关出席了《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

而《东南亚诗刊》创刊号及第二、三期，都有刊载十多位越华诗人的作品。

以上的种种交流活动，不单让越华文友对各国的诗文活动情况及文学水平能有所认识，也使到各地文友能了解到现今越华文坛的动态及发展。

而以登载处身越南及旅居国外的越华诗人作品为主的《寻声网站》，在站长冬梦的苦心经营之下，日益吸引更多人登陆浏览、留言；也增加了黎冠文、骆文良、过客、江国治、觉今、蒙飞等、向华强、林燕华等等新成员，共同为发扬越华文学，培育文坛接班人而努力。

希望华文文学分会举办的散文写作研讨会能引起更多人对华文文学创作的兴趣，激发文友的创作欲。相信在各文

友的支持，团结合作之下，越华文学往后一定能欣欣向荣的。

脱稿于2008年4月6日越南

泰华文坛近况纵横

□洪林

泰华文坛已走过八十年历程。目前，文艺组织并不算多，比起泰华的三十年代四十余个学社、读书社来，则宛如悠长湄南河里一滴水。泰华文坛，除了泰国华文作家协会外，活跃于文艺领域里的还有泰华文学研究会。其他如泰华文艺作家协会、泰南文艺家协会、海南文艺联谊会等等，则偶而有些活动，如泰华文艺家协会每年的“五四”纪念活动，余者活动若有者也寥若晨星。因此，真正有着一定作为的文艺组织，就是泰华作协、泰华文学研究会了。尽管风格各异，但步调还基本一致，并且能取得一定合作，协力搞好文坛事。这是泰华文坛一个颇为突出的范例。

近年来，泰华文坛还是颇有生气。泰华作协二〇〇五年以来，一直扮演文学活动重要角色。是年十一月，与香港珠海散文诗作家代表团举行“泰华作协与香港散文诗学会、珠海散文诗学会座谈会”。在泰华文坛，散文诗历来未见百花开放过，擅此道者寥寥可数。然而，通过这次散文诗座谈会，不仅与会者众，而且气氛热烈，确为文海掀起微微波纹。二〇〇六年三月阳春时，泰华作协主办的《泰华文学》季刊以专辑形式刊出了“江河海散文诗”，记录散文诗作家情谊，凝结出泰港珠海三地散文诗精华，迸发而出的芬芳香遍湄南河畔，是泰华文坛一件盛事。这一年的十月，泰华作协为了追忆过去、鼓励现在，主办“泰华文学八十年座谈会”。在文艺作者开怀谈泰华文学八十年历史的情与泪里，道尽沧桑与喜悦的收获。

《泰华文学》（第四十期）出版专辑，收进三十二篇诗文，各抒己见，各道艰辛，各说喜悦。这本专辑，引出了一条文学道上的曲折脚印，写出了泰华文坛一方记实以及写作人的心路历程，为泰华文坛增添一道艳丽而又执着的风光。

时间是无情的。忽忽又将到岁末。十一月，在菲律宾举办的《第十届亚细安文艺营》，泰华作协一直予以积极支持，二十年间从未间断，每届都派代表参加。这一届的亚细安文学奖得主为洪林。

二〇〇六年，泰华文坛出版了不少过

二十五本各类文集，应该是文坛一个丰收。

随着光阴脚步远去，二〇〇七年的九月泰国的秋不是秋。泰华作协为鼓励小说创作高潮再起，第四十三期《泰华文学》以小说为主要基调，使这朵在三十年代起就似百花竞放的小说一族，重放其芬芳，共收进短篇小说十篇、微型小说五篇，将固有的小说风貌重现。紧接而至，十二月岁末时分，泰华作协主办了《二〇〇七年泰华微型小说征文比赛》。在泰华文艺作者踊跃参加声中，收到八十多篇微型小说应征稿。十二月出版的《泰华文学》将征文比赛胜出者刊于其中，包括冠亚季军和十二名优秀奖作品。这次征文，再度掀起微型小说高潮，为泰华文坛留下一份资料。

岁月本无情，但人有情。二〇〇八年已降临大地。二月间，泰华作协在举行会员大会进行换届历史改选同时，颁发了征文比赛得奖者奖金、奖盾，可谓双喜临门。

其他文艺组织，一直在泰华文坛扮演相当重要角色、一向坚持一定活动者就是泰华文学研究会。一九九四年初成立后的文学会，一直坚持既定宗旨，每年出版一本文集外，还每年坚定地与云南省文联进行互访、交流，十余年从未间断。每月初定期开会，以期达到沟通、讨论会务，促进文学交流，十余年如是。除此之外，从成立迄今，每月初定期在《星暹文艺》寄刊，名曰《笔花》，已出版了141期。这个版的特点，就是刊登文学会成员比较突出、内容充实的作品，不用其他文艺作者创作。最为支持这个文艺寄刊者，为文学会主要支柱笔名为老将军者。老将军是泰华文坛四十年代末的作者，中曾因生活奔波而中断了一段较长时期。八十年代后重返文坛，一直坚持不懈地创作。泰华文学研究会能够坚持创作坚持活动，就因为拥有像老将军这样的文艺执着者。余者有活动，但少，甚至有的只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但都各有其苦衷、难处。这个难度，一直是泰华文坛一个难处。尽管有如是“难度”罢，泰华文坛仍然有其一方风景，仍然有其执着的一群，努力不懈地为泰华文学写出一条心路历程。今日的泰华文坛有如斯（下转第4页）

奇花异草 争丽斗妍

——泰华文学现状勾勒

□梦凌

泰华文学对华社文化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华文作品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华文教育的反映。泰华的中文副刊，为华人社会的阅读消遣作了一大贡献。

泰华作家各有自己的职业，创作是他们生活的另一种娱乐与爱好，泰国六家华文报刊都有它们本身的读者，副刊亦有它们的投稿者。从文体上来看，有散文、杂文、微型小说、散文诗、现代诗、短诗、微型诗（小诗）。从作品方面而言，有本土的华文作品，也有海外的知名作家精品。就以泰国中华日报为例，也是泰国人熟悉的微型小说家凌鼎年、马来西亚散文高手朵拉、新加坡的王丽珊、印尼的袁霓会长、晓星、新西兰的林爽、美国的非马、菲律宾夫妻档的吴新钿会长与夫人、中国名作家父女档的张记书和张可等等都是尽人皆知的。我认为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发表有利于本地文学创作的发展，本地华文作家可以借鉴海外名家文风笔调，并取长补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泰华作家协会的成员有两百多人，队伍壮大，在司马攻会长的带领下，2007年泰华微型小说比赛刚结束，并于今年2月假美拉璘酒店举行颁奖仪式，场面盛大。

泰华文学创作相当丰富，文学体裁有：

擅长写微型小说有司马攻、郑若瑟、梦凌、蓝焰、晓云、杨凌、特别是司马攻的微型小说集《演员》、郑若瑟，泰华作协理事出版了一系列与“情”有关的书籍，梦凌的微型小说集《结》等等。

陈静，泰华作协理事，任侨团领导，华文期刊《时代论坛》社长。

散文高手，有泰华作家协会副会长梦莉，泰华作家陈小民、蓝焰、梦凌、晓云、杨玲、马凡、阡陌、王家丁、方明、陈颖杜等

擅长写散文并有翻译天才的林牧，写游记专家陈博文

诗作的队伍也不错，有蓝焰、梦凌、杨玲、马凡、王家丁；今石、陈颖杜，曾心、苦觉、岭南人等擅长写微型诗（也叫小诗）。

收集史料并撰写泰华文学史的洪林，为泰华文学历史的保存与记载努力耕耘。

此外负责泰华作家协会网络的有资深作家陈小民，白翎，不断的改善网络联络和增添文坛动态及活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让世界更多国家了解泰华文学进展、活动及研究结果。

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多年前曾经流行一时，但随着世界潮流和国际华文文学的创新，微型小说（小小说）代替了其位置。

观看泰华文学历史，二十年来新大陆移民的增加，让泰华文学出现新景象。新大陆移民的创作为泰华文学带来多元化、多文体的作品，各种文学创作及队伍也不断增强，特别是泰华教育的蓬勃发展，去年有泰国华侨崇圣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还特别开办了《研究泰华文学》课程，泰华文学创作与发展引起了社会与有关学术研究者的注意与关怀。

此外具有本土的文学创作中，具有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作品也不少，特别是泰南文艺协会理事林文辉、子青、蒙子鸿等的作品中更可见泰国文学与泰华文学相结合的影子。

泰华文学创作将在未来的道路中播种，在东南亚文学史上辉煌、更新。

者，薪火会在艰苦中得到承传，但八十年的光辉历程，依然照亮着每一个文艺创作者，每一颗执着的心灵。他们将以自己的固有的情怀，发挥传统文化美德，为泰华文坛耕耘出一个新

的春天。纵观二十一世纪的泰华文坛，应该会出現一批新移民创作者，俾继往开来，为泰华文学创造出一个更灿烂前景。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日早于泰国

印华文坛 的辛酸史

□沈伟真



印尼中华文化和华文文学与华文报纸的兴衰是唇齿相依不能分开的。印华文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前，印尼华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下遭受到严重的打击，中华文化事业是一段漫长艰辛的岁月；到了30年代末由于受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爱国主义思潮在华侨中兴起并蓬勃发展起来，华文文学开始复兴，当时许多华文报纸相继诞生，《新报》、《天声日报》、《生活报》、《大公商报》、《自由报》、《苏门答腊民报》、《民主日报》、《黎明报》等在印尼各地华人集中的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广大华人社会中；为广大华文文学爱好者建造了发展华文文学的平台，因此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不少传播中华文化的爱国的华文文学家。

到了50年代中华文化更是蓬勃发展时期，也是许多华文报纸被标封时期，印尼华人文化工作者，不怕艰险，勇于斗争，利用一切可行的机会，争取出版，到了60年代，新的报纸《忠诚报》、《火炬报》、《首都日报》、《革命日报》、《政宣报》先后问世，也先后灭亡。

到了1965年印尼发生“九卅”事变，全部华文报刊被勒令停刊，不久，由印尼军方出版唯一的华文《印度尼西亚日报》，垄断了32年华文报纸，这一时期，华文文学进入低潮，华文文学和华文写作者也进入了漫长的冬眠时期。一直到2000年，印尼军人政府下台，印尼实行民主改革开放，放宽了对华人歧视的政策，这时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学才有重见天日的时候。

自2000年改革开放以来，印尼各地先后恢复华文报纸的出版。计有《和平日报》、《新生日报》、《龙阳日报》、《华文邮报》、《世界日报》、《诚报》（以上6家日报都先后关门大吉），目前仍坚持出版的华文报纸有：《

国际日报》、《千报日报》、《商报》、《印广日报》、《印尼星洲日报》、《坤甸日报》、《泗水晨报》、《棉兰早报》、《讯报》等，这些报纸都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不过读者群不多，竞争激烈，大多数报纸都在惨淡经营，华文报纸的出路还有漫长的艰险，要靠华人社会的支持才能长期生存。

半个世纪多，印尼文坛出现了不少文化工作者，写作队伍不断壮大，根据我的记忆，比较著名的文化工作者有：洪渊源、宋中铨、林琼光、谢佐舜、王纪元、杨骚、郑楚耘、张实中、容子、叶世昌、黄东平、李伟康（阿五）、邹访今、柔密欧·郑、林万里、沙里洪、严唯真、黄裕荣、阿蕉（莫非）、陈谏、刘朱和、迅声、林或、张又君、赖仕鑑、李泽渊、冯世才、陈完璧、沈慧争等，以及后来迁居香港的作家如苏南坡、梁凤翔、杨庆华、天涯、王良璧、黄东瑞、郑春盛等。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直至21世纪初，出现更多年轻的写作者，其中有意如香、白放情、阿里安、高鹰、吴毓琛、曾祥隆、白羽、雨村、袁霓、茜茜丽娅、晓彤、李曼陀、金梅子、陈正祥、胡儿、蓝贵良、余麦风、林浮萍、刘昶、吴秀吟、明芳、莫名妙、莎萍、松华、雯飞、林锡良、孙乐铭、晓星、心跃、幸一舟、广月、朱世延、苏仁、甘少林、杨叶青、陈平智、一夫水、燕雁飞、杨思萍、游春娣、曾三清、小鲁、温俊发、许也许、亮伯、邝耀章、张汉英、张作良、叶竹、慈慧、谢月云、李杨彬、傅孙炎、陈福盛等……。

这些写作者大都还经常写稿见报，由于华文断层32年，他们绝大多数靠自学而成，水平当然不能与新马菲泰及香港的作家的作品相比较，但他们有勇气有毅力有上进的精神是令人

敬佩和鼓舞，许多人已经出版文集，10多年来，印华作家出版的书籍（大部分在报章上发表的文章）大约有50部以上，可以说是丰收年。

印华文坛在黑暗社会里，在多方长期压制下，能在石缝里茁壮成长，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到目前为止，印华文友们还没有达到大团结，在雅加达的“印尼祖国文艺协会”和“印华作协”只能各代表一部分写作者，在印尼东爪哇的文友们有自己的组织：“东区文友协会”，在西爪万隆有“西爪文友俱乐部”，在西爪井里汶也有类似组织；另外还有从“印华作协”分裂出来的“印华文联”；这些组织我行我素，互不来往，甚至凸现“势不两立”现象。

此外，华文报纸也经常出现不和谐，搞分破坏团结裂的文章，有些自命为“大报”的报纸惟我独尊，实行霸权主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报纸上经常出现挑拨离间制造矛盾的文章，文友们在报上相互攻击，骂来骂去，不是壮大自己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本身的力量，这是很可悲令人痛心的憾事。

印华文坛发展到今天，是很不容易。我们要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成果，抓住机遇，舍弃“文人相轻”的旧观念，在自己努力外，加强彼此间的团结，相互学习，努力提高写作水平，使印华文学像鲜艳的花朵，越开越旺、越开越香，把印华文坛这座大花园装扮得鲜花盛开、百花争艳。

（2008年4月10日于雅加达）

影响菲华文学的几个因素

□云鹤

两个历史事件

一九三四年左右菲律宾出现两本华文新文学刊物《海风》与《天马》，这两本刊物刊登较严肃的文艺作品，如果菲华新文学的历史从这两本刊物的出现算起，迄今已有七十余年了。七十余年虽然并不长，但如果要较详细地叙述其过程，并非这篇短短的报告所能概括的。

如果我们稍为留意的话，我们会发现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相似，菲华新文学成长的过程中，曾因几个外在的因素而受到巨大的影响。

两个事件令菲华文学活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沉寂与空白：

其一：一九四一年岁杪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菲律宾沦陷，一直至一九四五年美军光复马尼拉市，前后四年。

其二：一九七二年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宣布军事戒严封闭华文报刊，一直至一九八一年始解严，前后共九年。

沉寂与复苏

令人深思的是二次停顿后菲华文艺创作者再出发时，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潮，在短期间把菲华文艺的水准直推猛进，完全弥补了空白期的不足。

二次沉寂期间，文艺爱好者部份因环境变迁或因对文艺失却兴趣，但仍有部份坚持对文艺的热诚，这些作者在此文艺活动完全停止的期间养精蓄锐，真真正正地摒除影响文艺创作的其它因素，对写作下了功夫。我一向认为作品才是一位作者的身份证，文人无文该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畸形现象。

菲华文艺二次沉寂期后的突飞猛进，具有其客观因素：

日寇南侵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期间，从中国国内南渡至菲律宾

的学者与文艺爱好者为数甚多，加上当时华文教育程度甚高，三年多的沉寂给作者们以沉思与自我充实的机会，基本上沉寂期对菲华文艺影响不大。

第二次沉寂期长达九年的时间，中文教育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水准渐低落，如：一、侨校教师收入低微，青年视教育为畏途；二、侨校每天仅能教授二、三小时华语课程；三、菲律宾是一个采用英语的国家，一般商业往来、社交及传播媒介，均以英文英语为主，华文华语用途不广；四、家长送子弟入侨校，有一个单纯的目的：盼望其子弟不致完全忘“根”，大部份家长鼓励子弟对英文功课下功夫，对中文功课可以马马虎虎，只要多少认识几字中文能说华语就心满意足；五、中文课本不合实际需要，而且大部份侨校拒绝教授简体字、方块字本难写难读，繁体字尤然，学生望“字”生畏……等等因素。这几个因素，足以扼杀整个华文教育。在这漫长的九年军统期间，侨校造就出来的华文中学生毕业生，恕我很悲观地指出，有一大部份连一张简单的中文便条都写不出来。

“军统”解禁后，菲华文艺何以会突飞猛进，成就几乎超越其它时期？我的看法是，其原因有二：第一、如前所述，这一段时期令文艺爱好者能真正地定下心来，静修充实自己。部份作者并向菲华以外的文艺刊物投稿。第二、在马科斯军统期间，有大量从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移民来菲的中国人，当中不乏作家、学者、文教工作者。即使年轻的一辈，他们的中文程度，较之土生土长的华人子弟高得很多。

一旦文艺解禁，除了五、六十年代为数不多的“文艺坚持者”外，菲华文坛是这一批“移植之花”发挥的天地！而八十年代的菲华文坛，靠这两股力量繁荣起来。

传媒带领下的菲华文学

菲华文学的发展，与华文报刊有密切的关系，现在让我们再分析一下眼前华文传播媒介的情况：

菲律宾的华裔菲人，包括一小部份尚保留中国籍的华侨，人数大约在一百至一百伍拾万之间，占菲律宾官方统计人口捌仟伍百万之百

分之二左右。在这小圈子中，有一个极为奇异的现象——华文报有五家之多！

这五家华文报，较保守的估计，每日约有四万份华文报到达读者手中，假设每份华文报有读者三人，华文报每日则有读者十二万人左右。

十二万人占华人总数百分之八左右，在这少数的华文报读者中，爱好文艺的读者不会太多的，我从事文艺工作多年，可以很大胆地说，看文艺作品的“严肃的读者”，很难超过华文报读者总数百分之五，而且这少数的文艺读者对文艺各有偏爱，甚至各有各的政治立场。是以我认为，一篇文章发表后，如果有五百位“严肃的读者”用心地去读它，已是很好的现象了！

而华文报的读者，由于华文教育的不振，土生土长的读者正被时间逐渐削减着。

菲律宾的华裔菲人，是菲律宾民族的组成部份，华人是菲律宾少数民族之一。华语华文，是菲律宾方言之一，菲律宾文学界，对华语华文的态度，与对西班牙语文或非律宾其它方言一样，承认它是菲律宾文学的一部份，并鼓励华文作家参与菲律宾文艺工作，以扩大及丰富菲律宾文学。笔者认为，菲华文艺工作者不应该自囿于菲律宾华人这个小小圈子中，而应该主动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把菲华文学这涓涓细流，汇入菲律宾的文学的主流中。

寻找新的创作媒介

菲华文艺创作者寻找报纸副刊之外的媒介是当务之急；其中之一就是大量投入互联网(Internet)这种媒介之中。

目前较为积极投入互联网这种新媒介的菲华文艺群体，有菲律宾华文报《世界日报》的《文艺副刊》，与菲华文艺爱好者在一九八二年组织的菲律宾新潮文艺社。

世界日报《文艺副刊》除附在《世界日报》网页中的《文艺》栏目之外，另有由该刊作者与读者自发创建的《文艺副刊之友网》(<http://blog.udn.com/FOWNLP>)，该网页经主持人大量对外宣传，目前已成为境外文艺爱好者浏览菲华文艺一个重要的窗口。

菲律宾新潮文艺社目前约有社员七十余人，其中廿五岁以下的社员占半(下转12页)

汶华文学概述

□— 凡

汶莱华文文学简称汶华文学,在华文文学世界中,是一块不为众所周知的陌生版图。

处在东南亚华文文学边缘地带的汶华文学,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附属于“汶莱留台同学会”的写作组成立后,才打开与外界沟通的管道。

介绍汶华文学的发展历程与近况,有必要对汶莱这个许多人并不很熟悉的国家,作简单概括的叙述。

汶莱和平国简介

汶莱地处加里曼丹岛(旧称婆罗洲岛)之西北部。北临南中国海、东接马来西亚的沙巴州,西临东马砂劳越,南与印尼的加里曼丹接壤。

汶莱在1984年1月独立之前,为受英国保护的自治邦。现为马来君主回教王国。是亚细安成员国之一。

汶莱盛产石油,有石油王国之称。由于丰厚的石油税收,国民得以不须缴纳个人所得税。汶莱公民享有免费的教育与医疗服务。

汶莱没有民选的国会。国家的经济、政治、财政、国防、军事及外交由王室掌控。国王苏丹为国家的元首。

地广人稀的汶莱,国土面积为五千七百六十五平方公里。根据官方年报统计,全国人口至今只有大约三十五万人。华族只占人口十二巴仙左右大约有四万人。马来族为汶莱最大的族群。约占人口百分之七十。

在汶莱出生的非土著,不像其他国家一样,成

为当然的公民。必须通过一项官方制定的语文即马来文考试,方可成为公民。许多通不过这项考试的华人,因此成为只领取居留证的无国籍人士。

这是汶莱的一项特殊国情。它对汶华文学的本土化有一定的影响。汶莱一共有八间华校,只有三间设有中学部。八十年代以来,华校调整课程及师资,以迎合政府的教育政策。华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是英语及马来语,华文只是一个教导科目而已。华文教师已沦为少数。而在七千三百余名的学生中,高达百分之二十是非华人子弟。华校可谓名实不符。实际上,已融入国家教育体系了。情况与新加坡、泰国、印尼相似。

汶莱没有本国出版的华文报,本国华人阅读华文报章,多来自近邻的砂劳越美里。汶莱也没有专卖华文书籍的书店。是一个华文文学生态相对而言比较贫弱的地方。

本世纪初至今的汶华文学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华文文学,离不开对该国的华文文学团体、文学刊物、作家与作品、文学发展历程与特点以及创作的主观客条件等方面的探讨。

(一)文学组织,文艺副刊

汶莱华文写作人人丁十分单薄。长期坚持创作的人更是寥寥无已。本世纪以来,能经常有作品发表的写作人,不超过十个。2004年3月

7日才获准注册成立的“汶莱华文作家协会”，根据该协会秘书张银启反映，也只有大约十六名的会员。过半会员近期没有创作或少创作。那些没有加入“汶华作协”的写作人，人数也不超过十名。

本世纪至今，汶莱只有两个文艺副刊，都是向近邻砂劳越的华文报章借版出版的。一为“汶华作协”及其前身“汶莱留台同学会写作组”编辑的文艺副刊《思维集》与《汶华文艺》。一为由汶莱“马来奕五属乡团联谊会”文化组编的副刊《五属文苑》。

汶华文坛虽无法如其他东合国家一样，有许多不同风格的文艺刊物面世，但《五属文苑》却可与《思维集》、《汶华文艺》起着星月交辉，互相辉映的作用。

(二) 写作人及其作品

目前较常有作品发表的当推梁友情、林岸松、一凡、一粟、刘华源、傅文成、海庭。其次是鹰、樱桃、朱运利等。

写作人中笔耕最勤的当推梁友情及林岸松。两者的创作以诗为主。几乎在每一期的《思维集》、《五属文苑》及《汶华文艺》上都可读到他们的作品。

*梁友情

梁友情是本世纪才露面的藏龙卧虎。出生于1939年的他，是土生土长的华人。

蛰伏多年后，一出手就不凡。其诗作文笔流畅、用词凝练、有意境、有诗味。

*林岸松

林岸松为另一位笔耕最勤的诗人，是汶华文坛唯一以双语创作的作家。他是汶莱特殊国情的产物。即汶莱出生的无国籍人士，是汶莱写作人中学历最高的。曾获哲学博士、文硕士、理硕士和理学士学位。

已出版了如下的多部诗集：

- * 《秋天的过客》（1999）
- （The Autumn Passerby）——双语诗作

* 《岸与岸间的渡船》（2001）

* 《雨林的盛宴》（2002）

* 《犀岛乡情》（2203）

* 《另一种花香》（诗文集）（2004）

* 《内湖的日落TheSunsetofLagunaLake》（诗文集——中英对照）（2008）

由于身份上的吉普赛人处境，他的诗作，反映本土的不多。由于长期浪迹天涯，流浪者的心声，可说是他第一本诗集《秋天的过客》的基调。

(三) 文学活动

本世纪汶华文坛盛大的活动，当数2002年9月13日“汶莱留台同学会写作组”主办的第八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及2006年汶华作协主办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

前景

重理轻文，语文水平普遍低落，是许多国家都有的现象。

我们的困境诸如华文教育式微，重理轻文的教育制度，以及文学边缘化等，也是东南亚各国的困境。

中国的崛起，华文华语越来越受重视，以及资讯发达的大环境，虽然有助于华文文学的发展。然而华文教育的名存实亡，却使汶华文学面对后继无人的隐忧。目前的汶华文坛主要是靠几个老将苦苦经营，读者群也越来越少，前景并不乐观。但也无须太悲观，印华文学的发展历程，说明了华文文学强韧的生命力。印尼在华文完全被禁制的年代，还有一些文学爱好者通过自学创作，更何况我们还有自由创作及与外界沟通的环境。

世界华文文学已逐步走向大同。大同不是大一统，而是多元的融合。高水平的创作不怕没有读者群。

我们相信文学不会死亡，石在火种在。

“双福”全国长篇小说奖

□ 甄 供

一

“双福”，是马来西亚福福建社团联合会（简称大马福联会）与雪兰莪福建会馆——前者是总会，后者是分会——联合主办活动时的合称，又是两者的简称。

1997年大马福联会为40周年纪念，联合雪兰莪福建会馆庆祝双福文学出版基金成立20周年纪念，特举办第一届“全国长篇小说奖”。是年6月1日起征稿，1999年5月31日截稿。奖7份。即第一名五万元。第二名三万元，第三名二万元，入选佳作四部，每部各五千元，总共十二万元。评审结果，首、二奖悬空；驼铃《沙哑的红树林》获得第三名，柏一《北赤缘》、李忆若《北城》、李天葆《盛世天光》三部为入选佳作。

2004年，双福文学出版基金会举办第二届“全国长篇小说奖”，是年1月15日征稿，2005年1月31日截稿。奖金略有变动，即特别奖五万元，优秀奖三万元，入选奖一万元，共三种。评审结果，特别奖悬空；丁云《赤道惊蛰》获优秀奖，奖金三万元；唐珉《这一群人》、江泽鼎《灵泉祭》及驼铃《寂寞行者》等三部获入选奖，奖金各一万元。未入选的参赛者各给二千元，以示对参赛者的毅力和努力表示赞赏及鼓励。2006年12月6日，该基金会主办、南洋商报协办“全国长篇小说比赛颁奖礼暨座会”，在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楼上讲堂隆重举行，出席者有入选作者、评审、基金委员会委员、文学工作者及爱好者。讲座会的主讲人及其讲题如：忠扬（香港）《百岁沧桑的文化投影——从文化审视殖民教化在香港的若干留痕》、林康（新加坡）《关于文学内容与风格》、郭洙镇《华文文学的碧海蓝天》。①

第一届及第二届“全国长篇小说奖”得奖作品，共有八部，可说是洋洋大观。惟笔者看到的只有三部，即驼铃《沙哑的红树林》（第一届得奖作品）和《寂寞行者》（第二届得奖作品），及有关上述两三本著作的若干评论篇章。笔者就以现有的、并不完整的资料，进行辑录在这方面作一点零碎的补白。

二

• 驼铃《沙哑的红树林》的评论

评论驼铃的长篇小说《沙哑的红树林》，共有两位学者，即中国评论家张荔教授与鲁原教授。

张荔教授认为《沙哑的红树林》具有“自传的味道”和“亲历性”，“作者的影子十分明显”。她写道：书中“主人林金枝在艰难时挣扎、打拼了五十年后，用自己鲜活的生命体验抒写的一首心灵的咏叹调”，“这又何尝不是驼铃在凄风苦雨中录录觅觅、苦苦追求几十年的生命感怀！”

她谈及自己对长篇小说的审视标准：“在小说创作中，无论其题材是什么、其艺术手法如何，从根本而言，都要解决一个时间问题：故事的起始与终结，事件的连续与情节的发展；甚至包括作者的写作与读者的阅读，都无法绕开时间。时间赋予小说的叙述以魔力，对时间掌握、探索与变革也决定了小说艺术的面貌与自身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时间处理是否合理与高超，也是决定小说成功与否，衡量其成功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意见值得重视。张荔教授比较欣赏驼铃的短篇小说的时间处理手法，写道：“从这个角度说，驼铃创作中，短篇小说的时间谋划显得得心应手、处理也取舍自如。”

鲁原教授认为《沙哑的红树林》是一种“‘沙哑’的叙述”，而这种“叙述”有“见真，淳以为美”的四个特点。他写道：

1. “首先在叙述时空上，本书采取了自然时空的传统叙事。它没有现代小说常用的时空交错，或现在过去时，现在未来时的技巧，因而也就少了些叙事的波澜。但平铺直叙也给人以历史发展的自然形态，增加了它的真实感”；

2. “在叙述视角上，本书采取了主要人物的单一视角。它没有用现代小说常用的多人称多视角的转换，似乎也少了些创新的技巧，但主要人物的单一视角，保持了历史的连贯性和

叙事的亲历感”；

3. “在情节结构上，作者采取了平铺直叙的传统方式。它没有用戏剧性编织情节，也没有精心结构人物关系，而以人物经历为线索进行朴素叙事。这种叙事方式少了一些阅读的吸引力和艺术的冲击力，不能不说是本书的缺陷，但朴中见真，显出生活的本真状态和历史的真然发展”；

4. “在艺术描写上，作者采取了以白描为主的语言方式。它没有用现代小说常用的幻觉、梦境、变形等意识流手法，而是实实在在绘其所见，书其所感，……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纯朴的世态人情。”

•丁云《赤道惊蛰》的评论

评论丁云长篇小说《赤道惊蛰》的作者，也是两位，新加坡人，即林子和冬琴。

林子题为《〈赤道惊蛰〉赏析》一文写道：“《赤道惊蛰》涵盖了广阔的社会面貌和历史层面，是一部深具时代感和历史意义的小说。

“《赤道惊蛰》的可贵之处是它真实地反映了底层人民的生活。作都描述底层工人农民的生活作息，细腻逼真，对他们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都掌握得恰到好处。人物形象刻划，生动而具代表性。”“在创作技巧方面，《赤道惊蛰》有不少采用了许多关于灵异和超现实的描写。”

主人公陈槿花有预知未来的超能力，她时常陷入梦幻般的状态，回忆过去也能预见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把读者带入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境界。她的幻常常在不久的将来就成真，推动情节的发展。这种虚实相生的写法，增加了小说的容量与趣味性，可惜，由于这种幻象出现的次数相当频繁，画面和片断在虚拟、现实和回忆中，多次反复的出现，给读者一种情节迂回、一再重复的错觉，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小说中的隐射意象也用得很生动，其中贯穿始末的是代表不详预兆的乌鸦。

“灵异和乌鸦意象的描写，增添了小说的宿命感和悲剧韵味。

“小说对‘马共武装斗争’这段历史只作了侧面的投射，那段历史毕竟是当时现实社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惜小说对下阶层横切面的描写详细，

而对社会纵切面的描写却比较少，因此，整体客观社会矛盾的关系，就不能理具体的表现出来。

“当时的人民是怎样入森林的呢？在黑暗的制度下，他们因为被逼得无路可走，而不是为了什么理想和主义之类的原因，才是入森林的，这是我读这部小说最深的体会。……显然的，小说中下阶层人民的诉求，纯粹只是为了改变他们贫苦低微的生活，与当时森林里的武装斗争，和知识份子的理想追求，相去甚远。

“《赤道惊蛰》与一般描写马共的文学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作者笔下的马共形象，都是负面灰暗的。……”如木清叔、金妹，他们“最终还是必须走向‘投诚之路’。”

冬琴在他的《后殖民时代的悲歌——评丁云长篇小说〈赤道惊蛰〉》评论道：

“当我们翻开丁云的长篇《赤道惊蛰》，就像猛然位开了黑色的布幔，一拉开这块布幔，我们会猛然发现，竟有那么多的死亡、血腥、丑陋、奴役、杀戮、掠夺、侵占、凌辱、陷害、欺骗与无奈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充满恶的画面，在书中交相又叠印，真实地展理了独立以后殖民时代平民百姓的可悲处境。可以说《赤道惊蛰》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或者说是平民小说。

“开篇就要吸引读者，这是小说的第一要素，尤其是长篇小说。马共是很吸引力的，丁云捉住了这一要素。一开篇，他就紧紧捉住陈槿花的哥哥陈卫民神秘失踪，入山参加革命队伍为方要线索，结合1968年以来发生的许多社会事件，为读者展理马来西亚后殖民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景观。丁云敢于重笔反映当代敏感的社会课题，凭借的应该是他的勇力和才气。在这部书里，他以关切现实人生的笔融，以一个少女在这一支荡的年代成长的片段，巧妙而灵活的拼凑出了那段历史。马共的课题虽然很吸引人，但丁云很少直接描画马共，……

“最可贵的是小说内容的主干枝中都取自纷纭复杂的社会事件。作者在对社会变迁与人物的对照中，全书始终贯穿着表现主体的一种深沉的体悟，使得作为这种体悟的总体的苦难意识，成为作品始终如一底色和基调。……

“……《赤道惊蛰》就是丁云实际人生体验的生发。他历经六年，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如此实在又如此圆熟地编织进自己

恰逢品中。这样的作，由于题材与人生一致，就使作品少了几分虚妄，多了几分贴切。他回避锋芒，揭示矛盾，散章成集，写成本书。这本书一定会引起人们对社会病象的关注。这是本书的最大社会意义。

“丁云的这部长篇小说，布局谋篇非常讲究。不少事件，被他精心安插在各个篇章中。他不断运用人物的心理活动、自由联想和象征手段来显示人物意识的流动，力图托出人物内心世界的立体图景和纵深，并且使用他擅长的电影美学的重叠、特写镜头一再显现与营造富有象征意义与沉重氛围的画面。他在描绘人物精神活动和运用象征手法时，总是跃关退后，过去未来，或则以时间，或则以人物，或则以景物交互，或以横切面与纵切面来展理，从不一马平川，平铺直叙，时空转换非常自然，把混浊的社会现象行云流水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冬琴在评论中，认为《赤道惊蛰》“存在的偏差”，是直评不讳的。他写道：“看完《赤道惊蛰》这部小说，我总觉得丁云的主观随意性太强，有点再现宿命般的世俗化的倾向。对于像马共游击队员木清、富家子罗诗杰、所谓的民运份子向宏，以及罗维强等人物精神面貌与结局的把握，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原因，突显了这些人物是作者主观善恶观念下的产物”，“陈槿花的糊涂思想与是非不明的‘好人’性格与那个时代风貌、人物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并不符合那个激昂时代的时代特征”，“陈卫民刻划”及其他一些书中次要人物的描绘，也未能“使创作构思建立在符合历史真实走向艺术真实，最终达到二者有机统一境界”；等等。

（上接第7页）数以上，这种年轻化的社员结构在非华众多的文艺组织中是唯一的一个。由于社员年轻化，而年轻社员对网络的偏爱也左右了文艺社发展的路向。《新潮网》（<http://blog.udn.com/SCAL>）目前拥有大量国内外浏览者。

“电子书”这种出版型式，也有广泛传播的效果。目前电子书在发行上可以说已经超越了印刷书本的发行模式。新潮文艺社社员女作家心受的中篇小说《我青春的房客》电子书版，短期间已超过一万下载次数，这种成绩是远远超过传统的印刷发行方式的。而新潮文艺社两本社员选集《新潮选集》一与二，以及个别社员的创作集在“电子书”型式下，也有不错的下载成绩。

三

在马来西亚华族社团之中，大马福联合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是唯一一个创设“全国长篇小说奖”的团体，提供奖金，俾得得奖者出版自己的长篇小说，意义重大，且具有前瞻性。担任双福文学出版基金主度的黄茂桐和评审主任郭洙镇，在这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劳苦功高。

长篇小说向来是马华文学最薄弱的部门，通过奖金的激励，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虽然两届获奖的作品，可能还没有完全符合主办当局的愿望。但是，只要坚持继办下去更优秀的作品出现是可以预期的。

除了全国长篇小说奖项之外，双福文学出版基金，于1977年创设，它的宗旨是：“发扬马华文艺创作及专题研究之风气，奖掖马华作者将其优秀作品付梓出版，促进健康优秀的马华文化向前发展，丰富国家民族文化宝库。”

据资料统计，双福文学出版基金创立至2005年，已为马华文艺界出版了种类及裁多种的作品集177部，其中包括学术研究、诗歌、小说、散文、评论、儿童文艺、翻译、戏剧、报告、文学等等。此外，还出版了评委丛书十一部。

（2008年4日抄稿）

[注释]

- ①《燹火》文学季刊第22期，2007年6月出版。
 驼铃著《沙哑的红树林》，2000年11月 霹雳文艺研究会出版。
 驼铃著《寂寞行者》，2006年10月 马来西亚燹火出版社出版。
 丁云著《赤道惊蛰》，2007年1月 马来西亚燹火出版社出版。

结 论

从上面所描述非华文艺发展过程中两个破坏性的影响与一个创建性的发展，给我们这样的结论：作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非华文艺虽在某一阶段受到压制，但当压制解除后，反弹的强度令其到达另一个新的高度，而这种韧性，是与整个族群固有文化有其密切的关系的。而新的思维与新的媒介，是文学发展更必需拥有的。

在这里我们期望着，菲华文学会以稳健的步伐，在艰辛的环境中向前迈进。

梦幻岛纪事

□ 风沙雁

第一章 避难

这一年的岁末天气显得特别阴湿，东北风刮得很紧，前数天又连续下了几场豪雨，把这原本就相当凉快的梦幻岛淋得更是冷飕飕的。临海的那座叫做仙祖宫的庙宇周遭的几棵大树，树叶翠绿得拧得出水来似的。此刻微风轻拂，远远看过去，大树上那一簇簇的新抽出的嫩叶，在颇为料峭的空气中，竟然也飘逸出几分南国早春的韵味来。树下的野草在那几场豪雨的滋润下，出落得非常油绿，并且一路延伸开去，直到挡浪的堤岸。

仙祖宫每年一度的庆典正在热热闹闹地举行，搭建在海边的临时戏台挤满了人群，靠近戏台边缘的空地上，妇女们一大早就搬来长凳子霸位，这时候大戏刚刚开始，几位演员扮着神仙在酬神，他们先在戏台上走了几趟，然后下来戏台到宫里对仙祖行祭拜礼。

庙里同样热闹：乩童已进入会神状态，他半闭着眼、半开着眼，神智恍惚，说着只有他身旁的通译才听得懂的、含糊不清的“神语”。敲锣打鼓的拼命敲打，声响盖过乩童和通译的声调。

“仙祖爷，信女在此请教仙祖，日本鬼子几时会入侵梦幻岛？我们要往何处避难较安全？”在围绕着乩童的黑压压的人群中，一位穿着紧身传统中华服装的年轻妇女掂起脚

根，从人群背后伸长脖子，神情焦急地问道。她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打开布纽扣给婴儿喂奶。

乩童原本在思索着怎样回答另一名信徒的询问，经这一打岔，他显得有点迟疑，经过通译一再大声地复述，乩童才微睁着双眼，语调含糊，嗫嗫嚅嚅地说：

“日本鬼的飞机会来轰炸梦幻岛。”

“那我们要往何处逃？”一位中年男子问。

“小坡炸一半，大坡变火炭！”乩童这时似乎从梦中清醒过来了，他斩钉截铁地大声喊着。

“哇！看来住在坡底的只有死路一条罗！”众信徒不约而同地嘘着。仙祖爷的信徒大都住在市中心，乩童这么一断定，信徒们都惊慌失措。

“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抗日？”一位身材矮小，体格健壮的青年独排众议地对身边的观众说：“这是一场不义的战斗，日本鬼子攻陷了中国东北三省，还继续作孽，现在又把战场拉到马拉诗雅来，我们应该拿起枪来抵抗！”

“太怕死了！红毛猴一定会打赢日本鬼的。现在战争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就在准备逃难，怕死！”说话的是一个穿着短裤背心的，看样子是小贩。

“日本鬼子攻打马拉诗雅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动员人民起来抵抗，而不是掷杯求签，问神问鬼该往何处逃难？”身材矮小的青年继续

说，他的神情激动，语调逐渐提高。

“你老母！这个笑的在这里乱乱讲什么‘烂鸟’话”一个“三星”模样的青年愤怒地说：“令老母！令父就不相信红毛猴打得赢日本。走！来去看戏。”说着，这“三星”拉着他的两个同伙往戏台步去。

乩童还处在与神交流状态中，人群逐渐散去。那边戏台的正戏已开始，锣鼓齐鸣，《苏秦六国封相》上演得很热闹。

戏台下卖“咸、酸、甜”渍物的、卖“笛甘”的、卖虾饼的、卖冰水的，他们或在招呼顾客，或在呼喊顾客，或在摇铃唤客，一片热热闹闹的升平景象，把乩童的断言淹没得无影无踪。

二

那年我10岁，还在读小三，你知道的，乡下人不太注重子女的教育，我家也不例外；比我小一岁的堂弟念小二，我和堂弟当时住在乡村，一个叫做秀盛的农村。名为农村，实际上也没多少村民从事耕种。可我家拥有一片很大的土地，我们种杨桃、红毛丹、榴连、椰子等等果树。我爸爸也利用闲暇在田地种了好些蔬菜，菜豆啦、番薯啦、茄子啦，都长得很好。为显示我能克绍箕裘，在我堂弟的协助下，也在我睡房后面的一块空地上种了好几垄蔬菜，都欣欣向荣。每当雨后，那些蔬菜就

伸长了几公分，而且绿油油的，叫人兴起吃它的念头。我的好多没种田的邻居，在雨后常常会来跟我买三两毛钱的蕹菜，而这时候我有了点收入，就会和我堂弟到小市镇吃小食。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逍遥自在，我们六点就起身，先到水井处舀浊黄的水，在寒冷的清晨里淋下我们的身体，大家冷得直跺脚。然而，过后我们的精神却非常清爽，就在屋前的空地上抓水蚊来玩。在薄寒的清晨的有点朦胧的雾笼罩着的旷野上，那些水蚊成群结队地在低空飞舞，我们随手一抓，总可抓到几只，然后把它们装进透明的小玻璃瓶，足足可观赏一整个下午。

乡村的早晨很宁静，空气清新得透着浓香，那是爬满高大水蓊树上的、或淡黄、或翠绿的野胡姬花散发出来的花香。沿着水蓊树步行约50米处有条人工筑成的小溪，那是我们的邻居老贼叔用锄头一锄一锄凿出来的。小溪常年流着清澈的水，老贼叔用这水来灌溉他种的茭白。小溪的水是从一条大水沟引进的，水原本并不干净，但一进入小溪，在小溪的两岸水草野花的衬托下，在透迤的流程中，水中的杂质慢慢地沿途沉下，水就变得清澈见底，连水里的小鱼小虾都历历可见。我和堂弟常常用自制的网去捕捉小鱼小虾来饲养。

农村的午后更加寂静，那是我们外出到水沟或池塘垂钓的时刻。我们把一根根的钓竿放在水沟和池塘的岸边，待黄昏才去收集钓钩，那收获往往很丰盛。暮霭沉沉的傍晚，收集好了一大堆落叶后，我们就在旷野上放火烧落叶，再把番薯丢进火中，等火熄了，便有好香好香的番薯可吃。

这样充满田园风味的诗意般的生活，看来是要随着仙祖爷的那句“小坡炸一半，大坡变火炭！”的断言而消失的。

三

仙祖爷说日本鬼子会轰炸梦幻岛的时候，我刚好在场。和所有在场的人一样，我也感到惊慌。回家途中，我在半路遇到我的堂弟。

“仙祖爷说日本会入侵梦幻岛，会轰炸市区。他说：小坡炸一半，大坡变火炭！”我像报新闻那样向堂弟复述我的听闻。

“那有什么好怕的？”我堂弟轻松地说：“我们有这么多椰子树和果树，还有，我们的田地也那么大，单单‘猪母奶’这种野菜，就够我们吃一辈子了！”

“‘猪母奶’酸酸的，有那么好吃咩？”我一想起「猪母奶」的酸味就浑身不舒服。这种野菜，我婶婶常常煮给我们吃，在没风的下午，当大家饿得眼白舌吐的时候。那一刻，婶婶便会把挤好的椰浆，倒进盛咖喱粉的盘子搅拌好，然后到田里去采“猪母奶”来配搭，这样一来，一道香喷喷的椰浆杂菜就是我们最好的午后点心了。但这只是偶尔吃一吃才上味，要是天天都吃“猪母奶”过日子，多受罪呀！于是我反驳堂弟说：“天天吃咖喱‘猪母奶’，你不会厌倦咩？”

“吃厌了咖喱‘猪母奶’，我们可以改吃咖喱鲤鱼、咖喱泥鳅、咖喱鳗鱼，我们的园地那么大，水沟池塘那么多，各种鱼类吃都吃不完的。”我堂弟轻轻松松地说着。

“是喔！我们也可以自己

种菜，尤其是蕹菜，那是最容易成长的，可以多种，那怕没钱用？”我乐观地说：“而且，战争一来了，我们的学校一定停课，我们的生活不是更逍遥吗？”

我们都进入自己想像中的世界美景里了。说实在的，在战前那样纯朴的年代里，村民们的生活是那么地简单。大家早睡早起，有工作就去做，没工作在家休息几天也可靠储蓄过日子，而且乐得清闲自在。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自然形成乐天知命的性格，凡事从容对待，悠闲似神仙。战争，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正是学校放长假的好机会呢！

这么一想，我们竟然有点兴奋地等待战争的到来！

四

这两天我们村的村民显得有点不安宁，谣言处处，听说红毛政府的两艘战舰“太子号”和“击退号”在南中国海都被日军炸沉了，马拉诗雅的所有州府也被日军占领了，只剩下梦幻岛孤立在南方。街头巷尾，谣言满天飞，有人传说英军计划撤离梦幻岛，而且英军打开仓库让市民搬走罐头干粮，并发放枪支给义勇军去抗日。我们的邻居猪尾叔那天从市区回来，手提着一袋沉甸甸的罐头和干粮，满头大汗，气喘咻咻但神情愉快地说：“你老兄！红毛猴打开‘牛廊’让市民免费搬东西，我刚好路过，就挤进去拿了这些东西。这些红毛猴从来就没有这么好死过，看来日本鬼真的要打进来了！”

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刻，我和堂弟依然逍遥过活。学校早已停课，老师们走的走，加

人抗日宣传队伍的则天天忙得晕头转向。我们照旧每天天蒙蒙亮就起身，照旧抓水蚊、捕小鱼小虾来玩耍。因为不用上课，我们特别空闲，就到附近的小山上去捕抓善于打斗的“虎蝇”来打发日子。这种“虎蝇”分雌雄两种，雌的屁股特大，不会打斗，雄的屁股尖小，很会打斗。它们躲在两片黏着的叶子间，确定了叶子间有“虎蝇”，就得用双手掌把整片叶子摘下来，有时捕到的是雌的，那很扫兴；是雄的，我们就雀跃；若是雌雄同窝的就特别兴奋，雌雄同居的雄“虎蝇”十分勇猛，百战百胜，但可遇不可求，百里得一。

有时我们就玩钞票游戏，钞票是从“罗黏”树采下的。这种树有树液，富黏性，初长的叶子呈嫩红，渐长大变为黄里透红，长大后呈青色。一棵树有三种颜色的叶子，正可代表三种面值的钞票，可供我们当钞票来玩。

但停课时日一久，我们整天玩耍也觉得有点厌倦，于是我们就学写新诗，我一口气写了几十首新诗，自由体，不押韵。写诗写厌了，我们就以互向对方背诵英文报的社论或文章为乐，我堂弟发起狠来，把一本小英文字典从A到Z的单字全背了下来，打下他日后英语水平不错的基础。

日军南下的风声一日紧似一日，日本鬼子的飞机时不时入侵梦幻岛领空投下炸弹，大坡被炸死好多好多人，市容一片苍凉；小坡死伤人数较少，市容毁了一半，哀鸿遍野。市区的很多商店都关门了，有的店主躲在店内观察情势，有的已人走店空。

“仙祖爷真灵验呀！真的是小坡炸一半，大坡变火

炭！”人人见面都这么说。

我和堂弟不太敢出门，也不到小镇吃小吃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单调、沉闷，但我们却在计划怎样长期过这样悠闲的生活。我们开始囤积从椰树掉下的老椰子，老椰子多汁，可作为煮咖喱「猪母奶」或其他野菜之用。也囤积蕃薯、木薯，这两种薯类用途广、吃法多样化。酸红毛丹我们也囤积，酸红毛丹浸在盐水里日子一久，便会变为甜的，可当午后的小点吃。

囤积太久的老椰子抽了芽，我们就依次序、等距离地种了下去，准备数年后椰树长大结果子，再收获老椰子当煮咖喱杂菜之用。一句话，我们精心策划桃花源式的田园生活！

五

“‘摩孽’（1）在旧山被捕了！”我爸爸向着我和我堂弟似乎自言自语地说。那是个夕阳殷红挂在西边天际的黄昏，我和堂弟在屋前的旷地上拨弄着野火中的灰烬，寻找适才我们放进火丛中烘烤的番薯，且正在吃着几个找到的烤得焦黑的小番薯。燕子成群结队低飞着，追逐着同样低飞的蚊子昆虫，而天边一道血红的晚霞还烧得火红。晚风凉快地轻吹着，下午因为下了一场骤雨，此刻在夕阳的映照下，野草丛散发出阵阵幽香，香蕉树大片大片的叶子上凝滞着的雨滴，在殷红晚照映照下，闪闪发亮。

“‘摩孽’在旧山被捕了！”因为没人理睬，我爸爸又重复这句话。我抬头一看我爸爸，他神色凝重，说：“还不回来吃饭！”

那晚，我爸爸和我叔叔，

也就是我堂弟的爸爸在厨房的餐桌上细声轻语。我和堂弟躲在房间偷听，断断续续听到的谈话，凑起来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瑞生，‘摩孽’被日本鬼子逮捕了，我一向为他工作，怕会被波及。我决定这几天内搬到一小时航程的巴莱避一避风头。”我爸爸对我叔叔说：“那你们一家怎样打算？”

我爸爸那时在梦幻岛帮助“摩孽”建水坝、搭桥梁。“摩孽”是一名英国工程师，他很赏识我爸爸，一方面因为我爸爸为人忠实可靠，又孔武有力；另一方面我爸爸也聪明，领悟力特高。他只读过三年私塾，不认得一个英文字，却学会看建筑图样，也会计算建筑成本。他不会说英语，和“摩孽”沟通全靠手语与马来话，而“摩孽”的马来话词汇贫乏得无可救药，一句马来话往往夹杂了好多英文，然而我爸爸竟然听得懂。

“这‘摩孽’也真糊涂，这时候跑到马拉诗雅的旧山去做啥？”我叔叔埋怨道：“结果害得我们得逃难。”我叔叔在市区一家大杂货店当头手，收入不差，一家过着小康的舒适生活。

“‘摩孽’没法度，政府叫他去旧山建造一个堡垒，他只有遵命。”我爸爸再压低声调嗫嚅着。

“你这么快就决定跑去巴莱？”我叔叔问。

“秀清的妹妹在巴莱，我们一家五口暂时去‘弄帮’一段日子。”我爸爸说：“那你们一家要到哪儿去避风头？”我爸爸说。秀清是我妈妈，她的妹妹叫秀玉，妹夫叫阿泰，他自己拥有三艘渔船，生活很不错。我弟弟那年六岁，还没

上学。我妹妹三岁，走路歪歪倒倒的。

“如果要走，我们只好到巴清去‘弄帮’玲玲。”我叔叔说。

玲玲是我婶婶玲玉的姐姐，她姐夫是胡椒园园主，园地广阔，生活富裕。巴莱和巴清隔着一条铁桥，步行往返约须一小时，这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也因为距离近，在巴莱的那些岁月里，我和堂弟还经常互有往来。

“那这间老屋怎么办？”我叔叔问，他喝了口黑啤，叹了口气。

“就锁起来好了！”我爸爸说：“至于果子树我看就交待阿顺看管，收成也归他。那几垄田地，也由阿顺去耕耘，好过让它荒芜着！”

阿顺是我的大姑丈。我大姑妈是我祖母的养女，她为我们家族带来人丁兴旺的好运。我祖母在领养我大姑妈前无所出，一领养了她，我祖母五年连续生了二男三女，男的聪颖，女的贤慧。因此，当我大姑妈嫁给大姑丈阿顺时，嫁妆竟然是一大片地，我大姑丈就靠着耕耘那块田地，并栽种胡椒花、果子为生。我大姑妈生产力特高，结婚十年间，年年生育，共得六男四女，人数足可组成一支足球队或两支篮球队。

“也只好这样决定了！”我叔叔说：“那你几时出发？”

“越快越好，一个礼拜内一定得走。”我爸爸说。

就这样，在日本入侵梦幻岛之前，我们决定逃难。

当晚我堂弟过来我的睡房和我共眠，我们深谈至半夜才在朦朦胧胧中睡去。我们对旧家有点依恋，但对新环境也很

向往。我们听说巴莱和巴清环境比我们现在住的乡村还要宁静。巴莱靠海，可钓鱼、可游泳；巴清有山，但基本上是个大平原，据说，我堂弟的姨丈的胡椒园面积特大，很好玩。我因此和堂弟约好，以后可以定期互访，我们认为，这两个地方是另外两个新桃花源，而且有许多新事物等我们去发掘。

就在我们临走的前两天的一个下着暴风雨的夜晚，有人来找我爸爸。此人和我爸爸轻声细语谈了好久，才大声地说：“留下来，留在梦幻岛，我们会掩护你们的。日本鬼子太野蛮，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抵抗他们！”

我和堂弟那时还躲在房间玩钞票游戏，全神贯注地心无旁骛，此时听到这人的声音很是熟悉，我便和堂弟跑出来看，竟然是仙祖宫乩童跳神时鼓动群众抗日的那个青年。

我悚然一惊，对堂弟耳语，堂弟听后说：“会不会是什么党的头领？”

“对哦！”我说。我想起来了，我的华文老师苏慕真在课堂上向我们讲解过这个党的英雄人物的事迹。在苏老师的口中，这个党的党员及领袖都神通广大，行踪诡秘，且很会乔装，本领特强，胜似三头六臂的神仙。

“我叫王希仁。”这年轻人对我爸爸说：“有什么事情可打电话给我或到这地方找我商量。”他递给我爸爸一张手写的字条，再三吩咐，经过我身边时瞄了我一眼，然后离去。

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30年后王希仁竟然成为我在东京工作机构的顶头上司。那时，王希仁已从日治时期沦为日军

线人而被民众目为汉奸，摇身一变挤入社会名流了。王希仁被日军逮捕前，是那个党的梦幻岛的重要头目，被捕后成了汉奸，他出卖了好多好多同党要员。我不应该在此先泄漏“后事”，详情还是等待往后的篇章再详述。

六

巴莱是个小渔村，有千多户人家，人口5000余，有所小学叫渔耕公学，学生百多名。渔耕公学有一间图书馆，藏书颇为丰富。我一住进巴莱镇，就插班此所小学四年级。渔耕公学的各科程度比我在梦幻岛就读的克明小学的低得多，我因此有好多时间阅读课外书。我如饥似渴地一天翻阅一本书，不出半年，已把那个图书馆的所有现代中国文学和外国翻译文学作品泛览过了。

巴莱只有一条主要街道，村民外出时大多是步行，或以脚车代步，没人拥有汽车。所谓街道也只有两间杂货店，一间兼卖茶水、冷饮和炒“果条”的咖啡店，此外，还有三几摊摆在路边的卖小食的摊子。村民都很纯朴，男的天黑就出海捕鱼，次日午后两三点归航，这时渔港就忙碌起来了：妇女小孩都忙着捡鱼，为鱼分类，再批发或零售出去。

我姨丈是船主，他拥有三艘船，十几个工人，在巴莱镇上算是有头有脸的人。我姨妈过着少奶奶似的生活，她那年才30出头，已生育了一男一女，还是那样标致。我们去时，她又怀孕了。

巴清是块大平原，岛上有座小山，高四百余米。巴清有近千户人家，人口约5000名，有一所农耕小学，我堂弟

一到就插班小三。农耕小学只有七八十名学生，有些班级是复班，像我堂弟的班便是小三、小六复合班。此校的课程程度比渔耕公学还要低。我堂弟在那所小学就读，几乎闭着眼睛都可参加考试或测验，他的英文全校第一。农耕小学也有一个小图书馆，但都是<儿童乐园>、<学生园地>之类的图文并茂的书，很不能满足我堂弟的求知欲，因此，我堂弟每隔几天总会来巴莱向我借我从学校借来的课外书回去阅读。

“比起巴莱，巴清村民的文化水平更低罗！”我堂弟说。我们坐在路旁的小冰水摊的长凳上吃刨冰球，闲聊着。

“可是巴清却看得到梦幻岛的报章呀，在巴莱就没报纸可读。”我说。

“巴清连一个可以吃刨冰球的小摊子都找不到。”我堂弟从冰球内挖出一小匙红豆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神采飞扬地说。他的嘴角让冰球的色素染得红红的。

“哦！”我哇了一声，说：“王希仁被日本蝗军逮捕了！”我翻开<扶桑日报>的第二版，赫然看到这样醒目的标题：纵横马拉诗雅九州府，革命党要员王希人被捕。我不禁悚然。

“王希仁？就是半年前在那个暴风雨夜晚来我们家找伯父的革命党青年？”我堂弟瞪大眼睛问。

“《扶桑日报》是你带来的，你自己没看到这新闻咩？”

“报纸是我姨丈订的，他看过后就丢给我，我不是天天都读报。这是哪一天的报纸？”

“3月8日的。”

“那就是昨天的罗。昨天一整天我都在赶读<西游记>，这书我今天就得还你呀，我哪儿还有时间读报？”

我仔细读完这则新闻，才知道我在仙祖宫看到的这名青年原来是那个党在梦幻岛的全权代表！

30年后，我在东京工作时，有一次我遵循王希仁的指示，用公司的车子护送他的泰籍好友陈阿公去成田机场。那天天下着大雨，东京大塞车，我和陈阿公足足花了三小时才抵达机场。

“你要听一听你的总裁王希仁的故事吗？”在途中，车子塞着不动，陈阿公很感无聊，便这样问我。

“我当然想听！”我说：

“但是，我更想知道你的名字为何叫陈阿公？”

“这有什么奇怪呀？”陈阿公笑着说：“我姓陈，而泰国人的名字大多有个‘公’字，所以我就改名‘陈阿公’，我的原名是陈校孝，用福建念起来好像是‘等笑笑’，意思是等待变成疯子，也很不好听，改为陈阿公，让泰国人天天叫我阿公不是很好吗？”陈阿公继续说：“我跟你讲，你的总裁年轻时多有正义感和抱负呀！他从鹭鸶岛南下缅甸，再从缅甸南下梦幻岛，他做过好多行业，也赚了不少钱，就是看不惯贫富悬殊的现象，后来又碰上日本鬼子发动侵华战争，义愤填膺，便加入革命党。你总裁人聪明，也有墨水，很快就升为梦幻岛的要员。”

“我30年前就见过王希仁。”我打岔着。

“没可能呀？30年前你几岁？”陈阿公问。

“10岁。”

“10岁能懂什么？”陈阿

公狐疑地看着我。

“我是在仙祖宫的乱童会神的场所看到王希仁的。”我把故事来龙去脉重述一遍。

“这样说来你们是有缘分的罗！”陈阿公谈兴很浓，他望着车窗外的渐小的微雨，继续说：“一个暮霭沉沉的黄昏，那个党的总秘书长特赖约了王希仁到‘为多利呀’街见面，你总裁依约脚踏车到约会地点，迎接他的不是特赖而是日本军官，王希仁被捕了！”

“那王希仁这次一定死定了！”我插嘴说。

“不对！”陈阿公乐开怀地笑，他得意洋洋地说：“日本军官在盘问王希仁后，相当赏识他的才智，就问他想不想活？”

“王希仁怎么决定呢？”我问。

“当然想活啦！”陈阿公以不屑的神情瞄了我一下，说：“是人都想活下来，何况王希仁的儿女都还小。”

“那日本军官怎么做呢？”我问。

“日本军官叫王希仁和他太太、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学狗叫着、学狗爬着，从铁丝网下爬出爬进三次，而且不停不停地作出摇尾巴的样子！”陈阿公轻轻松松地说。

“这是很侮辱人格的做法呀！”我说。

“日本鬼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测试你对他们的忠诚程度！”

“难怪王希仁曾感慨万千对我说：人生有些经验是终生难忘的！”我说。

“你的总裁这一生最大的过错就是苟活下来，并出卖了好多同志！”陈阿公说：“人生有很多考验的难关，但王希仁面对的却是沦为汉奸或从容

就义的抉择，他选择了苟活，结果遗憾一生，恐怕还会遗臭万年！”

“那时候你在哪里？”我好奇地问。我想，陈阿公既然是王希仁的好朋友，很可能当年他们是同志也说不定。

“我也是那个党的党员呀！但我一听到日本蝗军南下梦幻岛，便漏夜逃往巴眼岛去。”

“我们一家人那时避难巴莱。”我说。

“巴眼就在巴莱对面，坐船才半小时路程。”陈阿公说：“我有时也过去巴莱买鱼，却从来没遇到你呀？”

“可能碰过面也说不定，只是那时我还只有十来岁，和现在的样子全然不一样，你认不得了吧？”我说。

“人生短促呀！浪涛兄！我虽然在乱世中幸存了下来，而今也70多岁了，来日不多罗。马马虎虎过日子就好，别去想过去那些峥嵘岁月的光荣事了。”陈阿公感慨地对我说：“快到机场了吧？都坐了三小时的车，我尿憋得膀胱都快爆破了！”

“前面拐左就到机场。”我说。

陈阿公一下车就冲向厕所，出来时提了行李，和我握一握手，笑一笑，就挥手而去。

我在东京时期接触到的王希仁，无论从外表或言语，都完全无法让我和30年前在梦幻岛仙祖宫时见到的他取得任何联想，除了身材依然短小，体格仍然健壮外。他的笑声特别夸张，空洞洞的像个破锣，显得虚伪做作。他特别喜欢哈腰

鞠躬，对日本人说说着不合文法的日语。有一回，一位来出席我们公司庆典的日本学者对我说：“你的总裁的日语是低军阶的士兵说的日语，是七凑八凑的，全无语法可言。”我明白这位学者说这些话的文底的含义，他在暗示我王希仁曾在日本蝗军军营中工作过，出卖过同志和良心。我感谢他的良苦用心，但陈阿公此前已把王希仁的过往详细地告诉过我了。

王希仁或许因为干过不少亏心事，他很不喜欢我直来直往，嫉恶如仇，有话直说的性格。有一次，他召我进入他的办公室谈商为公司办年庆的事。我提出我的意见，他听了很不以为然，说：“王浪涛，你是受华文教育的，为何做事这样直肠直肚，你真是一条肠子通到屁股的。我跟你讲，你浪涛做任何事，如果以你认为最残忍的方法去做，它的客观效果是恰到好处；如果你认为这样做相当妥当，你就会被人吃掉；而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是有点为对方设想一下，那客观效果是你会被人吃得连骨头都不见了！”

我听了他对我的作风的剖析后，一股寒流直从我脑后通到我的尻骨上，那一席话到今天还时不时在我记忆匣中浮现。

王希仁被日本蝗军逮捕后如何在军营中过日子，如何出卖同志，由于陈阿公没对我详说，我也就无法向你们交待。

不过，王希仁被捕的消息很快就在巴莱和巴清传开来，（相信在巴眼的陈阿公也听到这消息，但我当时忘了问他，

不敢确定，只好存疑）并在此两地引起震荡，且久久不能平息，以致巴莱和巴清的海上自此多了海警巡逻，除了渔船外，夜里其他船只都不准出海。

在巴莱住久了，我爸爸闲着没事做，很是郁闷，他开始学习腌制咸鱼，也在离海稍远的空地上种番薯、木薯，打发闲暇，赚点小钱花，并借当农夫来掩饰他曾当过英国工程师助手的身份；我妈妈则学养猪养鸡，成绩不俗。

一句话，王希仁的被捕，不只影响梦幻岛上的抗日分子的生命安危，连远在巴莱巴清的人们也提心吊胆了。

七

巴莱海边的黄昏充满着诗情画意，一艘艘归来的渔船都系在岸旁的大树树干上或渡头的石墩上。晚风几乎天天都吹得很猛，把渔船牵扯得摇摇晃晃。岸边疏疏落落的椰树，高耸而瘦削，便尽情地摇晃着身子，似乎要把树梢的几颗椰子拽掉似的。西边的彩霞与东方的初升的上弦月常常遥遥相对，暮霭则像水墨画中的墨彩，渐渐地渗透进昏黄的沙滩的夜空。就是在这样蜜也似的一个银夜里，我的怀孕的阿姨，突然肚子痛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厉害。到了晚上11点左右，胎儿蠕动，看样子是要生产了。但是，我阿姨才怀孕八个月，离产期还有一个多月，应该不会早产吧？使局面更糟糕的是，所有的渔船此时都在海上捕鱼，而具有先进医疗设备的医院，最近的是在梦幻岛。自王希仁被捕后，他的属下的身

他用枯瘦的脚写诗

□风沙雁

他用枯瘦的脚写诗
在艳阳高照的街道
在抗震救灾募捐活动场上

他用微弱的右手写爱
从裤带摸出铜钱几个
他又用右手写仁义
再从裤带掏出纸币几张

他是个残障的男孩
他用脚写的诗
比矫情的文人诗真诚

他用手书写的爱
比市侩的假爱纯洁

(华乐街举办抗震救灾募捐活动，现场来了一位以滑轮代步的残障男童，当场两次掏出裤带中的铜钱和纸币，捐款协助四川灾民。我看后甚被感动，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求名不求利的大爱精神，与一般市侩连做善事都隐藏着惟利是图的阴谋截然迥异，因书数行以抒发心中感触！)

一个接着一个被希仁暴露，有的遭逮捕，有的潜逃。日本蝗军为一网打尽王希仁的余党，除在梦幻岛上各要塞设检查站外，也实行宵禁：晚上七点过后，所有进入梦幻岛港口的船只都严加检查。因此，尽管我姨丈“富甲一方”，在此紧急时刻也是无法可施，他纵使找得到船只，也无法及时载我阿姨到梦幻岛就医，更何况此时要找一艘船根本就是做梦！

接近午夜时刻，我阿姨已肚痛得死去活来，在无法可想的情势下，我姨丈只好就近请了接生婆阿程来协助。

“哎哟！这是颠倒生产，婴孩的脚先出来，我不会接生！”阿程喊着。

“你尽量帮忙，阿程！”我姨丈和我妈说。

“好！好！我从没接过这

样生的婴孩，不知道使得使不得？”阿程说。

“出力挤！出力挤！”阿程一边摸着阿姨的肚子，一边喊着：“出力挤呀！出力挤，婴孩就会出来！”

我被大人挡在房外，无法看到阿姨痛苦的样子，只隐隐约约听到她的冗长的呻吟声，很凄厉。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房里静悄悄的。好一会儿，我终于听到婴孩的尖锐哭声，接着，阿程大声地喊：“婴孩出来了，可是大人流血不止。快！快！快！快拿止血的药来。”

“天公保佑，婴孩活着！”我姨丈透了口气，说。

“大头家阿球兄！令秀玉的血流不止，我阿程没办法救她！”阿程哀叫着。

“你一定得想办法救伊！”我姨丈求着阿程。

“没办法！红烟放了那么多包，血还是不止，我没办法罗！”阿程差不多哭了起来。

这时已是午夜一点多，整个巴莱岛静悄悄的，只有我阿姨的家乱糟糟地处在惊慌失措中。大约两点钟，我阿姨终于在流血不停中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那年她才33岁。岁月如梭，我的那个早产的表弟以及另两位表妹与我失去联络已60年，他们如果还生活着，也都已年逾花甲了！

(第一章完，待续)

注：‘摩孽’是马来语的音译，是猴子的意思。本地年长一辈习惯称洋人为‘摩孽’，虽无贬义，却有点鄙视的意味。



秋 决

□朱 扬

七月梅雨季节之后，天气猛然暴热，天一早就亮，火红红的太阳高高挂起。潮湿的地面、草丛、树叶都冒着水气，像蒸笼一样。

我虽然来自热带的国家，也有点受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热，在冷气的办公楼躲了一阵，终于又走出来，到生产车间去。

车间里温度很高，眼睛一层白雾，我不得不脱了下来，用T恤衫的下襟擦擦，在车间一组一组地走，直到汗流浹背，才又再踱出来。但我不想一下子又回到办公楼，走到大门口，发觉一切都是绿油油的。我每天经过大门口，但没顾得上望望左右两块空地，这两片空地原本是田地，在整块田地改为工厂之后，大门的左右的两块小地，是要作为美化用的。但工厂顾不上这些，我们先建车间，仔细一看，种类还不少，除了不知名的杂草，还有不知名的灌木，还有许多像碎纸一般的小白花。总之，厂内外的空地，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看了一会，心里却盘算起来这些空地的用途，以及如何美化。我来自遥远的热带国家，那是被人们赞美的花园城市，我开始为这些空地的杂乱而微感不安，真怕被当地人笑话。

突然，咩咩…的叫声将我惊醒。在灌木丛中，原来有几只白色的羊，原本是低着头在吃草，好像是发觉了我，抬头叫起来，象在和我打招呼。

我觉得很有趣，算一下，有五只，使我更觉得有趣的是那些羊的四周，杂草明显地比周围平整了许多，我因而有所悟的回办公楼，去找总务老郑。

老郑原本是农村的干部，烟瘾很大，他把被熏黑的额头抬起来，赶忙招呼我坐下。“林先生，有事吗？天气这么热，别老往车间里跑。”

“别忙，有件事……我看到门外有羊……”我

说。

“羊？”老郑茫然地问。

“小羊贵吗买几只来养，我们工厂空地这么多草，不剪很难看，又养蚊子……”我说。

“啊！对！对！小羊一个没多少钱，待会我去问问。”老郑被香烟熏的眯起双眼，发黄的食指和中指将香烟在烟灰缸里按灭，作势要站起来。

“别忙，你先干你的活，等有空再去问问。”我边走边说。

午饭过后，天气更热了，据说将近40度，我歪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朦朦胧胧地好像睡着了，突然听到“咩咩咩……！”的叫声，我突然被惊醒，坐直了身子，心里嘀咕：

“老郑买了小羊了吧？”

我赶紧下楼，果然在空地上的小树下，系着三只羊，但不全是小羊，两只大的，一只小的。老郑开心的站在树下，和其他人聊着。一看到我，就提高嗓门说：

“林先生，羊买回来了，那只大的，是母羊，怀着小羊，过几个月就会下小羊，虽然贵一点，值！那只小的，是公的，很便宜的，总共不到三百元……”他唠叨地说着。

城市来的我一点都不懂得这些，只见那三只羊都挺瘦的，两只母羊对周遭好像一点都没有感觉，不知道它们被卖了，换了主人。只管低着头，啃吃地上的草，只有那只公羊抬头望望周围的人，然后也低下头啃草。

这三只羊给我带来了不少乐趣，每每从车间出来，我总会兜到空地去看它们，老郑也总识趣地凑过来，指指点点地说：

“母羊快生了，再过两个月，你看公羊也长大了，角长长了不少，胡子也出来了……”

天气终于逐渐凉快起来，今天午后甚至还刮起风。我又兜到空地上去，看见老郑和几个

工人，将一张破旧的工作台搬到空地上，三边还围上了三合板，一看到我就打招呼：

“给母羊搞个窝，快下小羊了！”

“是吗？”我觉得很有趣，走了过去。母羊的肚子果然很大，身体其他部分却很瘦，还是低着头在吃草。

夜里下起雨来，秋天的风，秋天的雨开始折磨起花草树木。从窗户往外望，黑暗里大树在拼命地挥动着枝叶，被甩脱的叶子在夜空中飞舞。

虫子不叫了，只有风声和雨声。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我踏着湿漉漉的草地，来探访在新窝里的羊，老远就看见老郑在招手。

“母羊生了……生了四只小羊……”

我加快脚步，只见老郑在母羊的身边倒一些麦麸。母羊无力地躺在铺了干草的地上，嘴里在嚼食着麦麸。屁股四周沾满了干了的血，把白色的毛都染成黑褐色。那只小羊，三只在一旁睡，一只却十分活跃的吸着奶。

“三只母的，一只公的。那只在吸奶的是公的……我昨天就感觉到羊要下了……”老郑得意的说，指着不远处的另一只母羊说：“那只也很快要下了，哎，那么瘦！”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另一只母羊不但瘦而且小但肚子却挺大的。老郑果然是农村的干部，第二只母羊过了几天也下小羊了，也是四只。全是母的，小母羊就躺在工作台下的另一边。老郑在中间将两只母羊用板隔开，它们仿佛有了自己的空间。

然而小母羊这边，外边的挡板没有钉好。当晚又刮风下雨，小母羊染上了风寒。不吃麦麸也不吃草。躺在干草上微闭着眼，四只小羊拼命挤到它腹下吃奶，没有奶水，小羊饿得咩咩叫。

“怎么办呢？”我问老郑。

老郑望了望小母羊说：“先保住母羊，不然小羊全活不成。我叫村里的兽医来打一针，要二十元！”

“这样快去吧，二十元就二十元。”我说，“小羊怎么办？”

“买点最次的奶粉来喂，”老郑说。

我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呆了一阵，就回到车间去了。

晚饭前老郑泡了一瓶牛奶，用婴儿吃的奶嘴喂小羊，四只小羊抢着拼命吸，喝了两瓶。

“这样吃下去不合算，”老郑说，“一罐奶粉十几块，那还了得！”老郑摇摇头。

“没办法，十几块钱也得买来喂，不然小羊都得饿死。”我赶紧说。

老郑摇了摇头说：“过几天能嚼的动草就没事了……小母羊要好起来，吃草，也就有奶了。”

小母羊果真好了起来，开始吃麦麸，吃草了，但奶水还是很少。小羊在它的腹下拼命的吸，拼命的拱，还是饿得咩咩叫。更要命的是，隔壁的小羊，时时跑过来抢食奶，小母羊也来者不拒。它们自己的小羊抢不过大母羊早前生下来的小羊，跑道隔壁去找大母羊，却被大母羊用角顶了回来。

小母羊的最小的一只羊，终于死了。老郑确毫无表情地将它扔墙外，我默默地看着剩下的三只小羊。它们小心地咬着小草尖，使劲地嚼着。

它们在挣扎着，然而昨天还在我的裤脚边的那只小羊，却死了，我因此有点伤感。

小羊群中唯一的公羊长得很快，才两个月大，角也长出来了，而且还经常爬在小母羊身上，惹的大公羊十分生气。用长角将它顶开，大公羊长的很庄严，长长的角和胡子。如果你对着它看，有时会将口唇外翻，露出黄黄的一排牙齿示威。它今天跟在大母羊的后面，明天跟在小母羊的后面。惹得老郑莫名其妙的生气，经常将它拴在小树下。

然而刚过了不久，老郑又对我说，那两只母羊又怀上了。

刚刚过完春节，我回到工厂，一进门，老郑就跟我说，有几只小羊也怀上了。“那只公羊真坏”他恨恨地说。

我有点意外：“这么小就怀上了？”

之后，可能是小羊越来越多，也可能是业务太忙了。我也就很少去看那些羊了。除了原来的那几只之外，新下的我就不认得了。有些已经不是全白的了，有黑斑点的、有灰黑的。使我惊讶的是我们的那只小公羊，已经长成和大公羊一样的庄严。并且和大公羊挑战，两只公羊头角相撞，据老郑说，这是在争取交配权。（下转24页）

教子三章

□ 忠 扬

一、香港情缘

我第一次听闻“香港”这个名字，还是在我念小学二、三年级的孩童时代。那时候因为我父亲远赴他的汕头老家探亲之后，取道香港，并从那儿乘坐飞机返回新加坡，所以我才知道北面的远方有一个叫做“香港”的地方。

当我刚上中学的时候，恰逢新加坡学界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黄色文化活动”。学界所反对和抵制的黄色读物，竟然几乎全是由香港出版而运销当地的书籍、刊物；但与此同时，学界团体和文化机构所大力推广的、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健康图书杂志，绝大部分也是香港所出版的。

两类内容绝然迥异，立场鲜明对立的出版物来自同一地方，且能共存并在的情况，对我这个刚踏入人生启蒙阶段的少年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我在心中暗暗猜度：香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是否是个黑白互切的太极园形图呢？

中学毕业之后几年，我为了寻求深造而离家北上，当时所乘搭的远洋海轮，在南中国海不意遇上台风耽误，于是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外停泊一宿暂歇，因而使我有缘从海轮的甲板上，举目远眺这个我曾经听闻和猜度的地方。

然而，当年这颗东方之珠，还没有如今这般璀璨绚丽夺目，我只能在天黑星寡的夜空里，观看它那彻夜不眠的闪烁的点点灯火，以及它那灰暗的沉默的太平山影。而在翌日朝阳东升之前，我所乘搭的远洋海轮已经拔锚启航，悄悄地把它留在迷蒙一片的背后。

到那时为止，我对香港的了解仅止于此，

说不上对它有多少的牵挂。

在大学的阶段里，本说该给予青年人有更多的机会去认识世界和获得知识，但是不巧的是偏逢一个迷惑的年代，人人陷于被蒙蔽和被愚弄的困境里，有关香港的一切都成了令人畏而远之的禁忌，不是被视为丑恶而隔绝，就是当成叛逆而受批判，因而我从警诫中得知的香港，是个“臭”港，是个罪恶的深渊，是个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尽管心中明知这种种警诫未免太过危言耸听，然而言者赫赫，凿凿有据，有谁敢作出半点质疑的表示，以致给本身引来不可估量的不幸呢？

迷惑的年代终于结束了，困坐愁城的人们开始迈出新一段的人生道路。我也沿着先行者的脚印，随着人流的方向，跨过了畅通着的小桥，踏上这方慕名的土地，亲临这个似曾相识但实际上完全陌生的城市。

我初来乍到的时候，确感受到香港与曾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的昔日新加坡，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尤其是它那未曾洗尽的铅华，然而，住下来多一些日子以后，我终于发现到两者明显的差别。如果要用比喻的话，新加坡是个港湾，香港则是个海角。

其实，我到香港的初衷，既不是追梦，也不抱闯荡天下的大志，只是想在这实实在在的人间，寻找一处能暂时歇脚之处，让身心回一回气，然后再继续走我还乡的路程。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与香港的情缘未了，而使我搁置了我的脚步，还是因为香港这海角的风云和激浪迷住了我，使我忘却了我的行程，以致在这里留了下来，而且一留就近二十年。

如果人生有四个二十年，那么它就占了其中的四分之一，也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第二段黄金岁月。

今后，无论我去了哪里，香港总是离开不

了我，因为香港就在我的心中，就在我的生命之中。

二、祭亡母

妈妈，妈妈！我亲爱的妈妈！你在黄泉之下，你在碧落高处之灵，可曾听到我的叫唤？我是你唯一的，活在世间的孩子啊！

妈妈！你为什么不上回答我呢？哦，也许你对这叫唤之声感到悠远，感到陌生。是的，你我母子俩阴阳相隔毕竟已是整整的半个世纪。五十个春秋岁月不曾听过孩子的叫唤，不免要疑惑，不免要纳闷，何况我家族历来忌讳亲切的称呼，以致我自出生以来，就不能够亲切地唤你一声：妈妈！

终你短暂的一生，却不能光荣、骄傲地接受孩子对你亲切的叫唤，我想，这也许是你最感到遗憾的事，对于我来说，却是最感到百般的痛苦和无奈。生为你的孩子，在你健在时不能亲切地叫唤你一声妈妈，而在你身后，我纵然千般地叫唤你，你却张不开口来回应一声。这是何等地令人慨叹，何等地令人伤感啊！

妈妈，妈妈！

最使我遗憾的竟是不知你生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而最使我不能遗忘的，不！应是最使我铭刻于心的，是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天，一个我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何时的悲痛的日子。

至今我仍依稀记得，那天一大清早，家里人就忙着张罗，把你打扮的整整齐齐，为你换上一袭新缝的碎花白底的衣服，更把你那一头乌黑的短发梳理得整齐妥贴，然后抱扶着你，让你平躺在稍嫌狭窄紧逼的棺木里。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你已经离开了人间，离开了你的孩子——我，离开了你应该走完但却无法走完的人生路。

饭含仪式的时刻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作工领头，教我跪在你的棺前侧边，用我幼小的右手，挟着早已备好的鸡肝猪肉，放在你那早已不能开启，不能咀嚼，不能吞咽的嘴唇上，然后跟着老作工，念着我并不明白含义的送葬

词句。我不懂得悲伤，不懂得哭泣，也不懂得流泪。

饭含仪式结束，作工们给棺木盖上盖子，钉上钉子，再用两根粗大的麻绳穿过棺木和抬杆，然后……然后默默地把你抬走了。

妈妈，你就这样无言地走了！走得如此孤苦，走得这样寂寥，走得毫无一点声色，没有喧天的礼葬锣鼓，没有执紼送殡的人，没有呼天抢地的啼号，没有呜咽和啜泣，甚至没有潸然的下泪，伴送你的，只有作工沉重的脚步声，只有麻绳在棺木的重坠下发出的吱吱声。

随着作工最后一记脚步声的消失，随着屋里的大门重重地关上，妈妈！你就这样永远地走了，再也不能回望你那年幼无知的孩子。

妈妈，妈妈！我还记得在你离开人世的前一天，你从病床上挣扎起来，趑趄趑趄地走到大妈跟前跪了下来，请求大妈在你去世之后代为抚养我，而大妈也欣然答应了。

妈妈，我感激你的临终托孤，我也感激大妈对我的抚养，没有你们，也许我熬不过那苦难的战争岁月，也许没有这个在半个世纪后为你写下这篇祭文的孩子。1992·5

三、“奶道”之议

——儒林新话

几位嗜奶如命的友人相聚，在大饮狂饮之余，谈及要筹办一份以奶为主题的刊物，藉以推崇饮奶之道，并提高人们饮奶的品位。

对于他们的设想，即把“奶道”与茶道相提并论，我因非此两道中人，所以难以置喙；至于筹办“奶道”的主题刊物，则有感于饮奶与办刊两者风马牛不相及，要成其事，岂能不多加考虑呢？

奶者，即乳汁是也。它是一种既普遍而又极富营养的珍品。在我们这个极度发达的商品化的世界里，它不乏具备条件成为牟利的价值商品。因而，与其办一推崇“奶道”的刊物，

毋宁把资金投入奶场或制奶行业，其盈利想必更加可观。

可惜这几位嗜奶如命的友人，志不在投资营利，而是在于饮奶以及饮奶过程中的享受。侧观他们饮奶的享受劲儿，倒真教人大开眼界。他们视奶为天霖甘露而争相品尝自不待说，有的吮而吸之，有的啜而舐之；有的饮而解渴，有的饮而充饥，姿态虽异，心志则一。在品尝之际，他们无不津津有味，解渴消饥之余，他们无不侃侃而道，情到浓时，更是一饮再饮，大有“会须一饮三百杯，莫使‘奶樽’空对月”之慨，与李白饮酒的豪情可以相互比匹。

尤有甚者，他们还是泛奶主义者，不只对奶情有独钟，但凡市面上可购得的或难得一见的奶，无不想方设法搜而购之、购而饮之，甚至不辞迢迢千里远赴澳、纽、蒙古、西藏等处尝新品饮羊奶、马奶、驼奶、牦牛之奶……。

他们饮奶的方式、方法堪称各有擅长，各适其式。热奶、冷奶、温奶、冻奶，一概不拒，无任欢迎；奶甜、奶咸、奶酸、奶淡，一饮而尽，不在话下。他们的嗜奶之情已经到了无奶不欢，无奶不乐的境地了！

由于他们恋奶、嗜奶的行径几近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而萌发筹办推崇奶道刊物的设想，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再深入一想，单靠他们几个人的恋奶、嗜奶之情而要把“奶道”推广，则谈何容易？倘若能办一份刊物，就可以集合起志同道合的嗜奶者，进而带动起一批又一批非奶、不奶的读者，使他们逐渐变成爱

奶、恋奶、嗜奶之士，那么“奶道”的发扬光大，宣昭于天下，岂不就指日可望了吗？

然而，说起筹办“奶道”刊物，也有其为难之处。

在极度商品化的社会里，人们寻求的不是饮奶之道，或推崇奶道的刊物，而只是：奶！奶！奶！俗语说：“有奶便是娘”，“奶道”或奶道刊物充其量也只能是“娘”，而不是“奶”。当然，人们也不会去探求这句俗语的原义是贬还是褒，只遵奉此语所表述事理的实质，因而，倘若为娘者无奶，则无娘也罢！

嗜奶者绝不会浪费精力去考究娘者为何娘，无论是新娘、老娘、亲娘、养娘，还是胖娘、瘦娘、前娘、后娘，甚至是牛娘、羊娘、马娘、驼娘，只要有奶，便是他们如假包换的娘，其余无奶者都统统去他的娘！嗜奶者也不会花尽心思去研究奶者为何奶，管他圆奶、扁奶、丰奶、瘪奶，还是真奶、假奶、美奶、丑奶，甚至是四奶、六奶、八奶，只要有奶汁，便是他们最欣赏的奶，其余无汁的奶都去他祖宗十八代的奶！

由此可见，奶道无奶，刊物无奶，嗜奶者绝不会亲昵地对你声声唤娘，而是别过脸去另找他娘。倘若虽拥有丰奶、美奶，可惜奶量不足，奶质欠佳，或者哺奶期间因故无奶，那么，嗜奶者势必立即对你另“奶”相看。到时，你再徒叹悲鸣甚么“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无济于事，反而还要被人们嘲笑：“活该！谁叫你没奶没娘的！”

（上接21页）工厂里的空地上的羊多了起来，它们到处蹿，到处散下一粒粒的羊粪。清洁工人有怨言了，慢慢地很少有人对我提起它们了，老郑也不提了。只偶尔在午间休息的时候，会听见它们咩咩的叫声。

工厂由于订单收多了，要扩建车间，又是炎炎的夏天，一车车的石块、水泥、钢筋往工厂里运。工厂里突然来了许多陌生的人，在忙着，羊群穿插在其中，没有人太在意。

我顶着烈日，到工地上去巡视。我突然看见那张破旧的工作台，被扔在工地旁，都快散

架了。我才惊觉空地上的杂草、小白花、灌木丛都没有了，铺上了大石块小石块，压路机在上面压着。

“明天要抹水泥”老郑说。

“抹水泥？”我随口问。

“是呀，货催得紧，地方不够用！”老郑说。“羊太多了……”老郑坚定地说。

羊群们依然安详地地头在找草吃，对四周的喧闹毫不在意。小公羊打败了大公羊，开始盯在母羊们的后头。

脱稿于上海

那年春天

□ 邹璐

春

生病是一种非常态，在非正常状态下，人的心智，思想，情感，欲念一定会有所变化，这也是在所难免。我甚至觉得，人的身体和心理的坚强与脆弱在病中只是一线之隔而已，好象电影里那个坚强的女子，从朋友的手中接过丈夫的遗物，送走客人后，就再也支撑不住了，扶住门框嚎啕大哭。好象那个在公司里叱咤风云的女子，回到独居的寓所，脱下外套，踢掉鞋子，暗淡的眼睛里竟然盛满委屈的泪水。

有些事，真的不是我们所能担当的。

在我二十四岁那年的春天，刚刚初春天气，需要穿薄的棉衣的那种，我被送进了医院。

医院在郊外的一个小山坡上，远离城市，仿佛远离尘世。

在住进医院的前二十天里，我因为每天卧床，不能动弹，只能看整片雪白的墙壁，屋顶以及浅苹果绿的墙裙，还有，就是静静的输液管。

我还可以看见左边的窗口，隔着阳台的一方狭窄天空和偶尔走过的隔壁的病友，右边的窗和门很接近，门外就是走廊了，一条又长又阴暗的室内走廊。

我喜欢看左边的窗多过看右边的窗，因为那让我感觉新鲜舒展，而更重要的原因是，

就在我住进医院的第二天晚上，夜里四周已是一片漆黑，我忽然听见尖锐而凄冽的哭声，那声音在静的夜真的如同万匹丝帛被撕裂一样的呼天抢地，撕心裂肺地痛，而我除了可以闭上眼睛就什么也做不了。

大约四十天后，医生同意我出院了，家人把我接回家，在从医院回城市的路上，感觉自己好象是重返人间。

那一年的春天，我是从穿着入院的棉衣直接换穿为连衣裙。我目睹或耳闻多起生命的离去，好象某个黄昏，刚下过一场雨，有盛开的紫色梧桐花直直从树冠跌落在地，不小心踩上去还有新鲜汁液流出，生命有非常真实而具体的感觉，当然也看到初来时还光秃秃的枝蔓，在我离开时变成花事正浓的紫薇藤。

所以，生病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次特别修行感悟的过程，它让我看到自己对于现实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世界于我是一个随时可能繁盛，随时可能消失，或者，就是我自己的消失的可能，我并不怀疑生活的真实，但是，我更感知自我的真实，我不再眼花缭乱，也不无动于衷，而是对于自己有限的所有备加珍惜。甚至说及时行乐是对的，当然那个乐是真正让自己身心感到快乐的乐。好象书里说的“重要的是你必须用一种真实的方式，度过在手指缝之间如雨水一样无

法停止下落的时间，你要知道自己将会如何生活。”

那年秋天

那时候我们真年轻，不是吗？

四个人来自四个不同的家乡，读四所不同的大学，学四种不同的专业，然后，分配在了同一个城市里工作。我们并不在同一间公司，相互之间是怎样开始认得，又是怎样开始交往的，都有些模糊不记得了。没关系，就如同现在，我们又是天各一方，而那段时间，刚刚毕业，刚刚开始工作，无所事事，又微微有些焦虑的青春，成了我们共同的记忆。

一个霜重露浓的秋天的早晨，我们相约了去爬山。那是江南最富盛名的道教名山。但是，我们并没有信仰，甚至连自己的明天都不确定。

秋天已经深了，乡野山间的清晨，风凉凉的。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路攀爬，我们其实都比较内向，所以，现在也想不起来当时说过什么有趣的话，或者，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了。

当时的草叶已经衰败，但还是茂密的，铺陈到小路上来，所以，当时的我就在想，“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一定是写某个晚春的郊外。于是，心里面有一段悠悠的骊歌，如湖水（下转26页）

驱使我们的语言唱歌

□何逸敏

生活其实就是一首诗,没有诗性的生活是漫长的黑夜,没有诗性的灵魂是僵化的死亡。诗歌,引向我们每天迎来明媚的早晨,向新丽的诗性阳光微笑和拥抱。

诗人借用人生的经验在诗歌里集中于悲怆和沉思,渴望迈进更高人生价值的心灵脱俗。

骚动和喧嚣的时刻,我们用语言激荡起心底的感动。心灵深处的那份爱合着现实生活的美妙和残酷,让我们灌注伟大的悲悯,平衡渴望和失去,永恒和瞬间。

生活有时不免葬送了自己的珍贵情感,去推动心灵行动的洪波,但,那些痛心的感受,每每不经意地使文字成为负累者,正是使生命与诗歌臻于完美的境界。

生活其实就是一首诗,简单的有声忘我了无声的忧愁,追溯的回忆鞭醒了现实的抽象。符号的变形,人格的变质,规则的变革,自动改写了辞典中的限制。日新月异的组合使语言无病呻吟,弯腰重新把语言装进纯洁的瓶子,虽然渗透了坑坑洼洼那破碎的一刻。

生活生成的语言宣泄着内心的沉潜,语言不再机械提升粗俗的节奏。细致入微,深情脉脉地加工,找到了与诗性相适应的语言。抒情的情结让充满震荡的灵魂在丰沛的霎那间偶然的相遇,往往吐露一个敏锐诗人毕生的菁华。

一首诗,博弈贴近物象的美感和真意,让舞动的语言带来驰情于宇宙的源泉,洞察人的内在生命的载体。啊!生活真是一曲圆满的诗,驱使我们的语言歌唱,从心灵的血脉里流淌出来的,我们都向诗致以情的流泻,梦的深邃……

(上接25页)涟漪,如薄凉秋风,就传远了。

山色在那一季是最为凄艳浓烈的美丽啊,曾经葱郁茂盛的绿色慢慢在秋风里就改变了颜色,我惊叹于满山的层林尽染,斑驳饱满,却感觉到树叶在翻转飘落的瞬间的大音啼声。

那天,我穿了一条开满蓝色玫瑰的花布长裙,一件黑色胸前绣花的小上衣和一件乳白色的羊毛开衫,那蓝色在秋天的黄叶子里真好看。而我的女朋友,那个来自遥远呼和浩特的女孩,穿了一件太长的套头黑毛衣,她的头发卷卷的,眼睫毛也是卷卷的。

那是一个浓雾弥漫的秋日,而且终日雾都没有散去,所以,当我们越向山顶攀爬的

时候,浓雾好象顽皮捉迷藏的孩子一样将我们笼罩,以至于隔几步远,已经看不清前后的身影,而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来自山顶道观里传来的道教音乐,那个感觉非常奇妙,因为浓雾缥缈,我们只能隐约看到山顶建筑的轮廓,而脚下是有着千百年历史的狭窄陡峭的阶台,所以,当这样的钟,罄,鼓,管的音乐从雾浓深处游移传来,致远传去,整个人好象腾云驾雾,飘然若仙了。

山顶的参观游览有些潦草,我们各自把自己准备的旅游功课背诵分享了一番,这可能是读书人的习惯,喜欢在文化面前掉书袋,然后,几个人就到山顶茶楼喝茶聊天去了。中间,女孩告诉我,刚才上山的时候,因为雾太大,怕她摔

倒,有个男孩牵了她的手。我看着她的卷卷的眼睫毛,亮亮的眼睛,就笑了,说了一句奇怪的话:“你路上看到野菊花了吗?开黄花的那种。”

再后来,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节发生。时光平实地穿越我们的想象,好象爱的冲动,好象事业的豪情,其实,也只是重复平常的日子。

再后来,我们象蒲公英的种子各自飞远了。

我几乎相信我们不再会有见面的机会了,因为,现在,我们几乎分散在四个不同的国家。而曾经的那个秋日,曾经的那片山林,成为我们的共同记忆,让我在回想往事的时候,会有一种沁心美好的感觉,好象现在。

忆起旧事我表意

□ 仲 原

早在开埠初期的狮城，华人社会便留有残余的封建意识，那是南下的中国移民所带来的思想产物，一直延续至四、五十年代依然残存着，它的遗毒在漫长社会演变过程中一再生发负面的影响，就像细雨微风中巨型残烛那样，欲灭又不熄地燃着，迭冒烟而四处弥漫，灰蒙蒙一大片，让人不易看清所要走的路向。正因指向难辨明，它在疏理习俗上显露出缺陷，常引发不良的效应，尤其是在婚嫁问题方面所呈现弊端更是多见。

记得，犹是童年时的我，曾居住于狮城市郊一隅，那是个村寨，社会风气十分保守，一般上，男婚女嫁乃凭媒妁之言以撮合姻缘，自由恋爱之事不曾风闻过。不料如是封闭的村子突然晴天一声霹雳响，传来一对俊男美女相恋的消息而轰动了整个乡村。他俩年龄尚轻，均仅十八、九岁，男的名叫傅来福，女的芳名为刘小兰，两人虽同住一村，但由于相隔数里之遥，故而从未谋面。他们是在一次郊游时邂逅而结识的，一见钟情是促使感情擦出火花的强力触媒。从此他们暗中交往频密，常相约见面的结果，终双双坠入爱河。不过，囿于当时社会风气闭塞，他俩只能背地里幽会，互倾诉心曲。然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暗恋行踪终露出了蛛丝马迹，一经传闻开来后，有如一巨石抛落池中，水花突四溅，旋见一圈圈波纹不断扩散而去；村民先是表惊讶，而后互传讯，遂纷纷议论起来，且常对偶尔露踪的小情侣投以好奇的眼光。

恋情曝光后，来福和小兰心头的疑虑顿消解，从此他们不再偷偷摸摸来往，而是公开手牵手地在村中行走了。经一年的相爱，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突破封建思想束缚的自由恋爱，竟然在当时仍很守旧社会里得以开花结果，不能不说是年轻人勇敢挣脱封建枷锁而取得的胜利成果，这为日后渐告开放的社会风气树立了一个典范。尽管那一对情侣结合时年龄稍嫌

年轻些，乃因思想还不成熟之故。但他们勇敢攀越封建藩篱、置众人异样的眼光不顾，大胆追求自己理想中情爱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另一桩的爱情故事，同样是有动人的魅力，在我童年时亦盛传一时，惟却隐含悲苦色调。

话说有一对年轻人在泳池戏水时结识，男的名为李生，成长于贫困之家，女的洋名为吴雪莉，是富贵人家掌上明珠。他俩因互仰慕各自的才华而谱恋曲，交往不到一年就被双方家长察觉实情后，惹起小小的风波。原因是，雪莉的父亲是富商，拥有千万家财，不允女儿嫁给穷小子，免得惹来别人讥笑他那似花的爱女插在牛粪上。而李生守寡的老母不愿儿子高攀有钱人家，娶富家女为妻，她认为既门不当户不对，怎能结为亲家，免得让人误解儿子有贪别人钱财的居心。贫富悬殊已成拆散鸳鸯谈婚论嫁的巨大阻力。李生和雪莉因之而痛苦万分，相约见面时常以泪洗脸，虽苦思解决纷争的途径，但总觉无计可施，而陷于绝望的困境，在十分无奈的情况下，他俩决意把心一横，选择一条私奔的路，于是，一日夜里，他俩提着皮箱悄然离家出走，远赴数百里外的马来亚一小镇隐居，过着双栖共宿、亲如比翼鸟的生活。

以当时世俗眼光去衡量婚姻的正常准绳，强调择偶要力求门当户对，而李生和雪莉的情缘萌生，是不符合那时陈腐之社会观念的婚配观点，乃因女的家境太富裕，有如昂然而视的高峰耸出云外，望见的是蓝天一片清，而男的出身寒微，宛若杂草丛生的山脚濒临污水，一眼望去是烂滩一片浊，清与浊划分出楚汉界线，两处区分甚明，自难以像乳汁融于水那样化为一体。

犹有一则旧事，只留在我童年记忆中，更是令人难以忘怀。它所表述的是骗婚惹出的悲剧。话说当时有一名叫杨吉祥汉子，(下转29页)

观海

□潘海玉

其实，海对于我一点也不陌生，反而是亲近一些。不仅仅因为我出生在这个四面临海的岛国，随时都能看到海；我的名字里排行中间的字就是一个“海”了。也许这些原故，我从小就喜欢海；可是现在的我喜欢看有距离的海多些。

我坐在离海岸大约二百里的防浪堤放眼望去，一片碧波粼粼，反射在水面的阳光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只好眯着眼看。万里晴空，太阳把一切都照得亮澄澄，一点也不像是近傍晚的时候。此时的海没有诗情画意。这么热的天，海水恐怕也是热的。

忽然一个念头闪过。近年来，每当我看到海，或听到关于“海”的事，这个念头都会闪过——我要长眠于海吗？这个问题折腾了我很久，很久。当然，我没法选择我的生，但我绝对有替自己善后的权利。

小时候，“海”与我一起渡过无忧的童年。海龙王宫殿里的那颗大放光彩的夜明珠，海公主的痴情，虾兵蟹将的无礼，他们伴着我长大。少年时，我热爱海，热爱得近乎疯狂。有很多个假日里，我都是在海的怀抱里撒野。即使被水母蜇得满身红肿烫痒，也不减我对海的钟爱；即使前面来了一个巨高的浪头，我也十分乐意与她挑战。我心里总是想：大不了就此与海化成一体。

后来，我做过两回同样的梦。梦里有七、八个男女在黑黝黝的海上时

而跳跃，时而围成一个圈。他们的动作轻盈、敏捷，好象在唱着歌。他们应该是欢愉的，但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就在他们消失前，一圈一圈的红黄蓝绿橙紫的光环相继出现。光环越来越亮，也越来越靠近我。“破”的一声，全都不见了。后来，妈妈说那是水鬼。啊！真有那样热爱歌舞的水鬼吗？我想起了闻一多的《也许》，“……也许你听这蚯蚓翻泥

/听这小草的根须吸水/也许你听这般的音乐/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是的，也许水鬼世界里也是无斗争、无弱肉强食，他们的音乐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我愿意，非常愿意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后来，父母、家翁和婆婆都相继过世。他们有的选择火葬，有的选择土葬。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都不选择海葬。

想着想着，带有咸味的海风吹拂我的脸。我理了理头发，抬头看看四周。太阳已开始往下沉，我眼前的海面转成一片温柔的蓝。我站起来眺望，远处的海是绿夹带点墨色。几艘颜色鲜明的帆船互相穿梭着，更远处停泊着几艘大轮船。此时海景如画。海浪轻拍着堤坝，激起层层白色大小浪花。大小浪花像无数的手和我打招呼，又像是在召唤我。我看着那些无数的手，看着看着，不禁打了个寒颤。我出于本能地退后几步。我在怕什么呢？

我曾经意志坚定地向先生和孩子宣布：我死后什么牌位都不要，先把我火化，然后把骨灰撒入大海。那时，每到一处旅行，我都会注意那里的海景美不美，海水是否清澈。对我而言，海水是否清澈，是否宁静是件重大的事。因为我爱干净，爱安静。

然而，发生在2003年的一场大海啸动摇了我的决心。目睹电视机荧幕里出现的既愤怒又疯狂的海的爪牙们，如洪水猛兽，一瞬间，他们把无知又毫无准备的生命体统统吞噬掉。狂扫过后，他们留下满坑满谷的尸体。人们哀鸿遍野的场面，令人惨不忍睹。我惊慌得不知所措，我钟意的她竟是这样残暴。我长期以来以为她是善良的，原来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看法。她的狰狞和暴戾，令我觉得她是陌生的。

“砰”的一声巨响把我惊醒过来，原先在我脚下的无数浪花，不知什么时候变得急躁，变得咄咄逼人。我摆正被海风吹得歪斜的衣

霎，才惊觉一张黑色的网已无声无息地笼罩了我。原来在我周围，也是观海的几个人早已走了。远处的大轮船发出如月明珠般的光，海浪狠狠地拍打着岩石，还有些海水打上我的脸。海风是冷的，海水更冷。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冰冷黑暗的深渊里。又是一声澎湃的浪声，我恍然大悟：难怪我的父母，家翁与婆婆都不愿意海葬。

我开始觉得呼吸急促。多年前的那个梦境

会在这时候出现吗？我转身疾徒回岸。我的问题又回来了：我要长眠于海吗？不但这个问题，我还多了一个问题：我要成为她的爪牙，替她在下一轮的海啸残害生灵吗？我感觉越来越冷，更加快脚步回到岸上。再回首，她已化身成许多使足马力的巨轮，一轮紧接一轮地滚上海滩。现在我与她有了一段距离，我承认她是美的，带着野性的美；我喜欢看她，但我不愿意与她共舞。

(上接27页)

总是只身出入菜芭，他年过四十还未娶(下转29页)亲，独居于陋屋，靠挑粪以谋生。他邻居是一中年妇，人称媒婆莲，能言善道喜理闲杂事。她见吉祥孤独过活大半生，遂萌生为其作媒之念头。一日特上门探访，随之毛遂自荐道明来意，愿为吉祥穿针引线以撮合一段姻缘。杨氏听后自是十分高兴，对着媒婆莲频点头表谢意，继之表示如果她作媒成功将以重金回报。媒婆一听将有红包奖赏，喜得眼笑眉开，连忙保证吉祥的婚姻大事全包在她身上。

一周后，媒婆莲前去马来亚一小镇亲友处串门，为吉祥物色待守闺中乡下姑娘作为婚配的对象，终寻得她表姐一养女——云英未嫁之妙龄女，为求说媒之事得以顺利完成，竟编造谎言以骗婚。把倒粪以维持生计的杨吉祥说成是经营金器致富者，她的表姐听信谎话，心想闺女能远嫁去狮城做商人妇，有一好归宿，遂当即答应下来。媒婆莲于是要求安排外甥女亚花出嫁的吉日，让未来新郎能尽早依承诺来迎亲。一切谈妥后，媒人始返回向吉祥报喜讯。

人们常说打铁要趁热，凡事拖延必夜长梦多，媒婆莲深知个中道理，急安排吉祥成亲之事，不到一个月便陪同表姐携女来狮城嫁人。结婚那一天，亚花始知媒婆莲以往所说的全是谎话——那是苦涩之言涂上蜜让人误以为清甜罢了。因为吉祥并非有钱人家，而是一个土头土脑的穷汉子，当夜为上当之事痛哭了一阵，但生米已煮成饭，哭了有何用？俟冷静下来后想一想，就嫁鸡随鸡是了。虽说如是盲婚所结下的情缘或者说所出的果似苦瓜般味涩，又奈何？只好自认是命中注定嫁错郎，是难逃的一

厄运。

嫁入杨家后，亚花因个性内向而羞于与人碰面，每日躲在茅屋烧菜煮饭伺候丈夫三餐，足不出户数个月，过着孤寂难挨的日子。经半年的自我调整后，亚花才逐渐适应婚后的生活环境。有时外出去买菜，然奇怪的是，每次上巴刹时总是会有小孩在背后讥她为倒粪嫂，起初亚花并不介意，听多了难免觉得吊诡，且心头生疑窦，为了探明个中原因，她开始注意夫婿的行踪，但见他每日穿着整洁按时上班去，并无什么可疑之处，但是为何有人以倒粪嫂称呼她呢？有一日，当夫照常上班时，她远远地跟在他的背后欲求弄清真相，只见他走入隔巷一杂货店内，须臾便出来，令她感到惊讶的是，吉祥已换了衣裤，一身蓝色粗布衣着，跟一般挑粪夫所穿衣裤没有两样，这时她心里全然明了倒粪嫂此一称呼的来由。她顿觉羞愧极了，忙拔步疾奔回家而痛哭不已。她正因此故而想不开，竟自缢而亡。

这一骗婚所引发的悲剧，宛若一阵凄厉的寒风，曾在我小时的心湖吹起悲切的涟漪，时不时浮现于记忆而迭漾不已。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我有时还会想起此桩盲婚所肇的祸害。由此可看出，凭媒妁之言而成亲乃潜藏很大危害性。当然，我也不否认，盲婚现象的出现，是囿于受旧时代残存的封建思想影响而生发的，是人类历史演变过程难以闪避的一种思想局限，不过，在认清它隐含压抑人性之遗毒的同时，世人当须运用智慧致力加以清除，免得他日在落后区域又再贻害人们。这是今人的重责，务须毅然挑起来，为开拓民主之路扫去障碍。

微型小说二则

□ 伦 新

重大发现

厨房一阵骚动，阿文问阿凤，刚才是哪张麻将桌叫我？

别紧张，阿文，把你的水喉关上，去3号桌结账。

原来，他们看见廖布得走出电梯，步进休闲会议室。

阿凤，你也别搞错，他要的是不加糖的奶茶。

阿凤捧着奶茶，放在按摩椅旁的小桌上。廖布得正站在大电视屏光前，将亚洲新闻转换至股票播道。

“阿凤，你每天都是乘电梯上来的吗？”

“是啊。”

“你没发觉什么异样？”

“很正常啊。”

阿凤站在已躺在按摩椅上的老板，猜不透对方的意思。

“电梯起落声响很大啊，难道你没听见？”

阿凤本想开口说，还没听到天天来打麻将的其他几个老板投诉。

“你叫财副快点找人来修理。”

阿文走进来整理桌上的报纸，廖布得缓缓地问道：阿文，你有什么意见？

阿文在还没进来会议室之前，约略听到他们的对话：有个马来技工前几天来作过例常维修。

“你相信他的工作？有毛病就是有毛病，你不是干那行的，你懂什么？。。出去，听我的指示。”

阿文和阿凤匆匆步出会议室，主席和总务嘀咕走了进来，廖布得立即站起让出按摩椅。

“阿廖，最近很少看到你打麻将。”

“刚去医院检查心脏，在家里休息。”

你是我们理事当中最活跃的，其他人都是挂名不办事。主席和总务常在大家面前如此夸

奖他。

“会议报告看了吗？”

“看完了。”

“有什么需要修改和补充的吗？”

“问题很多，也很大？”

主席和总务瞪大眼睛，异口同声问道：说说你的看法。

廖布得伸手要了主席在看的那份文件。

“我们的秘书常常打错字。”

“还有其他的吗？”

“这次会议记录里，就有一个重大的错误。”

没有其他理事发现，唯独他具慧眼：

“喏，……就这个‘布’字，打成‘不’字”。

中秋之夜

这是一间“钱”不少的俱乐部。

俱乐部里有游泳池，居高临下还有小高尔夫球场，能加入成为会员的非富即贵。

今晚，他却忙得团团转。他不是没有助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酒廊需要调酒的，一年364天不需要休息；正如门前看车员，多加补贴就能使鬼推磨，各岗位仅一个就够。十台游戏机也坐满了人，五光十色声浪不绝耳。女招待五个不嫌多，他也指挥不动，老板会员比他更需要，即使她们并排站着也比他忙得更有用场。

他只好亲自布置会场，自己挂灯笼，欢迎共庆中秋的布条怎么挂，自文字大小，中英文字体的排列，即使经专业广告公司印刷和设计，总会有两三名理事们交头接耳议论，这样才显示理事们不是挂名，而是有尽责工作。

像个师爷的总务，终于在晚会开场的十分钟前到达。

圣火

□ 连 奇

圣火，早已在心中
传递，从鸦片战争的炮火
点燃，它熊熊不熄，
让生命和热血燃烧，
把一切欺侮和耻辱
化为灰，蘸着血
写进历史，这样，
当伟大的人民在东方
站起来，面向世界，
圣火，早已在心中

传递，它熊熊不熄，
燃亮了眼睛，睥睨着
那蚍蜉撼树一般的暴徒，
一番番诬蔑和暴力，
像灭火器，又岂能扑灭
生命和热血的燃烧！
圣火，早已在心中
传递，在五湖四海
赤子心中，它熊熊不熄。

圣火啊！在地球上，
早已在人们心中传递，
在海盗炮火轰过的
土地，它熊熊不熄，
多少世代，热血燃烧，
圣火，早已在心中
传递！

2008年4月20日完稿

“他跑去哪里了？……你快上去二楼办公室把入会报名表格多拿几张来？……为什么这么少月饼？”

他刚要把高脚酒杯排列好，立即转身上楼。

“卡拉OK的音响太小，你去调大声一点。”

另一个却瞪着他，低声说道：“吵死人，不要让他唱，他又不是唱得好听。”

他避免争议，恰好可借故躲开，去办自己要办的事。

“中秋月饼为什么这么少？都不是名厂家的……大中国的呢？”

缄默是最好的回答。

农历新年前，他要买年花和柑桔，就尝了一些苦头。

“你应该多花些心思，去把各花市场的凤尾，鸡冠，菊花和年桔的价钱，一一写下来，做一份调查报告，然后就找最经济划算的……”

有位会员太太，听了很抱不平：“人家一年才赚那么一次钱，价钱又会相差到哪里呢？”

不出所料，他在附近市场买了20棵各种年花。买回来有嫌不是太贵，就是不够气派的都大有人在，但没有人愿意指点到哪儿去采购最

合适。凤尾和鸡冠的销售价，各市场也相差不过一两块钱。年关迫近，总务提出要带他去办年花。

中午，车子快速奔驰了十五公里，终于在一处停车角落，找到一个花贩，除了鸡冠花比较便宜外，一株柑桔要价\$128，贵的他们俩相互咋舌，幸好第一次买了一对\$68的柑树，采货节省的费用比来回车资和所耗掉的时间总计还不经济；总务的权力大，位高的人说能节省就是能节省，反驳就是无理。

中秋月饼迟迟不买，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跑到哪里去了？。。。再过几个小时，中秋十五就过去了。”

“他说他出去拿月饼，很快就回来。”

有人鼓噪，有人借机畅饮红酒，有人唱卡拉OK，他终于两手各提着五盒精美的中秋月饼。

“哇，这么多名贵的月饼！”

许多人似乎忘了刚才久等的不快，总务铁青着脸瞪着他：“多少钱？”

他抹着满脸的汗水，笑眯眯的说：“便宜，便宜，一个不超过一块钱。”

总务此时才转换了脸色，狐疑的看着他。

只有他心里明白，他要感激的是此刻满载月饼，驾着货车到牛车水廉价市场去叫卖的一个铁友。

跳 軌

□林 子

一房式组屋楼下的停枢处，灯光忽明忽暗，冷冷清清。

他目光呆滞、神色忧伤，悄悄地注视着前来吊丧的人群，久久不愿离去。

已经三天了，前来吊唁的人依然疏疏落落，除亲朋戚友的熟悉脸孔外，几乎见不到任何陌生人，所得帛金更是少得可怜。

“阿德啊……，你死得好惨！我阿娟今后该怎么活……”岳母大人在灵前哭泣。妻像条木鱼般，呆立一旁，儿子小新正拨弄着金银纸。

他很欣慰，一向对他凶巴巴的丈母娘，也会为这没出息的女婿流泪。然而瞬息间，耳边即传来了细微却十分刺耳的对话声。

“衰仔，学人跳MRT，真该死！”

“想博取同情、赚白金？偏偏不给！”

原来是两个陌生人，手里捧着当天的报纸，坐在那儿啃花生。

他心里有气：不给帛金也罢了，怎么可以出口损人？简直太没人性！忍不住驱前欲与他们理论理论。倏地，一页摊开的报纸挡住了视线，他定睛一看，发现在报纸的最下方，有一则极小篇幅、不显眼的社会新闻：“40岁散工有样学样，跳轨轻生，此风不可长……”，唉！竟然连死者的相片也没刊登出来。

细读之下，方知10天前某地铁站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惨案：“一名失业半年的中年汉，因生活陷入困境，跳轨了结残生。身体还断成了三截……。当时媒体大事渲染，公众深表同情，纷纷前去慰问，丧家因而获得帛金50万，妻儿从此有好日子过……”

真是冤枉啊！两个星期来他一直躺在医院的病榻上，晨昏莫辨，对于这位“先驱”的壮举一无所知，何来学样？

那天医生进来诊断后对他说：“你的肺癌已快进入第三期，得赶紧动手术，不能再

拖延……”

“手术与整个疗程大概需要3万元，大部分费用可动用Medisave1……”

可惜医生只了解他的危急病情，不晓得他的保健储蓄户头内，已空空如也！一年来频繁的进出医院，医药费除付现金之外，用的全是阿娟的保健储蓄。现款是跟岳母大人先挪借的，为此还得经常遭受她的白眼、嫌弃：我阿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才嫁个如此穷困潦倒又罹患顽疾的丈夫！

阿娟也是散工，薪水菲薄，这些日子来全靠她养家活口。日子虽苦，可她默默地承受，没有半句怨言。她的保健储蓄户头，犹如一口枯竭的井水，恐怕也快被吸干了！

还有他们的小新，一个未满十岁的小男孩，本该活蹦活跳、快乐无忧地度过童年时光，却宛如第三世界里的不幸孩童一般，总是三餐吃不饱，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不知多久没尝到汉堡包的滋味了，放学后还得去沿街兜售冰淇淋，过早地尝遍人间的疾苦！

当天傍晚他忽然心血来潮，提前出院！独自走向离医院不远处的地铁站……

灵车缓缓前行，阿娟和小新跟在后面，泪流满面。

对不起啊！阿娟，对不起啊！小新，令你们如斯地悲恸哀伤，他在无声地呐喊。倘若提早的离去能减轻他们的负担，改善母子俩往后的生活，一切的牺牲也是值得……，决不后悔……，长痛不如短痛……

经过地铁站时，他无意间发现旁边刚竖立的牌子：“增设地铁月台围栏，近日动工”。

他摇摇头，微微笑，笑容惨淡而无奈。

注①公积金保健储蓄

ERM 世界

□ 骆宾路

开门七件事，大家见了面都“胀红了脸”。

黎民百姓袋子里的钱越揣越轻，轻得让你感觉不到重量。

“什么都涨了价啊！”低收入的一群每天见面都这样叹气。

“涨价是无可避免的。”看得开的说：“半个世纪来，有那样东西不涨反落的？”

“没有。”六七十岁的银发族一口咬定。

当他们数着手上的钞票时，都明白钞票越来越“缩水”。五六十年前手里一百块钱可以养活一个大家庭，今天手里的一百元，爱抽烟的只够买五包香烟。

“还不够我的孩子买一只名牌球鞋。”在超级市场当收银员的卢太抱怨说。

听卢太这么抱怨，在收银台前准备付款的老头子说：“这年头有那样东西不加价？你们超级市场很多货也都加了价。”

“还好，阳光空气是免费任取任用，如果连这个也要收钱，加价。那就是难了。”

“谁告诉你，空气阳光是免费的？”

“你交过空气费和阳光费咩？”

“你没有交过空气和阳光费咩？”老头子从供顾客载购物用的小推车里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放到收银机的台面，谈笑似地说道。

“没有。”收银员卢太一边将手里拿着的货物往收银机上的小红灯前扫描，一边漫不经心说。

“不是没有交，是你交了都不知道。不是没有加价，年年加价你也不知道。”

“有这样的事？”卢太抬起头来扫了老头子一眼。

“比如你住在一间窗户不多的房子，你想让房子多有一些阳光，你将木质的窗户改为玻璃窗户，你所得到的这额外的阳光是不是用钱买来的？”

“那是改窗户的费用，怎能算是阳光费。”

“你改窗户是为了额外获取阳光，是属于阳光附加费。”老头子拿着眼睛打量卢太，似乎在问她不是这样吗？他看卢太没有答腔，又说道：“在一间千万元的公寓里，你所享受到阳光一定比一间三房式组屋里的阳光贵。”

“你说得倒神奇，我想都没想过。”卢太拿起一袋苹果，想不起来这类苹果的卖价，抬头问对面收银机的同事：“什么价钱？”

对面收银机的同事望一望卢太手上哪袋苹果：“五粒二元三角半。”

“每个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这阳光需要额外付钱吗？”

“当然要。烈日当空，你觉得热，要在树荫底下躲荫凉，两旁的种树要花钱。你获得这些树木过滤后的阳光，柔和柔和的，是不是花钱换来的？”

“植树是环境发展部的工作，钱是用他们的，绿化没有向老百姓要钱啊。”

“你享用的东西要用钱换来就不是免费的。你不是直接在‘阳光’这个项目上缴费，你是在不知名目下缴付附加费。”

卢太虽然无言以对，她还是不服所言：“空气不需要缴费吧？”

“你在美国利华达山吸一口空气一定比在新加坡吸一口空气贵得多。你在新加坡乌节路黄金地带的千万公寓的阳台上吸一口空气，一定比在牛车水“死人街（硕莪街）吸一口空气贵得多。很多人以为阳光空气不用钱买，大家有权享受。”

卢太把手上最后一件商品放在收银机的小红灯前将价钱扫描完毕，看着收银机上收费的显示屏打出来的数字，对老头子说：“多谢，九十八元七角五分。”

老头子从钱包里掏出两张面（下转38页）

我们的海

(外一章)

□ 邹 璐

我们的海
从洪荒久远的年代开始
在天与地之间流传
晴空下的云是我们谨慎婉转的书写
暗夜里的星是我们小心守护的秘密
每一朵浪花都有复杂的身事
每一段海岸都是无奈的相见
礁岸风侵海蚀的矗立
是承诺，是等待，
还是就有的结局
在潮起潮落间
重复着的，
我们的约定
始终没变

某天早上，收到一位朋友的短讯，“我在榜鹅的海边，天刚蒙蒙亮，小黄狗在沙滩上逐浪，海啊，真的很大”，读到这样充满诗意的句子，给我很大的吸引和向往，虽然，我还是钟意半岛。

在这首诗里，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海枯石烂”，但是，现实却有些无奈，所以，我用云和星，礁岸和潮水曲折了一下。

无论如何，“我们的海”“始终没变”我们的海

我们的海
在遥远的北方
在河流的上游
在唯一的一棵树上
我用雕花的刀
刻你温柔的名字
于树干，名字上方
是一只空洞的眼睛
我的空洞的心思
就全部交给了它
然后，准备出发

当春天用浩荡的雪水
追逐我匆匆的步伐
我知道，我依然怀抱
雪山一样纯洁的向往
只是它有些冰凉
一如你在我心中的印象

当夏天用漫长的黄昏
交换我疲倦的想象
我知道，我依然记得
你曾经的容颜
和一点不确定的喜欢
河岸总是在暴雨后酣眠

秋天总是短暂
关于海，我们的海
开始有了方向
在星子齐齐坠落的地方
我重新鼓动起奔腾的激情
好象张开双臂拥抱你的勇气
冷冽的风是我的爱情的速度

你寒冷冬天的背影终于临近
你终于愿意回转了身
迎接我的风尘仆仆
和局促不安如冰裂的告白
我们的海在冬天是温暖的
你的名字写在沙滩上
好象浅浅释然的微笑

我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宿命的爱情故事，当他爱上那个女人的时候，那个女人不是他的女人，然后他便开始了他的旷日持久的追逐游戏，其实是追随，他并且坚信会有一个温暖的冬天等着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只好写了这首诗，祝福他心想事成。

新诗 两首

□ 何逸敏

复活与死亡

我听到温情的脚步款款向森林走来
超过了世界极峰的雪山皑皑

我听到低唤的柔音细细向大海飘去
跃过了宽阔无垠的白浪点点

我听到无声的亲吻轻轻向嫩枝屈伸
醉过了云儿投影的老树盈盈

一株垂死的枯树踩着一寸寸走进这巨大的空间
因为森林，比你大多少个秋季。
可是夏天却对我说你我并不熟悉，
无力的胸膛翻腾无力的话语。

你来吧！

这里真好，从渐渐枯萎的树皮，
已照下捉摸不透的阳光，在这向来是
宁静的树林中，期望冷凝的风抖落
这个梦
长而又长，沉入平野的
等待，依然无眠。

苍茫茫的森林，一片蓝天
这时我发现将要停泊的是一艘远航
轮的大步驶进
像载满热情的桑巴舞女，激起浪花
像深情高昂的拉丁旋律，澎湃荡漾
云立即复活了她的萌动，蓬勃了她的
骄傲，
萧疏的枯树枝，骚动着夏日的喧
闹。

泪痕无声无息地苍白了热热的心画
月亮悲凄地爬上了天穹

航轮不肯停留，她帆后准有劲风
云立刻被撕碎，独自游荡
像一份将要消匿的希望
让风急急掠过去

挽着生命的再次孤单
还有阳光和呼啸声中的颤抖

让整个身心描述冬日的凋谢
来不及分清，雪的铺张和挥洒

航轮，依然不留念湛蓝的大海
追逐夕阳的霞光万丈，死亡的钟楼
播响擦肩而过的疲惫心灵，月夜情愫
彩色的童话碰碎了玻璃般的忠诚
点缀在梦里放歌。

如果，记忆中的青绿染成了淡墨，
画在恢复平整的心灵素宣上，
那就是我脉脉余温的暮霭，抱着一
怀枯枝，
寻那，遍地泛滥的阳光，复活！

万紫千红的春天

我爱故乡，但要你我相伴的故乡之旅
火车轰隆轰隆中驶过伤别的泪痕
无论是孤独换来的财富
无论是目送你渐远的苦苦守候
无论是那小河木船的江南青鱼
跃入你我青春的不能磨灭的惊喜
丝丝扣扣激起我心中永远的遐想

但我爱——庆幸我知道那是
为什么——
你那无声无息关怀的沉静
你那雷厉风行指挥的魄力
你那昂首挺立风风火火的足音
你那海浪似涌动的情怀的奔腾

我愿
随你携手坐着列车奔上北方的小路
破落的砖屋庸懒的老牛
绿色的稻田金黄的油菜花

夜色用山脉的群峰吻着高山的雄姿
用皎洁的月光撒向海滩上的
童话三角屋

波光粼粼的贝壳诉说海女没入海底的神话
宁静的港湾回响阵阵白鸽的拍翅起舞声

我愿得到那乡间泥泞坑洼中的叮咛
双手紧抱的身躯正控制着生命的车轮
沉默的坚毅透出柔和的责喋
香江畔碎碎细雨凉凉清风
拭落寻觅雪莲般攀登的汗珠

我怀着人所不知的喜悦
望着在画布上一再抹上的一道道亮彩
仿佛一位严肃冷峻慈爱的长者
穿过清秀的瘦竹、湛蓝的大海、秋季的枫叶
振奋万物的生命
以行动的黎明
照顾一切的一如既往的方式

在遥望野餐的船舷
在拍打树叶的木桥都像是
摆脱了尘世的禁锢

从烦躁状态中永生和觉醒
他们重新恢复了精力所带来的力量和欢欣

你沉静的外表畏惧我热烈的守候
你不必畏惧我的
我纯真的心灵已经负担爱的火种
再也不忍加重于你

细语迷蒙的交溢超越着时间空间的内心独白
这世界对于你我太宽
自尊、希望、漂泊
像醇香的殷红的葡萄酒
像沙滩琴弦间吹送的乐音
像微风溪流上空的星星
能把爱情和真诚带给
人生不安的梦境
呼唤着在诗的韵律中的清辉

万紫千红的春天

长崎的悲剧

□成君

——参观“长崎原爆资料馆”和“和平公园”有感

折多少串艳丽纸鹤
也弥补不了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民
军国主义者从不姑息无辜的生命
究竟谁在祈求和平
只能用万毒的灰烬
来为人类贪婪者的行为
作一次沉痛的见证

记载当年日本学生背负枪杆急训
是为了侵略他国领土
是为了天皇意旨
今天当小学生却以呼吁和平
展现那幅幅美术作品
谨祈求世界和平的当儿
世界是否走向和平
历史依然在沉思

当年原子弹误炸了长崎
死难者家属的悲痛
能否让执政者唤回沉痛的教训
和平鸽飞向何处

原爆资料馆却在隐蔽中
诉说着从前一段段
极悲伤的灾难

和平公园的塑像
要世界各国送来和平的标志
却从不回想
多少生命在二战中被蹂躏和涂炭
今天索求世界和平
为何却不承担当年制造战争的罪过
为何还制造武器
为何要重建军队

枫叶染红了满空
脚下血红的足迹
留下了深刻的回忆
但愿祈求世界和平的呼声
永不停息
更需紧记
历史沉痛的烙印

稿于二零零八年四月二日

散文三则

□ 连 奇

远 观

说起来，距今已数年。小儿子初入兵营服役，我们在开放日去探望。兵营处在一小岛，往来靠运输船。船无座位，回程时，我们站在甲板上，毛毛细雨拂面，薄薄凉意中，看船破水慢慢前进。海面开阔，仅见船只航行。不久，前方影子渐渐明显，一排楼房缓缓升起，一座城市迎面而来。陆地越来越靠近，隐约可见人物活动，心中顿生喜悦。此时，更萌起一股新鲜感：似这般海上遥观岛城，人生能得几回经历？

船靠码头后，我们上岸乘车。沿途风景虽秀丽，终不如海上行令人兴奋。车抵地铁站，离岸已远，触目不外组屋公寓，平日习见，别无新意。原想逛邻近购物中心，却已兴味索然。或许是舟车劳顿，倦意突然来袭，于是乘地铁回家休息。

未几，海上行日渐淡忘，新鲜感也已消失。一切依旧：每日穿梭来回住家与办公楼，路线几乎没有变更；每天绕行办公桌间，看朋党得意嘴脸，听失意者怨言訾议，更有高层内斗传言，人事兴替消息。蝇营狗苟之辈，趋炎附势之徒，真是纷纷扰扰。如此困于室内，形劳神役，眼光所及不逾五米之外，心胸所虑不出五米之内。久之，自觉言语乏味，形容卑琐，目光如豆。

一天早上，在公园树下舒筋展骨，吐故纳新，沐浴新鲜空气。左顾右盼，仰观俯视之间，遥见前方有一片树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以前竟未发现，不由触景联想：人说见树不见林，不正是如此？说也奇怪，随即忆起远观岛城情景，一时神思飞扬，越过前方树林，向往海上。此刻仿若得天地之灵气，思接千载，关注当前，八方环视，所居所处，所言所行，遥观默察，审时度势，竟有全新感受。

噫！海上行新鲜感，何时竟已融入意识中？

2008年4月27日

得鱼忘筌

人难免粗心，也就有所忽略。

好几年前，深夜回家，高速公路已是车辆稀少。转入分叉道时，灯光昏暗，蔽于茂密枝叶间，投下树影，阴阴森森。车子在幽暗中前行，倍觉肃杀阴冷，恍如摸索于险途，颇似人生之未可知。此时，突现数幢高楼，矗立路旁，红顶若菇，白墙赛雪，灯火明亮，如见童话世界。当时一阵惊喜，顿有所悟。艺术创作之于人生，不也应当如是：荒野茫茫夜，乍现光明境界……

时隔数月，一日突然自问：当晚深夜同行，驾车者是谁？苦苦回忆，就是无法想起，不由怅然。似此粗心，我又忆起另一桩往事。

也是许多年前，初离校门，毕业即是失业，为了生计，为了自立，毅然出卖劳力。纤柔细指，自幼执笔展卷，如今握钻挥锤，敲墙击壁，指头负伤瘀青，手心长茧变粗。人生另一课，迥异从前，讲堂就在社会大学。某日转换工地，一工友年约三十余，外貌平凡，望之似一般劳动者，骑电单车载我同行。电单车马力不大，我坐后座，双手反扣紧抓座垫。车行至独立桥，噗噗奋力，其时左侧海风扑来，右面汽车嗖嗖电掣，气流激荡，电单车竟似轻轻浮起，微微摆动。我望向海面，又回顾眼前，只见工友心无旁骛，稳把车手，履险如夷，一路向前，仿佛带我去开拓视野：挣扎于生活底层者，脚踏坎坷，身沐风尘，严苛环境即是真实，朴实无华即是真情，其人生境地，又岂是书斋酸儒、冷房权贵所能体会？

后来我转当文员，身处斗室，常萦念桥上奋行，以此自我警惕；也常感遗憾：这工友是谁？当时似乎不知名，其后也未再见面，为何如此？始终不明原因。

人生之感悟，并不常有，得之者，内心难免充满喜悦，而那深夜摸索，履险奋进，伴你同行者，不也应当珍惜于心？得（下转50页）

新
加
坡
之
风

新诗五首

□史英

一、远近闻名农家菜

——马国小镇享用佳肴有感而
写之作

小镇郊外绿荫遮天处
曲折小径的尽头
昏暗灯光下
茅屋几间皆飘香
浅尝后
留于记忆味不褪
一传数百里
烹食能岂祇高楼豪宴所独

有?

荒僻之地陋棚内
也有名厨闪亮的魅力
透四射

二、生命的评价

光彩都能闪现而出
珍珠和晨露
虽是不同类颗粒
一展示水晶似的美态
不怕时间的磨损
一呈现泪珠行般的晶莹
转瞬便消失
展姿时光的长短

非天秤唯一衡量价值指标

三、凉亭

昂立在大自然中
一把伞
引发浓荫的效应
拒酷热于外
酿凉意
当火轮燃于天时

随时改扮演角色
为回馈
天地养育的善意
拒寒的投怀
情牵暖
当风挟厉雨来时

四、永留回忆的胎记

经时间一再漂白
记忆已褪色
原本浓稠如墨汁诸多往事
逐一淡化了
反殖年代那支笔
曾重彩涂抹

在心版上所描景象
唯独色不变

以青春当丝用于织梦
那样纯情的岁月
酿于心之坛
终成酒
虽未沾过唇
闻及随之化为味觉上胎记
除不去
从此想起就难以忘怀

五、今昔小径的差异

我年轻时常走过
小径的幽静
并列两侧老竹所酿成
风来吹叶响
而奏出翠色声韵

当我年迈走过时
小径失浓绿
只因所重植尽是灌木
骄阳下
自遮不出荫

(上接33)

额五十元的钞票交给卢太：“我老爸那个年代，一百元可以养活我们兄弟姐妹五六个，现在一百元只够买半推车的东西。”

卢太不知是身同感受呢，还是脑子里还在想老头子刚才举例说的那些事情，脱口说了一句：“这是个钱的世界。”

老头子将找赎回来的一元二角五分钱小心收好，推着购物车离开收银台时，回过头对卢太说：“这不仅是个钱世界，而且是个ERM世界。”

卢太嘴里跟着咕哝道：“ERM世界。”
什么是ERM世界？



□李拾荒

甲：有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行行出状元。

乙：说得对，行行出状元，小老弟，你是干那一行的？

甲：嘿——说起我的行业，那可太伟大啦。

乙：喔——有这等伟大的行业，说来听听，好让老哥见识见识。

甲：那你可要仔细听着，不，还是先让你来猜一猜吧？

乙：好啊，我最喜欢猜谜，有没有暗示呀，第一个字是什么？

甲：瞎扯什么你，你道是电台家庭观众有奖猜歌比赛？要正经点。

乙：是——正经，正经，你说吧。

甲：我那伟大的行业，听着——那是胸怀祖国，面向1997，文起新华三代之衰！

乙：胸怀祖国，面向1997，小老弟，1997，有没有搞错呀？

甲：哦——说溜了嘴，是二零零零，迈向优雅社会。

乙：二零零零，二零零零——咦，那不是上个礼拜天开的头奖。嘻，我知道啦，是不是和赌博有关系的？

甲：没有暗示，还有十秒钟。

乙：猜到啦，原来小老弟你是卖万字票的。

甲：什么万字票，小老哥呀，你一定从来没看报纸听新闻，二零零零迈向优雅社会这大件事也不知道。

乙：谁说我没有看报纸，我除了淡米尔文报纸外，什么报都看，尤其是华文报，就这么多份，不知要看那一份好。

甲：好啦，别罗嗦了，再给你一个机会，我的行业跟笔有关系的。

乙：跟笔有关系的，什么行业这么伟大跟笔有关系的。唔——我猜到啦。

甲：那就快说吧。

乙：跟笔有关系，那一定是教书先生啦，

所谓伟大的灵魂工程师，天底下还有什么比吃的是草，的是奶的教书先生更伟大。

甲：不对，不对，比教书先生还要伟大。

乙：这也不是，那也不对，看来想吃一顿美味的越南家乡菜都难啦。

甲：再给你一点暗示，我这个行业，不但伟大，而且还比罗马皇帝更神圣更牛更了不起哩，跟抄抄写写有关系的。

乙：抄抄写写，比皇帝更牛更了不起，那不是无冕皇帝，你老弟原来是记者先生呀。

甲：你想清楚了没有，肯不肯定？

乙：天底下还有什么行业比无冕皇帝更牛更了不起，瞧——水闸门一开，连美国总统都可轰下台，他简直太棒太威风啦。

甲：错了，错了——

乙：我的小老弟呀，那到底是什么行业？难道是会馆的座办不成。

甲：非也非也，最后再给你一个机会，好好听着：文起新华三代之衰，洛阳纸贵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默默耕耘，好把文化来发扬的……。

乙：小老弟呀，我老哥——弃……权……！

甲：好吧，就说给你听听，让你老哥知道我的厉害，小弟是搞杂志的。

乙：喔哟——搞杂志的，那可不简单哟！

甲：何止不简单，简直是一门大学问哩。

乙：失敬失敬，老弟你真是真人不露相，我老哥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甲：好说，好说，彼此彼此。

乙：小老弟呀，老哥真是恨不相逢未嫁时，相逢恨晚呀。原来小老弟是搞杂志的，是那一类的杂志，马经、狗经、财经，还是影视菜谱家私，服装旅游，风水相命？听说都可以赚钱的，没有“马赛里”，最少都有“速速骑”……。

甲：你老哥真是门隙里看人，小弟刚才不是说过——嘿，咱搞的是发扬我炎黄文化的杂志！

乙：炎黄文化，那是什么碗糕？

甲：说给你听，可别吓着了，咱搞的乃是万…万世之重典，千秋之大业呀！

乙：哗——乱世春秋，不务正业！

甲：去你的，什么乱世春秋，不务正业，你耳朵有毛病？

乙：那准是被你老弟吓出来的，乱世用重典，你想鼓吹商鞅变法，不怕作法自毙呀！

甲：什么乱世重典，商鞅变法，你又胡扯什么你，那是经国之大典，不朽之盛事，曹丕先生说的。

乙：那个曹丕呀？

甲：曹阿瞞的儿子曹丕你也不懂，你老哥的文学史太差劲啦。总之，干咱这一行的，寥若晨星，没几人……。

乙：那不是山中无老虎，小猴做大王啦。

甲：啧——什么小猴大王的……。

乙：不是小猴做大王，那一定是林中无大鸟，麻雀做大王。

甲：你又胡说什么来啦！

乙：不是我胡说，是听人说的。

甲：别听这些人胡说，这些人精打细算没油水不肯干，人家一干，就只会道三说四，乱乱说。

乙：说的也是，这些人也真是的，这…..这又奇怪啦？

甲：有什么奇怪？

乙：炎黄文化如此伟大又神圣的大件事，你倒说来听听。

甲：啧——这炎黄文化，可不是小买卖，摆地摊，跑地牛，开九八行的，乃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传薪接棒，永垂不朽！（摇头摆脑作得意状）

乙：摆地摊，跑地牛，打拳卖膏药来啦。你说什么承……承前……神嫌鬼恶，那不是黑人牙膏乞人憎吗？

甲：什么黑人牙膏，我说你老哥耳朵有毛病，该配一副眼镜啦，语无伦次！

乙：我耳朵有毛病叫我去配眼镜，你才语无伦次呢。你老弟咬文嚼字，学富五大罗厘车，我老哥生不逢时，九岁时就被小三分流给分出来啦，文化水平不够，你千万别介意，你就

说通俗浅白一点。

甲：通俗浅白，那怎能表现得我学贯中西，留学法兰西的。好吧，姑且尽量浅白浅白。

乙：浅白固然好，但写诗如果像水龙头水龙沟水太过浅白就不太好，幸亏老弟你是学禅的不会写诗，不然的话，还可谱曲参加斗歌竞艺，争夺龙虎棒呢！

甲：什么水龙头水龙沟水，那叫自来水，华语华文就是让你们这些人给糟蹋污染的！Yes，刚才说到那儿去啦？

乙：Sir，刚才你说到什么经国之大典，不朽之盛事，承前启后，传薪接棒……接那什么龙虎棒去啦。是啊！我好像很熟很熟，好像在什么场合听过，我想起来啦——

甲：想起什么来啦？

乙：好多人哟！对啦，每两年我都听过，听了好几回啦。什么一剑震神州，群英会八荒，大伙儿如痴如醉，热闹极啦，手掌都拍烂啦，只差没有幸运抽奖游戏。

甲：这是两年一度的国际华文文坛大聚会，乃是我辈文坛第一大盛事！唉——甭提了，那些霸着粪坑不拉屎的，到时都等着亮相啦。

乙：这就是你的不对啦，你怎么可以如此说人家。啊——我又想起来了……

甲：又想起什么来啦？

乙：听说有人喜欢亮相，且乐此不疲哩。台下亮，台下亮完挤到台上亮，早也亮，晚也亮，三更半夜也照亮，还亮到酒店客房去啦。大包提，小包带，送书签名发名片，忙得团团转哩，可有此事？

甲：文化交流嘛，这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你也真是的，没见过世面。

乙：是，是，文化交流，见多不怪，少见才怪。不过看那些人大包提小包带地满场飞，也够辛苦的。听说在酒店还有人严加看守哩？又可有此事？

甲：噢——一点也不辛苦，习惯就成自然啦。说到酒店有人看守，等闲人士不可越雷池一步，这也可以理解。

乙：你说一点也不辛苦，还乐在其中哩，改次搬家一定找你帮忙。还有这么一大包书忙着又签名又鞠躬地团团转，一定是著作等身，比李敖先生还多啦？

甲：不多不多，前前后后一本，你以为出

书这么容易呀，小老哥。

乙：哗——幸亏才出一本，就如此惊天动地，左手提右手抱一大袋一大袋地团团转，如果象尤金小姐或周灿先生出了几十本百多本的，那不是要用吊称车来载呀小老弟呀。

甲：跟你说过几遍啦，这是文化交流嘛，这文化交流也是一门大学问哩。

乙：还有学问可学哩，快说来听听！

甲：交流时，第一要死缠烂打，第二要眼明手快，否则让人家捷足先登，那就功亏一篑，第三是不怕挤，不怕推，第四要千万不要忘了带名片，名片要越大张越好，第五呢一定要带一个打手……

乙：有没有搞错呀，打手——你以为是黑帮开片呀？

甲：说到太兴奋啦溜了嘴，不是打手，是带一个帮手。

乙：还有跟班哩，干嘛？

甲：拍照呀！

乙：拍照，这很平常呀，我们幼儿班毕业也戴方帽拍相，留着纪念嘛。

甲：这相片可不同啦？

乙：有什么不同呀？

甲：大大的不同，瞧——我还跟三毛艾青一起拍过照哩，不信，有照片为证。

乙：哗——这门学问可真大哩，小老弟真是登龙有术，文坛奇才！人证物证俱在，看你怕不怕？

甲：不敢当不敢当，这小小的文坛登龙术，本是祖传秘方，你可千万别告诉人。

乙：得了得了，这种事我看只有你老弟才干得出。不过我想来想去，还是有点不明白？

甲：又有啥事不明白呀？

乙：你老弟是办杂志的，搞那些什么……

甲：炎黄文化。

乙：对，炎黄文化。不过这年头，听人家说这玩物丧志的玩艺儿不好搞，那是有闲还得兼有点闲钱的玩艺，要怪只能怪没有市场，搞得不好，没人喝彩，搞得不好，可要跑路呢！

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语气理直气壮）小老哥，你可有兴趣，同煲同捞。你不是还有几十万的公积金吗？

乙：我才不上你的当哩，总之我说小老弟呀，你还是三思三思，别傻里傻气啦，这炎黄

文化，左看右看是神圣，上看下看也蛮伟大，但那又有何用，叫好不叫座呀！

甲：我说老哥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什么人就养什么鸟！

乙：我说小老弟呀，算了吧。像我老哥一样，才高虽然没有你的八斗，规规矩矩，诚诚恳恳的找份差事还可养儿育女，闲不住时涂些歪诗捞点稿费买包烟儿，真是快乐似神仙，瞧你呀——头发都白了一大片啦。

甲：我说老哥你呀也太不长进了，这样怎能搞跨国公司呀！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乙：好个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打虎英雄，难道你还有三头六臂。

甲：嘿——就凭我手中这个金算盘！（提高嗓子）

乙：什么金算盘银算盘，这是文坛，你以为是岳不群武林华山论剑呀！你会使金算盘，人家来个百步追魂镖，你呀，还是踏踏实实做人，死了这条心吧。啧——还想骗我的公积金呢？我可要活到八十五呢！

甲：不！不！头可断，血可流，这千秋大业不可不追求！再说人生苦短嘛……

乙：人生苦短，那就对酒当歌，长歌当哭呀。

甲：你也太短视啦，人生苦短，豹死要留皮，人死要留名，我——我要……我要……

乙：你要干什么呀？官人。

甲：我……我要成……成——名——立——万！

乙：成名立万？！

甲：是，成——名——立——万！

乙：搞这炎黄文化还能成名立万，我看你可到板桥报名啦，我看你呀，是电脑配错软件。好啦好啦，算我服了你，倒要请教请教你老弟，如何成名立万？

甲：凭我手中的四大秘方！（提高嗓子）

乙：又有秘方啦，你祖上是行医开药材店的，秘方可不少呀，是那四大秘方，真是邪门歪道，办杂志还有秘方哩。

甲：我说给你听，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小心隔墙有耳，把你的耳朵凑过来。

乙：办杂志，还那么神秘兮兮的，你看——竟然咬起耳朵说起悄悄话哩。（一阵啾咕声）

甲：听清楚了没有？

乙：听清楚了。

甲：如何？

乙：那是什么祖传秘方，全新加坡各大书局都有呀！那是咱中国两千年来的四大经典之作。

甲：不错，不错，那是咱炎黄子孙的文化精髓！你仔细听着，第一秘方：水浒传，先亮出“水浒绝招”。你看过《水浒传》没有？

乙：看过，幼儿班时就看过了，这和办杂志扬名立万有什么关系？

甲：关系可大了，你说你看过《水浒传》，《水浒传》有那些人物？

乙：一百零八位好汉，我还可以一个一个背出来哩，豹子头林冲，及时雨宋江，九纹龙史进，还有景阳岗打虎英雄武松，他的哥哥武大郎先生，还有他的嫂子潘金莲女士，还有，还有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浪里白条，一丈青，还有一个专门偷鸡摸狗的叫……叫什么，对啦，叫时迁，还……还有浪子燕青，青面兽杨志卖刀，文坛太保……

甲：什么文坛太保，是神行太保。好，我再问你，他们的龙头大哥是谁？

乙：及时雨宋公明宋江先生。

甲：你想那宋江，只不过是草莽一介夫，在朝庭当个押司的小官儿，杀了阎婆惜，被迫上梁山。这梁山一百多个好汉，论文论武，也排不到他来当龙头，只因他有一个外号人称及时雨。

乙：是呀，这雨来得正是时候。

甲：好个及时雨宋江，在梁山泊聚义堂中，打出四个大字金招牌。

乙：那四个大字？

甲：替天行道。

乙：没错呀，替天行道，那又怎样？

甲：这“替天行道”的名堂一亮出，那乖乖地不得了。你看这名堂怎不叫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动心，有志之士莫不群起而呼应，大伙儿一起打倒孔家店！

乙：什么扯到孔家店去啦？

甲：对不起，小老哥，我这个人就有这么一个小毛病，说到兴起时不知初一十五，往往溜了嘴，总之，你听我说，我说你听……

乙：你继续说吧，大家都在洗儿恭听。

甲：当时只有一个官府……

乙：你又说到哪儿去啦，官府当然只有一

个，那时朝庭一党独大，那有反对党这时髦的玩艺儿，皇帝要杀头的。

甲：总之，天下有志之士，空有一身文才武略，然举目凋零，报国无门，如今出了一个及时雨宋江先生，曹阿瞒说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大伙儿都拥上梁山去。

乙：你又扯到那儿去啦？真是莫名其妙。

甲：这样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总之，这宋江不就成名立万了吗？

乙：有一点点道理，那第二个秘方又是什么呢？

甲：三国神功，取自《三国演义》。《三国演义》这本书你看过没有？

乙：看过几十遍啦，幼稚园时就拜读过了。我还可以说几段给你老弟听听：话说盘古开天辟地，出了一本《三国演义》。北魏东吴和西蜀，三英大战吕布。张飞先生长板坡一声大喝，江河倒流。关云长单骑千里送京娘，赵子龙百万军中救阿斗，孔明三气周瑜，刘皇叔三顾茅芦，曹操兵败华容道，孙权智取威虎山，司马光血战台儿庄，最后三国归司马，建立晋朝………。(语调加速)

甲：什么威虎山，你说到文革去啦，跑出一个司马光还血战台儿庄，打日本鬼子去啦。司马炎，此司马非那司马。

乙：得啦得啦，总之跟马英九一样都是马，马马虎虎啦。

甲：啧啧，关公还千里送京娘哩，不是京娘，是刘备的老婆，元配夫人。

乙：跟你说过了，我文化水平不高嘛，当官的说没有用，学校的历史和文学史这些科目早没啦。好了好了，谈谈你的三国神功，如来神掌吧。

甲：你老哥可别小看我这三国神功，这《三国演义》乃天下一大奇书，专攻心术，中有千谋百策，那自称样样都第一的大和民族还把它和《孙子兵法》同奉为经商科场必读的宝典哩。

乙：真有这么厉害，怪不得我爷爷的爷爷当年对我爷爷千吩咐，万叮嘱，女孩儿家不可看《红楼梦》，男的不准看《三国志》，看了心术会坏，将来从政或经商，不是行奸使诈，鬼计多端，一定搞窝里反。什么美人计啦，空城计啦的勾当你还当宝来练什么神功，我爷爷会不高兴的，不过我爷爷的爷爷说从政一定要

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甲：这是搞炎黄文化呀，我已经练到黑带第九段啦。

乙：难怪你走火入魔，跟你说过了，心术不正，最容易走火入魔。

甲：你又胡扯什么了你，总之你听我说，包没错，练了我这三国神功，三两年包你成了万元户，不会带你去荷兰，让你坐牛棚的，你听过孔明没有？

乙：孔明，不就是诸葛武侯诸葛亮吗，何止听过，我还看过他呢。

甲：你还看过他？

乙：真的，没骗你，电视剧郑少秋演的。

甲：去你的。

乙：嘻——我还有诸葛亮的字哩，《诸葛亮诫子书》和前后《出师表》呢。

甲：我是在跟你谈正经事，别再胡说八道了，你可知孔明最厉害的一招是什么？

乙：空门计。

甲：不是，这空门计我也会。

乙：七擒七纵，三气周瑜，还有留给阿斗临危的锦囊妙计。

甲：都不是，那些太小儿科。

乙：想不出啦。

甲：再想想看。

乙：啊——那一定是火烧连环船。

甲：不是，不是，你老哥到底有没有看过《三国演义》，火烧连环船不是孔明想出来的，是周瑜。

乙：我真的想不出来，这比ROV考车还难哩。

甲：给你一点暗杀，火烧连环船需要什么呀？

乙：汽油呀。

甲：去你的，再想想看，孔明借……借什么？

乙：借，借东风呀！

甲：对啦，恭喜你，你可以获得由安东尼机构赠送的双人来回圣淘沙飞机票两张，另外再加猫头鹰咖啡粉一包。

乙：你真是异想天开，财迷心窍。那孔明借了东风，又怎么啦？

甲：孔明借东风，越借越成功，一回生，两回熟，借了东风借南风，借了南风借西风，借了西风借北风……。

乙：那有这么多风可借，给借光了，那不就要喝西北风了，而且也不是长久之计，闪你都来不及哩。

甲：这是炎黄文化，千秋大业呀。大都碍着面子，况且也不是白借白拿的。你老兄总不能只会分享经济成果，要为文化作点贡献呀！我的牺牲也不小呀，已经有三个多月没去海南岛五指山吃风啦。这是三国神功最高的一招，今晚如果请我去快乐谷HappyValley吃一餐，我再教你一两招。

乙：得了得了，再说说你的第三个祖传秘方吧！

甲：我这第三个祖传秘方，叫着封神宝典。

乙：《葵花宝典》我就听过，听说练了会掉胡子变成阴阳噪岳不群，金庸先生说的，你那什么《封神宝典》又是出自何故何典？

甲：金庸先生的葵花宝典怎么可以跟我的封神宝典相比，它乃出自自咱中国第一神怪小说《封神榜》，封神榜，你读过没有？

乙：小学三年级时读过三遍，满天神佛，比《天蜀山传奇》还要精彩，我还可吟几段给你听啦。话说女娲补天，遗下一块石头在人间，此石头吸收日月精华，却深闺寂寞，一日，来了一僧一道……。

甲：得啦得啦，别瞎吹了，这是《石头记》，我的朋友曹雪芹写的，你的文学史实在差透了，这样怎能办杂志搞文化事业呀！

乙：办杂志又和什么封神榜封神宝典有什么关系呀？

甲：关系太大啦，这门学问太深啦，你吃过年糕吗？

乙：吃过，每年过年都吃。

甲：滋味如何？

乙：黏黏的，吞不下，咬不烂，非花九牛二虎之力不可，而且还会黏住嘴巴，叫你哑口难言，哭笑不得。

甲：我这封神宝典，正和年尾吃年糕一样，妙趣无穷，财源广进。

乙：此话从何说起，听得我满头雾水，你就替我开窍吧。

甲：你老哥没仔细看过封神榜，三言两语，很难说明白，我就长话短说，你得仔细听着；每当天下大统，第一件大事做什么？

乙：上电视。

甲：去你的，什么上电视，是摆庆功宴。

乙：摆庆功宴干什么，劳民伤财的。

甲：这庆功宴一定要摆，而且一定要在大酒店摆，文丞武尉，论功行赏，封官加爵；满天神佛，凡名列仙班的，才可名列我的封神榜，都给年糕一包。

乙：你老弟越说越玄啦，搞杂志还要分年糕呀！这是什么玩意儿。

甲：你以为是乱分的，告诉你：Nothing is free，每包年糕最少二十块，卢比人民币不收，一概以美金计算。

乙：不收人民币，外汇券可以吧。但二十块年糕，一个人怎吃得下呀，会哽死呀。

甲：你死你的事，吃不完你可以拿到巴刹边去卖呀，卖不完可以送呀，谁叫你名列仙班，列入我的封神榜。看，老弟手段如何？

乙：太棒啦，太棒啦，果然是祖上妙方。那你第四秘方又是什么？

甲：西游秘笈。

乙：又有什么绝招神功啦？

甲：这秘笈可更绝啦，它乃出自吴承恩老先生所著的西游记。你看过西游记没有？

乙：看过看过，连环图呀，电影呀，还有电视和录影带，你要不要我背几段给你听，话说唐朝贞观年间，有一个和尚姓唐名玄奘，笔名叫三藏。

甲：你又胡说八道啦，唐三藏是法号，姓陈，名释。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这唐三藏，饱读经书，包括那十部马华文学史，还是觉得自己的学问不够，一心一意想去印度读书取经……。

甲：得啦，得啦，越说越了得啦。我且问你，西游记中谁的风头最健？

乙：玉皇大帝。

甲：不对，玉帝老头儿出场不到三分钟，只能当配角。

乙：那么是如来佛啦，连老孙都翻不出他的掌心。

甲：如来佛虽然法力无边，但只是业余性质客串客串。

乙：那一定是唐三藏啦。

甲：唐三藏虽然是主角之一，但此人心地过于善良，耳根软，是非不分，不明就理，动不动就念咒出言恐吓，几番差点坏了大事，真正挑大梁的是孙行者悟空大师。

乙：此话从何说起？

甲：别急，且听我慢慢道来。这老孙，神通广大，共有七十二变，这玉帝老头也太小看了他，竟然叫他在后花园养马。

乙：当起养马官来啦。

甲：正是，老孙正是孰可忍，孰此不可忍，一气之下，大闹天宫，还偷吃了仙丹仙桃，临走撒了一泡尿，一个筋斗窜回老家花果山，做起猢狲王，自号齐天大圣，要与玉帝老头分庭抗礼，也太猖狂啦。

乙：是啊，真是吃了猴子胆啦。

甲：后来幸亏得到观音娘娘的指示，在海南岛五指山下，被唐三藏收为门徒，和猪八戒、沙僧，护送唐三藏他老人家到西天去读书搞翻译。

乙：老孙也搞起翻译来啦。

甲：不是老孙，是唐三藏，翻译佛经，带回中土。路漫漫其修远兮，一路上，无限风光，江山果然如此多娇，悬崖勒马，离天还有三尺三……。

乙：你在说什么呀，到底是考取经还是吟诗作对呀？

甲：别忘了，我是诗人呀，第六代诗人，诗人不吟诗作对，难道叫他去七月歌台唱歌做大戏。

乙：有道理有道理，你请再说下去吧。

甲：我说到那里啦。

乙：说到孙悟空悬崖勒马，离天还有三尺三。

甲：你知道啦，这西天道路多艰途，越是艰途越向前，好个孙悟空，心不惊，胆不跳。

乙：处惊不变，处变不惊呀！真有这等本事。

甲：本事大哩，看他手舞金刚棒，大战牛魔王，三打白骨精，一会儿跳上云端，一会儿从身上拔出一根猴毛，往嘴一吹，就变成了千千万万只小猢狲。一忽儿变蚊子，钻进葫芦里，一会变只苍蝇，钻进牛魔王的老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乙：干什么呀？

甲：过火焰山借芭蕉扇呀。铁扇公主不肯借，不借就过不了火焰山，过不了火焰山就没有办法去印度，只好略施小计，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打太极。

乙：打起太极拳来啦。

甲：太极气功十八式，正牌的十八式，有文凭的，林厚省师父亲自教导有盖印签名的。一边在肚子里打，一边大喊：“死牛魔王的老婆，看你芭蕉扇借不借，还敢把一把假的芭蕉扇骗你老孙，害你老孙的屁股被火烧了大片毛，岂有此理，瞧我的飞鸽展翅，大雁飞翔，黑狗撒尿……。”

乙：还有黑狗撒尿哩，那是第几招式。

甲：唉，总之管它什么招式，有什么招就出什么招，那铁扇公主乖乖就借啦，假如还不借，我这里还陈式的，武式的，吴式的各种太极拳，看你怕不怕？

乙：你这不是耍赖吗？读书人饱读诗经楚辞，怎么可以耍赖！

甲：不要几下赖，怎显得出我老孙的神通广大

乙：这就是你老弟所说第四秘方的西游秘笈呀。

甲：正是，如何？总之，小老哥你听我的，总不会丢一只死猫你吃。你只要熟读和勤练我那四大秘方，包管你成名立万，财源广进，名利双收呀！

乙：小老弟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妥。

甲：有何不妥呀？

乙：你那些什么神功绝招宝典，说好听一点是巧取豪夺，说入骨一点，那不是……不是不择手段，招摇撞骗吗。

甲：唉呀呀，小老哥呀小老哥，这年头，你还跟我讲耶稣说大道理。说到巧取豪夺，我还是小儿科哩，君不见那些高官显爵，穿大衣结领带，住大洋房坐大汽车，打出什么合作名堂，其实都是蛇鼠一窝，只可怜那千千万万的起早摸黑，那些割胶的，做小卖买的，或一生中积蓄下来的血泪钱，一夜之间全泡汤了，那些蛇鼠才是招摇撞骗，我老弟是替天行道呀！

乙：你老弟说的倒是实话，像你老弟那种搞千秋大业，替天行道的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三百多万人，还找不出几个。早期听说还有一两个有心人，一掷千金，面不改色，果然异军突起，只可惜呀可惜，后来兵败如山倒，这玩艺儿也实在太难搞。也真太难为这批有心人，难得呀难得，可惜呀可惜。

甲：不是难搞，而是不懂怎样搞，干我这种千秋大业的，不可乱乱干，更不可硬硬干，

要沉得住气，沉不住气的只好当逃兵。

乙：就是罗，大伙儿都当了逃兵，阵前无大将，你廖化当先锋啦。总而言之，不管你怎么说，这只股我还是不看好，还是买几股大华新航或蓝筹股投资投资稳稳当当些。

甲：我是跟你说正经话，你却玩起股票来。

乙：我还是觉得买股票胜过小老弟你办的什么杂志，我有几个教书的朋友，半天为师表，半天股票行，半夜才来改卷子。低价买进，高价脱手，只要心不贪，套点小利，一个月赚它没有三两千，也有三两百；你瞧，一有热门新股上市，那些排队拿申请表格的长龙比快铁列车还要长，二十份抽一份，还要靠运气哩，你有没有看过文化部大门口有人排队拿申请表格办杂志的，总之，别丢死猫给我吃就是，也别打我公积金的念头，那是要养老的。

甲：小哥你说到那儿去啦，简直是春风吹驴耳，狗咬吕洞宾。

乙：头可破，血可流，办杂志我是宁死不干，大丈夫说一声不干就是不干。如今时代完全不同啦，现在的家长上书店是买练习作业，而现在的少年学生大多是吃家乡鸡汉堡包长大，玩电子游戏不看书的，真正买书看书的走的走，老的老。读书风气不盛，再加上后继无人，危机重重，尤其是你老弟说的什么纯文艺杂志，能够干的话，五湖四海，三山五岳人多的，还轮到你老弟出来打边鼓，还想出骗我当万元户哩。

甲：小老可呀我说了几遍啦，五湖四海，三山五岳人虽然多的是，就是缺少我老弟手中一把金算盘和那回贴祖传秘方……。

乙：别想得美啦小老弟，什么金算盘银算盘，狗皮膏药当秘方，这都是纸上谈兵，现实终归现实。我且问你，你能扭转这种读书风气吗？更现实一点，你老弟可有多少身家了，念你一片对千秋大业忠心耿耿，也算难能可贵，精神可嘉，有机会推荐你去试试文化奖，可别死心眼儿还想名利双收当龙头阿哥哩。

甲：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你老哥太不长进啦！

乙：好言相劝都为你，没想你是一只大一蠢牛，还说我不长进哩。不过看你小老弟倒是信心十足，咱就打开天岗说亮话，倒要听听

你老弟办杂志的窍门。

甲：本来这是商业秘密，不可以说的，你小老哥可要替我保守秘密。

乙：好吧，咱就单刀直入，你可要一切从实招来，不许报大数，我且问你，你办一份杂志要花多少钱？

甲：一脚踢，没有office，没有编辑，社长主编校对兼跑腿，一期印它两千本，几十版彩色封面过光新闻纸，差不多两千五百元就够啦。

乙：两千五百块。

甲：是啊，这是街市行情，不过先声明，没有包括稿费。

乙：好啦，一期可卖多少本？我先警告你，不准报大数。我很熟这行的。

甲：怪不好意思的。

乙：那你就别说啦。

甲：说就说吧，摆在专书店卖，三二十本总有吧。

乙：老弟呀，三二十本，那你不是血本无归，全军覆没，还说不会丢死猫给我吃。

甲：先别发火听我说，老实讲，有三二十本就偷笑啦，你以为是马经马友电视与广播，一期可销它十多万本，这是千秋大业呀！不过我还有一招……

乙：不是黑狗撒尿吧？

甲：去你的，除了书店摆个样子昭告天下外，我还招新的点子订户，一年的，两年的，不管生张熟李，只要一见面握完手，订户表格随名片一起上，总之死缠烂打就是。嘻嘻，全部收现款的，不多，大概约有三二十户。

乙：好吧，那也不过三两百块钱，还不够打字费呀！

甲：我说小老哥呀，你知其一，不知其二，别忘了我手中的金算盘和那四大秘方呀。

乙：什么招？又有花样耍啦。

甲：水浒绝招，我这水浒绝招一出，立刻惊天动地，动鬼神，五百大元即刻到手。

乙：那是怎么一回事，那来的五百大元，难道从天上掉下来的呀？

甲：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是老乡亲的。我们的乡亲们当年离家背井远赴番邦，除了三餐饱外，最重视自己的文化，这也就是我们华人最优良的传统美德。

乙：我明白啦，你老弟就看准了老乡亲们对自己的文化一向不遗余力，如今出了一个龙的传人，文起新华三代之衰，如此惊天动地，当然义不容辞，捐你五百大元小意思小意思支持。应该、应该，但小老哥左算右算，依然不明白，这五百大元还不够印一个彩色封面，还是要赔大本呀？

甲：再亮出水浒绝招来，你且看招。放眼天下，那八卦杂志不谈，即使是千亿元的报社或财雄势大的国际性刊物，靠它一份卖三五毛钱或三两块卖到完，还不够还水火费，他们得靠广告收入呀，没有广告，脚都轻啦，看你还敢胡说八道吗？

乙：这也没错呀，听说现在连人民日报也登广告啦。

甲：对啦。瞧，封底彩色十二块，黑白九百快，封二封三七百块，内页黑白的全版五百块，半版三百块，四分之一版式的两百块，八分之一版的一百五十块，有商有量，多登多送……

乙：送什么，猫头鹰咖啡粉呀？

甲：去你的，搞千秋大业的要正经点。

乙：哗——那可不得了，如果每期登它三五十版，这条数目算起来，你不是大发特发一路发了吗？

甲：你老哥就想得美，现在行情不大好，每期有三两版就偷笑啦。这三两版也是来得不容易，还得多亏我那水浒那招，那些热心的朋友大力支持。

乙：小老弟呀，我的窍越来越开啦，三两版广告少说也有三两千块，加上那些零星散卖和乡亲捐助的五百大元，足够你还那印刷馆的印刷费啦。

甲：这就是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以下还有几招更绝更妙的呢。

乙：我很受听，我很受听，快说，快说，你就快说啦，瞧——我急死啦。

甲：慢慢来，好戏还在后头哩，我且问你，大凡落成开幕，或是新张志庆，要登广告什么的？

乙：还不简单，我最厉害，敲锣打鼓，舞狮舞龙，或请几个最出名的歌星小姐剪彩。

甲：这是文化专业，请什么歌星呀，你想找死呀，是大发英雄柬，收贺礼呀？

乙：对，对，在报上登贺词，我倒忘了。

甲：什么在报上登贺词，那些钱不是全被早报新明赚去，瞧你呀，还是不开窍，十足从唐山来的。在我的杂志上登。

乙：我是兴奋过度一时昏了头，对对，好主意。

甲：每人少则二十元，多则五十元，多多益善，你想想，那些三山五岳人马，大多讲的是江湖义气，很少有硬着头皮的。每人三五十元，不多，就算它三五十人，这些数目，嘻嘻，也不小呀！

乙：我小老哥，真是服了你啦，不过……。

甲：不过什么？

乙：新张只能一次呀，总不能一而再，再而三，每期都是开张创刊庆人登贺词呀？

甲：我说小老弟呀，搞杂志你还得多多向我学习，你结了婚没有？

乙：还没有呀，不过已经向人协有关部门报了名，还安排跳了几段舞。奇怪，你老弟怎问起老哥的终身大事，结不结婚又和你办杂志有什么关系呀？

甲：关系可大罗，按西方习俗，结婚一年叫皮婚，三年叫毛婚，五年叫铁婚，十年叫铜婚，十五年叫银婚，三十年叫金婚，五十年叫钻石婚……。

乙：什么又皮又毛臭铜烂铁又金又银的，你几时变成婚姻专家啦。

甲：你少罗嗦听我说，一般人通常怎样看待这伟大的日子。

乙：那不简单，最多是上酒楼吃一顿，如果是庆祝金婚钻石婚的，已七老八老儿孙满堂啦，总不会手牵手，再到皇家山脚下卿卿我我吧！

甲：上什么酒楼吃什么点糕，那钱不是全被酒楼的赚去啦，告诉你，登——贺——词。

乙：什么，你又打什么歪主意啦。

甲：瞧，转眼秋去冬来到。

乙：收拾书包好过年。

甲：收拾什么书包，一年容易又春天，正好庆祝一周年。就来个创刊周年志庆……。

乙：你不必说下去，我知道啦，原班人马，老规矩少则二十元，多则五十元，好过一个肥年。

甲：小老哥，你太聪明啦，有前途有前途。前二年你知道怎样办啦，到第三年第四年创刊二周年纪念创刊三周年纪念，都有你好戏……

乙：哗——你老弟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可怜那些写文章投稿的，个个都要独怵然而涕下啦。

甲：小老哥，你太过奖啦。总之，孙悟空有七十二变，我多他一变，共七十三变。

乙：小老哥呀，你不但不愧是及时雨宋江，而且是吴用啦，真是吴用？

甲：什么，你老哥说什么，我如此诡计多端，还说我无用。

乙：我是赞你，不但是及时雨，还是智多星吴用呢？

甲：不敢当，不敢当，到时捧场。

乙：小老哥我最后还有一件事想不透，你说你一期印丙千本。

甲：是呀，没错，两千本，有时会多几十本。

乙：你说一期连买带送不过是两百本，那还有一千多本呀。

甲：那还不容易，把它变成钱呀！

乙：怎么个变法？

甲：瞧我的封神宝典，分年糕呀。每人少则二十本，多则三五十本，一律特价，八折计算，总之，昔加末榴连，黄肉的包吃。

乙：你这招可真绝呀，一个二三十本，三五十个人那千多本三两下就解决啦，而且指明是黄肉榴连包吃的，金算盘呀金算盘，你果然身手不凡！

甲：小老弟呀，我早就告诉你，绝不会给死猫你吃，总之，我警告你，我这不传的祖上四大秘方，千万千万别告诉别人，免坏了我千秋大业。总之，成名立万，百世流芳，指日可期。

乙：小老弟我想先走一步，有空再聊。

甲：匆匆忙忙地要上那儿？

乙：文化部。

甲：干什么。

乙：申请准证

甲：什么准证。

乙：办杂志呀！拜拜。

使命的召唤

——为四川地震后勇于抢险者而写之歌

□ 史 英

发亮的一线希望闪烁而出
当求援的呼声
一再从废墟下传出时
勇于抢险者心弦
总是受牵动
而弹响
把处于红灯状态
一条条的命
转成缘
视为暴雨后见到彩虹挂于晴天
那样亮丽的使命

毅然挑起后
纵使己身在险境
也绝不退缩!

(编者按：本刊创刊号截稿后，四川突发大地震，来不及组稿反映此令人悲伤心痛天灾。排好版后，史英寄来此诗，情真意切，本刊特此拆版重排，希望能引起广大读者作者的关注，并把作品尽快电传过来，以便在第二期的《新世纪文艺》刊登。)

重新认识端午节

□ 凌江月

个人对端午节有好感，是因为过端午节的那种特殊意义：为纪念爱国诗人之殉国，为才华横溢的诗人之逝世而哀悼，这可说是充满高尚气节和情操的节日。

最早认识端午节是小时候，从母亲的口中得知，端午节是吃粽子、划龙船的节日；同时也看到邻人包粽子的分工合作，品尝粽子的津津有味，互相赠送粽子的友爱精神，过节的气氛令人兴奋不已！

再深一层地认识端午节是上学之后，从老师的讲解中才知道；端午节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屈原因知道自己国家被敌人瓦解而伤心羞愧，投江自杀；粽子的来源却是发挥了人们的关怀和爱心，划龙舟也是为爱护一个为国牺牲的诗人而发挥了团结的精神。

由于诗人因爱国而死，以致人们为诗人包粽子，划龙舟等举动，包涵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爱行动，这个节日应该说是一种人类“表现爱”的节日。

最近韩国人也把端午节申报为国家文化遗产，这件事令人吃惊！这原本发源于中国的端午节，原来也是韩国人极为崇尚的节日，以他们庆祝端午的方式来看，似乎已经与中国的纪念爱国诗人的精神早已脱轨。但他们对庆祝端午节的热衷，已持续了上千年之久，由此可见韩国人对端午节与传统文化的重视。

在重新认识端午节的当儿，却感觉到目前的端午节比以前冷清得多了，随着多数妇女们上班工作之后，包粽子和互赠粽子的礼节也就逐渐消失。那些售卖粽子、糯米、栗子等粽子材料的商贩，都感叹货物滞销，少人裹粽子，节日的气氛也随之暗淡下来。

近这一两年来庆祝端午的情况却有了一些变化。现代人工作忙碌无法自家裹粽子，致电酒家餐馆庆端午变成了时下最流行的方式。一家人上餐馆品尝各式各样口味的粽子，享受在平时尝所未尝的新口味的粽味也是一件赏心乐事。这么一来，酒楼纷纷推出口味各异的粽子吸引顾客。

杂文两则

□柳舜

“去XX化”妙用无穷

年年添乱的台湾，演出不少脍炙人口的奇闻佚事，每有新节目登台，活脱脱的新字新词应运而生，其中令亲者痛仇者爽的新词是：“去中国化”。

显然，“去XX化”取自外来语的直译，华人说话沿袭传统，力求“直说”和“顺口”，“反对”就开门见山说：“反对”，要谁下台干脆直喊“XXX下台”，语彰意明，声情并茂。要骂架，一个短句“X你老母”，意随声到，无须转弯耍花枪。倘有人文绉绉地把它美化成“问候你的母亲”，不明就里的旁人真以为世交子弟互作亲切的问候哩。

洋人修饰粗言俚语颇见功夫，虚幌文雅，暗藏真枪。华人选择快人快语，骂人骂得简捷澈底。两种文化两样心态，华洋泾渭分明，各有看头。

拉回台湾独创（简称台独）的“去中国化”。这个关键词侵入台湾政坛文坛之初，相信两千三百万台民不被吓坏也惊呆了，搁下极少数的原住民不提，居台汉人一式黄皮黑瞳，日常用语华语为主方言副之，怎的晴空一声雷爆出“去中国化”呢？“化”了的该如何“去”呢？不只说说罢了，还动用执政机器拆牌销文，毁灭“中国”“中华”的图腾，俨然“文攻武卫”的翻版。当年败退台湾臭名远扬的蒋家家皇朝，好好坏坏存留若干遗物古迹，也不例外地一一被改名被“解构”，易“华”为“台”，以遂碎尸灭迹之愿。

霸权政治这袭“皇帝的新衣”，向来提供大量茶余饭后的笑料。台湾代有贤人出，但各党各派系庸才不虞有缺。“龟笑鳖无毛”，不必空耗时间去分析，碰到奥步奥步也不必咬牙切齿，反正文友中比较务实的先行者，不时从阴井政治中淘洗出一串串新词，供读者切磋玩赏，“黑金”、“LP”、“站台”、“拜票”、“扫街”这些“有影有迹”的词儿，为日常用语添增色彩，收入辞典指日可待。其中最嚣尘上的值得深思的新词，恐怕就是“去中国化”。

小弟孤陋寡闻，只记得刚踏进中学校门的时候，“去……化”这类辞式尚未问世，一贯坦言直行的青年，动不动支持这个反对那个，类似示威群众对着扁政府高喊“阿扁下台”，直截了当，不走旁门左道。洗过后现代温泉浴的今人，倾向洋风洋味，口号依然要喊，辞式却换为“我们要去阿扁化”了！

“反对”、“消灭”或“XXX下台”，言简意赅并无不妥，可惜语含躁怒，不合现代思潮，改成“去……化”，表态的辞性沾些说理的洋哲学味，听在耳里就知道说这话的人是个学养厚实的行家。

先发现成了形的“化”（华族吃皮旦喝铁观音拜妈祖祭屈原，都逃不了“中国化”的嫌疑；喜欢巴金崇拜鲁迅爱读水浒传红楼更可称为死不悔改的“中国化”），去不去得掉是个大问号，不过耳濡目染逸仙蒋介石等巨头的影像先除个干净，至少迈开一大步。台湾“去中国化”创始人下定决心，深知“此时不除，更待何时”，也痴望这辞式飘洋过海，越用越广，越久越引人注目。

“去……化”的辞式，的确有推广引申的潜能。洋为华月，妙用无穷。请看：

(A)说那人遁入空门：去俗世化。

说那厮是卑鄙小人：去君子化。

说那人要结婚了：去个体化。

说那人要离婚了：去家室化。

(B)骂人沽名钓誉：去圣贤化。

骂人乱七八糟：去教条化。

骂人好色：去柳下惠化。

骂人孤癖：去大众化。

(C)赞对方见多识广：去弱智化。

赞对方慷慨散财：去“孤寒”化。

赞对方省吃俭穿：去资本家化。

赞对方孝敬父母：去孽子化。

“硬拗”“奥步”民尽挡

装上有线电视，新加坡人随时可以“拥

抱世界”。电视仿若水晶球，国人慧眼圆睁，脑波震荡，为这个地区那个民族换算它们的运命。

躺在按摩椅矮几上一杯浓咖啡，观天文测风雨，荧屏强烈的炮火打不伤自己，不幸和罪恶似真实幻，不觉深自庆幸——怕输兼怕死拯救了好几代人——指的是生命，不是灵魂。

拿最近的实例来说，台湾总统选举提名到投票的两个月左右，整个社会扰扰攘攘，群情沸腾；口水如雨，词锋如剑。我们坐近“水晶球”，为蓝绿算命，评头（候选人）论足（手下干部），同仇敌忾，俨然身历险境，其实隔岸观火空喊救火。厌倦口水战政治冷感的国人，竟然追星似的追寻台选的“真相”，叫人不可思议，姑且称之为“释放能量”吧。一个人体内积存的胆固醇过高，总要吞几颗药丸拉扯下来。

台湾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的确不少。其“特殊性”同地方色彩、历史根源、人文素养关系密切。我们知其特殊就行，岸外的不相干者无须过分褒贬。你说谁怎么好他并不感激流涕，向谁丢几句臭话那人当它香蕉皮。台湾“大户人家”什么场面不曾见过？早把酸溜溜牙擦擦的小家子气清洗干净，得意时绝不飘飘然，失意时凄凄然又有何用？

台湾总统选举正负面各具特色，先看负面：

首先，旗帜鲜明，蓝绿两派各宗其旨，坚持到底。

其次，死不认错，死不认账。

第三，脸皮够厚，见招还招，落水再打。

第四，谨慎包庄，掩盖真相，原则少提，

专攻细节。

那么，正面的特点又是什么？至少有：

一、真正发扬民主精神。市民胆识高，信心足；众目睽睽，公理自在人心。遇到言有过激，话有差错，双方互作辩驳，不曾诉诸法律。

二、谁犯了明显的错失，高层人马鞠躬谢罪，甚至挂冠辞职，毫不姑息徇情。

三、百万游行队伍扫街，情绪昂扬，却不见剑拔弩张，也不会擦枪走火。

四、民间的杂声通过多管道媒体广予传发，主张正义爱护邦家的媒体人挺身而出，推动社会进步。

五、创造出许许多多精彩的“选举语言”和活灵灵的词汇。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叹息，这是一种产品。”

台选前后，就词新意象大量地“生产”出来，有些词我们早就熟悉，如：站台、冻蒜、挺、黑金、郁卒，而这回总统选择，最常听到的是“硬拗”和“奥步”。

硬拗意思是：颠倒是非，硬将反面扳成正面，不对的硬说对。

奥步出自闽南话，“奥”原意是：不好的、坏的；引申自“不光明磊落的，阴谋恶毒的、伺机而扑的意思，比如诬蔑、栽赃、做贼喊贼都可以归入奥步。

硬拗的奥步曾为陈水扁赚到多四年的执政权，充分地上下其手，但用得滥，狼皮脱肩，扮不成纯真少女，选票数字说明民心尽丧。

逆子不改过，“转胜”一场空！

（上接37页）鱼忘筌，筌果真能忘？

2008年5月5日

三条路线

一日，在咖啡店吃午餐。一妇女同桌，与妻聊天，说同样吃面，若在购物中心食阁，每碗要贵一元。二人由此谈开，哪个市场蔬菜最廉价，哪个超市肉类有特价，哪个商店衣服大减价……如此串连起来，一条平民省钱路线，清晰可见。

妇女所言，引人反省。想想自己，只求可口，是食阁还是咖啡室，从未多虑；衣服看了喜欢，花多几块钱也买下……如此顺心随意，甚至讲求情调，串连起来，也形成另一条路线。

还有一条路线，所串连各点，其前冠以豪华、高级，如俱乐部、游艇、套房、头等舱、餐馆……节省一元几角钱者，无从想像其中堂奥？

近日市道不佳，百物腾涨，妻常挂嘴边：这个该省，那个也该省……

2008年5月10日

麦太太的二三事

□ 秀 仪

(一)

第一次对麦太太有印象是因她对我点头微笑。我这人，一向被人投诉没有一张笑脸、不友善，所以鲜少有陌生人肯对我笑。

那日，她先生的必甲就停在我的轿车右边。我抱幼儿下车，她有礼的站在车头等我忙完，才上车。那是个中午，太阳很猛，她客气地对我报以微笑，寒暄道：“最近天气很热。”

(二)

再一次碰到麦太太，我们一起乘搭同一架电梯。她和女儿一起进电梯，见到是我，报以她那一贯的点头打招呼。之后，我们之间也没说什么。电梯是一个很奇怪的空间，它把好几个陌生人锁在一个那么局促的小空间，让人浑身不舒服得只能看它唯一的、小小的荧光幕里跳动着的数码。

突然，她的女儿撒起了娇，偎在她妈妈怀里，直嚷着脚痛。麦太太温柔地笑着说，“这有什么办法？是你自己走路不小心，跌的跤呀！”只见她那女儿却不善罢甘休，直嘟着嘴，直撒娇，“嗯……姐姐还是痛嘛，姐姐还是痛嘛！”麦太太始终温柔地微笑着。

大概是我看着她母女俩的眼神或是脸部表情很怪异，麦太太边摇着头，便笑着解释道，“真是没办法，今年都已读小五了，个子长得那么高大，都比我高了，还像个长不大的孩子。”那时，我扎实吃了一惊，她那女儿确实长得高大，我还以为是在就读中二的孩子呢。对着一个陌生邻人，我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符合地说咱们这一代生得不多，所以都比较宠孩子，便出了电梯。其实，我心里对这一幕很不一样，想着倘若是我自己的女儿如此撒娇，必被我臭骂一顿无疑。

(三)

很清楚地记得，那是去年的十二月。那是一个凉快的清晨。麦太太穿着她一贯的服饰——一条宽松的、廉价的，巴迪睡衣；是哪一种颇受印族和巫族妇女欢迎的那种直腰过膝睡衣。哦，我说那是睡衣，因那是种我顶多能拿来当

睡衣穿的衣裳，但却有许多家庭妇女穿着它穿街过巷。我手里抱着幼儿，身后紧跟着十岁的女儿，正赶着往停车处走去。她叫住了我，问我是否有空参加居民委员会举办的圣诞倒数晚会。我女儿听了以后开始微笑，因她不久前才对我暗示说想参加，却让我以没兴趣也没空带她参加毫无意义的活动为由，无情的回绝了。女儿微笑，因她深知我，知道我不习惯拒绝陌生人，知道她的请求因此有了转机。

我们就这样站在组屋楼下谈了好一会儿。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式交谈。与其说是谈，不如说是她叨叨絮絮地说，我唯唯诺诺地应着。她说她先生是居民委员会成员，她在替他卖晚会的票，又对我说远亲不如近邻，以及跟邻人打好关系的重要性诸如此类的话，最后才觉得应是我离开的时候，才说了她住在十九楼，若需要多一些票，可再向她购买。

她走的时候，我特意回头去看了她的背影一眼。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奇特的人。我注意到她的母语说得极流利，发音也相当准确。我从此断定她是个有读过些许书的人。可，她怎么会穿成那样子？个子长得略矮、皮肤黝黑、身材臃肿不是我们能选的。但，读过书的人，总该知道是不能穿睡衣上街的吧？她是怎样被‘同化’得与一般没读过多少少年书的阿嫂无异的呢？她看上去年纪与我相当，怎么还和那些上了年纪的阿嫂一样，带着一把长柄的旧伞在身边呢？只有她身旁的菲佣和她所住的公寓式组屋，让人猜想她的家境或许还不错。

(四)

我终于在女儿的三催四请下，上到了十九楼。木门是开着的，我按了一次门铃，屋里传出了一阵狗吠声，接着女佣和麦太太的女儿跑了出来。我与麦太太的女儿说明了来意，只听她喊了几声妈妈，麦太太便出来了。

我努力地保持镇定，可是，我一定还是做得不够好。只听到麦太太充满歉意地说，“对不起，因为最近在做化疗，所以头发都掉光了，希望没吓着你。你要买的票已卖完了，我去与其他的会员查看是否有剩余的票吧。若是

，我就跟他们拿来卖给你。你还需要多几张呢？”我跟她交代了一些事物，闲聊了一会儿，但因不想自己显得太唐突，所以始终没问起她的病情。

回到了家里，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回想了一些与她碰面的情形，横竖就是不能把她与一个患了重病的人的精神状态挂钩起来。她的开朗、友善和积极并不是正在与死亡搏斗的人的典型。我甚至从没怀疑过她的身体有些许的不适。

就在那日，我才注意到她颈项上绕着一条绳子，绳子像是系有相当重的东西。这使我联想到她或许就如我那患有直肠癌的过世母亲一样，在宽松的裙底下藏有一包尿袋。这便是她一直穿着睡衣般的连身裙的原因。

(五)

再见到麦太太是一个多月后的事。她与一群常在楼下散步的老人家坐在离电梯口不远的凳子上聊天。我走向她，向她问好。她说，“我最近很少下楼，因腰酸背痛得厉害，夜里也不得好睡。今日情况好些，便下楼来透透气。我们这些生病的人，什么都不想，只想求得一个好觉。”

我问她是否有想过找一个按摩师来试试看，这可能对她会有所帮助。她满怀希望的望着我，问我是否有好的师傅可介绍与她，说是需要懂得穴位的人，因她身上有病，乱按一通很可能使病情恶化。我向来都不兴按摩这一套，终究也没能帮上她什么忙。她又转移了话题，问我是否信教，我答说我并无宗教信仰。接着，她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佛。从那短短的对话中，我虽不是佛教徒，但却认同她的宗教所带给她的广阔胸襟。她说她早已不执著她那一幅臭皮囊，待她与人世间一切的缘分已尽时，该离开时，她便离开。她还热心地邀请我与外子找些时间，与她同去佛堂听佛。我不置可否，敷衍地应着。

(六)

之后好久，我都不曾在邻里看到麦太太的踪影。终于有一日，她的女儿与我乘搭同一架电梯。我在无意间，瞥到缝在她校服上的姓名，才知道他们一家姓“麦”，孩子叫“佳佳”。因心中牵挂着麦太太已久，又怕上门拜访不适和显得太唐突，所以正好逮着这机会问起她的近况。佳佳只简单地说，“妈妈还好。”本来那孩子便与我不熟，我也不渴望从她那儿得知更多，便草草的请她向母亲转告我的

问候。

(七)

那是个炎热的三月天，我趁着午休时间，赶回家，办点儿事。车子一转进组屋楼下，便看到了蓬帐，心中便知道又有人过世了。蓬帐就在电梯旁，经过时，灵堂还没摆好，只看到有一个人趴在桌子上，殷殷地哭着。我定睛一看，便认出那是佳佳，心中暗觉不妙。

那一天，由于工作很忙，我直到深夜才回到家。拖着疲惫的身子躺在床上时，脑海里尽是麦太太的一颦一笑。我惊讶着自己对她深刻的印象，反复的思考着让我抹不去她身影的原因。最后，我得到了答案。那是因为她一次又一次的打倒了我的自以为是，也因为，她的心比我和我周遭的人，更为宽容、积极和澄明。她让我看到生命里的真。

我眼里所谓的穿着不适当，其实是最适于她的病情和生理要求的穿着。况且，一个人若把自己的身体看成一个皮囊，她会要花多少时间来装饰它呢？所谓的溺爱孩子，是因为彻悟到与孩子的缘簿，所以对孩子格外的珍惜与宽容。因深深体会到自己只不过是生命的过客，所以格外珍惜与所有人的缘分。

(八)

我终究没能去参加她的丧礼，却倒是在她去世后第二天晚上，去探了一次丧。我是见过她的先生的。但，他对我并无印象。我硬着头皮解释说我是他们住在十八楼的邻居，因机缘巧合，认识了麦太太。那一夜，我对麦太太的病情有了更多的了解。据麦先生说，麦太太患病已有五年。在这期间，全新加坡的大小中西医他们俩都已跑遍，麦太太也去美国动过手术。麦先生对亡妻的种种娓娓道来，语气平和，没有半点怨天尤人，只一再重述说他已尽了力，一切都是麦太太的命。他说麦太太最后的日子是在安老院度过的。原是以为受到了控制的子宫癌，到了最后，扩散到她的肝脏和脊椎，令她全身酸痛难熬，已到了靠吗啡止痛的地步。麦先生说妻子对一切了然于心，死亡对她来说，不外是一种解脱。一听说她去世时很安详，我那原是沉甸甸的心也轻了一些。我真心不愿这样一个温暖他人生命的人在生命的尽头遭受更大的痛楚。

回想着我与麦太太几次的短暂接触，她的言行让我深深领悟到生命原不在量，而在质。活着的不该只是一颗跳动的心。远比一颗心跳动得更久远的是它的——心思。

雨中寄情

□雨 心

雨水嘀嗒嘀嗒地响，望着窗外，说说心灵之语。新加坡，弹丸小国，没有四季，只有晴天和雨天。在这小岛上生活已有二十余年，气候时日时雨，时酷热时凉爽。

泡杯中国茶，站在窗边，边喝边望着窗外下着的滂沱大雨。回想儿时，我总是喜欢和朋友在绵绵细雨中嬉戏。雨越下越大，便跑回家中，喝杯热茶，暖暖身子。我的身子天生热性，就算再冷的天气，再冷的冷气，我从来不会因为冷而身穿长袖或棉袄。我对雨天的抵抗力还算很强，但若天气过于燥热，加上过度操劳就容易生病。长大了，不再喜欢在雨中嬉戏，只是看看雨中的景色，陶醉在雨声的歌唱之中。

天空一般灰，雨水一般清澈，但心情是一般舒畅。居住在城市中，四周围都是组屋、私人房屋、马路、购物商场，就算住在顶楼，也看不见我国的海域，看不见那一望无际的大海。海水、海风、海浪，乃大自然之美。呼吸新鲜空气，心情格外舒畅，身心也会更加健康。钢架水泥的城市，日夜繁忙的交通，加上闷热潮湿的天气，毫无自然的气息。雨季来时，在急忙的生活中喘一口气，停下脚步欣赏雨景。

比较罕见的是阳光之雨。有时，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间下起雨来。没关系。赶紧快步走到附近的避雨之处。不要埋怨老天突然下起雨，老天觉得天气过热了，下起几分钟的滂沱大雨来舒缓炎热无比的天气。有一次，我遇到了如此的天气，正要过马路。站在十字路口，突然下起了毛毛雨，但天上还是能看得见太阳的光辉。望着马路，马路上居然冒出了一点点儿的烟气。马路上果然是热极了，冷冷的雨滴落到又烧又热的路上，使到路上出现了烟气。还好有人发明了鞋子，保护脚底，否则若赤脚步行，早就为了酷热的地面而受到皮肉的折磨。

雨停了，喝完最后一口茶，便到楼下的公

园散步。公园里鸟语花香，植物上的叶子冒出了一粒粒珍珠般的水珠。其实，这些水珠是从大树的顶端，一滴一滴顺流而下，最终落到地底上的树根、树枝、小树苗。我仿佛是那颗大树，在自然中茁壮成长，无论风吹雨打，都能够默默忍受。植物具有坚强的生命力，像是一个个不倒翁。在另一旁的红花、白花、黄花，显得雨后春笋，芳香鲜美。望着天，天边出现一道七彩的彩虹。

有些人觉得雨天是心情的悲歌，讨厌雨天，热爱晴天，但我对雨天是充满着激情，满怀思绪，不觉得惆怅，不觉得懊恼。但说实在的，我以习惯我国四季春的情景，也习惯了春季中带来数时的雨季。习惯了。倘若我国有冬天，相信雪中的情景比雨中的情景更加富有情趣。

带着微笑，回到了家，打开电脑，在文字上细说心语。望着窗外，天边的云，又开始逐渐灰了。



散文三章

□ 小 黑

一、黄河边上吃鲤鱼

当朋友的车子进入黄河边上的区域，我们渐渐就感受到华北平原辽阔肃杀的氛围。极目所及，是一幢幢呈黄土色调独门独院的平房。瘦长的树木只是稀疏地点缀其间。很让我们不解的是，房屋外面都泊有三五部名贵的大房车。经朋友指点，才知道原来这些都是城里驱车来吃河鲜的有闲人家。现在经济大好，郑州市民有先发达的，开始回味当年乡下的原汁原味，就寻觅到黄河边上了。

我们抵达一处人家，只是以铁皮草草搭建一座住所。不远处，还摆了一艘铁皮船，权当饮酒用餐屋。低头钻进铁皮船，眼前就是一片灰白辽阔的河面。啊，黄河！真的就来到黄河边上了吗？我抚摩脸颊，愣愣地看着辽阔的河面。这是儿时母亲常常歌颂的黄河吗？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是母亲最爱唱的歌。当我还在小学念书，每当母亲熨衣服，就会引吭高歌《保卫黄河》。

母亲怎么会唱《保卫黄河》？随着母亲英年早逝，于今已是我们家族的一个谜。《保卫黄河》是《黄河大合唱》八个乐章的第七章，也是冼星海在1939年3月31日创作的杰作。1938年，武汉被日军攻陷，诗人光未然随抗日军撤退到大西北黄河岸，在悲愤的心情下创作大型朗诵诗《黄河吟》。冼星海受感动，只用六天就谱成《黄河大合唱》。这组乐曲气势磅礴、朴实优美，民族感特强，一唱起来就激奋人心，眼泪会自然流淌。尤其是想起日本蝗军蹂躏神州大地，生灵涂炭，悲愤的心情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唱黄河，就是那么自然的一回事。然而，在母亲那个年代，并没有人真正在群众面前唱《黄河大合唱》。《保卫黄河》一直都只是在母亲口中流转。大家都在提醒彼此，要小心处理《保卫黄河》。一直到八十年代末，忽然有一个黄昏，我们出席了槟城理科大学的一个音

乐晚会，听见黄河在舞台上流淌出来。这才蓦然醒觉，那个草木皆兵的时代过去了。不必自己吓自己了。隔了几年，又在吉隆坡文化宫听见马来钢琴家演奏《黄河颂》。更确切感受时代真的不同了。只可惜，这时候母亲已经去世二十年，没有机会参与其盛。

黄河，母亲的河。多少历史风流人物在黄河边上驰骋疆场，叱咤风云？关于黄河的诗篇、传奇，实在太多了。念过中国文学，谁不想亲身一睹黄河的雄姿？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哺育数十万年中华儿女。但是，当它咆哮，泛滥的河水一泻千里，黄河边上的魂灵旦夕间就被淹埋不知所终。

几千年来，中华儿女一直被黄河的温柔与凶猛所疼爱 and 折磨。黄河迤迤数千里，这个河段只是其中一个点。极目远眺，黄河大桥在烟雾间。河面辽阔，水静无浪。坐在铁皮船上以野菜佐黄河鲤鱼，渐渐成为富贵人家的生活情趣。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如果有更多的轿车来捧场，黄河边上贫瘠的老百姓日子还好过一点。黄河虽然凶悍，幸好鲤鱼细嫩甜美。在这一片寂静的乡下，一切是那么安祥。母亲，黄河边上，风停止怒吼，马也没有长叫，黄河不再咆哮了。

二、鲁迅纪念馆

离开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我们走了一段绍兴路，就抵达繁忙的徐汇区。在那里搭上公交车，交待司机女士让我们在鲁迅纪念馆附近下车。车上有当地的乘客很好意，给我们说了一些眉目。车子走了颇长一段路，终于在一个站牌下车。路上问行人，都说甜爱路就是。

来到上海，难免要怀念曾经在这里居住的鲁迅先生。鲁迅是在1927年10月与许广平从广州到上海居住的。一直到1936年10月19日去世，鲁迅先生生命里最后的十年，都是在上海度过。在这十年当中，鲁迅在上海一共住过

三个地方，那就是景云里、拉莫斯公寓以及大陆新村。

景云里是鲁迅刚抵达上海，他的弟弟周建人为他安排的住所。当时那儿住有叶圣陶、茅盾等文人。后来因为国民党通缉鲁迅，他在内山完造的介绍下，才搬入拉莫斯公寓。不及两年，为了安全，鲁迅又接受内山完造的安排，搬进大陆新村9号的房子。那时候已经是1933年。按推算，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当时刚好三岁。

大陆新村9号房子，座落在当今的虹口区山阴路。1950年上海市政府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将该所房子还原本来的面貌，成为“鲁迅纪念馆”，当时还是周恩来题的辞。1956年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上海市文化局在虹口公园（就是今天的鲁迅公园，颇大）另外建立纪念馆舍，原来的9号房子就改为“鲁迅故居”。多年前，鲁迅在大陆的影响是深远的。1999年，上海市政府又将鲁迅公园内的馆舍扩建，成为今天堂皇的“鲁迅纪念馆”。

“鲁迅纪念馆”座落在甜爱路，也就是鲁迅公园内。它是一座极富江南民居色彩风格的二层建筑，馆舍占地4212平方米，建筑面积4683平方米，宽敞明亮，收藏鲁迅先生的资料非常齐全。我们参观期间，稀稀疏疏看见老中青的研究人员或者独处一角专心阅读，或者成三五人一组讨论。

纪念馆的一楼分朝华文库、奔流艺苑和树人堂。朝华文库共分为十六个小隔间，收藏了十六位和鲁迅有关系的作家生平履历与作品。二楼则有五个展厅，陈列鲁迅先生的生平事略，以及所有的作品。其中更有将阿Q正传、祥林嫂的模型人物依场景排列，犹如观看话剧演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其中一个展览厅的书廊排列有数百本研究鲁迅先生的著作。生荣死哀，放眼中国，没有一个作家有这么高级别的待遇了。

离开纪念馆一段距离，我们也参观了鲁迅先生的坟墓。当时除了四位园丁在修葺坟墓左右的两棵广玉兰树（为什么不是枣树呢？），只有鲁迅先生坐在半空中的藤椅上默视公园内运动的人群。中学时期今代图书公司出版鲁迅全集是我所爱，记得这虹口公园曾经发生令鲁迅先生气愤的事件，可惜都忘了。虽然许多人景仰鲁迅先生，公园内也有热闹的人群在唱卡拉OK，画肖像、跳社交舞，但是墓园和纪念馆内只有三五人。时间的确是可以冲洗掉很多记

忆的。

三、母亲应有遗憾

午后忽然接到大表哥的电话，原来他刚自番禺归来，拜访过寓居当地的大舅，转述大舅很想念我，一定要我给他老人家摇个电话。听后不禁黯然神伤。众多侄甥中，我们与大舅总是缘慳一面，都因为母亲与父亲去世得早，很多联系的线索太早中断了。

大表哥说，大舅今年虽然已经87岁，但是身体还很健壮，只是大舅妈近年脚疾，不方便下楼。时间催人老，真是无可奈何。大舅是母亲永远的英雄，当年母亲时常提起大舅的故事，我听了总是悠然神往。那情景似乎还是昨天的事，却已经是半世纪以前了。如果母亲今天还健在，我屈指一算，也有82了。偏就是今年恰好是母亲逝世40周年的纪念。

如果追溯倒流60年的时光，在我们热爱的这一片国土上，好象大舅的好青年，是何其多呀。二战开始，为了抵御敌人的杀戮奸淫，他们满腔热血，投入战火的最前线，与日本侵略军斗智斗勇斗狠斗坚强。他们在荒山野岭餐风宿露，挨饿受寒，一心只想要将日本的侵略军赶出这块土地，决不退缩。二战结束，民族主义觉醒，他们又有新的目标，要从殖民主义者的手中争取回当家自主的权利。因为这样的理想与梦想，在那个年代，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流转。

虽然大舅被殖民地政府遣送回去大陆的那一年，母亲尚云英未嫁，但是他始终是母亲心中最勇敢的大哥。当我还在幼年时期，母亲就一直在编织着大舅的故事。比如说，教导她唱革命歌曲的神枪手阿飘，是大舅的好朋友。有一年的端午节，化妆后悄悄从山上回来探望他的母亲。匆匆又要离开的当儿，他母亲塞了两个粽子让他带走。可惜，就因为那一霎那的延误，政府军已经包围阿飘的老家。

究竟那些故事有多少真实，我从来不追究。毕竟那时代，更精彩、更悲伤的事件总是在发生。谁最真实又有什么关系呢？编织故事的本领一直延伸到我这一代。《白水黑山》这一篇小说中的小说部分，英勇神威的杨武原型，本来就是我爱敬的大舅。至于后来回到现实中，成为大老板的杨武，则是另一个我不能原谅的楷模人物。有一回，老大（下转57页）

回乡的异乡人

□朵拉

离开我的岛屿，意味着无家可归，飘荡与永远的渴慕——奈波尔《抵达之谜》

车子沿着海堤缓慢地顺着路走，地平线上橘红色的夕阳，意犹未尽地散发剩余的华丽，将堤岸边排得整整齐齐的行道树，彩上一抹抹绚烂的金光。夺目的色彩在刹时间便消失，然而，挥洒得似豪迈的大侠，令人感动且赞赏。

健行者寥落无几，白发老人占更大的比率。熨贴挺拔的白上衣，下半截塞进半长不短的米黄色短裤，腰扣牛皮制裤带，拉至膝盖的黑长袜子，名牌跑步鞋，一身英式打扮的衣著，宛如海堤对面的平矮房子般少见。原为英国及欧洲风格的殖民时代的古朴老屋，余下灰扑扑的三两间错落在设计新颖的高楼大厦之中。显眼地新旧参差高矮分明，并无格格不入的突兀，反倒蕴含无穷的怀旧返古韵味，瞧着，仿佛听到音乐强烈起伏的节奏。

无关贫富贵贱，一般人选择住家，钟情的是新式格局的建筑；纯粹到来观光的旅客，更心仪的是饱经沧桑的旧屋。

不同种族的几个年轻人，各自拿着不同款式的相机，摆着专业摄影家的姿势。有的在为苍老的古屋捕捉夕阳下渐渐隐去的光影，有的镜头对准漂浮在夕阳周围，绰约变幻的斑斓晚霞和大海中的地平线徘徊，也有更热衷于将刚建好的高楼大厦摄收在光圈内。年轻人也许尚未清醒地意识到，无法抵挡的岁月，冥顽不灵地向前走，有朝一日，崭新豪华的建筑物，亦不得不向停不下来的时光低头妥协，日复一日衰老陈旧，成为斑驳而安静的老屋残楼。

不论是马来人，华人或者印度籍的摄影者，每个民族的姿态皆兴致勃勃，透过鱼眼精心观看摄影机外的世界；大多更留恋于古屋旧居，被拍的楼房寂然无声地朝摄影机幽幽诉说着它被光阴点点渍渍沾染的痕迹。二、三百年悲欢岁月尽情地浸渍和洗刷，尽管迟缓，所有的美好和丑陋，均沉静地化为令人凛然的历史档案。

纵然是不同种族，但艺术工作者大多个人主义强烈。记录是否真实，从不相信或服膺他人。唯有自己照摄在相机里头的写实，才是心

目中的真实。真相永远存在，只不过各人自有一套判断的准则，绝不与他人雷同。

有人轻蔑佛家说的“境由心造”过于玄妙，但这却是生活中绝对的真相。

那年得知必需离开家乡，在车中配备摄影机，到各处值得纪念的地方，拍下留念。那个时代，离别不仅是空间的距离，还有更为遥远的时间。高速公路尚未兴建，单是来回的路途，需要耗费一个白日的十二个小时。

摄下最多影象的是这座堤岸特长的海边。念着刚学会的一句诗，“要有大海的胸怀，才来看海。”怀着虔敬的心情眺望大海，期待自己拥有大海的气势。下课后，怀抱沉重的大书包，情不自禁便走到海边。阳光炽热，气候燥热，极咸的海风炎酷黏滞，对于有着无穷的热情和无尽的好奇的年轻人，累不是理由，热不是藉口，一旦投入，义无反顾，日日在海边的毒辣日头下，流汗，并流连忘返。

惜别的心情令风景出奇地美丽和扣人，想起大海的风景快要离远了，凄楚和悲伤携手前来痴缠不放；担心万一离别日久，镜头或心里宏美博大的大海风景皆渐渐淡出，不知不觉悄无声息便消逝无踪。一边私心窃窃地盼望，最好是一个转身，趁火红的夕阳还来不及滑落山头，再返回来。

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渺茫而永不可企及的愿望。

海边的摄影人不停在调整距离和角度，哪一个方向最好最美和最理想？今天出现在焦距中的最好，当下的最美，一概经不起无垠岁月的侵袭消磨。一旦掉入时光隧道里，想象中和眼前观的最理想，照样无法规避成为过去的命运。

一切如此地不可意料。

命运是否存在呢？

年轻时坚决以为，不存在，过了中年的回答仿佛是在逃避现实，我不知道。

或者是不愿意知道？

益发相信印象派创始人莫内说的，形不长在，色不长存。

镜头下的海边街景，新的旧的穿梭交叠，

照片上的人，随着时光之神的大手出力拉攏，这当儿走出照片之外，眼角嘴梢，无法泯灭的皱纹丝丝缕缕地相连。

迎面走来几个穿著中学制服的女孩。从制服印着的徽章看，全都就读于海边附近的著名女校，和我不同班的年轻同学。青春无邪，稚嫩秀气的脸庞，奔放飞扬的气质，夕阳慷慨地把黄金挥洒在她们身上，多么像她们每天编织的璀璨梦想，在从容的脚步间亦趋亦随，轻轻摇晃。

悠悠掠过的海风，扬起她们欢乐清纯的笑语。美好的天真里往往充塞着幼稚傻气。本应无忧无虑，却愁意重重，忧心忡忡，只因今日和未来都不在手上，担惊受怕之余不懂掌握，并非懈怠，仅仅是任意而无知地，把光阴虚度，把青春挥霍。

恍惚看到自己，茫然迷惘地走在时间和空间交汇的缝隙里，踉踉跄跄蹿窜出来，一阵接一阵惊心动魄的震撼在胸中兜绕，忍不住将车子停下。

十五岁看海边的夕阳，和五十岁在海边看夕阳，眼睛所见皆为酡红的光彩，明亮的金黄，燃烧的红霞。多少壮丽的迷梦痴想被神通广大的现实筛子三两下筛掉。不敢继续辗转在浮晃游移的美梦里，无边的理想被时光划上一条浓黑的边界线，如今方才惊悟自己的能力是多么有限。

海浪激越拍击岸边顽石，打雷样轰轰作响。曾嘲笑不曾见过大海的朋友。他首次听到汹涌的波涛声，误以为天要下雨。打雷了，怔怔地他说，停下朝海滩走去脚步。

（上接55页）的同学漏夜读完《白水黑山》，次日在班上悄悄向老大竖起大拇指：“原来你们家是那么显赫呀！”年轻幸福的孩子，真是让人羡慕。那些过去的，都没有人在意了。才不过半个世纪，一切都改观了。那个时代，不可说的，都坦开来说了；不可读的，都摊开来读了；不可上演的，都拍成电影，上映了。不可以唱的，都大方的在统治者面前表演了。

有一个下午，我坐上朋友的车子，熟悉的音乐忽然震耳欲聋的流泻出来。那是母亲当年时常偷偷吟唱的歌曲呀。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已经燃烧了整个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出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霎那间，不禁想起亲爱的妈妈，她走得那么快，那么早，看见今天国

打雷了？我愣愣地回问，也驻足不前。

晴朗的风和日丽天气，不远处明媚的蓝天碧海，怎么可能打雷？

原来是势不可挡的滔滔狂澜，看似退去却昂然复来，慑人的潮声浑厚深沉如一流歌手的嗓音。惊涛拍岸，惊得友人和我皆趑趄不前。

车窗玻璃外，应接不暇回旋反复的海浪掀起又落下，一波接一波毫不含糊地拍打着岸边光滑的礁石，这回特意较下玻璃车窗，专注地侧耳倾听，雷声已不再响。

手机响起来，是那将千变万化翻滚的浪涛误为雷声的友人，邀我一起吃晚饭。“你是客人呀，随你的意，挑一家你喜欢的餐厅。”盛意拳拳的友人如此这般说。

岁月一步一步，不疾不徐。时光如流水，光阴似箭，都是心里的感觉，尤其是中年后的人的深刻感觉。真实的现实场景是，回乡来，友人已成乡人，而思归心切的他乡归人竟变成是远方的来客。

2007年岁杪，喜悦和着心酸，情怯怯自己开车回乡。家乡仍在，大海不变，咸咸的海水味道照旧在风中飘荡，只有归人，辗辗转转变成来自远方的客人。

走下车子，面向大海，海浪在夕阳坠落的时候，跌落起迭的姿势从不更改，夕阳浓稠的金光瞬息间灭去，黑暗迅捷地从天空掉落到海里，茫茫夜色的堤边身影模糊，回乡的人惆怅地立在永恒咸咸的海风中，对岸和天空一起开始闪烁着深浅细碎的流丽微光，在外飘泊多年以后，渐渐衰老的家园近了，而我果真回得来吗？

家建设如此繁荣，也改变得越来越开明，她肯定会手舞足蹈，高声歌唱她的欢愉。

配合我国独立50周年，老二鱼简伴奏的合唱团在8月底受我国旅游部邀请到北京表演一周期的节目。其中一个节目甚至是老二在各国使节的代表面前，表演二十多分钟的《黄河钢琴协奏曲》。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悲壮的抗日歌曲，居然在北京蔚蓝的天空底下，由一群我国稚幼的学生以嘹亮的歌声唱出来。那是母亲教我的歌曲。那是母亲怀念她的英雄大哥的歌声。大舅今年87岁，从这里回到了那里，戎马倥偬，理想破灭又筑理想，60多年就这样溜走了。如果母亲尚在人间，她会有怎么样的遗憾呢？



□苏清强

一、惜缘

黄昏时，见到一位邻居，带着他的小孙女散步，还牵了一只小狗。小狗蹦蹦跳跳，他的孙女又追又叫，他则不时呼喊：“小心，小心！别跌倒！”

在夕阳余晖照耀下的草原，洋溢者几许人间的温情。习习的清风，企图吹散午后的烦躁。我从小室出来，像那些放下尘劳，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透透风的人儿一样，是习惯，也是一种自我松弛。

这个年代的邻里，除非有事，平时很少碰面。道道的篱笆铁门，不是有意要隔拒人家，却也不是热烈欢迎的摆姿。这位爱心流露到孙女及家犬的阿公，因为与自己同个时间内走出了厅堂，来到了同个歇息休闲的场地，我们碰上了。草场上人来人往的也不少。我们似乎觉得面善而打了招呼，结果，我们停歇下来，话匣子一打开，原来，啊，原来大家都是邻居，相隔一两条巷子，几间屋。相距并不远嘛。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之前不相识？免不了是：你我匆匆，各自忙碌，见面不相识。大家的心地暴躁得很，容不下任何深刻的印象。

过后再碰面，简单的问候，都可以打开话题。邻居嘛，生活上点点滴滴的动静，仿佛对彼此都可以有牵系，你所关心的也似乎跟我没有太大的差异。其实，退休在家的他，并非关闭自守，不问世事的。“老了更要关注社会家国，让爱心持续，避免思想僵化，心灵痴呆。”他牵着又闯又跃的狗，让孙女走去千秋架前，等待自己要玩的机会。我陪他，边走边谈。

说到孙女，他喜形于色：“这个孙，乖巧

得很。爸妈都上班去。学东西快，又听话。拿到纸，乱乱涂，也能画得有形有象。。。 ”我想，他不是宠，是对孙辈发自内心的爱吧。忘了是谁说的，人一有了年纪，也变得慈祥起来了。心里有爱，待人处事，总是圆融、和谐、美好。这样可爱的人儿，为什么之前我不认识呢？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奥妙得使人难以解释、分析。到公园里，碰头的人儿可也不少，但真正从不识到识，从点头到打交道的，又有几人？那些可以碰头，可以相知相识的，该是真正的有缘人吧！当然，缘未到，强求不得，强求也不见得有用。可是，对于有缘相知相识的人，我们不是更该珍惜这缘分吗？

有位叫晓风的作家，在三十多年前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想到人，我总是不解。有三十四亿之多，而我所认识的却只有那么几张面孔！如果穷我一生之力，日夜不息地去呼唤每一个陌生的名字，也需要六百年之久，想到这里，便感暗然。那些我不闻其名，不见其面的人，我不也爱着他们吗？……”（《文艺世界》第二期）的确，缘分再好，我们也认识不完天下的人。然而，只要有心，谁又能阻止我们去爱苍天下任何一个人。在小我的天地里，我们把真正知晓识深的人当作有缘；在大我的天地里，同个时代、同个地点的人儿，当然有缘，就是某个过往的人物，我们因其成就、精神而感动，加以崇敬、研究和学习，何尝不是有缘？到了无我的境界，一切众生与我还有什么分别？有缘与无缘，平等心看待，平常心面对，也没什么可挂碍了吧。

然而，我等凡夫，心烦意躁，对世事还参不透，只好珍惜一切的因缘。生活圈子里，多

认得一个人，心胸多一份开拓的机缘。我想，能够惜缘，不知名没见面的人儿，我们同样加以祝福、关怀；缘分的天空，并是更宽广吗？

我跟牵着小狗、带着孙女的阿公谈起缘分，感受着人生际遇的玄妙。冥冥中，我们仿佛认识了很久。不然，怎么突然间就熟络了起来呢？他忽然发觉千秋上的孙女荡得很高，遂上前关怀，我把他的小狗牵过来。小狗没有抗拒或许也摸清了主人的心意。我仿佛领悟到：惜缘从家里做起，也从身边的朋友开始。同一条路上相见的朋友，打个招呼，给个祝福的校容，总好过绷紧着脸，冷漠相向吧。

二、当年的印象

年幼时代，朗加怡岛还很落后，没什么发展。家住吉打，要去一趟朗加怡岛也非易事。从吉打港口或玻璃市港口乘坐舢板客舟，三几个人在海面上迎风破浪，可要好几个钟头才能抵达。码头简陋，上到岛上，步行好久才到瓜镇找间经济客栈投宿，或者补些钱借宿会馆。那是个神秘而天然资源丰厚的绿岛。租辆脚车，三几年年轻人翻山越岭，寻幽探密，也可乐上很久。奈何交通不便，游客稀少。

那个时刻，年轻人受完师训，最怕被派去朗加怡执教。在大家的心目中，那是一个蛮荒偏远之地，一去经年，交通不便，吃住也有问题。乡野学校，服务条件也不怎样好。不幸被点中，就犹如从前中国官员被朝廷下贬，去到天涯海角的荒岛一样。聪明的师表，没几个人愿吃这种亏。

这情形也像当年很多人害怕去东海岸执教一样。七十年代初，我刚出学院，一纸通令下来，手忙脚乱的赶赴登嘉楼北部小村开展我的教学生涯。乘车南下，在吉隆坡过一夜；隔天也匆匆奔程，越过文冬岭，延着时隐时现的彭亨河直抵关丹。再延着海岸线唯一的道路风尘仆仆的北上。那仿佛是一条永远走不到尽头的长道。一路上森林莽原，荒村瘠野，久久才出

现几木屋浮宇，荒凉与落后的情景，教人难忘。我在那里待了五年多，结果是：思想与行动都与西海岸人慢了大半拍。

在东海岸遇上的同道，多数都来自于西海岸繁华都城。关于落后了几十年的那片土地，他们有很多可贵的经历可以告诉你。从学生的家境到丛林里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涧。醇朴的民风，让一些血液中流闯着声色欢闹的灵魂难以忍受。因此，东海岸的漫漫尘土也被一般人视为畏途。那个年代，谁被派去那块濒临南中国海的荒土，在朋友面前往往会觉得输掉了好多光彩。

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谁也不会说朗加怡落后，也不会小嘘登嘉楼贫瘠。恰恰相反，一个是年华正茂的旅游胜地，一个是富裕的产油州。老师不再害怕被“贬”到这种地方。积极的还认为大有机会等在那边。的确，世事无常。当年的黄毛丫头早已亭亭玉立，姿采撩人。我们的脑筋如果还停留在那个烟远的时代，我们便无法享有当今的风采。

这就是进步。只有脚步跟着时代走，才能够弃旧迎新。落后的，可以超越走在前头的。被看不起眼的，不一定永远是那个样子。人有发展的潜能，地方、团体与国家的情形，也是一样。

修行是开发人的潜能，促进人的向善向上。看似愚鲁耿直的，一旦用心修持，可能脱胎换骨；欺凌弱小的恶棍，肯痛下决心洗心革面，迟早变成另一个人；窃财盗物的贱人，在佛祖面前良心发现，也可能挥别过去的浑浑噩噩，走上菩提大道。

有位朋友曾经告诉我，他认识一位师父，是小时候的乡邻。朋友说：“小时候他无恶不作，想不到现在当了和尚，到处劝人向善。”我笑笑：“小时候的那个‘他’已经不存在了。你为什么还停留在那里？”

当我们老是停留在过往中，让当年的印象充斥脑海，还自以为是时，我们就被束缚在那个境地里，落伍了。别人的脚步并没有停留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不要惊讶别人的上进，要检讨的是自己的停顿。

沉默是金

□ 驼铃

“Uncle,……”

什么事？这样得意。一脸笑盈盈的，竟不敲一敲门就闯进来。

“你忘了？这是我的书房，也是接客的办公室，怎能像睡觉的房间随便进出。”

“对不起，难得您回来……”

仍然咧着嘴儿，好像有什么大好消息要告诉我，对于这有违规矩的行为，似乎已经不算一回事。

“你想告诉我什么？说吧。”

咳，妇道人家，总是张家长李家短的，哪会有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我我好像有了。”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呢。

“好像有了，经期已经过了整十天呢。”

“……”

你显然经不起我的盯住，脸儿倏地泛红。

“您不高兴啊？”

高兴？先赏你一巴掌，再追究这是哪来的野种。

“……”

不，这未免失策，我要如何解释我的这一个举动。然而，这又该如何对付？

“……”

你还装做无限迷惑般地望着我，表示你对我的反应无法理解？哼，你当我是傻瓜？

“你出去！”

这样站着对望？还是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怎样处理最为恰当。在社会上，自己到底

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岂可让你这荡妇给戴上绿帽子。尽管知道真情的，只有那个奸夫，但是，会干这不要脸的事，就肯定不会是善类，日后难保他不利用这个秘密，进行勒索敲诈。

“滴滴……滴滴……”

“哪位？哦对不起，烛光晚餐么？取消吧。”

“……”

“因为临时有重要的事，不能不办。至于改在哪一天，一时也决定不了。拜拜！”

哼，女人，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根本都是虚情假意，你又何尝不是看在我的钱分上。

嗯，别再上当。这手机就不用吧，免得麻烦。深居简出的，都会干出这样的事，何况是你这不要脸的欢场女人。

女人心，真的是海底针。要不是在结合之前先扎了输精管，这可就被蒙在鼓里了。

结扎输精管，原本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在那里留下祸根，现在却让自己得以保住家门清誉，真是此生有幸了。

真的看不出，从来不苟言笑，连老妻生前都私下称赞过，说你端庄正派，谁能娶到你，实在是莫大的福气。也许正是老妻的这个评语，使自己动了心。嗯，当然也不完全如此，你那清秀的容貌、轻巧伶俐的手脚，自己早已看入眼里。但到底是自己家里的下女，老妻既然喜欢你，自己又怎能不给以尊重。

其实，哪里是这么一回事，端庄正派的背后正隐藏着一股强烈无比的淫欲。不是么，做爱时的合作表现，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

近来那近乎狂野的动作，还真令人惊异。不但双手搂得紧，那屁儿更是贴得紧，似要把我的子孙根整个儿吞进去。

是的，自己的年纪已经不小，偶一采取主动，便露败象。因而近来总是以逸待劳，让你骑着，为所欲为。咳，还私心窃喜，认做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男人的性福’。坏，恐怕就坏在这里，生而为淫荡者，岂能以此为满足。

然而，这野种到底从哪里来？家里的事，根本就不需要你出门去办？生病看医生么，也是由印籍老车夫载送。就是这个家伙么，不可能。他比我还要老，体质看来也不如我。再说，胡子拉碴的，那样子实在不讨人喜欢。而且，他似乎也守本分识大体，如果不是我叫他，就从来不曾踏入屋里。那个马来籍园丁吧？嗯，虽然一个星期只来修剪花草两次，但那张年轻的俏脸儿总是笑嘻嘻的，要挑动你这荡妇的心，实在并不难。嗯他不是曾经到后门上，向你讨水水解渴么。

好，就先把她辞退，然后再把你也休了吧。不，这样太草率了。我必须尽量把事情做得隐秘，不留任何可供人揣测的端儿。嗯，首先应该是打掉那野种。这是绝对拖延不得的，办离婚手续是颇费时日的事，一旦瓜熟蒂落，那就太尴尬了。

我们不是有家庭医生么？不，Dr.lee固然厚道，能为人守秘，但我的输精管就是他结扎的呀，这不等同向他暴露自家的丑事么。找别个吧，嗯，David不是娱乐圈里闻名的打胎高手么。就尽快把事情办好吧，免得坐食难安。

然而，万一你不肯顺从，那又怎么办？是，先不能让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就说是要让医生检查一下，到底是真的怀孕了还是健康出了什么问题。先前的无端动怒实在有点不智，现在显然应该改变策略，转而代之以关怀的态度。

小娇，你认为你已经瞒过我？其实，你面对的并非一个简单的男人。说得不好听，老谋

深算哟，哈哈。

看你此刻的神态，平静中却隐隐透露了些许忧虑。忧虑什么？忧虑是否会被我看穿秘密？哼，好戏还在后头呢，荡妇！

这医生的态度还蛮严肃呢，实在看不出欢场中所传说的那么不堪，两只眼睛只看着钱，什么事情都肯干。他居然只淡淡地道，先验一验尿液，看看是否真的怀孕了再说，已经四十岁出头，是停经的先兆也说不定。

是的，验了再说。

哦，现在的医学可真进步，前后不到十分钟便说查出来了。原来，根本没怀孕。

咳，干焦急，白折腾。

回去吧。

哦，怎么一脸落寞？

关怀的态度，应该始终如一才是。就扶你一把，让你上车吧。

怎么哭啦？

“医生说受孕的机会已经很微。咻咻！”

“哦，对不起，我竟没能让你让你……”

这该怎么劝慰。

“不，是我自己不争气，你不是有儿有女的，咻咻……”

“别伤心，我的儿女不也对你很好？”

你既然这样想，那就继续保住秘密好了。

“他们虽然也不时关心家里，但到底都各有家室，总不能早晚陪着我们。如果有个娃儿在身边，心里到底踏实一些。可是，可是现在什么希望都完了。咻咻，咻咻……”

“……”

除了把车开快一点，让你早一点到家，早一点让家务来分化你的忧愁，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

也许，也许我已经有所对不起，但这又该如何？

嗯，沉默！言多必失，沉默是金。

小店沧桑

□ 介

去年年底，住处附近那半只照像店，铁卷门紧锁，边续几天不见开店，这是极少有的现象。再过半个月左右，连“XX彩色冲印中心”的招牌也拆除了！我怅然若失：一个远道而来的人，饱尝离家之苦，在这儿孤军作战十多年后，终于黯然告退！

1994年，我搬迁到这刚建竣的住宅兼商业区。毗邻的一座商业大厦正在赶工之中，打桩声、搬运建筑器材声、工友谈话声……日夜萦回耳际；尘埃飞扬，屋内地板、桌面、窗玻璃没有几天，即满布灰尘。好容易它在次年竣工了，邻近的住户才免受这些苦头。不久，属于某个零售业集团的一家购物中心迁入营业。

购物中心除了自用的空间之外，也有一些摊位是由个别商家租来做生意的。名气响当当、屈居肯德基家乡鸡和麦当劳之下的某某快餐店就租用了靠近大门处的黄金地带，人们一踏进那座商业大厦，常见到不少马来裔家庭成员，围桌吃喝。离快餐店不远，大门另一端，挂着“XX彩色冲印中心”的牌子，生意也满不错，除了老板之外，还有两位年轻助手。

当年，看好这家购物中心的商家大不乏人：钟表店、唱片店、西果面包店、小食摊……纷纷进军于此。连那时在大马娱乐界小有名气的一位男艺人，也弃艺从商“，远路迢迢，来这里租个摊位，售卖另类别致食品。由于他曾经在电视出现，儿女与侄儿们在这儿见到他，还会指指点点，低声说：“明星，明星……”

开头几年，应是那照像馆的黄金时期，老板内心应会暗自欢喜；自己远路而来，在此投资创业，的确有眼光，不虚此行……

傍晚，吃过晚饭，我经常漫步到购物中心，买一粒长约一英尺的面包供早餐之用。那时儿女们还在家乡念书，侄儿们也寄宿我家，一尺长的面包是必需品。要买日常用品吗，这儿基本上都有。那个摆卖书籍刊物的角落，虽然排列的多数是流行、通俗读物，但不买而站着翻翻，倒是打发时光的好地方。在唱片店停步，听听播放的流行歌曲，或者马来歌，西洋歌，也是一乐。如果有人头照、生活照或旅游照要冲洗，就到照像馆，顾客把一卷一卷的菲林（软片）交来冲洗，要找出冲洗好了的照片，两位女助手得在许多封套中，寻寻觅觅好一阵，才能交货呢。

就在这座大厦对面一列店铺的角落头，有人开了一间茶室，主要卖点是芽菜鸡。怡保的芽菜鸡，名闻遐迩，此地从未有人经营。开张后一炮而红，每日茶客常满，卖者赚到盘满钵满，还恃宠而骄，放话说赚钱有什么用，工作太辛苦啊！

谁也想不到，最先关门大吉的竟是芽菜鸡茶室，据说是三位合伙人合作不愉快、常闹意见致之，也有人说食客嘴刁，芽菜鸡只独沽一味，吃久生厌，自然后劲不继，门可罗雀了。

更叫人惊奇的是，购物中心的业务，竟然也由初时的十分红火，逐渐降温，生意平淡，差强人意……是否经济大风暴的后遗症？

感觉敏锐的各摊位租户，看看势头不对，陆续撤退、搬走了。弃艺从商的“明星”回都门去了，唱片店搬走，热闹、欢乐的气氛顿时大大减少。快餐店的顾客越来越少，终于结束营业……

只有照像店，生意依然不俗，在整座大厦

内，予人“鹤立鸡群”之感，可是，凄风苦雨的气氛，老板和顾客们又怎会领略不到啊！

购物中心由于亏蚀连连，挣扎一段时期之后，逃不了关门的厄运。

照像馆老板紧急应变，在对面那一系列店屋的角头间转租一小店面继续营业。他只租侧边过道之处，将原先的砖墙打掉，稍加装修，即做生意，店面极小，却已够用，又面对街道，停车方便。歇业时铁卷门一关，就像是恢复了原本的砖墙，谁也看不出店内乾坤。他单独一个人，犯不着找住处，将将就就，室内还放得下一张单人床。附近有小型饮食中心，茶餐室，百步之内就可解决饮食问题。

路过时望去，可见到玻璃橱内有各种牌子的菲林，靠墙是两架文件复印机——自从搬到新址后，便增加了这项业务。

近在咫尺的这半斤小店，给我们带来方便；有生活照片或旅游照片要冲洗，上午送去，下午即可取货；要复印一两张文件，更不必到市区去。写完文章，如要复印存底，轻易即可办妥。

有一次，冲洗照片时跟老板闲聊，才知道他家在太平，每隔一两星期带些家用回去。他有感而发的说：购物中心关闭后，原想搬回太平老家发展，免了奔波之苦，衣食住也更正常些，但因为这几有基本的顾客群，生意还有得做，回老家则缺少熟客支持，一切得从头做起，有些风险，就打消了回乡之念，不知道这一项决定对不对……

当初购物中心内的众多摊位，能够侥幸生存下来的，他算是独一无二的了！再看对面那一系列店铺，绝大多数换了店主，营业性质也改变了，只有两间时装店硕果仅存，而且生意甚好；芽菜鸡原址被人买去经营水果批发，老板长袖善舞，发展到拥有三辆大型罗里，还在怡保开了分行！

购物中心关闭后，由于原址位置适中，停车方便，附近的商家都深信不久会有其他百货公司或超级市场在此开业，恢复人气和兴旺，可是，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整座大

厦仍旧空置着。有一年，突然有人承租开办商业学院，短期间内却停办了。这两三年来，傍晚与夜间，大厦前放置着许多电单车，大门深锁，三五成群、衣著新潮的青年，乘着电单车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到子夜都是如此。人们猜测，屋内有捞偏门生意，如“跑马机”之类。

近年来，摄影业生意越来越难做。据熟悉内情者说，如今只有拍摄新婚摄影照片赚钱，但这是富丽堂皇的大摄影社垄断的生意，那里会轮到小本经营者。政府证件与文件上需要的人头照，已由官方自行拍摄，肥水不流外人田。最惨的是数码照相机兴起摄影不需要菲林，售卖菲林的收入没有了，冲洗数码相机所拍的照片，要有新设备和技术！

经营复印文件的生意，高手们是复印参考书、练习题、补习资料等等，工作人员天天忙着“印书”，那里希罕一张两张的文件，靠复印单张文件能赚几分钱！

料想是复印机陈旧老化了，这两三年来我去半斤店复印出来的文件，常带污迹，或者墨色太浓太淡，我索性不去那儿复印了。

经过店前，总见老板独坐礼台内，不像从前都是身在照片冲印室中，要呼唤才走出来。女职员是早就不请了，一个人打理就够啦。

他，将近五十年龄，中等个头，举止斯文，肤色白皙，“落寞”写在脸上。单独一个人在异乡拼搏十多年，在人生最重要的黄金时期，事业却由盛转衰，心境又怎能开朗、欢悦啊！

早在两三年前，我就预测这小店如日薄西山，主人卷起铺盖、易地为良是迟早的事了，不想还能苟延残喘，又挨过好一段时日，他真具备韧性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望着如今空荡荡、原先挂着“XX彩色冲印中心”招牌墙壁，我衷心期望：他如今人在原乡，不再饱尝离家之苦，又投身他喜爱的老本行或另觅“朝阳行业”，重展鸿图，创出第二个春天！

季节，那泉涌而来的

□余问耕

西风才过，意味一年将尽的北风便扑面而来。季节带来的不是沁入心脾的冷意，竟是那源源注入身心的一片温馨的感觉。

温馨的感觉来自四面八方，来自那一笺笺圣诞快乐恭贺新禧的亲切拥吻；来自那一笺笺平凡的问候诚挚的祝福；来自那超乎信封所能尽载的浓重厚密得满溢出来的关怀与思念——若一坛坛以情酿就的陈年老酒，浓冽的馨香使我迷醉。

迷醉于那接涌而来的咭片所勾起的断片和鳞爪的追忆——在我而言，只为我的曾经拥有；曾经满腔真诚的付出与接受——追忆毕竟是甜蜜多于伤感愉悦多于抱怨的。

抱怨并不能弥补人生的缺憾。既然完美无憾的情境难以永恒于我属，能有片刻的拥有、短暂的欢愉，为年轻的岁月点缀些温馨笑意；渲染多些色彩与光泽——这得而复失的欢乐也总比从未拥有过更为万幸和值得珍惜。

珍惜，因每一张贺咭都象征一段情谊往事的维系，构成无数美好的回忆。回忆并不表示沉迷既往，埋怨现实。反因透过它，使我更能了解“今天”的意义，珍惜现有的一切。把握属于我的每一分秒与机会，为自己，为他日长年的思忆描绘下多些绚丽与光辉；为不负从异国乘着北风而来的，亲朋的片片关怀期望与祝福。

郊居偶感

□黎冠文

晨光初露伴朝霞 日渐高升暖群花
天地有情荣木叶 独怜斜照对昏鸦

如果把晨早到黄昏的时间分给四季，那么春季和夏季一定是由晨早到晌午而日白到黄昏是属于秋季和冬季的了，不信可留意它们的很多相似之处。

晨雾似薄纱轻笼的少女那般叫人陶醉，蒙蒙下有晨鸡的破晓啼鸣，殷殷地提醒你，露湿朝霞之后是黎明。

黎明的阳光暖得教人通身舒畅，蓝天白日渐渐地向地球加温一直到晌午时份，仰观棉絮般的白云懒懒地让风推送，令人有处身于鸟唱花香的迷人春季里，还有夏季的熏风，教人有瓜果蔬豆丰收的喜悦心情，而若要比作人生，则那是人生最可贵的黄金时期，就如春夏季的花草木叶。

而斜阳苍黄的映照，则有如灿金的黄菊与潇潇飘飘的黄叶一般的金黄，这之后还有夕阳，红霞，醉人心魄难以言状的无穷幻变风姿，这时冷风会摇摇枯树的秃枝给你一点启示，提醒你虽然南国无雪，但空气还是会给你一点雪意，这不正是秋季到冬季美丽而又萧索落寞奇美的景像吗？也是人生中暮年最合适的写照。

时代进展人生超过百岁的已不稀奇，但四季之景物，晨昏之交替，人之生老，依然不改，因而我还是相信自然的，每日可见的，日升日堕，这是岁月走过最好的年轮印证法，你说对不对？

春风只爱对繁花 夏季荷香果实华
秋冬循环年岁去 黄昏日落照山家

未来的读书人

□ 骆文良

读书人的兴趣当然是看书，奈何书籍实在太多了，要搜索某种想看的图书，就只好依靠到图书馆。现代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已联上网络，不仅可以通检，而且还可以互借。有时候，真的有“坐拥书城”的感觉，“坐”是说坐在计算机前。“书城”是指世界各地网上书店及图书馆互联网。这么多的书，可不就是书城？不过总是体会不到“拥”有的感觉。

以前读书，老师教我们要多“泡”图书馆，于是就常在图书馆的书架间，徘徊顾盼，翻一翻目录，看一看序跋，摸一摸书笈。“书”在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肚子里也就增进了知识，而每当要找某种数据，总可以在记忆中发掘出来，书，就好像在自己的周围，随手可摘，这才可以叫“拥”。

现在坐在计算机前，仿佛失去了“拥书”的感受了，网络上的图书目录引导你阅读，编目者的分类迫使你接受这种知识的吟域，按键入：作者名，书名，主题等。如果你真的跟着它一步步前行，搜索连结的结果，可能是“按图索骥找千里马，到头来找到的却是虾蟆”。

现代科技的网络计算机时代，确实带给我们生活中很大的变化，也帮助工作上极多的方便；我们不断在使用它，未来的读书人，已习惯依赖计算机，假如有一天，碰上停电或当机，刹那间，画面回复一片漆黑。我真的在想，将来人脑会不会就像计算机，一旦离开网络后就变成一片空白呢？

接力人生

□ 锤 灵



从一位忘年之交的朋友口中，唤出一个烟没已久——父亲的名字；直教我给愣住了！因为结束已卅八年的生命，属于他的事都已尘封作茧。突然间把他翻出，这此中的时空竟是两代的更替。亦即是当年和父亲同游的小朋友，是今日和女儿交往的老朋友。如果父亲没有亡故，老朋友应是父执。

这令我思考的问题是，生命的长短。有人可以活到齿落发白；有人幼年就夭折；有人至中年便亡故。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每个人的生命是长或短。俗语有云：今日不知明日事。

父亲年轻时，娶妻生子；准备一个小康幸福的家庭。待得养下了五六个孩子都在稚龄襁褓时，却又突然撒手人寰！盛年时的骤逝，往往令人措手不及。生活里许多拟定的计划，亦会因短程而废止！世事真是个瞬息风云，变幻莫测吗？

然，我们不能老是想着死的问题。我的那位老朋友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他的座右铭是：开心快乐，他常常提示我们的话：做人一定要快乐，不开心的事，尽量忘记它，只记着开心也一天，不开心也一天，我们就选择开心的每一天吧！

是的，父亲是亡故了，但他的子女不是亦迎头赶上了吗？我们不妨环顾身边的人事，才见喜撒娇爱玩闹的小女孩，一转眼已是个温雅文静的大少女。今天我们才是父母的子女，赶明天我们自己的子女已是别人的父母！

犹记童年在坊间，一群小孩同玩捉迷藏、弹珠子、踢毽子、跳方格等等。那时，在孩子的队伍里，也分别大年龄和小年龄的。玩游戏的地盘，当然是大孩子占着，小小的孩子自然要让到周边去玩。当年做大哥哥大姐姐，一副神气的模样，眼中的小弟弟们，都是那么小不更事的。但，你能想象今日玩游戏的地盘的小主人，就是当年那些小弟弟小妹妹的子女吗？

看着街坊里孩子的欢笑声，我们不难看到一批更一批，孩子成长的更替，就好比运动场上的接力棒，一代交一代的接替下去。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接力赛，我们但求活得开心，活得精彩！

一念之间

有些时候合乎常理的事，被套上不同的心境，马上产生有违常理的感觉。

不信吗？

试试感受一下走在阳光下肉体的第一感觉，应该是火热、耀眼；时间久了应该是汗水流浹背，倦意流满全身吧。不过，一颗兴奋跃动的心将我们的脚步变得轻快了，眼前尽是明媚风光；沮丧的心偷偷给我们身心加上了沉重的船，惟一的感觉就是“又累又倦，实在讨厌”！

华灯初上，悠闲漫步者高高兴兴地融入车水马龙、繁荣热闹的都市夜景中；同一幅熙熙攘攘的画图，要是落入独憔悴的路人眼里，一切倒成了无休止的嘈杂与纷扰……

与伴侣相依相偎，雨水打湿了又何妨，街头雨景永远浪漫无限；若换了赶路的夜归人、水淹区的住客，在雨水面前，他们永远只是无奈的输家……

意念，有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更多的

□亦凡

时候只在一念之间。当我们所处的位置，所视的角度不同，意念也顿起化学变化，筑起一层迷雾，左右了我们的观感，扰乱了我们的心绪，将喜怒哀乐在一刹那间完全颠覆……

当市区居民厌倦于车马水龙与尘嚣之际，农村的居民却响往着热闹的都会市声；当许多人在追求大自然回归之际，有更多人挤身闹区希望分取生活的一杯羹！

生活就是那么矛盾、那么无奈，每个人都渴望得到自己得王到的；却轻易忽略自己的掌握之中；穷毕生精力去追求最高境界，却下意识地放弃垂手偶得！

怪不得说：“世人都说神仙好，已是神仙却思凡”，那既然连神仙都无法摆脱这种“自寻烦恼”的弱点，我们凡人跳不出圈套也是意料中事。

假使我们都能在“一念之间”跳离“一念之差”，明天会更好！

选择

□林佩佩

选择永远都是一种痛苦，对女孩子而言更是一种痛苦。如果这人世间有一个看穿未来的镜子，那是多好啊！就可为多少女孩子解决心头上的难题。

每个周五晚上，我都习惯收听胡志明市广播电台的“深夜谈心”节目。上个周五整个节目似乎都是这位选择爱与不爱的女孩的问题。爱与不爱中的确是很难选择，以前我对这个问题倒觉得很容易，爱就答应对方，不爱就算了。但越是年长却越不懂得怎样的分辨。人家说越长大思维力越是强，分辨力越是好。但对于我却恰恰相反。爱与不爱中是一念之别，但很难作选择。每个女孩都怕爱错郎，也怕遗憾，实在是很矛盾。

怎样选择才能让自己将来不后悔，这个问题曾经在我脑里反复地问自己，直到现在虽然已有了选择的答案，但有时也还是责问自己、怀疑自己的选择。我想这个问题唯有直到白发苍苍的时候，才有正确的答案。

有哪个女孩不希望自己找到一个真正爱自

己的男孩，但日久才可见人心、日久才可见真情。只有时间为自己作证。当初恋的时候，当然一切都是美好，当然会觉得两人相爱会直到天长地久、海枯石烂。但随着时间不停地转动，多少事情发生后，又是否敢肯定始终爱的人是他？

在我身边的朋友，有许多人直到结婚了才发现彼此其实不相爱，也有人直到老了，儿子都长大了，才发现自己的伙伴，几十年来不是真心爱自己，有多少人在年老的时候才离婚，所以选择的问题实在是很难决定，爱与不爱中是一种痛苦。

选择一个爱自己直到白发苍苍的男孩并不容易。本市著名心理学家李氏梅在节目上劝喻那一位女孩“对爱情应得顺其自然。”是的，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留着也只有眼泪。而当你还犹豫的时候，不要那么快回答这个问题，让时间去做“侦探”、让时间去当你的心理专家吧！

久 违 了 ， 雪 ！

□ 麒 麟

深秋的九寨沟

在离天很近的地方

总有一双眼睛在守望

她有着森林绚丽的梦想

她有着大海碧波的光芒

她有着初雪的纯洁

到底是谁的呼唤那样真真切切

到底是谁的心灵那样寻寻觅觅

虽然还没到冬天，但深秋的九寨沟已经飘起了鹅毛白雪，温度下降到零下2度，加上海拔3000多公里，瞬息间，令我们这个应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驻胡志明市营销部邀请而来的胡志明市旅游业界与媒体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有种适应不来的感觉。然而，对于长期生长在平原，而且又亚热带的我们来说，雪景倒是让我们越过种种困难的最大动力。

深秋的九寨沟，虽没有春天的妩媚，夏天的清爽，冬天的妖艳，却另有一番情趣。那撩人心魄的飞雪，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像春天的柳絮一样，不停地飞舞着，放肆地亲吻着山峦、亲吻着湖水、亲吻着你的脸庞。玉树冰花，把我带入洁白而高雅的世界。使我忘却了世外的纷争，无谓的烦恼，净化着人们的心灵。

这时候的九寨沟有着别样的风情——山峦与树木银装素裹，瀑布与湖泊冰清玉洁，蓝色湖面的冰层在日出日落的温差中，变换着奇妙的花纹，冰凝的瀑布间，细细的水流发出沁人心脾的音乐，仿佛是来自心灵深处最纯净的声音……

早晨，沿着栈道前行，攀台阶，过小桥，呼吸着清寒的空气，看着晨雾从芦苇海的水面上梦幻般漂浮，满山的秋色直扑眼前。夜里，下起淅沥的小雨，夜阑卧听，时间仿佛凝固，人也不知身在何处了。待第二天醒来，我发现窗外的松树枝干和变色的叶子上都落满了雪，挂满了霜，雾气朦胧地笼罩着山峦……

这是九寨沟的初雪。

九寨沟的山岭峰谷这时都变得白雪皑皑、

银装素裹，雪线以下的林涛树海则继续穿着秋的盛装。火红的枫叶，翠绿的松柏，金黄的桦树林与蓝天白云、皑皑雪峰、翠海飞瀑交相辉映。森林雪域相衬，沟谷纵横交错，湖溪绿树倒影，瀑布倒挂层迭。四年前的沈阳冬天行在脑海中翻腾，这是我有生以来所感受到的第二场雪景。

与当年游沈阳时所感受的雪景不一样，九寨沟的雪景是完全在自然的环境中出现的。一座座山、一棵棵松树变成我幻想中的圣诞节雪景了。尽管当时已被四面而来的寒风所袭击，但我仍然跑到外面像小孩般与同行的朋友打起了雪战，疯狂地在白鹤羽毛的雪地上写下了对亲人、对爱人、对朋友的祝福。

看雪花徐徐落下，似乎与朋友相约，感触心灵快乐的共同的分享。雪，我爱你洁白，爱你轻盈，更爱你不可易得。你落在地上，似毯，似锦，似衣。你柔弱，风吹欲碎；你坚强，赋路万条。你，美丽，可爱。你点缀千家万户，你装饰倪红闪烁。

久违了，雪！

幸福

——夏天的冰淇淋

□ 石 羚

我贪婪地大口吞食
这份冰冷的甜
带来一阵口腔的僵冻

想让舌尖含蕴一些
它却不断溶成
我的失措

我懊悔地舔着
手指上沾着的残余
幸福就这样溜走了

突然有朋友对我说很久没有看到我笑了。于是，我才发觉，近来这样的日子很不好受。母亲走了都三个月了，我问我自已，还想怎么样呢？

六月初四的黄昏没有晚霞。骤然感到生活像只断了翅膀的孤雁一样，在往无穷的深渊一直落下，落下。母亲已经不行了，刚才还不是正在痛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吗？当她突然变得很清醒的时候，当她跟我说“这些话再不说，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说了”的那一刻，我落泪了。这是我成长以后，第一次在母亲跟前落泪。我深深地明白到，这声音，这个我听了二十几年的唠唠叨叨，只需要再过一下子，我永远都不会再听到了了。

时空永远在八时五十一分里定格。空气仿佛凝聚起来，因为我感到实在难以呼吸。只看到每个人都在流泪，包括我，很冷清，一点哭声也没有。

接着下来是家庭忙着办理后事。一个星期里，每个人都变得很少话语，我和姐姐、哥哥从早忙到晚，晚上还要守在灵堂。在守灵的第一个晚上，我无法入睡，姐姐也是。于是我们一起聊天，聊小时候的调皮事，聊每一次被爸爸用藤鞭打后母亲为我们擦伤口的往事，童年的日子真好过，有爸的严厉管束和妈的细心呵护，童年的无愁岁月就这样眨一下眼皮就走过来了。到了今天，我们还得学习面对生命中第一次生离死别，我们真长大了吗？为什么我们还哭呢？我们不听话吗？妈为什么您要走得这么早呢？

一整个夜里，就是这些无理头的问题陪我度过。有好几次，姐姐都劝我不要再哭了，可是，当她别过头去自己就泪流不停了，她有什么理由教我不要哭呢？在连续下来的日子，我的情绪越来越变得喜怒无常，我无法过正常人应该过的生活。朋友、同事都在劝我，不要想太多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第一次感到“节哀顺变”这句话听在当事者的耳里是多么的苍白无力。而问题是，有些事情已成了事实，可我身边的人还有我自己却一直对自己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李伟贤

说，甚至强迫自己接受这样的想法：母亲，一直都活在我的心中。

于是，有一段短暂的时间，生活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但潜意识里为什么有些事情总是难以磨灭。在母亲走了不久，有一天，哥突然向我抛了一句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话：“已经十多天没有听到母亲的声音了，很想念母亲。”我马上说：“以后不要再说这么令人伤感的话。”难道你要我们两个大男孩子抱头大哭吗？很刺耳，说白了这句话让我一直伪装的坚强一下子丧失殆尽。

原来我真的并没有我所想象中的那么坚强。有天报社的一位同事准备去履行军义务，我们支团为他准备了个饯行会，那天，每个人对我的出席深感惊讶，也为我情绪的复元感到高兴。但那个晚上我没有笑过，我骗了他们，骗了自己。那天夜里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一个人躲在洗手间里失声痛哭。怎么了？我不是对自己说过要努力适应新生活吗？母亲的影子整晚都在我的脑袋里闪过，在那个卡拉OK房内，有好几次，飘飘然的，我感到自己好像并不属于他们这个世界。我的情绪快崩溃了。

因为我一直在尝试让自己去面对新的生活，习惯没有母亲在身边的日子。我的动作又来。我一连好几晚都约了一些曾失去双亲的朋友、同学出来聚一下，理由很简单，一见面我也很直接的就向他们讨教失去至亲初时的那段日子是怎样挺过来的？他们每个人的答案都惊奇地一致——一切只有靠你自己，这些事情，任何人也帮不上忙。我又再陷入那些没有结果的精神拷问中，而且一直在咆哮，为什么总要在开始懂事的时候离开？让我体验得那样深刻，二十四岁的我需要的不是永恒怀念，而是想方设法让母亲能过好一点的日子。过份吗？

生活没有重心，工作态度就更加涣散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我感觉到我的灵魂并不属于我的躯体。我知道人的意志其实很容易消亡，于是，我又诉诸音乐，脖子上常常挂着MP3随身听，那知道音乐只会把人的情绪糟蹋得更

说，甚至强迫自己接受这样的想法：母亲，一直都活在我的心中。

难看，当《故乡的雨》在耳边响起时，泪水在眼睛内就像决堤一样憋不住了。

我一直在寻找出路，也一边越来越讨厌我自己。我从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一夜之间变得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男子汉应有的自重。在作茧自缚的同时，总以为眼下就是最失落的时刻，我高估了自己。

原来真正难受的日子是来自四十九日之后。没有母亲的那种狼狈就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上表露无遗。第一次拿起烫斗烫衣服的时候，当烫斗烫过衣服发出蒸发泪水的沙沙声时，我蓦然觉得没有母亲的孩子是多么可怜。一个家从此只有三个男人，生活上，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都是自己料理，就像断了绳的纸鸢，没有母亲的管束，自由了，但也迷失了方向，其实说到底，没有母亲还是真不行。那时候，母亲的一切后事已办妥了。未来的日子无论你能不能适应它，它同样大步大步地向你走来。二姐姐从澳洲回来奔丧，送她回国的那天我们都特别沮丧，那天出机场的时候，同样是傍晚，还下着淅淅沥沥的雨，又一次要面对离别。有时真的觉得上天很过份，安排这样的雨在这样的夜，这样的心情在这样的情景，但是，任你再如何对老天怒目相视，二姐姐还是登上了飞机。

最让我醒觉过来的一次是，有天起床，梳洗后我匆匆忙忙地挽着饭盒买早餐去，父亲问，这么匆忙去哪？我说买早餐回来拜祭母亲灵位呀。父亲连忙说，四十九天都过去了，所有后事都办好了，还买什么呢？我听后就愣在一旁了。两个月来从来没有一句话像磐石般如此沉重地撞向我的脑袋。对呀，母亲去世了，

母亲的后事也办完了，一切不是都应该告一段落了吗？我还要找借口去悲伤到什么时候呢？

以后每天醒来的时候，我都努力学会接受家里少了一个人。接受了，就不再挣扎了。人生本来就是在挣扎中累积智慧的，说穿了就没有什么值得可恨。一如今年的中秋节，过得空前寂寞，心境平静如镜，但至少我心中已没有恨，那天和朋友在西贡百盛大楼聚会，望着皎洁圆满的月亮，千百年来它就不曾为过世人的一点点哀感情愁而改变自己，该圆的时候它不会缺，你李伟贤算什么呢？难道非要山川河岳为你再来一次排山倒海？

母亲的嗒然离去确实给我们家里每个人都造成了非常沉痛的打击，让我们体验到了生命的无序和亲情的无价。有时候，人生的变卦令人的感情变得非常软弱，当你无力招驾的时候，当你一丝不挂得连最基本的武装都没有的时候，只要你不放弃，只要你愿意活下来，上天才会给你最起码的尊重——尊重你的勇气，尊重你的负责，尊重你对生命从新赋予意义……所以，我不相信他们说母亲是为了脱离病魔的痛苦去了另一个更好世界的说法，也不能接受母亲就是移民一样到了另一个国家，因为母亲离去后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也无法和母亲鱼雁往返。丧母之痛是切肤之痛、是捶心之痛、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为什么一定要刻意逃避？

母亲一生信佛，相信六道轮回，相信今生来世，假若生命可以选择，下一辈子，再下一辈子……我都愿意做您的儿子。

妈妈，您呢？

听老歌

□施汉威

他乡遇故知
那种亲切的感受
温馨中
带点触动

旋律浪漫
节奏幽美
一音一符

激起冲刺的浪花
抑压着的所有前尘
崩溃
倾泻千里

善泅的那尾
记忆游鱼
汹涌波涛中

穿插时空

音韵悠然静止
波涛渐趋平稳
喜怒哀乐的音符
原来
已演绎了我大半阙人生

恤老扶贫的好妈妈

——献给亲爱的母亲

□陈朝运

星期天，我们一家人去逛超级市场。市场内的货物包罗万有，教人眼花缭乱。走进一间鞋铺，我顿时被那多款多式的精致皮鞋吸引住了，要求妈妈给我买一双，可是她却不允许，并说：“你的鞋子还挺管用呢！做人要节约点，不要乱挥霍，知道吗？”为了这件小事，我一连几天都不理睬妈妈。

外婆看见我闷闷不乐的，便过来问个究竟，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告欣外婆，她老人家听后笑着解释说：“还以为你不舒服呢？原来是跟母亲赌气，真孩子气！其实，父母赚钱真个不容易的呀！你们兄弟俩小时候，家里穷得连买奶粉的钱都不够，你双亲每天都起早摸黑，劳碌苦干，一个替人洗衣服，一个到处替人送货，十年如一日，从不停歇，就算生病也要强撑下去。经过长年累月的辛劳和储蓄，才经营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凭着双手，凭着斗志，后又添了间缝衣厂。我们一家今天能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真是得来不易呀！”外婆语音未落，妈妈就进来催我去睡觉，明天陪她到街市给老人院募捐善款。

那是一九九九年四月的一天清早，我和妈妈到安东街市进行募捐。有些摊位的商人很热忱响应，有的却迟疑着……等到募捐完毕，我们便把得来的一千多万元分成两份，一份是现

款捐助，一份买礼物：包括穿的、用的、吃的……安排好一切后，就开始起程往老人中心去。初时，我内心还不断在埋怨妈妈自讨苦吃，低声下气向人募捐，自己却没得到什么，我正想着，车已到目的地。

母亲刚步下车，老人中心的负责人黄氏碧就立即迎上来说：“欢迎郭静华女士到来，这四年来你都对中心的老人热枕关怀，上次你捐来的那批毛衣，帮助我们这里的老人渡过寒冷的腊月，还没谢谢你呢，现在你又带来了这么多东西，真不知该怎样谢谢你才好啊！”妈妈谦虚地笑着说：“老人家年轻时都对社会有贡献，如今年纪大了，孤苦伶仃的，身为社会一份子的我们，理应有出力出力，有钱出钱。这些捐款和礼物只代表我们安东街市热心公益人士的一点心意，算不了什么，请你代收下吧！”说着妈妈把所带来的礼物分送给每一位老人，接着又匆匆走到厨房，为老人煮皮蛋粥和一些好吃的东西，之后又喂老人家们吃，一会儿又给他们按摩、谈天说地……忙个不亦乐乎。看到老人们开怀的笑靥，我也感到好开心，终于明白到，这些年来，妈妈省吃俭用是为了扶老义举，妈妈还以身作则教育了我，让我真切体会到什么叫做助人为乐！谢谢您，母亲！

短诗三首

□伊尹

擦鞋

一切都只为了
更能
平步青云

生活

戴着不同的面具
上演着
没有结局的戏剧

写诗

不必特意
为别人
作自己的解释

鸟儿不飞

——致诗人林焕彰

□冬 梦

甫一坐下
我仍未有心理准备
好好写这首诗
你已
亲手绘画了一只猫儿给我

猫命九条
诗心
一颗已然足够
杯茶烫热
啤酒 凉
各自混和
喝下诗题点滴的暖意

今夜
鸟儿不飞
你没有《翅膀的烦恼》
今夜
猫儿太闹
我的梦会不会被吵醒

诗餐既罢
你穿棉布夹克
我着羊毛背心
你乘巴士回香港
我坐地铁过九龙
大家同样
一个站接一个站将诗和梦
放进去

后记：台湾知名诗人兼儿童文学家林焕彰老师与我认识多年，林老师平易近人、和善可亲，难得一直对我平辈相待。今夜有幸跟老师、诗人好友方明、香港《诗网站》主编王伟明兄一起饭聚，并蒙老师送赠一幅亲手绘画的猫儿给我，以及最新出版诗集《翅膀的烦恼》。

雪，在我手上越白越重

□小 寒

我如何愕然
看着
一蓬白皑皑的雪
的确
冷而残忍
落在亚热带的五月天
我如何相信
这个天气异常的事实

我如何忍心
看着
雪

在我手上
越白越重
我如何感谢
只有在母亲无言的微笑中
渐渐融化
渐渐
提升成为
一颗煦暖的太阳

后记：午休时刻，替母亲拔除白发有感而涂。母亲年方四十九，是生活的担子过重？抑是日夜呵护照顾我们？引致早生白发。

岁月隧道

——观看北京著名摄影师焦波作品《俺爹俺娘》有感而写

俺爹俺娘的一张照片
吐露着岁月的心事

照片没有动
爹娘没有动
动的是
会说话的皱纹

有没有一部测量机
量一量
那些皱纹有多深
那些皱纹有多长
埋着多少沧桑

照片没有动
爹娘没有动
动的是
我走进皱纹里
那一道道回溯时光的隧道
遍布竟是
很深的
很深的
爱

□ 林小东

字典

一本字典
活在人类
尔虞我诈的社会纠纷
承担着
一生无怨无悔的任务
培育
社会栋梁

毕生功劳
贡献给文学世界
胸怀大志的理想
孕育
百年树人

□ 邓佩诗

迄今
有人曾记得
在年轻的岁月里
曾有位
不会说话的老师
把知识
灌输我们
默默无言
付出了所有

酸楚的生涯
岁月的摧残
无言地
勤奋地
奉献自己的一生



长春藤

□ 文锦宁

难按捺的热情
使你急需抓着
可依附的躯干

不用等待对方认可
甘愿相许
以身奉献

亲亲密密的

把被爱者缠绕一生
用不老的情操
增添生趣

生命蔓延
不谢的柔韧的
绿意
翠情

干儿子

□小 沈

詹先生突然死了，真是晴天霹雳，许多亲友都为他早逝而难过。

殡仪馆的停尸房用白布盖着他的尸体，除了殡仪馆的职员在替他“洗澡”换衣服外，没有其他人，只有一位穿着白上衣灰裤子的国立高中生，在他的尸首旁低低地哭泣。他不是詹先生的儿子，皮肤棕黑色，头上留着长头发，一看他就是巽达人。替死人洗澡和穿衣服的殡仪馆职员阿末问他你是死者什么人？跟死者是什么关系，这位高中生抬头望着阿末的脸说，“他是我的干爹”（BAPAKANGKAT）。

是的，詹先生在印尼的亲友不多，他的家属全都在中国，他是在中国解放初期来印尼找生活的，在印尼靠亲友们的帮忙做点小生意，经过7、8年的奋斗，终于有了积蓄，生意也就兴旺起来。

他本想把家眷带出来印尼，可是由于申请移民很困难，也就一天拖一天没有成功，最后就放弃这个念头。詹先生靠自己的勤劳，慢慢发展起来，跟他来往的人也多了，这些人都成了他的知己。他生活很简朴，但对自己的身体很爱惜，经常买补药来增强体质，因此他很少生病。

那么这位“干儿子”是什么来路，几乎大家都不认识。只有一位朋友听说过詹先生有一个巽达族的干儿子，可是没有见过面。不久后，有人来料理詹先生的善后，来人看到这位年轻人就他和詹先生的关系。他擦干眼泪，讲了跟詹先生认识的经过。

xxx

詹先生是做布匹买卖的，店里除了一位当地的伙计兼汽车司机和一个女佣以外，再也没有其他职员，平时买货卖货、领货送货都他自己经手，先是做本地生意，后来发展到郊区或外埠，这样，生意做得旺了，朋友也多起来了，每逢周末总是有朋友知己到他店里也是住家聊天、下象棋或打麻将，因此也慢慢感到寂寞，朋友劝他，反正很少机会回中国，不如

在这里再娶一位老婆，他总是说，没有本事养一个老婆，因此十几年来过的是“单身贵族”的生活。

有一天，他带了伙计去郊区送货兼收帐，在一个乡村口，他的汽车行驶到泥泞的沼泽地带，汽车的轮子在泥浆里翻滚，就是爬不出泥坑，眼看天快要下雨，他急得要命，叫人帮忙推车，在村口却见不到村民，正在心里着急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位约18、19岁的青年，这位青年跑过来，没有第二句话，就帮忙推汽车，无奈，汽车里有许多布匹，三个人用力推也推不动；后来这个青年人就走开了，詹先生以为他不要帮忙了，看着他的身影叹气说，没有先讲好要付多少钱，所以他不干了。

10分钟过后，雨终于下了，而且下得不小，眼看只好在车上过夜了；突然间，从村里跑出5个小伙子，都在17、18岁左右，其中一位就是第一个来帮忙的青年，他们满身被雨水打湿，连招呼都不打，来到陷入泥泞的汽车边，齐心用力推汽车，詹先生与伙计看到有人帮忙，也不顾大雨，也跳下汽车，一齐动手推车，终于把“闯祸”的汽车推出泥坑。

詹先生感激这些青年人，但是心里突然起了疑心，担心这些青年会来敲榨，正在想办法怎样对付他们时，一个青年来到詹先生面前说，“现在好了，你们可以平安回家了。”詹先生一惊，马上向他们致谢，并从汽车里拿出一打准备出售的背心给他们，他们竟谢绝了，“难道他们要的是钱？”詹先生心里想。那位第一个来帮忙的青年人说，“谢谢老板，我们帮一点忙算不了什么，何必讨赏！”说着就要离去，詹先生感激得马上叫道：“等一等”，从衣袋里搜出钱包，抽出一张5万盾纸币递给那位青年；那位青年也不接，说：“谢谢老板，我们不能收，一点小事何必要计酬报呢！”

詹先生握着他的手说，“你们真是好人，我不会忘记你们！”于是拿出一张名片递给这位好像是青年人的头头的青年说，“这是我的

名片，有机会请到城里我的布店来坐坐”说完又问这位青年叫什么名？这位青年还没有回话，他的朋友就抢着说：“他叫TOTO，是我们的头头。”说着他们冒着雨转身就走，詹先生摸摸自己的头，看着他们的身影自言自语说，“难道我在做梦吗？农村里竟有这么好心的青年，在城里可找不到，印尼青年多么可爱呀！”

(1)

几个月过去了，詹先生店里也像平时一样营业，有时去郊区送货，希望能遇到名叫“TOTO”的青年，可是见不着，后来向村里打听，村里人才说，TOTO已经搬家，可能跑到邻村他外婆的家了，因为在一次泥石流事件中，他的家，不！是他爷爷家，因为刚好在斜坡上，一天晚上，山洪爆发，许多大石块随着大雨，从山上冲了下来，TOTO爷爷的房子保不住，被洪水和大石头冲垮了，当时他的奶奶无法逃命，和许多村民一样，被洪水冲到河里，河水正在暴涨，奶奶没有抵抗力，于是就失踪了，过了几天在河里打捞，可是连尸体也找不到，TOTO当时也被洪水冲走，所幸他从小在河里长大，他很会游水，所以没有被淹死。

TOTO本来也有爸爸妈妈，爸爸是军人，90年代被派到亚齐攻打游击队，在一次围剿游击队战斗中与游击队交火中弹受伤，急救无效，终于为国牺牲，遗体运回乡村时，村里人还隆重为他举行葬礼，父亲牺牲后，过了一年，母亲带着比他小3岁的妹妹也改嫁了，TOTO不愿当“拖油瓶”，就跟着爷爷奶奶过日，现在是村里的高中生，TOTO很自爱，又是烈士家属，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

洪水过后，TOTO回到爷爷的家，哪里还有“家”的影子，于是他和许多村民一齐大哭，房子没了，奶奶也不见了，TOTO很悲哀，他蹲在河边的大石块上发呆，爷爷虽然还活着，但是已经没有生活的条件，临时靠政府津贴救济过日。TOTO不愿加重爷爷的负担，觉得自己身强力壮，怎么要领救济粮过日呢，于是他跟爷爷商量，到邻村去投靠外婆，救济小组赞扬他的决定，给了他5万盾做路费，他谢过救助小组，向爷爷告别，来到外婆家。这样，TOTO就在邻村暂时住了下来。他的学校也被洪水冲坏

了，TOTO也没有上课了，帮助外婆砍柴、放牛放羊、养鸡养鸭，有时就在河里摸鱼，农活倒没有，所以他很清闲，也没有钱出村串户，空闲时，就看看书和村民包东西丢掉的旧报纸。

有一天，他从衣袋里找到詹先生给他的名片，名片已经破烂，但是地址仔细看还看得出来，他想，有机会出城市里，一定要找詹先生，碰碰运气，看看是否能得到他的帮助，解决自己的生活。

盼呀盼呀，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一位跟他同乡的汽车司机KAMIN驾驶他的货车路过TOTO外婆的家，被TOTO遇见了，闲谈中，TOTO把自己的想法告诉KAMIN，KAMIN听后鼓励他去城里找这位老板，说不定会有好运。于是第二天一早，TOTO向外婆告辞，搭上KAMIN的汽车上路了。

TOTO到了城市，真叫他眼花缭乱，城市这么热闹，“在这里生活，就是露宿我也甘愿”，他心里想，他开始被城市吸引住了，他爱上了这个城市。

TOTO根据名片找到了这位老板詹先生，詹先生一下就认出他来了。詹先生很热情地招待他，问寒问暖，好似老朋友久别重逢一样的高兴。TOTO把自己的来意和想法老老实实地告诉詹先生，詹先生一面听一面点头，最后说，TOTO有志气，愿意帮他的忙。詹先生对他说，“TOTO，我们是朋友了，你不要介意，就住在我的店，你要继续读书也好，我出钱让你上学，放学后回到店里，有空就帮忙看店招呼客人，有时帮忙抬货寄货，每天给你饭钱，月底还有薪水，睡就睡在店里的沙发上。”TOTO听后，拉拉自己的朵，是做梦呢，还是真实的事，他打开大口想说又说不出话来，后来才吞吞吐吐的说：“真……的……吗？”，詹老板向前拍拍他的肩膀说：“怎么还会假的，我欢迎你加入我这个家庭！”TOTO听后，几乎傻了，真想不到，华人老板这么好，我一定要好好的干！于是从那天起，TOTO就在詹先生店里住了下来，也到附近的中学报名入学，从此TOTO成了詹先生店里的一员。

为了表示对詹先生的感激，TOTO把名字都改了，他在入学报名时，对老师说，他的名字叫“TOTOCHANDRA”，老师有点奇怪的问道：为什么要加上“CHANDRA”这个字，平时用“CHANDRA”的多数是华族，而你在乡村里的成绩单上的

名字是“ACHMATTOTO”，现在改名“TOTOCHANDRA”，是你父母给取的吗？TOTO回答说：“不！是我自己给的，就是因为加上了CHANDRA，我才有一点华人的味道。”老师更奇怪了，“你是巽达人，怎么要用华人的名呢？”TOTO小声地对老师说：“老师，我的义父叫COKROCHANDRA，他是华人，因为身边没有孩子，就把我当作他的干儿子，所以我就跟他姓了。”

同学知道了TOTO是华人的干儿子，常常取笑他“ANAKCINA”，最初他不生气，劝同学们不要这样称呼他；后来他就改变了态度，他对取笑他的同学说：“叫我华人的儿子，我不生气，但是你们不要把华人叫支那，CINA是对华人的侮辱，你们侮辱华人就是侮辱了我的义父；侮辱了我的义父，就是侮辱了我！”TOTO讲这话时很严肃很认真，以后大家就不敢称他为ANAKCINA了。

从苏哈托统治后期，就有“义父”“义子”的教育制度，叫富有的人，包括华人，认贫穷的孩子

(2)

为义子(ANAKASUH)负责他们学习的费用，詹先生不算很富有，因此除了TOTO外，他没有第二个义子，对TOTO很是关心，只要是学习上的事，他都有求必应，所以TOTO很感激和尊敬他，连他同班的同学也受TOTO的影响，对詹先生很尊敬。有时放学回家，TOTO带了几位要好的同学到詹先生店里，詹先生如果在店里，就很客气招呼他们坐、饮汽水，拿出饼干招待他们。同学们都很羡慕TOTO，有一位好心的干爹。

詹先生的店靠近菜市场，一到下午，就有卖菜小贩在他的门前摆摊，每天弄得很脏，詹先生曾对小贩提出要求：“IBU，在我店门口做生意可以，但是要打扫清洁。”这个妇女菜贩最初几次要遵守，可是过了一些日子，就不照做了，詹先生真拿她没有办法；后来，TOTO到了店里，看到义父的店前这么脏，就严肃的对卖菜女贩说，“如果你不保持清洁，我就要赶你走！”这位女菜贩有点不高兴的说：“这里的主人没有管我，跟你什么关系！”TOTO说，“我就是这里的主人，我的干爹要我告诉

你，店门前要保持清洁，太脏了影响我们的生意！也不卫生！”这位妇女看到TOTO很认真，想到跟他硬没有好处，于是还是听话好。从此，詹先生的店门前扫得很清洁，顾客也更喜欢到这里来买布、订货。

1997年，印尼发生金融危机，詹先生的生意越来越难做，有时一天没有人光顾，TOTO和另一位职员整天坐冷板凳，TOTO还好，生意冷淡，他就做他的功课，有时看报纸，詹先生不谙印尼文，当然不订阅报纸，他知道TOTO喜欢看报，就特地为他订了一份报纸，有时詹先生叫TOTO把报纸上的新闻讲给他听，久而久之，读报便成了詹先生的“必修课”，TOTO不时教他印尼文，他们的关系越来越近；后来詹先生叫TOTO一齐用餐，为了TOTO不吃猪肉，詹先生就叫女佣今后不煮有猪肉的菜，这样，早晚TOTO便和詹先生一齐用饭了，真的像父子一样，TOTO也不敢想像，在自己家里，还没有过跟爸爸妈妈同桌吃过饭，也从没有吃过这么有营养、这么好吃的菜饭，吃饭时总是低着头，詹先生教他怎样使用筷子，不到一个月，TOTO就能使用筷子吃饭了，詹先生很欢喜，TOTO就更加高兴了。

有一天，报纸上有一条新闻，在苏北棉兰发生反华排华事件，TOTO告诉詹先生，詹先生态度很焦虑，脸孔很沉闷，他想，棉兰发生的抢劫华人商店、杀死华人的惨剧也可能在这里发生，于是他对TOTO和职员说：“你们要小心，一旦这里也发生这样的事，你们就赶快关门。”TOTO听后，知道事情很严重，但是他心里想：“反对政府腐败，干吗要抢劫华人的商店和杀华人呢？华人有什么错？”

TOTO的学校也开始不安定，学生起来反对油价及九种必需品涨价，反对学费加价，要求政府补贴学习费用，有学生发动罢课，TOTO没有参加反政府的行列，同学们罢课时，他就回詹先生的店，他认为搞学运会搞乱社会，会荒废学业，他心想：我有机会继续求学是很不容易的，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来报答收养我的干爹。他认为罢课游行都没有用，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只有打倒腐败的政府，一切才会改变。他的“哲学”是“读书求知识才会有美好的前途”。

后来报纸上的报道越来越令人担忧，许多地方也掀起反华排华的浪潮，抢劫、杀人、放火。很快就燃烧到西瓜哇，TOTO很恼火，为

什么我们的民族这样野蛮，华族帮助我们发展经济，繁荣市场，但是，那些流氓却拿华族出气，多么不公平呀！所以TOTO对那些入很是痛恨，他对詹先生说：“干爹不用怕，我会守好店的，他们如果敢冲向我们来，我一定让他们头破血流！”说着，他把准备好的棍子、铁条和粗绳拿出给詹先生看，詹先生说，“很好，不过不要先伤人。我们只是抵抗，他们没有来作案，我们就不管他，来了，我们才对付他。”TOTO和职员点头表示赞同。

反华排华的浪潮越闹越凶，很快就传染到TOTO居住地城市，他索性不上学了，要帮助詹先生守住店，不让暴徒来破坏。他天天从报章上和电视银屏上看到许多地方遭受到暴徒烧杀抢的镜头，他非常气愤，骂那些排华反华份子有眼无珠，他对詹先生的司机说，“这些暴徒没有脑袋，失去了理智，华人世世代代跟我们和睦相处，他们又不做坏事，干吗要欺压他们，他们在我们国家做生意，帮助我们繁荣经济，我们要感谢他们才对，把他们抢光杀光，对我们国家和人民有什么好处，”他押了一口茶继续说：“就好像我，如果不是詹老板收留我，照顾我，给我上学，我哪里会有今天！”最后他说，“我要写文章呼吁社会，反对排华反华，不要让我们国家遭到世界人民的责骂，使我们印尼民族脸上蒙羞。”司机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说得很对！要是全民族都有你的这样思想，我们的国家早就发达起来了！”TOTO得到司机的支持与鼓励，信心更加强了。

(3)

俗话说，“是福是祸躲不过，要来的，总是要来。”不出所料，三天以后，暴徒们就来到TOTO居住的地方，大家听到风声，在离TOTO借宿的詹先生的店那条街，早已一片嘈杂的呼叫声，许多商人早已把店关好，以防万一；TOTO已经准备好他抵抗的武器，叫司机也做好准备，万一暴徒冲向他们，他们就和暴徒们搏斗！

10分钟过后，六七个青年，穿着短裤，头扎红白布条，手上拿着铁器、木棍和长刀，嘴里喊着

“杀死支那！”、“支那是坏蛋！”然后用手中的武器向所有华人的商店敲打，许多商

店的玻璃被砸碎，摆在店前的花盆被推倒，垃圾箱被踢翻，垃圾泻满地板上；暴徒来到TOTO的面前，TOTO义愤填膺地阻止他们，他们把TOTO推开骂道：“滚开！你是支那人的走狗吗？为什么要替支那人卖命！”TOTO冲向前骂道：“你们这些没有良心的禽兽，为什么要这样野蛮！真是丢了印尼民族的脸！”TOTO举起长棍又骂道：“你们不要再作恶，破坏华人的商店就是破坏我们国家的经济！经济崩毁了，我们的日子会好过吗？”

暴徒们不听他的劝告，一个人带头喊着“砸！”就向TOTO冲来，TOTO表现非常勇敢，他也好像学过一些武术（PUNCASILA），看他勇猛地舞动手中的棍棒，打倒了两个，他用脚猛踢暴徒的脸，顿时暴徒叫痛并且摸着流血的鼻子向TOTO求饶；TOTO越杀越勇，又打倒了一个，他向前又挥去一脚，暴徒被踢倒滚到水沟里；司机见状，也拿起铁条，向暴徒冲去，因为暴徒们在这以前已经先在其他地方作恶，也精疲力竭了，看到TOTO和司机这样勇猛，力气又大，眼看就要被打败，因此这些暴徒连骂一声也来不及，就丢下手上的武器，拖着地板上受伤的同伴，惊惶失措地连跑带跳地跑得无影无踪，暴徒们生怕TOTO和司机追上来，恨妈妈没有给他多生两条腿，拚命地跑。过后，一位华裔邻居走出来，称赞TOTO干得好！TOTO和司机本来想乘胜直追，这位邻居说：“穷寇勿追，让他们去吧，他们吃了苦头，一定不敢再来捣蛋。”TOTO心想，说的也是，他说：“我们团结起来，大家准备好，只要我们敢和他们斗争，这些乌合之众一定不敢重来。”

暴徒逃走了，TOTO的华裔邻居们都打开门出来，大家听说TOTO和司机英勇斗流氓的行为很是佩服，纷纷向前跟他握手表示敬意和谢意！詹先生看到TOTO这么勇敢保护了他的店，也保护了邻居们，他很高兴，当然对TOTO和司机表扬有嘉，并奖给他们各10万盾，TOTO不敢拿，说这是应该的，是我的责任。邻居们一面叫TOTO拿，一面也拿出钱塞到TOTO手中，他又高兴又自豪，纷纷鞠躬向大家致谢！

第二天，有军警出来维持秩序，TOTO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不放松警惕，天天都在半开门的商店里守卫着；有两位荷枪实弹的警察从他的店走过，警察问TOTO，许多地方都被破坏、被抢劫，为什么你们这一带相安无事？TOTO

就把昨天发生的经过告诉了警察，警察点点头称赞TOTO做得对，TOTO回话说：“你们也辛苦了！但愿我们的国家能平息这种野蛮的动乱！”警察说：“对！希望如此！”

一个星期过去了，城里慢慢恢复正常，但是生意还是很冷淡，TOTO除了读书上课外，也没有事好做，但是他还是天天在詹先生这里帮忙，生活毫无羁束，当大家知道他是詹先生的干儿子，对他更另眼看待了。

5月暴乱以后，詹先生受惊不小，天天不能安睡，有时被恶梦惊醒，他经常梦到店里被抢，店里的一切被暴徒抢光，而他自己还被砍了一刀，血流满地，惊醒时，满身是汗！詹先生白天没有生意做，已经是忧心忡忡；晚上夜夜失眠，胃口不开，吃不下饭，两个星期之内，詹先生瘦了许多，TOTO看在眼里，很是担心和难过。他对詹先生说，“去看医生吧，不要想得太多，形势是这样，是无法在短期内好转的，注意身体，不要逼出病来！”詹先生点点头谢谢他的忠告，但是，他肚里明白，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刷牙照镜子时就自言自语说，“我老了，不中用啦！”

一个月过去了，詹先生的精神一落千丈，走路都没有精神蹒跚而行，TOTO很怕他摔倒，一直注意着他。他发现TOTO很为他操心，心里很感激他。有一天，詹先生把TOTO叫到跟前说，“我身体不好，生意也不好，两个多月没有入息，店里的钱也快用光，你和司机就到那些地区去收帐吧！”TOTO满口答应，他说，“要不要带货去顺便去卖？”詹先生说，“我们店里的货也不多，而且是旧的，恐怕销不出去，那就免了，单单去收帐，顺便到你的乡村看看你的外婆。”说着从袋子里拿出50万盾给TOTO，说：“这是给你的路费，拿出一些给你外婆，你要一个星期才回来也不要紧，只要把帐收好，我就放心了！”

(4)

TOTO临走时叮嘱詹先生说：“干爹要去找医生，好好照顾自己。”詹先生看着TOTO的背影默默的想：“这个孩子这么关心我，我没有白养他，要是所有友族的孩子都像TOTO一样，中印两大族群的来往不是更密切、更加友好吗？”

TOTO和司机到外地收帐去了，一个星期还没有回来，詹先生心里惦记着他，不是怀疑TOTO拿了钱会逃跑，而是担心他的安全，詹先生少了TOTO，好似生活上少了什么，他有点失落感，希望TOTO赶快回来。这几天下了几次大雨，詹先生店里漏雨，他无能为力，更想到TOTO，“要是TOTO，屋顶漏水也不怕了。”

昨晚他咳得很厉害，一直没有睡好。他想，一定伤风感冒了。天亮了，他好似失去了力量，要从床上爬起来都很费劲，喉咙很痒，咳个不停，他想，“我真的病了！”一个人生了病，就是最希望有亲人照顾，有朋友来看望，詹先生突然想起在中国福建乡下的妻儿，接着又失望的“唉！”了一声，他多么孤单哪！

詹先生想得很多，也想到“死”，他自问自己，“我死了怎么办？没有人给我送终，没有人替我料理后事？我的家产怎么办？”他想了好几夜，病情也越来越重，看了医生，打过针，也用过药，不见好转，他失去了信心，认为这下自己完蛋了！想到这，他就更加伤心和难过，自己离家快30年，攒了一些钱，可是带不回去，真对不起家乡的亲人。想到这，他就感到心绞内疚，头颅要爆炸，10多天来得到家中女佣的照顾吃药、洗澡、睡觉，他吩咐女佣，“TOTO还没有回来时，你不要回自己家，陪我一阵，一旦我有不测，你要打电话给我最好的朋友李先生。”佣人当然乐意帮助身边没有亲人的老板，她说：“老板，你放心，我会尽力照顾你，你好好养病，不要想得太多！”詹先生点头表示谢意！

12天以后，TOTO回来了，听说老板卧在床上有七八天了，很不放心，于是急跑进老板的卧室，一见面就跪在詹先生的床前说：“爸，我回来了，帐全部收清，一共1500万盾，有的是支票，有的是现款，请您收下。”詹先生看着TOTO，叫他站起来说。他不马上接过TOTO交给他的帐单和钱，说“你辛苦了！”接着是一阵咳嗽，TOTO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很是难过。他心想“为什么会病到这么严重？”他问女佣，这几天有人来过吗？女佣说，“没有人来过，电话也没有响过，店也没有开，老板也不吃饭，单单吃在药店买来回的咳嗽药，买了两罐都不见好转，真急死人！”

TOTO对詹先生说，还是进医院吧，在医院

里有医生照顾，打针吃药都很方便，店里的事情我会照顾，不用担忧。詹先生看他这么关心，就点头说：“好吧！明天就去医院检查，现在你去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李先生，请他来家里一下，就说我有要事要跟他商量。”TOTO说好，就打电话去了。刚巧李先生有事出去了，TOTO就吩咐李太太，请李先生来詹先生的家一下，晚上也可以，一定要来呀！李太太有点莫名其妙，问道：“有什么事这么紧张？”“很重要，李先生来了就知道了。”TOTO不是卖关子，而是脑子里想着老板的病，他心里想，万一老板“走了”，我怎么办？

晚上七时左右，詹先生的朋友李开巧和李太太来了，TOTO开门迎接，一碰面，TOTO就说，詹先生病了！好像很严重！李先生走到老友的床边，看到他瘦小的身躯，吓了一跳，还没有问什么，詹先生就咳个不停，李太太交给他一张纸巾，叫他把痰咳出来，詹先生一连咳了10多次，最后吐出一口鲜红的痰液，大家都吓了一跳！李先生忙着扶他起来，转过头去责问TOTO，为什么不早早通知他，要等到今天，TOTO说，他也刚从外地收帐回来，不晓得老板为什么会病得如此严重！TOTO转头问女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李老板？”女佣很是害怕，吱唔地说，“老板没有吩咐我，而且电话簿不知放在哪里，我没有李老板的电话，叫我怎么打？”女佣好像有点委屈，TOTO和李先生也不责怪她。

李先生与太太商量一下，没有征求詹先生的意见就告诉TOTO，马上把詹先生送去医院，吩咐好女佣准备好一些詹先生的日用品牙刷肥皂衣服之类的东西。TOTO把司机叫来，将詹先生抱上汽车，送到郊区出名的医院。由于是在晚上，专科医生已经放工回家，只有实习医生在看守医院，实习医生看看詹先生瘦如竹竿，拨开眼睛看看，用听筒听听胸部、腹部，又用小电筒照看他的喉咙，再摸摸他的眉额，然后吩咐护士，送到特别病房，先给吊针，明天送到急救房，请专科医生来诊治。医生还给他打了镇定药，大家还没有离开，詹先生就睡着了。

(5)

李开巧先生为詹先生办完入院手续，付了

订金就要回家，TOTO晓得李先生是詹老板生死知交，来往密切，平时都是称兄道弟，亲如一家人，因此把帐目交给李先生是最妥当不过，何况听说李先生

在詹老板的商店有小股份，是詹老板刚到此地时李先生帮助他立业的一点钱，当作入股，但从来没有结过帐，李先生根本不把这一点钱记在心里，早已当作送给他开业的资本，于是，TOTO便把从外地收回的帐簿与钱及支票交给李先生，说：“我刚从外地回来，这是詹老板叫我收的帐，李老板代收下吧！”李先生惊奇地望着TOTO，久久说不出话来，TOTO的诚实和好心肠，使他很感动，他收下全部帐单及金钱说：“谢谢你TOTO！”TOTO很高兴说：“这是应该的，不用谢！”

李开巧亲眼看到詹先生进了病房，看到他正在甜睡，不时传出咳嗽声。李先生吩咐护士，并给了一点小惠说，“好好照顾病人，如有特别情况，请打电话给我。”李先生拿出一张名片交给了值班的护士，然后对TOTO说，“我们回去吧！”TOTO突然说，“不！我要在这里守夜，詹老板病得这么重，我不放心，我要在这里陪他，他唯一的亲人就是我啦！”李先生和李太太很是感动说：“好！TOTO是好孩子，你就在这里陪伴詹老板吧！”李开巧先生和太太擦擦鼻子，他夫妻俩被感动得鼻子酸了，眼睛也湿润了，不禁流出鼻涕和眼泪来。

TOTO送走了李先生，就回到病房门外。护士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说要陪伴老板。护士问他“病人没有家属吗？”TOTO答：“有，我就是他的家属，我是他的干儿子。”护士好奇又问，“他是华人，而你是巽达人，怎么凑成的？”TOTO有点不耐烦，他还没有喝一口水呢！于是他答道：“说来话长，我不是告诉你们了吗，我是他的干儿子（ANAKANGKAT），很多巽达人都认华人老板做干爹（BAPAKANGKAT），难道你们不知道？”护士们听了，不约而同地说：“哦，原来如此！”大家都笑了，但不敢大声地笑，只是抿着嘴笑不出声来。经这一闹，大家对TOTO的孝心很是敬佩，听说他还没有吃饭，就端出一碗病人吃的粥给他说：“吃吧，这是给病人剩下的，清洁，放心地吃吧！”TOTO接过粥，向护士们鞠了一个躬，并说“非常感谢！”

三天过去了，詹先生的病也让医生查过了，医生对李开巧先生说，詹先生得的是急性

肺炎，已经有两个星期，最初以为是普通的感冒，没有注意给医生看，误了时间，现在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痰液里有血块，已经伤及肺叶，如果他命运好，可以治好；万一治不了，你们就准备善后吧！李开巧本来要发医生的脾气，因为他乱讲不吉利的话，华人对不讲吉利的话是最认真的、最忌讳的；后来想到还要求于他，生气的话就吞下去了。他对医生说，“你要把他的病治好，医药费我们付得起，只要你们救了我们这位朋友的命，我们会重谢你们！”

又过了两天，詹先生的病越来越严重，已经不会吃药，几次昏死过去，被医生救了回来；到了第5天的下午，他已经不会认人，大声在在耳边讲话，也毫无反应，现在呼吸只靠输送氧气，心脏跳得很慢，医生偷偷告诉李开巧说，“病人不行了，你们快通知家属，准备后事吧！”李先生听了医生的话，又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好友詹先生，摇着头默不出声，知道大事已矣！心中的悲痛从胸框里涌了出来。看到李先生的表情，站在一旁的TOTO，也已经料到事情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干爹就要走了！这是一位好爸爸呀！他不禁先哭了起来。不到10分钟，詹先生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了。最悲痛的还是他的干儿子TOTO。

料理詹先生的后事完毕，李开巧邀约几位平时跟詹先生常在一起的朋友到詹家去看看，检查詹先生的遗产，并商量如何处理的办法。在他的房间的衣柜里，找到他的一个公事皮包，里面放着几拾万盾钞票，还有两本《银行存折》，和两封信，一封是写给李开巧和他的朋友的，另一封是遗嘱。给李先生等的信，是请求料理他的后事，感谢大家多年来对他的关心和帮助，并告诉大家，他有2公斤的黄金，放在洗澡房洗手盥的下面和银行的存款单；另一封是《遗嘱》。这是数月前他亲手用毛笔写的中文《遗嘱》。遗嘱交代李先生和他的朋友，把他积存到的2公斤金条，变成美金，寄回给他在福建的家属，店里的不动产交还给屋主，其他店里的货以及未收清的帐款变成钱，作料理丧失用，剩下的钱，25%分给他的干儿子TOTO，另25%分给司机和女佣，剩下50%捐给教会。

TOTO听了李先生读给他听的干爹的《遗嘱》很是感动，两眼的热泪不停地泻了出来，他呜呜地悲伤地哭了半天，李先生和几位朋友

安慰他，叫他好好做人，等到遗产都弄清楚了，我们会按照詹老板的遗嘱把你应得的部分遗产分给你，请你放心。

TOTO听了李先生和干爹的其他朋友的劝导，心中很是感激。他向大家鞠躬握手，表示感谢。他说，“我一定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优秀的律师，保护华人的正当权益，来报答培育我成长的干爹，

还要谢谢各位叔叔的鼓励和支持，我一定不会忘记华人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恩惠，我一定要和华族兄弟和睦共处，共同建设我们的祖国。”

(6)

翌日TOTO带了他的背包乘公车，回到他外婆的家。再过一个月，TOTO接到李先生的信，叫他到城里来一趟，TOTO接到信，搭了公共汽车就出城了。见到了李先生和李太太，李先生告诉他，詹先生的后事全部料理清楚，坟墓也刚造好，等下我们一齐去看看。TOTO很感激李先生，连口说声谢谢！

TOTO和李先生到了墓地，他用伊斯兰的礼仪向干爹的墓又跪又拜，然后撒上鲜花嘴里念念有词，然后站立起来对李先生说：“我以后在干爹的祭日时，一定会来拜祭。”李先生点头表示同意。

回到李先生的家，李先生把詹先生遗下的事向他作了交代，把TOTO应得的詹先生的遗产分给他，TOTO得到600多万盾，在他看来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他接过一包厚厚的钱。向李先生夫妇谢过告别。

屈指一算，这个故事已经过了5年，故事的主人公TOTO到哪儿去了？

后来从李开巧先生那边得知，TOTO凭他的好心和努力上进，得到村民们的拥护，被大家推选当了年青的乡长，但是他念念不忘华人对他培育的恩惠，乡里华人有事找他，他就义不容辞的帮助；他有什么任务或工作，他就去找华人商量来完成，他对华人特别好，有些不了解他的历史的巽达人很是嫉妒；经他解释后，大家都服了他。据说他的未婚妻是一位乡村里华族的长女呢！

让清流洗涤心灵

□意如香

(一)

我们敬爱的印华资深作家阿蕉谆谆告诫说：“珍惜文友的称号”。

“在印尼，有一个习惯，凡写作者，皆互称文友。文友，是十分亲切，十分友爱的称呼。称对方文友，即表示我们是文化队伍中的同志。我们这一群人数不多的队伍，曾经在黑暗的年月，在强权的压制下互相扶持，走在充满荆棘的艰途上。”

(二)

“经过惊天动地的变化，天终于亮了。可惜……”阿蕉慧眼直白地说：“跟别人一样，我们振臂高呼。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扬眉吐气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终于看到了每一个人的脸孔。过去我们手牵着手，只感到掌心的温暖。现在你看到我，我也看到了你。原来，文友面孔也有丑美之分；原来，文友也摆脱不了世俗的偏见。文友之间，也有心机，也有狡黠，也会热衷于名利，也会不择手段。”

(三)

蕉啊！我听到了你心底里无奈的感叹声：

“但毕竟我们是在同一辆车上。如今这一车上的笑声少了。意见的分歧，名利的追求，经常会把同车的人推下车去。

所以很多人就躲在一角，保持沉默，做自己的事，与世无争。”

(四)

蕉啊！你为什么说得这么准。环顾我们的周

遭，不正是如此的吗？曾经是同志的文友，翻脸相向了；把善意的批评意见误解成“攻击”、“挖墙脚”，反唇相讥，意气用事。那尖酸的文笔，那无理抗辩的文句，那死爱面子的挖苦……已经丧失原则，大方向模糊了。

原来——文友也会迷失方向！

(五)

所幸，岁月的推移让人们增广见识，人生的磨难让人眼光明亮。真理的声音虽然微小，也不会被雷声价响的叫骂所制伏。一时的误解，终会被理智所替代。既然是“文化队伍中的同志”，最终必有走到同一条道上的时候；躲在一角的沉默者，真相大白时，方向摆对了，必有重振旗鼓，振臂高呼的一天……

(六)

既是文友，都有一个共同的志向，都是印华文化的耕耘者与文学爱好者。意见的分歧，思想的相左，是人性思维的正常现象。求同存异，彼此宽容，不是深仇大恨，就没有化解不开的心结。讲真话，做实事；多读书，多创作。让文学清流洗涤、净化闭塞的心灵。一笑解千愁，友谊遍天下。同是天涯沦落人，退一步海阔天空。

“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以后种种，比如今日生”

请听；云彩里飘来阿蕉悦耳的呼声

“文友，仍然是我们应该引为自豪和值得珍惜的称号”。

携起手来——《同唱一首歌》——明天一定好！

都市·暴雨

□陈万宝

这都市经过暴雨冲洗后，好象刚刚从澡堂里沐浴出来的少妇，有一股清香的气息，自她丰满的胴体散发出来。

水珠从她湿漉漉的秀发，沿着香肩溜下，顺着脸颊淌下。水珠滴在她围着丰腴的躯体的浴巾，毫无保留地暴露出上帝造她的美。还未梳妆的颜脸是朴实无华的真，富有弹性的唇，蕴蓄着多少颖慧；英雄可因她的一笑而功成，男人能为她的一吻而身败。在她没施半点朱红的领域里，谁知道到底有多少真与假，善与恶？

雨后的清爽，永远带给人们的是陶醉中的梦境，梦幻里的陶醉。这都市的原貌，也只能保持于一瞬间；当万家灯火，倦鸟返巢时刻到来，夜的黑泡罩住了她，夜的魅力强占了她。

纸醉金迷的赌城里，莺歌漫舞的酒廊内，红男绿女拥簇着烟尘，踢踏着雨的泪痕，宣告这世间已经没有了穷人，就连骄阳也有沉睡的

时候！

然而。狂暴的洪流，咆哮着，怒吼着，呐喊着，只为了大米、黄豆、白糖、煤油以及因禽流感而大批牺牲的小市民难得一尝的一块鸡肉，就排山倒海地把此洒满平民鲜血的大地淹没，也不管是蓝领百姓抑或豪门绅士，好比当年多铎血洗陈县城一样，任凭范公悲愤哀叹，剃头之后，还不是繁华依旧？

都市，是需要千家万户，才为都市。

都市，是须要整齐清洁，才谓都市。

都市坏在肮脏龌龊。

都市败在蛇鼠一窝。

这都市，是该清洗了，清洗了的都市，虽然泥泞满街，垃圾满巷，但在清道夫的劳动下，弃旧换新之后，都市方如沐着金色朝晖的娇娘，容光焕发，令人陶醉。

□南海逸人

我爱红色三角梅

一天清晨，我漫步在郊外的绿茵道上，细细欣赏着道路两边青青的稻田及吸吮着由它们所散发出来的新鲜草绿的芬香气味。

啊！真是沁人肺、脾，精神为之一振，我完全沉浸在这充满着青春气息的田园风光气氛里！走着走着，我忽然一眼看到一棵成人手臂粗大、高过头的三角梅花树，正迎着朝阳盛开着满树的鲜红色、娇嫩的花朵，很生动耀眼！（此种花树是在旱季开花，雨季不开花的），在这杂草丛生、野树并排之中，愈显得美丽大方，有鹤立鸡群之感！

我走近这棵三角梅树下，折一根树枝带回家。在我的想象中这是很容易种的，因为我家门前及商店的楼上就种了很多这种三角梅、有紫色、粉红色、橙色、白色花朵的各种颜色，只是没有这种鲜红色的三角梅，所以我打算再种这种鲜红色花朵的三角梅。

三角梅花树，在20多年前是很流行的，差不多家家户户都种上一、二棵。但是今天已不

流行了，没有几人来种这种花树了，因为代替的是沙漠玫瑰花，及其他贵重之花。

我把这段小树枝带回店里楼上，种在一栽盆里的泥土中，天天浇水，不几天枝上长出了两片嫩叶来了，非常可爱，再过几日又长高了许多，我感到很高兴。

这棵幼小的鲜红色的三角梅花树健康茁壮地生长了！一个星期后长高了约20公分，大大的树叶也有好几片了！我坚信它一定能长大开花的！快快长大吧！我心中默默地祈祷！

鲜红色的三角梅花呀！你的红色代表了热情、勇敢、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我爱你，爱你的鲜明，爱你的美丽！更爱你的坚强不屈的精神与生命力！能经得起风吹日晒，大雨冲击而依然亭亭玉立！虽然今天大家都不喜欢你了，然而我对你却情有独钟！依然深深地爱你，并且此情永不渝！

2008年正月24日稿于南海之滨

乡情三首

□雾巍龙

素描故乡

我用画笔素描故乡
几条曲线表示河流
静静穿过幽谷和树林
绕过村庄绕过兀立山坡的
糖椰树
再画数条纵横的阡陌
唤风滚动着沉甸甸的稻禾
以浓点散落远处碧蓝的海湾
三点、五点，那是岛屿和
渔船。

阳光多么灿烂
蕃荔枝正在成熟
喧嚣中的巴刹
姑娘围身的沙笼五彩缤纷
那温馨的乡亲乡音
丝丝牵挂着我遥远的童
年。

我用画笔素描故乡
一辆马车走在通往海口的
马路上
画椰影婆娑缓慢向后移动
黄昏中一弯月芽伴着一颗
星子
驮着我一缕淡淡的乡愁
在故乡美丽的五月
安然恬静。

故乡的河

这是一条脉脉含情的故乡
小河
静静流淌着我亘古不变的
情愫
让我飘泊颠簸的命运
像岩石一样顽强而又坚韧
还记得一个凝重的落日黄昏
我曾目睹我美丽的童年时光
在它浑浊的胸膛
闪耀着一丝淡淡的金光。

我听到这条河流在遥远的
故土喧腾
它的波涛给我心灵上的每
一次撞击
催我游荡四海的灵性
痴情地回归我深爱的土
地。

在河水顿流的浅滩上
我掩埋一曲哀吟
一缕迷惘的苦恋
还有一个遍体鳞伤的诗
魂。

当月光倾泻着柠檬般的色光
我难分难舍溶在河水的乡愁
枕着醉意朦胧
又悄然游荡在故乡幽静的
原野。

异乡恋情

啊，我亲爱的姑娘
请别问我从何处来又欲往
何处去
也请别问我的故乡在何方
我在漂泊的旅途中正寻求
安宁
连童年往事我也不轻易向
天倾吐衷肠。

亲爱的，请你给我唱一首
你故乡的歌
请用米酿般的乡愁给我斟饮
让我在你明媚的眸子里
能望到我故乡美丽的海湾
它轻柔摇晃着醉人的碧蓝
色波光。

你可还记得椰影婆娑的沙
滩上
我静静歇息在你围着沙笼
的膝头
没有忧愁也没有失落的夜晚
你用歌声悄悄倾诉甜美的
爱情
那温馨，让我记得又似乎
遗忘。

亲爱的，请你给我唱一首
你故乡的歌
请用米酿般的乡愁给我斟饮
没有忧愁也没有失落的夜晚
你用歌声悄悄倾诉甜美的
爱情
那温馨，让我记得又似乎
遗忘。

平凡的家庭

□ 灵芝

星期日往菜市，先到惠兰的摊位，顾客相当多，守店的两个男儿，两个女佣都应接不暇。

我打听他妈妈的病情，大儿子回答：妈妈是小中风，医生说只要注意饮食、多休息，慢慢就能恢复健康。我只能勉励他兄弟俩多照顾妈妈，让她早日康复。

回家的路上，我顺便到惠兰家探访。进入巷口，向一位妇女打听惠兰的住所，那人问：“是在巴刹摆摊的女人吗？往前走，铁栏杆最高的那一间就是。”

按了电铃，一个女佣出来，我问：“你的主人睡觉吗？”她回答：“在房里休息。”

走到房门前，见到惠兰躺在木榻上，那肥胖的身段，几乎塞满了整个木榻。心想，胖得这样子，真是累赘。

她看到我大声喊：“爱萍，进来，进来！今天我好高兴呀！”

我走近木榻边，抚摸她的手臂，她马上抓住我的手，很激动地说：“爱萍，人生真没意思，我想早死好！”突然号啕大哭。我对她说：“别这样绝望，有事大家商量处理。”

我劝慰她，希望她振作，待男儿成家，家中有了助手，生活就会逐步改善。她情绪慢慢安定下来说：“爱萍，你来我很高兴，以后有时间多来！”我点点头说：“我一定会来看你，不久会再来。”

从菜市回来后，又想到惠兰，记得她年轻时，是运动场上的健将。打篮球时，她充当中锋，每次投篮百发百中，使我队获得冠军。

她早年丧夫，育有二男二女，两个女儿结婚后，都搬到外岛去，因路途遥远，难于联系。

学校被封后，她便在菜市摆摊，一大早开始做买卖，午后两点收市。现在年事已高，健康一天不如一天，工作便由两个男儿替代，他

们也很努力工作来维持生活。

有一天，我又到菜市去，大男儿对我说：“阿姨，我妈妈一个人在家觉得寂寞，每天唠唠叨叨希望有人和她作伴。”我说：“立伟，你年纪也不小了，早些找个对象，好让她帮助照顾你妈妈！”

力伟回答说：“我几次和女朋友交往，没多久便散了，女方嫌我没有汽车呀！”

我真的无话可说了。

阅读大海

□ 阿里安

我读着辽阔的澎湃
磅礴的湛蓝卷进眼帘
每年同样的十二月
都有裂岸的汹涛
也有震耳欲聋的声响
水花像子弹，劲射而至

说不出是爱或者不爱
专注大海的深邃
渺小如一粒沙的我
却有要拥它入怀的感觉
浓浓咸味，曾浸泡童年
如今把倦倦夕阳送到面前
临海小城，常有海的梦
桨橹摇亮梦中的星颗
远洋渡轮的汽笛悠悠曳曳
顽皮地潜入溶溶夜色
我晨昏经过海滨的老路
就看见时间从无形变为有形

(南苏·巴哩巴哩)

春天里的秋天

□ 鹏 儿

(一)

郭祥病倒在S市的T医院里了。

这个消息是前天晚上丽珍友告诉我的。她说通过手机，郭祥的太太问她的哥哥阿良，新加坡国家著名的医院是那一间比较好，丈夫郭祥病了，要带他到那边去医治。

郭祥和太太及一班朋友，都是阿良领导的草原歌咏队的队员。每星期两次，在阿良的大厅住家欢聚，一齐卡拉OK，节目轮流安排，有唱有喝，气氛愉快热闹。

谁料想到现在郭祥突然的得病了，而且严重，经过探问，才知道他得了种可怕的不治之症——脑癌，再经专科医生的检验，病情已进入第四阶段，怎么办呢？

(二)

我和郭祥相熟几十年了。当年我还在B镇执教时，他是我的学生，在小学五年级念书；他是一位用功求学的人，因此学业成绩不错，属优等生。记得那一年，是六年级吧，郭祥得了一场大病，有一个星期没有来上课，我当时是担任他的级任老师，知道情况后，就带了同班级的学生，那天下午买了鸡蛋、水果去他家探访慰问。他和母亲很受感动，并说好了一定上学，从此他对我很尊敬。

小学毕业后升初中一年级，读不上半年，刚好“九卅”事件发生，1965年全印尼的中华学校，都因为这个政局遭受军权政府下令封闭，郭祥和全体华校学生即告辍学。从那时起他就跟随父亲学习经商，并在一位亲戚门下学习做打金手艺。

我和郭祥虽然有师生之情，然而停学后，各人都为了生活从事不同的工作。以后大家都长大了，混在一起，平起平坐，无所不谈，我们竟成了知交。

那个年代，他做的金饰生意，非常旺盛好赚，手里当然大把钱了。因此每逢周末晚上，

他买了戏票，就约我去看电影。当年电影业很风行，香港的、台湾制作的武打片、外国的侦探片，我们都先睹为快，每片到场。

有一次他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晚上带我到一间简陋的小旅馆会见一位刚从新加坡来的算命先生。

我们相见了，算命先生见我年纪较大，先问我的出生年月日时，再拿手掌看，然后对我说：“先生现时的命运平平无奇，一生命运靠儿女，晚景会好。”接着查看郭祥的手掌生辰，好一会才说：“生命线不太好，你要注意身体健康。钱财福禄在老婆身上。我看你还没有结婚吧，记住你将来娶的妻子一定是过了一条河或者隔个海找到的，她的八字比你强，将来你一定听她的话。”我们两人听他的解释，微笑的点头，每人送算命先生红包。

信不信由你，算命先生的指点，对郭祥后来发生的际遇，似直似偏，相似很多。

(三)

光阴荏苒，数十年的时间匆匆飞过，现在郭洋夫妇已是60余岁的老年人了。

如今老大与老二已婚，生儿育女，自力更生，独女已出嫁，生活美满。惟有最小的儿子陪伴在家，主管金店生意，尚未结婚。

夫妇俩住的是洋房，出门有轿车，吃睡安乐，每周末晚上，一群朋友参加草原歌咏队的卡拉OK，节日很多，队员欢聚一堂，心情愉快，晚景幸福。

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排场，人生还有什么强求呢？

然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往往是突如其来，措手不及，好像天空有时晴有时雨，有时好来有时坏，变化无常。所谓一生命运天安排，由你不得，对不对？

郭祥这位温和善良，说话都不大声的好好先生，有谁知道，他会遭受这种不幸啊！

大T小T

□ 珍 黄

故事开始在我读大二时，那天早晨我在车站排队等巴士上学院去，站在我前面的小伙子，我没见过，一定是这学年的新生。此后，就经常在车站或巴士上见到他，我们一直没有打招呼或点头。他大约21岁左右，人深沉得与年龄不符，不爱笑，样子非常严肃。直到一个深秋的傍晚，天下着滂沱大雨，我撑着雨伞向学院前的车站走去，只见他一人冒着雨等车，我不忍心，就说：“帮你遮遮雨”，他十分生硬的道谢。上车后，自然而然我们坐一排。后来，知悉他是我院中文系三年级大T学长的弟弟，就称他为小T吧！我也告诉他我是会计系的学姐。小T是新闻系的新鲜人。

同学们很惊讶，我怎么与深沉的小T那么熟络？其实小T对人的态度诚恳、勤学、中英文程度高、爱好文学，是个很好的青年人。我与他可以畅谈一切有关文学、理想与人生。我曾向他表白，我此生很遗憾，没能念文学系，因我一向喜欢文学。父亲指定要我念商科，我没其它选择，我的理想没能达成，我很颓丧。加上高中时，数学成绩不很好，怎能应付会计的课程？小T安慰并开导我，念商好啊！最起码找工作比念文的容易，干会计是铁饭碗，文学可以在业余自修中求进步。高中的数学与大学里的会计学、成本学没有连贯，可以从新来过，念商科不但理科好文科也要好，只要努力，一定会成功的！小T很年轻，思想却十分成熟，我这学姐在他的鼓励下，改变了学习态度与方法，对商科由起初的讨厌发展到喜爱，又在同班的梁同学不断的辅导下，发奋图强，成为班上的优等生。

因与小T友好的关系，使我与儒雅斯文的大T也变得无所不谈。我们通常是上学或放学时在车站或巴士上碰面，因我们住在同一个地区。大T喜欢丁玲的作品，我对丁玲没什么深刻的印象，只知道她有一本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大致是以中国土地改革为背景的小说。我告诉他我比较喜欢王尚义的作品，他也认为很好。大T看的书可不少，他认为现代文学较难

读，他偏爱古文。他介绍我看徐志摩的作品，又说冰心的诗很好，只是中心思想难抓，他目前在学填词。他也借给我许多书，开阔了我的思想与眼界。

一天，小T送来他的新作，一首诗与一篇散文，他又让我成为第一个读者。我真的很喜欢他的作品，他文笔流畅、风格清爽，写法独特，而这种写法是我最欣赏的。他想做各种尝试，他准备写散文、诗与小说，总之各种文体都想写。他抱负大，有毅力，加上受到大T的影响，如此努力下去，前途无量。他说香港没有杰出的作家，多数是写通俗小说的，我却认为香港有不少人才，只是没有培育的机会，环境不允许他们写出超卓的作品。这使我想起我在印尼高中的同学海岩，我们在高三时，曾为校园壁报写小品文。毕业后，两人惺惺相惜，相互将自己的涂鸦之作寄给对方欣赏。华校与华文被禁闭后，海岩转读印尼大学，其作品常刊登在印尼日报，后来休学弃文从商，从此不见他的大作了。

学年结束时，小T突然对我说，下学年要休学了。我大吃一惊，追问原因。他说父亲的健康极差，提前退休，平时他们兄弟也做家教补贴经费，如今父亲退休，家里更负担不起两个大学生的费用。大T差一年要毕业，不能让他休学，他决定在父亲朋友的公司工作。虽然只念一年的大学，好歹是个大学生，才有文员的职位坐。等大T毕业后，他再考虑复学。我心里十分难过，想到自己也是靠父亲寄来的外汇念书过活，根本没有能力资助他，我真恨我自己！

小T停学后，大T也因毕业班课程特别多，而变得更沉默了。高班同学的情绪深深影响我，我不敢怠慢，更加不懈地学习。一年后，在千万分之一的机率，我在铜锣湾遇见小T。他西装笔挺，英气逼人，十足商界精英的模样，他的确重返校园，但攻读的是夜间的商科。如今他需要的是商业知识！文章就没时间写了。可喜的是，大T的理想实现了，他专研文学并在原大学中文系当助教。

虎老翁下地狱 (童话诗)

□吴逸民

古代金城有一头虎老翁，
贪污宝山公款七代化不罄！
培育了千万个牛鬼蛇神，
祸国殃民满手血腥。
妖魔鬼怪敬奉他为山林英雄！
世纪罪孽呵罄竹难书，……

当它生龙活虎的逗乐子孙，
看似慈善得很。
但爱戏弄要逮捕他归案的天神，
每每佯扮成奄奄一息的老病龟，
天地生灵被骗得灰蒙蒙，……

当它做山林的大王公，
排除异己不仁不忠！
山林被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多少无辜的失学失业者控诉到天廷，(注)
多少不谙自家语文的孩子们，
也只能在梦中永远的诅咒

唾骂谴责这头遗臭万年的虎老翁！

虎老翁呵糟兽公，
爱伪微笑老想戏弄众生的命运。
最怕听人家说它是头笑面虎。
残暴无情的它倒有自知之明，
故老想快快住进地府第十八层，……
看官呵你看！
坏心肠的野兽也不可能会有善终！

2008年1月10日于锡江

注：它神通广大，凡尘人间无法审判，所以只能告到天廷，……

后记：为子孙造孽作恶，乃世上最最蠢笨的人！

结果害子孙效仿它而像蛇一般下地狱，并遗臭万年。

这童话故事，告诉世人：“善恶到终终有报。”

露珠颂

□白云

你悄悄地来
滋润绿色的草地
让她如婴孩般
吮吸着你的乳汁……

你的降临
是空气清新的预兆
当火球似的太阳
缓缓升起
那是把你的吞光的时刻
使你消失无踪

一阵清爽的晨风
小心翼翼地吹拂

让你随着阳光
慢慢蒸发

但你不因此而妥协
翌日清晨
你又静悄悄
出现在柔软的草地上

啊！
冰冷的露珠
可爱的露珠
温柔的露珠
你不仅滋润绿色的草地
你亦点缀着

绚丽的奇葩异卉
你让早晨的空气
异常清新

虽你的出现是短暂的一刹那
但你让我们心旷神怡
沁人心脾
让我们情不自禁
深深呼吸新鲜空气……
但愿你不厌其烦
滋润着绿色的草地
点缀着花团锦簇
让她们在你的滋润中
散发出清香的气息……

巴厘诗抄

□郑原心

一颗东方最灿烂的明珠
在深蓝色的海洋怀抱中灿灿
曾经勾引起多少——
诗人日夜萦念的天堂

汹涌的波浪击冲礁石
掀起雪白白的浪花
高高的椰林整洁地
微风吹拂中婆娑起舞

强健的农民驱著牛群
在层层叠叠的梯田中勤耕
青绿绿的禾田紧连接起来
轻风拂拂化成青色的波海

村落耸满雕刻的庙宇
弥漫神秘的印度宗教色彩
优美的雕刻的艺术作品
坦露出人民无比的智慧天才

巍峨的亚贡火山
喷出黑色的热焰
壮丽的京达玛尼山
罩在颤冷的浓雾中
在峰崖的凹处
清蓝色的巴杜湖
静寂地沉睡了
平坦得仿如一面明镜

在皎月斜照下的椰林
澎湃的海涛声下中
青年们在击拍的鼓声中
少女盛装欢乐舞蹈了

在柔美“佳美兰”乐声中
以纤细的美姿
熟巧地舞蹈美丽的形象
把艺术的最高峰表现出来

巴厘，你诗人的岛，艺术的故乡

一颗最美丽的明珠
我要赞美！我要回来！
沉醉在阳光与涛声中！

美丽的神仙岛

美丽的鲜花
摆满石板台上
石头砌成的寺庙
散布在仙岛上
任人们膜拜

火是神圣的象征
花之芬香飘扬
奉祀那崇高的神
庙墙上许多神的故事

海涛溅起的浪花中
沙滩上优美的舞蹈
从眼眉间传出的神态
从手指上柔软的丰姿
表达对神的崇拜

我沉湎在这美丽的故事
缅怀往昔的足迹
流传下绵绵不尽
优美的神的诗篇

庄严的神像前
我心里起了羡慕
想起美丽的天空
仿如孩子天真地
幻想飞翔
在你美丽的神仙岛上

布拉丹湖

攀登朝上的石级
习习的山风吹拂中
抵达最高的山坡
布拉丹湖在脚下
绵绵雨丝停后
阳光灿灿中消逝蒙蒙
明亮的光彩映照下
美丽如镜的湖面

俯视湖边的小径
白袍衣装的信徒
鱼贯走进青翠林丛间
高墙围隔的陵庙

辉煌的灯光闪烁
摆满的花香芬芳
让慵倦痕伤的人群
在此静坐修禅

在庙里的修行
宁静中扫尽心灵上的黑暗
明日晨曦普照中
带着光明回返

布拉丹湖畔的小径
永远坦露让人走进
在殿堂里虔诚保护
永远带着新生回返

花园的尽头

花园的尽头
一道草坡墙的屏障阻挡
走近拐一个湾
海就在眼前

晨曦投射金黄的色彩
披着黄衣的浪涛疾舞
纷纷撩起灿烂的金光
彷彿欢迎我们的到来

许多晨运者赤着脚
徐步踏着洁白的沙滩
留下深深的脚痕
在海滩上来回地跨步

温暖的晨曦的红光
投在我的面孔上
习习的海风带来清凉
使人精神焕然一新

浪永远相逐
消失在洁白的沙滩
后又继续地退却
留下一团团泡沫

凝望明朗的海洋
心灵上掀起愉快的光辉
在绮丽的早晨中
奋起振作

看房子

□晨梦子

我住的地段，不算黄金住户区，但是由于物换星移，今日它已是一房难求。今日更多的人气把这儿由平淡带向了最便利的居住商业交错区的首选地之一。

最近我家的不远处，有一幢旧龄商业住宅被拆，拆得意外的快，它的那点面积不大，稍嫌小的总面积在寸土尺金的发展下，自然只有向上拔起，旧房子被拆之后，不久就意味着大兴土木的动作，不多时，华报的头版商业广告就马上出现：欢迎购屋看房子的字眼，我对照了地址，它原来就是我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地。

据说这座才开始着眼要从平地拔起的高楼在两年之后才入伙交屋。既然已经打了欢迎预定的广告，则必定让有心购屋者有一个可以“看”的视野。说了老半天，其实这“看房子”和我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缘起最近翻到一本颇新颖的本土室内设计杂志，我深深受它吸引的，并不是那一帧帧美丽的彩色照片，也不是那一套套新潮的设计表现，它之所以吸住我的眼线的最大卖点反而是装璜在壁上一幅幅的画，有油画，也有水彩，每一幅作品都不一样，画风颇十分现代感，应该是当代新潮画家的作品，有所谓红花绿叶，一幅动感的画给室内带来了画龙点睛的生气，一下子也给主人提升了某种文化的品味定调。这时候的我，切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看完一本室内设计杂志的同时，仿佛也欣赏了一本内涵优美的画册，心中拥有一种意外的满足，手中并没有握着一杯香醇的红酒，但我可以如此地陶醉得有些忘我。我想，如此梦幻我是否可以再拥有一遍？

所以，看“展示屋”便成了我想花点心思去完成的一桩事。好奇地走进展示厅去，最重要的不是去“看房子”或“探价位”，或做什么宣扬文字，而是，我只想“看看”新房子的设计，还有，新房子一面面光滑的墙壁上，这包括客厅，餐厅，睡房上是否挂着一幅幅有意境有情调的画作。是的，在我的心目中，再美丽浪漫的家居，都得有几幅画作来点缀，才能呈现主人对家的品味。……

当我走进“展示屋”时，心中的最大期盼，无非也是要欣赏到几幅好画……

我站在“房子”的门外，介绍小姐对我说，请进来看看，这是我们二房一厅的“展示屋”，有九十多坪。你瞧，这间是主人房，内附浴厕，还有“工人房”，坪数和预订屋完全一样。

喔，不错，我响应说，连工人房也有自己的方便厕。但怎么越看越不像是人住的地方。唉，居然只有两三尺连一个小床位都不可能摆得下……哦，小姐说，它本来至少有七尺，但今天展示的坪数不够。怪不得，三尺！哪是人可以安睡之地，而刚才她明明强调这九十多坪的展示屋就和两年之后入住的单位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面积”，却打造不出一个完全坪数的示范房子，心中是很纳闷，却没有把困惑提出来。

来到这里“看房子”，不过是天时地利罢了，因为“房子”的地点就在我家附近，要去“看”，方便得很。借着它预售的广告以及我的“有想法就有行动”的随缘起义，故走进了它的“示范屋”也是个因缘凑巧，而我真正的渴求并不是“要看房子”，那不过是个借

口。当然，梦中的家居向往，一直都是在各种“看”的情况下，也曾经获得某种层面上的视觉愉悦，但最大的满足度还不是那挂在家居内一幅幅的画作。今天我走进的这间展示屋，它是由一面面的“玻璃墙”围成，光滑透明的玻璃壁上当然挂不着任何的一幅画作，没有窗

口，没有阳光，所展示在眼前的，仿佛是一个不真切的生活空间。我在吹毛求疵吗？不，我只是说出心中的感受。是的，“看房子”一直也是我生活中一种心灵美的寻求。“房子”，我喜欢“看”，也看过一些。不多。

令人鼻酸的故事

□欣 荷

这个故事虽然发生在台湾，我相信在非国有许多角落，类似的故事也在不同的屋檐下上演着。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已经要负担家计赚钱养家，他要在深夜时，孤单地在垃圾桶里捡拾可回收的物品变卖为金钱；因为他生长在单亲家庭，父母已经离异，母亲远去，父亲身体残障，没有工作能力，还有一个五岁的弟弟。他曾经有一个十七岁的哥哥在帮忙家计，可是哥哥在半年前离家出走，去向不明。

揭开这个故事的内幕，是因为这个孩子写了一封信给TVBS电视台，请求援助。孩子希望得到的帮助只是一日三餐而已。原来他们全家赖以生食的食物，是孩子每天将学校剩下的营养午餐带回家，父亲、弟弟和他吃的是别人不要的剩饭剩菜。春节在即，学校即将放年假，孩子开始烦恼了，两个星期没上学，家人要吃什么？

家人要吃什么？这个恼人的问题，竟然要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去寻找答案！上天未免太苦待他了。

电视台播报这个消息，并且深入调查，发现故事里还有故事。原来父亲有酗酒恶习，他把国家福利署每个月发给他的残障津贴金，和社会人善心士所捐献的钱，都拿去买酒喝掉了。

这是怎样一个恶质的父亲！不管酗酒的恶习是因还是果，怪不得他的妻子要离婚，怪不得他的长子要出走。

只是可怜了这两个年幼的孩子，天地何其广阔，然而，除了这个一无所有残破不全的家，他们还能投奔何处呢？

残障的父亲没有自暴自弃的权力。尤其他走进了婚姻，又不节育，生儿育女就当为儿女的前途负责，可惜这个父亲是失职的父亲。没有尽力营造幸福美满的家庭，反而增添社会问题，遗祸儿女。

在非国，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呢？无论是纯华人家庭，菲华结合的家庭，或纯菲人家庭。我无法调查统计，但是隐忧绝对存在。身体健全的父母，如果没有健全的心灵，他们就不能建立圆满的家庭；性情怪癖，心态不正常的儿女，以后都是社会问题。

有一句话说：“我是当了父母以后，才学习做父母的。”这是大大的错误！没有具备当父母的条件，就没有资格当父母。儿女不是父母的白老鼠，不是实验品。老派管教儿女的方法，是现代儿女不能接受的。

管教子女是父母的责任，不可假手他人，祖父母隔代教养存在的问题，亦是多不胜数，切记；生了孩子，就要负责。

从反面找答案

□靖竹

一个四岁小孩要爸爸陪他玩耍，忙着工作的爸爸烦不胜烦，顺手把杂志封页上的世界地图撕碎，告诉儿子当地图拼全后就陪他玩。

五分钟后，小孩子拼完了，马上通知爸爸，请他遵守诺言。那父亲因工作搞不定已经很火了，又认定才四岁的孩子绝无可能在五分钟之内拼成世界地图，一定是骗人；想到这里更加恼怒，怒斥儿子撒谎，满腹委屈的小孩立刻要父亲看他真的拼成了地图。

那父亲看了一眼，世界地图的确拼得完完整整的。于是非常惊讶地问：

“你怎么会拼？而且还拼得这么快？”

小孩说：“地图的背面是个大人头，我反过来拼，只要人头拼好了，世界也完整了。”

从上面这段小故事可知，一般人都习惯于自我的认知来判断事情，思考面往往局限于个人的知识面，别说从反面去思考，连不同角度的看法都很难接受，然而，如此观事，又怎能获得全貌？此外，那小男孩若不从反面他看得懂的头像去拼凑，恐怕花两小时也凑不成地图，由此推理，一个完整的人，他的世界也必然是完整的。

说来每个人在一生中努力工作，都脱不出为事业、为家庭，因此，累积下几百万财富，

建造一座梦寐以求的华宅，舒舒服服地居住其间，不但他个人为达成人生的一个重要目标感到欣慰，对外人也足以引为自豪；相信这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是一根不要一毛钱的火柴棒却能引燃大火，烧毁一个人毕生的心血。

送一百万张骨牌可能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可是却只要伸一根手指头推倒第一张骨牌，所引发的连续效应，在几分几秒中便能让骨牌悉数倾倒。

建立一个成功的企业可能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任何人都会说创业艰辛啊！可是只要一个错误的决策，便能使苦心经营的企业倒闭。

想要受人尊敬，需要修养身心、受人信任，经得起人们长时间的考核，可是一旦做错了一件事，就立即导致人格破产。

因而，在羡慕别人成功，怨怼自己一败涂地的时刻，我们是否认真反省过，有无自我控制情绪？所下的决策是否是明智？个性是否顽固不冥？心胸是否狭隘无情？缺乏自我控制的话，就可能使失意人、失控者任性地划下一枝火柴，引爆瓦斯，让数百万豪宅在瞬间化成灰烬，辛苦打拼追求成功的同时，也要懂得从失败的例证中汲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王老二的手表

□杜鹭莺

王老二头脑灵光，平日做生意脑筋转得快。生活上却很节俭，花钱也很用心思。

有一天，王老二无意间在儿子的房间里寻获了一块运动手表——薄薄的，软胶表带的那种。好像是某次买家电时的赠品。

喜出望外的王老二马上褪下原先戴了二十多年的机械手表，换上了这只儿子在中学时用了四年的运动表。

谁知，才过了不到两天，运动表的指针却停下不动了。

王老二当机立断，在逛商场时花了一百批索和半小时的等待（因为当时修表的人

多），为运动表换了新的电芯。看着红红的秒针滴滴答答欢快地在银白色的表面上跳跃，王老二竟像一个刚为病人装上心脏起搏器的医生，看着荧幕上稳定的心跳，满意地笑了。

回到家，洗完澡，王老二拿出新换了电芯的表准备戴上，扣带时，手表大概因年代“久远”——胶带退化了。稍稍一抽，表带竟突然地断成两节。

看着完好并正在无忧无虑快乐运行的表身，王老二一脸无奈，很是为那刚换上的新电芯感到惋惜……

这时，头脑也颇精明的王二嫂给丈夫出

以身作则

□秋 笛

曾几何时，我抱着小外孙从医院回到家里；当时，看着怀中这个未足月的小外孙，比起当年抱在我怀中的他的母亲，真是相差太远了。他是那么小，我们为他预备的小号婴儿衣，穿在他身上却显得那么大。如今，看他在地上爬着，我心何等喜悦。

他穿着我为他缝的长裤，脚上是女儿为他买的凉鞋，在地上爬得那么快。我心想，若是公公还在，他一定会像当年那样轻轻打着孩子的屁股说：“小心腹，地板脏，不要在地上爬。”现在，我任小外孙在地上爬着，但每次他在我怀中挣扎着要到地板上时，我总会告诉他：“还没穿鞋子，怎能下去？”于是，他会乖乖坐在床上，让我帮他穿上鞋子。

那天，他在地上爬着，我想自己的拖鞋那么脏，就把拖鞋脱下放在一旁，赤着脚跟在他身后。他爬着、爬着，看到了我的拖鞋，伸出右手，拿起一只拖鞋，回转身过来看着我，“喔，喔”地叫着。哈，我的小宝贝，他要我穿拖鞋！

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孩，他给了我一个教训：我没有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这是做长辈的人最常忽略的事。我们讲了一大篇的大道理，自己却不去实

行，有何用？

献身教育四十年，虽不能称为优秀教师；但却是时时提醒自己要言行一致。

忘了是几年前的事，为了要参加合唱比赛，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

合唱比赛分三组：小学一至三年级、小学四到六年级、中学组。当然，以唱歌来说，一至三年级的学生音调能唱得准的同学不多，当时，负责老师向我建议请四、五、六年级的同学来帮忙，我一口拒绝了。她说：“反正是对外比赛，谁会知道？”

我还是拒绝了。这不是人家知不知道的问题；这是教育的问题。

俗话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能说人不知？

再来，这样做对不起四、五、六年级的老师与同学。四、五、六年级他们也需要歌唱人才，我们这样做是夺人之才，对同学来说，是贬了他们的身份。到时候，若是真的得了个奖回来，奖品的背后，不知隐藏了多少的闲言冷语，你能心安吗？

朋友，为人要是非分明，要以身作则才能培养出好公民。

了个主意：抽屉底层还有一块儿子早年弃用的旧手表，表的金属壳虽然有点褪色，但功能却相当完好。“不如就将那运动表的新电芯换过去？”……真是个好主意！“心动不如行动”，王老二夫妇立马下楼开车，带着两只手表，往附近的商场奔去……

听了来意，修表师傅面无表情（大概是服务费不好说吧？），直到用特别工具掀开了表盖，这下才微笑起来：“瞧，两只手表的电芯大小不同，换不了，得买个新的。”

王老二这次的表情，更像是个说不清头疼还是肚子疼的孩子：原因只是不想上学。

最后，王老二夫妇决定还是多花一百八十比索为那只褪了色的旧金属手表换个新电芯（人都来了，还能计较那点小钱？）

可这一来却伤脑筋了：

旧金属手表虽换了新电芯，但褪了色的表壳还真是碍眼；

而原先戴了几十年的机械表，不戴时还得不时上发条。

于是王老二天天出门前都要为戴哪只手表而烦恼。

王二嫂也不得不挖空心思，想着如何将那只完好的运动表“变身”成小台钟或什么……

在菲律宾游荡

□东楠灵

没有来菲律宾之前，周围一些关系不错的朋友，再三劝我打消来菲律宾留学的念头。他们的理由很明确，就是听说这个国家太穷了，我们生在北京的人，如果要出来留学，首先考虑的是欧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经济发达国家。菲律宾在大陆部份人的眼里，实在是不值得一个年轻人舍近求远的出来学习的国家。

本人却生来是个与众不同之辈，偏偏就认准了这里的宗教自由的环境，和其它一些说不上来的莫名其妙的理由，于是背起行囊，就在去年来到这个结合了中西文化的国度。由于本人就读的是天主教学校，所以就免不了接触当地的天主教信徒。在我一年多的求学过程中，意外的竟是我居然是一个混在他们中间的穷人，为何这么讲呢？因为在生活和学习中，我这个自以为在北京还不算穷的人，却一直是在穷人中间游荡。

菲律宾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我刚来的时候，确实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这里的富人的奢侈让我不敢相信。因为我初来的几个月，我的境况几乎成了嘲笑我朋友们对菲律宾的偏见。也许是由于一些人的孤陋寡闻，菲律宾一向成为落后和贫穷的代名词。于是，许多人的偏见，就似乎真的变成事实。结果是，当我真的抱着来这里体验穷人的生活时，我却傻了眼，因为我才是不折不扣的穷人，从始至终，我几乎受到了从未在中国有过的穷人的体验。虽然我没有被任何富有的菲律宾人轻视的经历，但是我必须要向我的朋友澄清对菲律宾的印象了。

当我在北京时，公交设施很完善，所以不仅是工薪阶层，就是很有钱的人，有时为了省事也要乘公交，因为我们的公交车太舒服了，坐进去不仅空调和电视应有尽有，而且你可以挺胸抬头。这里普通民众乘的吉普尼，就大不一样了，坐进去看不见前后方向。最要命的就是本人长得高大，坐进去就憋得喘不上气来。于是，我就每到周六到雅典耀大学上班之际，

打车直接去，可是几回下来，一算我的薪水，也就比打车多不了几块？怎么办呢？我一狠心，步行去上班！我宁可步走，也不想挤在那个吉普尼里抬不起头来！

我自以为摆脱了吉普尼，就摆脱了落后。岂知，这样一来，大街上的尘土都毫不留情的向我袭来，几次下来，我更体会了穷人在此生存的不易，这更证明了我的朋友们把菲律宾定义为比我们还穷的结论是片面的。我简直穷透了，还自以为自己不穷呢？我就在步行去上班的几次经历中，虽然躲避了坐吉普尼的不能挺胸抬头的尴尬，却游走在各种的名贵车子中间。因为我还不能面对我混杂在穷富之间的尴尬情形。我不承认我逃避吉普尼是要逃避现实，我只是保守一套我所认为比较舒服的行走方式而已。

就在大概是第六次步走在上班的途中时，我经过一个安静的富人街，这里的保安也许已经认出了我，很友好的用英文和我打招呼：您好，女士！

我开始很惊讶，也点头笑了一下。后来在和我的学生的聊天过程中，我谈到了这个情景：我的学生告诉我：“老师，这里的人如果认出你是外国人，就会很友好的和你问好。而且你步走在富人区，他们会以为你是个悠闲的外国人，不过是在富人住的小区偶尔来逛一逛，所以，你会受到他们的问候。再说，菲律宾人很善良，他们不是功利主义者，不会因为你步走或者乘吉普尼，就觉得你是穷人而冷落你的。”

果然，在我接下来的几次步行中，这几个渐渐脸熟的保安总是和我友好的打招呼，我一下觉得这些最纯朴的人民，一点也不介意我这个游走在街头的穷人。可是，我作为一个白拿奖学金读书的学生，有什么资格嫌弃他们的吉普尼？很多人都告诉我吉普尼也是菲律宾的文化。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终于醒悟过来了，我发现自己那些所谓的憋气的感觉也不完全客

观，我只有把自己放在正确位置，才真正体会到做个普遍人和过普通人的生活，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是多么重要！

在我没有真正投入他们的生活中的时候，我只是游走在我个人的世界。虽然游荡在菲律宾的大街，可是我的心却还停留在我对北京生活的回忆里。我固执的把我的意志安置在腰的部位，把虚荣的感情安置在心的部位，但把理性安排在脑的部位。所以从层次来看，我就很清楚的看到意志是在最低的地方，而感情是超越意志的，所以感情的位置比意志更高，这样的结果就是，我的感情，说服不了自己真正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穷人。我甚至因为落后的交通工具，一度打算辞掉教书的工作。

现在，经过将近两年的学习，我在菲律宾逐渐适应了混杂在不同阶层生存的状况，这教会了我意志内收，尽量和最不起眼的老百姓走

在一起，这样才能名副其实的做到实实在在的生活，打通信仰和实际生活的界限。如果处于社会的底层而依然笑容满面，何尝不是一种境界？人生如果能做到纯真稚拙之“无”，实为涵养生命的真源，而信仰的实践由“无”而“有”的过程，也正是我在菲律宾游走在街头的过程中感悟到的。所谓的快乐，不过是人的心境，经过那一段日子的游走街头，我却意外的从最善良的人身上，重新回到混沌幽深的精神家园，重新体验我的留学生活。

如果眼里看见了太多的功利，就会失去许多悲天悯人的情怀，只有与自然，与普通人融为一体的时候，人才能与世间万物相勾相连，水乳交融，听懂水流和春花秋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同样的普通的经历，在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的意义。

有时沉默也很美

□心 爱

遇到聊得来的朋友时，我话很多。

遇到话不投机的人时，我一句也不想说。

最喜欢一边做事一边想事情，也喜欢什么事都不想，让脑袋放空。

最讨厌的是当我一边在想着事情时有人来跟我说话，这有点类似是在侵占我的思想，强夺我的私人空间。

有一种人，见了面，或是在你身边时，就是非要找一些话来跟他说，也不管你是不是爱听，是不是想听，反正他就是要说出来他才会舒服，也不管听的人是不是也听得舒服？也许在他眼里，嘴巴是长在自己身上的，耳朵却是在别人身上，先把别人的耳朵当成是垃圾桶一吐为快，也不懂得垃圾也需要分类的道理。

记得有一次，很多年前的事了，那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心情很不好，可以说是糟糕透了，我一个人站在学校走廊的栏杆前，面对着夕阳在伤心。有一个朋友，也不是说很亲很亲的朋友，就只是一个还算谈得来的普通朋友，她悄悄地来到我身边，就这样静静地，默默地陪我站了好长的一段时间，等到我慢慢调节了过来，她对我微微笑，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副“不必说太多，我能理解，只要记

住，有需要时，我在这里”的模样，令我很感动。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我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但朋友那及时的陪伴我却永远也忘不了。

有时候，如果我们做错了事，不管是在家，在学校或是在工作上，如果我们的父母、老师、上司能够像我这位朋友这样的善解人意的话，那该有多好呀！

为什么吵架时的声音很大声？因为心与心离得太远了，不大声点听不到，但是越大声却又越听不进去。

为什么谈情说爱时总是轻声轻语，因为这时候的心很近，再小的声音也听得见、也爱听。

一句好听的话，可以把人与人的距离拉近。

一句伤人的话，不但会把人与人的距离扯远，还会加深伤口的恶化。

而当言语显得无力，又或是找不出适当语言的时候，不妨来一小片刻的沉默，其实，那也是不错的选择。



与

书

有

关

□ 荣 超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对书籍的评价不可谓不高，甚或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句，说明古代人对读书人的重视。

最近却传来一则读书人（书屋负责人）被书压死的噩耗。这种消息在工商业挂帅的社会上当然也起不了多大的涟漪，顶多多了一声叹息，一句唏嘘。

如果大家到香港旅游要找书店，其实并非只有商务、三联这些连锁书局。若有识途的老马，在旺角、湾仔一带的某些阁楼，就能找到布置得精致典雅的小书屋，里面不乏藏书宝典。

“青文书屋”的负责人罗志华不幸被装满书籍和光盘的纸箱塌下压死。青文书屋即座落于湾仔。青文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由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文社所办的文学奖，部份得奖者毕业后把文学的热情承传下来，于是合股创办青文。据说在八九十年代也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到本世纪书局经营困难，最后只剩罗志华一人单打独斗。此人一生为书所营役，求仁得仁，终于葬身书屋，除了叹息唏嘘，当然也应为他泛一大白，最好是烈酒。

* * *

据说台湾最大的连锁书店诚品，现今正与台湾的出版商展开一场条件大战。

简单的说即以前出版社与书店的制度是先结账后退书。现今台湾出版社平均退书率竟高达百分之六十，书店旧书积压严重，于是诚品才有坚持改制之议。

诚品要采用的新制度为寄售制，即书店按月实销结账，书店卖多少书结多少账，不依条件之出版社的书索性不卖。如此一来台湾出版社看来更难生存了。

处于现今全球经济衰退的环境下，所有物价高企，民众生活愈加困苦，能改善生活，三餐无虑已是万幸，至于精神食粮、条件大战，一切都不重要了！当肚子挨饿的时候，您还会去想诸葛亮如何舌战群儒、林妹妹如何含泪葬花吗？

这是文人的悲哀吧！

* * *

历年来转战各大书店，搜获不少书籍。书本若问一般人当然就是用来阅读而已。就有一个朋友，我送书给他，他不要。因为所有书他看过就算，不想收藏。

买过的书并非每本都读过、看过。有一些只翻过几页，有许多甚至原封未动，当然也有一些是看过再看的。对我来说，书本除了可以阅读，还可嗅它的书香，闲暇时随手拿起来浏览一番。心血来潮时翻翻找找一些信息知识。无所事事时为它们整理、分类、编号。看着一房子的书本自有一种满足感，其乐趣不足为外人道。



从爸爸的生日想到

□小 刚

昨晚又重看了一遍这次小妹带来的、前月爸爸生日当天在长沙“火宫殿”贺寿所录的光盘。

一直以来我都习惯称呼“爸爸”，也许很多人认为称呼“父亲”会显得更加敬重，但在我心深处，“爸爸”才是对父亲的爱称！

从小到大，爸爸就是我心目中的真正男人，也许他的身材并不魁伟，但却丝毫不会影响他在我和姐妹心中的伟岸形象。因为爸爸是那样宽容、细腻、知书达理的一个男人。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虽然我是一个男孩，爸爸却从小学考初中、高中，乃至大学，坚持在考场外守候，这也成为我最大的精神支柱，让我一次次在人生的考场中取得胜利。

爸爸言语不多，但我却能读懂他的每一个眼神和每一声叹息，那里面有赞许，也有无奈，但不管怎样，不变的是爸爸对我的期待与关爱。我不想记述从小到大我与爸爸的点点滴滴，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心里，永远都不

会忘记，人们都喜欢说“父爱如山”，但我却觉得那太过沉重。爸爸和我是朋友、是知音、是上苍送给我和姐妹的礼物，所以我们姐弟妹和爸爸的关系永远是那样和谐、轻松，让我想到琴键上跳跃的音符，难怪爸妈的感情是那样的和美。

年过七旬的爸爸，精神依然矍铄，镜头中的他有年轻人般的灿烂笑容……

我知道，一生坎坷的爸爸在经历了无数风雨后仍然恬静安详，实在是看彻人生后的一种难能可贵的豁达与睿智。不知怎地，看到爸爸的笑容，我的眼睛却有点润湿，我长大了，爸爸却老了。

我是爸爸唯一的儿子，也许刁蛮，也许任性，但其实我一直想对爸爸说的是：下辈子，我还要做您的儿子！

爸爸，让我在此再次送上一个祝福：生日快乐！永远快乐！

动物并不可怕

□晨 雨



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导说：中国江苏徐州动物园里的饲养员在清理笼子的时候，忘记关好笼门，结果被狮子咬死。同时也举出近一段时间内，发生在中国各地动物园里游客或是动物园里的工作人员被咬死咬伤的事件。

看了这则报导，不知你的感觉是什么？也许你会觉得说动物太可怕了，它们毕竟是动物，没有理智，等它们兽性大发的时候，人类就要遭殃了。确实，你的感觉很真实，而我和你一样，也有同感。动物就是动物，它们没有理智，有一天当它们兽性大发的时候，我们人是会有危险的。但是，我和你的想法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虽然动物会伤人，但是动物并不可怕。你千万不要说晨雨我前后矛盾，其实，我的想法一点也没有矛盾，我个人认为动物会伤人不假，但是同时我也认为动物真的不可怕。

我曾经读过另外的一篇报导，是一位八十

岁的老人家被老虎咬死的事件。老人家很喜欢一些小动物，如果遇到一些受伤的小动物，他都会抱回家去养起来。有一次，他遇到一只受伤的小老虎，也把它抱回家养了起来。几年来，都相安无事，但是有一天，当老人家喂老虎的时候，结果被他亲自养大的老虎所咬伤，送医不治身亡。老人家在临死之前说了一句话：虽然我被自己养大的老虎所伤，但是我还是愿意告诉人们：动物并不可怕，人才是最可怕的。

我真的很同意老人家所说的话，动物并不可怕，人才是最可怕的。动物没有理智，它会伤人，只要我们多加小心一点，和动物界学习和平共处，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侵犯到它们生活的领地，同时我们也不要先去伤害它们，并且做好防护措施，即使它们兽性大发的时候，也不会伤害侵犯到我们人类的安全。但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呢？

冬天随想曲

□— 凡

留学生涯说冬天

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感受迥然不同的冬天。

六十年代初，告别了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的云南园(已走进历史的新加坡南洋大学校园)，怀着无限的憧憬，与刚注册结婚的外子，乘搭意大利邮轮罗马号向英伦进发。经过波涛汹涌的亚刺伯海、诡秘宁静的红海、穿过苏奕士运河、进入风光明媚的地中海、最后横渡英伦海峡，来到了当年许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国土，落实了留学梦。

从炎炎夏日的赤道，来到了四季分明的温带。从多年来沦为英殖民地的东方，来到宗主国的西方。对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华校生，是一个全新的经验。除了文化及风土人情的差异给我们的冲激外，四季气候的迭更，亦是很难让人一下子适应的。

我们是在夏末初秋抵达英国。作为经济不丰裕的留学生，第一个冬天是很难挨的。六十年代初的英国，除了旅店、豪宅有中央暖气系统外，一般房舍都是靠煤气壁炉或煤油炉取暖。在新币8.8元才可兑一英镑的六十年代初，对穷留学生如我们，买东西折换成本国的货币时，都觉得很贵。我们当时的财政预算，只能租一个小房间。房租是生活中很主要的开支。小小一个房间既是睡房、书房、会客室、也是厨房。夏秋还好，一入冬，从窗门隙缝钻进来的寒风，随时都可让室温骤降。何况我们住的是没有中央暖气供应的小房间，只靠室内一个煤气小壁炉取暖。租户只有把角子塞入供应煤气的角子机，才能点燃壁炉。面向壁炉，虽然身前暖和，身后还是冷飕飕的。夜晚钻进被窝的那一刻，最是难受。那年代房东既没有供应

丝棉被，电毯更不用说了。我们盖的是又厚又重又不暖和的被单。盖了三层还觉得冷。

由于我们居住的地区，房租相对来说比较贵，不久，我们就迁到另一区和另外两位留学生合租一个有两间睡房及一间充作读书、煮饭、吃饭兼闲聊的共用小客厅。冬天的早晨，大家赖在各自好容易才睡暖的被窝里，都不愿意第一个离开被窝，起身点燃客厅的壁炉。为了省钱，就寝前，我们关掉室内所有的炉火。整个单位像个大冰柜。

外子当年修读法律，不像现在那样，须要先在大学取得法学士学位。根据学制，学生可自行选择考试科目及应考日期。勤奋的，可在三、四年内取得执业律师的资格，懒散的则可拖个七年八年才完成学业。那是个须要个人有很好的自我约束及规划能力的学制。由于学生不一定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到校上课，大部分时间得靠自己进修。

冬季在家读书不开暖炉，就算你穿着冬衣外套，亦冷得坐立不安。整日喂供应暖炉的角子机，荷包又要大大缩水，超越预算。因此外子大部分时间，是到有中央暖气系统设备的邻近图书馆准备功课。又暖和又不花钱。

我的运气比较好，有条件住在伦大宿舍，有中央暖气系统日夜供应暖气。

六十年代，正是中国开倒车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以一穷二白来形容当时的中国，毫不为过。中国的落后贫困，使我们这些身居海外的华裔留学生，亦倍受歧视。我们的处境只比黑人好一点，起码租房子时“no colour”不包括我们，但遭受白眼的情况却是一样的。记得有一次舍监找我说话，劈头第一句就是：“你们亚洲人怎么这么不整洁?!”原来清洁女工由于白皮的优越感，心不甘

情不愿地为我们这些华裔收拾房间。她夸大其词地向舍监投诉我的房间太不整洁，难收拾。英语不灵光的我，感到她语气中的歧视成份，突然勇气倍增，以不流利的英语，大声抗议他的说法。我说：“你可以责怪我个人，但请不要用 you Asian 这样的字眼。”当时的我，正值人生的春季，但此刻却感到阵阵的寒意。脑中不期然的闪现艾青的诗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啊！”而我，此刻也正经受生命中寒冬的袭击。

“离别了故乡，不知多少年啊！留恋的祖国，望了又望，眼前只是一片渺茫的山河。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的怀抱。静静的夜，冷冷的风啊，明月向西沉……”这首“异乡寒夜曲”在异国的冬夜，经常在我脑中回旋。我南方的祖国啊，此刻也正值动乱不安的年代。不少浪迹天涯的学子，正在异乡承受着有家归不得的煎熬。

北望憧憬的故土，哀鸿遍野，血流成河。

理想的幻灭，信仰的动摇，让正值人生春季的我们，经受着生命的严冬！

(一)人生金秋话冬景

春去秋来，时光荏苒，不知不觉我们已进入人生的秋季。

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是我家松、竹、梅留学英国的日子。我们以松、竹、梅岁寒三友替孩子命名，相信潜意识里是要他们像

松竹梅那样，经得起风雪的熬炼。

八十年代，沉睡的巨龙终于甦醒，翻转身躯，准备腾飞了！我们的人生也进入秋收的季节。

孩子在英国求学那些年，我们经常选择去英国过圣诞节及农历新年。那时候，居处已有中央暖气系统的设备。冬天，尽管外面大雪纷飞，冷风呼号，室内却温暖如春。

我喜爱雪景。记得有一年的十一月中旬，我们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福州十邑同乡会恳亲大会”，突然下了一场大雪。厚厚的雪，覆盖了整个紫禁城。皑皑白雪散发的银光，把大地映照得十分亮丽。故都的大雪，让人想起《红楼梦》，想起落得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境界。

除了冬雪，我更爱观赏冬天的树。

落尽了黄叶的树，露出了一身的劲骨，或直刺高远的蓝天，或盘根错节地迎向风雪。那些百年老树，褪下了繁花绿叶的彩衣，在寒风中赤裸裸地展现其经历风霜后的风骨。它让人想起那些不屈的灵魂的一身峥嵘、一身傲骨！

(二)入冬时节思永恒

转眼人生已入冬。

往事如烟，往事也不如烟。这是个回忆的季节，也是个思索的季节。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的答案，也许可以让人较坦然地走向永恒。

礁湖与海

□林岸松

你曾注我以激情
把我塑造成形
以海浪不歇的毅力
当你年富力盛
然而随着岁月流失
你力不从心
遂把我遗弃
让我独自憔悴

如今，缘已尽

你不再登门造访
我亦不再心湖澎湃
但我依然能够
感触你脉搏的颤动
聆听你内心的太息
在别离后的年代
我或偶而忆起
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
和交汇时那段快乐时光

处处无家

处处无家

□丘启枫

这些年来在出生地文莱遇见旧雨新知，他们的开场白往往是：“几时回来的？”我刚答话，对方已经追问：“几时走？”

曾几何时，我在这个和平乐土已经被当作过客了？

几年前参加文莱大埔同乡会的晚宴，一位学长兼乡长对我说，有些同亲以为我是上海人，却以为同乡会的法律顾问是大埔人。原来我这个创会会员缺席二十多年，福建籍来自美里的义务律师，客家话一流，年年上座，于是主客易位，我出局了。

青春岁月在文莱杏坛渡过，我是华教的留鸟；壮岁北移，从公仆到记者，一直在东亚地区工作，我成为新闻界的候鸟，四海为家，不定时过境文莱；暮年倦游，重返故土，由于深居简出，以至居留文莱的外地人反客为主，问我拿什么护照，还问我以什么身份在这里居留。

大哉此问！因为持用的护照、旅行证件的国民身份变化不小，提起来可真的是一言难尽。

护照？我有过七种旅行证件；身份？我有十种国民身份。乍听起来，好像是间谍电影；仿佛一个人手持多种护照，在国与国之间变换，取得一个生存的空间。

其实，没那么戏剧化。我只是浮萍。在游牧与栖居之间行走，在不同山水景致之间飘浮，偶而抬起头来，难免感怀乡关何处是？

一九五四年，我第一次离境，文莱当局发给我一张A5大小的旅行证件，我的国民身份是“中国客家人”（Chinese-Kheh）。

一九五六年，我取得文莱居留证，国民身份是“文莱永久居民”。

一九六一年，我取得英国护照，国民身份变成“文莱英国保护籍民”（British Protected Person State of Brunei）。

一九七八年，我领取中华民国护照，同时拥有另外一个国民身份：“中华民国公民”，

算是双重国籍。

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文莱独立，当局不再发英国护照，我在文莱的国民身份变成“无国籍人（Stateless）。”

一九八五年，我到新加坡工作，他们不承认中华民国护照，便在护照封底内页加贴纸条，供移民局加盖签证，另发一本入境证，把我的国民身份擅改为“台湾人（Taiwanese）”。

一九九〇年，我有了第七个国民身份：新加坡永久居民。

一九九二年，我申请放弃中华民国国籍，获得内政部长签发的“国籍许可证书”，我又取得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国民身份：“许可丧失国籍人”，这时候，我按照国际法已经没有国籍了。

同年，我获得第九个国民身份：新加坡公民。

二〇〇二年，我取得附有三颗星的香港身份证，又多了一个国民身份：香港永久居民。

五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永久居民不一定可以永久定居。至于非英国公民持有限制性英国护照，扉页上以女皇陛下的名义要求各有关方面给予持照人自由通行，并给予协助与保护，阁下可千万不要太认真，这类“保护籍民”其实是白金汉宫的“化外之民”，也是唐宁街10号的弃民，不但没有英国居留权，连进入英国都要签证。当年欧洲共同市场的联邦德国（西德）将我这种“保护籍民”等同难民，没有签证不准入境，在边界上办临时签证才特许“有条件过境”。

“难民”是地球上会走路会吃饭的皮球，在边界或国境之间滚动。随时都可以被人踢来踢去。幸运的是，我还有几分自知之明，尽量趋吉避凶，所以不曾当过“人球”。

不同的国民身份和旅行证件，在不同的移民、关卡、保安人员面前，偶有不同的挫折和意外，总得有点耐心，有点认命，从来不敢奢望“来去自如”。此所以我总是（下转100页）



忘不了

□刘华源

八年抗战，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中国人的死伤，人数在3500万人以上。中国所受的损失，不下6000亿美元。这么大的灾难，中国人能忘得了吗？这么大的伤害，能要求中国人原谅吗？就算中国人宽宏大量，既往不咎，中国人绝不能忘记民族的深仇大恨！要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就是要“以史为鉴”；要向前看，也要牢记历史的教训！凡炎黄子孙，不论是中国人，是海外华人，不可忘记1937年12月13日这一天，中华民族惨遭浩劫的一天！

日本蝗军在攻下上海后，随即占领南京。国民政府撤出首都，南京任由日军蹂躏。从1937年12月13日起，六个星期内（一说前后长达数月），侵略者杀死中国平民和俘虏30万人以上，强奸妇女20万人，烧毁了三分之一的房屋。掠夺了大量珍贵文物。

这样大规模的屠杀能抹杀吗？如此惨不忍睹的暴行可以掩盖得了吗？中国和人民向日本政府和战犯追究战争责任是战胜者的权利，无可非议。！

战后，德国政府和人民，为纳粹党人屠杀600百万犹太人而诚恳地，毫无保留地向全世界的犹太人道歉并赔偿损失。

2005年，德国在首都柏林市中心竖立了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

（纪念碑群占地1.9万平方米，由2700余块

石碑组成。石碑最高的有4.7米，最低的不到半米。）

德国总统、德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出席了揭幕仪式。

德国于1952年与以色列达成协议，向以色列犹太大屠杀幸存者提供了250亿美元的赔偿，还向以色列政府提供了超过7亿美元的物资和服务。

德国总理代表国人在纪念碑前下跪，向死者深深致歉！

德意志民族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过错，敢于向历史负责。

把600万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然后关进煤气室，用毒气杀死他们。罪大恶极。德国是个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圣经里的“十戒”，特别是“你不得杀人”，是有约束力的。虽然个别纳粹党人并没有开枪或以军刀夺人命，既没犯天条，也不违反刑法，他们的领导及权力机关须承担杀灭族群的滔天罪行。纳粹党人的杀人手段虽比日本军人“文明”，其罪恶绝不为文明人所接受。

相对而言，战后的日本，表现差极，态度恶劣，形象如侏儒。

战败的日本，在美国的扶持和援助下，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强大，其GDP为亚洲之冠，仅次于美国。加之，中国政府，不论是1949年前的国民党掌权或是之后的共产党，对战败的日本采取宽大政策，既往不咎，放弃索取赔款的权利，这一决策，更加速了日本的复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只要仅仅坚持索回甲午战争的赔款（加上利息），大力发展经济，中国早就进入世界超级大国的行列！

战后60余年，日本有没有深刻反省，认识到侵略中国，发动太平洋战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War Crime），并以德国为榜样，向战争的受害人道歉与作出赔偿。？

没有！



不但没有，日本的右翼势力与战争贩子的余孽，势力高涨，蠢蠢欲动，表示决不承认日本有错，部分日本媒体甚至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的虚构。

日本的学者，大学教授就大屠杀罹难者有多少人的问题作出不同的估计：承认有20万人以上的主要有9人如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认为只杀了几千至多20万人者主要有四人如日本大学教授(?)秦郁彦（法学博士）至于认为仅有数百人死亡，乃至完全否定的态度的有记者、大学讲师、大学教授、学者。社会名流。人数不下十余人。

上述事实可见一斑：掩盖历史真相的过失已经不是个别日本人的失察或被教科书或媒体的误导。整个大和民族的道德品质都得打上个大问号！

日本不但不为其犯下的战争罪行忏悔，反而时时流露出要“翻案”的情绪。如1973年日本作家铃木明出版《南京大屠杀之虚幻》一书中首次指出“百人斩”为虚构。

此外，日本的高官大臣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叫嚣“东京审判”无效

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个标准历史书中把二战中的日本给战争对方造成的伤亡、日本的战争暴行，和强行将中国及朝鲜半岛犯人送往日本劳动营的内容删去，只留下了一些美国轰炸东京的照片、一幅广岛废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战争死亡人数的统计表。

最令人费解的是：日本政府至今不敢面对战败的历史事实，不肯明确表态，为二战所犯下滔天罪行向受害者道歉并作出赔偿。

可见。日本人不但不能也不会“深刻反省”过错，其心态显然是，只挨时机成熟，必

将反攻倒算，以报战败的耻辱。面对如此心态的日本，曾惨遭其伤害的人们，能不深思熟虑而有所警惕吗？

中国人真的那么健忘吗？日本人真的能够愚弄中国人民吗？

日本军人的残暴，血腥，不人道是中国人无法忘记的！其恶劣程度是别的民族在别的战场上所干不出的！

把手无寸铁的平民，捆绑在柱上或树下，在众目睽睽下，随时随地，用军刀砍杀，这是什么军法？谁说这是战争状态下的正常行为？

军人像野兽般到处强奸妇女，满足兽欲后再以军刀插入受害人的下体！这算是人干的事吗？据说，日本军人是奉上司命令才这样地疯狂起来的。有那一个国家有这样野蛮的军队？

把普通老百姓，驱逐至河边，然后用机关扫射，把尸体推入河里。任其腐烂发臭，其残暴之至。禽兽不如！其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

试问：这样的民族，有资格进入联合国扮演维护和平的角色吗？这样的民族，一旦恢复其起强大的国力，并足以抗衡美国势力时，会不大声要求美国为用原子弹轰炸长崎和广岛造成数十万平民百姓伤亡而道歉并作出赔偿？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的复仇主义正在嚣张地叫嚣，伺机行动！他们在钓鱼台上的表演难道不是明显的挑战信号吗？日本首相及大臣公然地进入靖国神社，为处死的战犯献香谩拜！这样的行为，不是很明白地向世人宣告：日本不承认在二战中犯下战争罪行！

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人，要头脑清醒，提高警惕呀！

1/10/2008

（上接98页）在排队或者等待制服官员的时候，读读唐诗，遥想古人间关万里，证件就在诗与诗之间等待。多年之后，朋友说，他这才明白，为何我行囊里总带着一本翻得破烂的唐诗。

很多时候，唐诗是我这个“精神难民”心中的“护照”，是我神游长安的“身份”。当一切挫折过去之后，总会有美好的归属，好像唐诗拥抱了我。

身份是一种辨识，护照是一种符码。

难民、无国籍人、居民、永久居民、公民……这世上许多人追逐身份，追逐国民身份，有的不择手段。有人为身份坐移民监，有

人想法子买个身份，有人追着绿卡，有些人想做英国公民美国公民，有公民身份就是保障吗？

这世上可有一种身份叫「平安」？

我没有花钱买国民身份，是国际政治和职业选择决定我的国民身份，然后决定我可以持有的旅行证件。

想起唐诗“笑问客从何处来？”我欣然接受自己是永远的过客。带着那本唐诗，历经我十个身份的转折，书页已破损，可是，我喜欢这本伴随我东奔西走数十年的旧书。

我想，唐诗才是我的身份，我的故乡……

都已经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一粟

都已经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不必再背向阳光了吧，如果
心动于隔邻那一朵期待的玫瑰

我只能悄悄把隔邻那一朵
心动的玫瑰移植向那任阳光
寻找任何一角却也始终无法
照耀得到一瓣花的心园。

都已经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那面久远而又古老的墙呵
早已摇摇已坠，不，甚至
完完全全已被拆除，只要
心动于隔邻那一朵玫瑰，纵使
早已有一双温柔的手日夜灌溉，又何如？

最终明白
日日以泪水浇灌的玫瑰
永远无法开得灿烂
刮起他人生命的风暴，也将埋葬
属于自己的爱情阳光。

都已经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悄悄偷窥隔邻那一朵心动的玫瑰
是一则世纪笑话，谁还会
傻傻的背着阳光，而是坦坦的逆向阳光
越篱公然强摘，并理直气壮地昭告天下：
这是
爱。
无奈呵，一场美丽却最错误的邂逅
让我无法自禁，心动于隔邻
那一朵玫瑰，
都已经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虽然，
那面久远而又古老的墙却在我心房
依然牢牢屹立不倒

当理智的锄，连根拔起
心园的那朵玫瑰，灿灿的
第一道晨曦，蓦然
耀亮了整个心房。

都已经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虽然
如果命运错误安排我心动于
隔邻的那一朵玫瑰，
那么就让伤痛的背影
诠释心中最深沉的爱，
往前走呵，或许，就在前方
有一朵无篱的玫瑰，灿灿开在的金阳下
正迎向我。

年关思乡

□梁友情

月弯弯 挂故乡屋檐
我看见 母亲愁眉不展
我看见 父亲渔船空返

月弯弯 照故乡荒田
我看见 我的镰刀柄断
吊在棚架如月空悬

弯月愁眉空船
镰刀弯弯
勾勒离愁画面
勾起心事无眠

故乡呼唤 亲友期盼

还在忧虑 回乡盘缠
又传来腊鼓 频催年关

月弯弯 落故乡门前
天涯传讯报平安
回乡路虽远
将赶到围炉 庆团圆

微型小说

刺

□— 粟

她终于主动提出离婚。

“何苦呢？我又没有要求你离婚，小妮也没有强迫我和你离婚呀！”丈夫忠强脸上现出愕然，不解的神色。小妮是他在外金屋藏娇的女人。

是的，何苦呢？只要想起他躺在另一个女人的身边，她就妒火难熄，纵使他躺在自己的身边，心中的愤怒，委屈亦难平，是的，又何苦再如斯折磨自己呢？

“喂！听说忠新被那个狐狸精抛弃，转投向另一个富商的怀抱了。”好友玲秀告诉她这个消息，是在她签了离婚书的半年之后。

“如果他要求回到你身边，你会答应吗？”

见她沉默不语，玲秀提出了自己心里的疑问。

就在玲秀告诉了她消息之后的那个黄昏，他捧着一大束红色玫瑰站在她门前，脸上带着“负荆请罪”祈求，负疚的神色。

“忘掉不愉快的过去，我们重新开始，好吗？”他用温柔的眼光凝视她，让她仿佛又回到了初恋时光。

若今天不是小妮无情无义抛弃了他，他会站在她家的门口吗？

她冷冷一笑，不发一语关上了门，她清楚的看见他惊愕、意外的神色。

她的心忽然隐痛起来，呵，那是他插进她心窝的第二根刺。

岁月的答案

□段 琴

荒芜在记忆深处的那座断桥
多年以后，蓦然
响起，如今早已遥远
却又曾经如斯熟悉的
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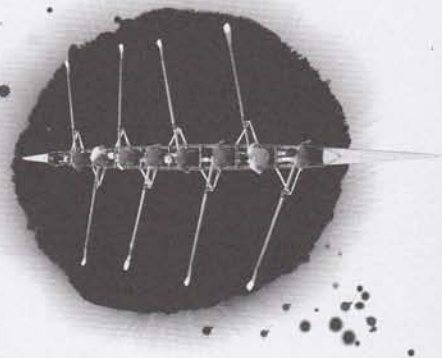
当日
当你的背影答案了我最深情的
剖白
桥那端，金瓯的旭阳刹那
迅落于海，准备迎接未来的
桥，我一直以为
瞬间断成遥遥的天涯
生活，开始泛滥日子成无际的
泪海

不断浮沉我，日夜
爱情，呵，满怀期待的爱情
原来只是一块，泪海，希望的

浮木
而时间，
就在你渐行渐远，
泪海无情浮沉我的时刻
悄悄为我点燃起遗忘的温火，

照亮了整个广阔的岸边，
把我对你的缱绻的柔情，一丝
一丝
焚烧，化成
轻轻，轻轻的轻烟

此刻，在断桥那端
尽管你深情频频的呼唤
我却再也无法回头
当岁月的凄风苦雨
烧熄了最后一丝爱的余温，心
空开始放晴
我又当该如何重建这座断桥，
为你？



沧桑岁月话当年

——写于父亲百年冥诞

□高山民

父亲在53岁之年寿终曼谷灰夫路。日子悠悠忽忽，今年夏天已经47载了，刚好是冥诞百年春秋。母亲颇享高龄，八十四岁，寿终清迈芳城。

父亲生前的音容状态。我清晰回忆；齐裤露胸短袖衫，束腰阔脚长板裤，是他的标记；双鬓白发欺霜雪，风际挥舞任飘零……

父亲生平不苟言笑，衣着随便，虽有几套新装，也不轻易更换。晚年时候，卧病在床，更见消沉。有时几句笑话，想逗他开心，也不过牵动嘴巴，眨几下眼睛，略表欣慰而已。

父亲27岁，离开普宁斗明老家。那时大姐六岁，后来殉逝的二姐三岁。我出生还未满四个月。

据说，当年欠下乡里人科伯，24个龙元。把村前池乾亩二分田作押，写下文书，立了契约，便买棹南行。临去时多慷慨，许下诺言，我走了！快则一年半载，慢则三年几个月，便回来团聚，那时赎回田地，再添园陇，重振家风。

终其一生，父新未曾回过唐山。不消说，亩二分田早就完了债务。

父亲入过孔门，读过书。

家里的书籍颇多。有母亲带自娘家的，父亲学堂读过的，以及许多典籍和通俗小说，存放在一只木匣内处。木匣盖上，墨笔字写着父亲名号，王泽乾某年某月置，字工整。

这些书，经过母亲调整、筛选、剩下30余本，我和母亲来泰国，也一起带来。家里没有父亲相片，离乡背井许多年，也从不寄过相片。懂事以后，我多么想知道父亲，尤其他的

样貌。问姐姐不得要领；问母亲，母亲口述之外又用手比划；高高的个子，进门的时候要低下头。

我于是很注意那道门，且有好感。

进门低头的，只有大舅父。已经结婚生子堂兄阿松，都没有门框高。

至于大舅父啊！真真了不起。大舅父身穿长衫。足登跑鞋，全身洁净，既教书，还教拳。高高之外又伟健，伟健之外又风采，数尽乡里人物，大抵只有父亲才堪拟。

我于是崇拜父亲。

大概是读三年级吧，我开始给父亲写回批，答复他久久寄来的家书和银项。

母亲一头念，我一头写。无非是：“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家中生活难度，一切家计，全赖舅父维持，你有利入手，甚盼……”云云。

母亲没有入过学堂，不会写字，却会背诵古文，千家诗，幼学琼林，读烈女传……教乡里的娘儿们唱潮州歌册，一出—出的、朗朗的书声，就像听潮州戏一般。

家贫，我九岁才入学。受母亲的感染，我和姐姐从小就读这种书：千家文。三字经，秋水轩，小说，读了一篓篓。可以这么说：母亲是我读书识字的启蒙老师。

“女子无才便是德”。我三位舅父，都受过高深教育，有的且在乡里的洪冶中学教书；三个女儿，当医生的外祖父宁可自教读，不教写字。

我三年级时，母亲感觉不会写字的吃亏。于是一横一竖，一撇一勒，举起毛笔和我练字，写不好又撕搓，大闹笑话。

母亲念，我写，遇生字，打开千家诗，或者幼学，或者……总之，完成一封信倒不困难。反正是久久一封，且有经年没有父亲的音讯者。

有一回，写了几次父亲大人，总不惬意，都被母亲搓成纸团，丢了。思索良久，她说：再行起稿，从头来写。

母亲念道：阿辉的爸：十年已成过去，临别豪语，还记多少。你远越重洋，梯山航海。所为何故？池干田亩依旧在。只是换了户主，问人生，悠悠岁月，还有几个十载？你夕夕笙歌，夜夜欢娱。我那不知！近且彩楼棚前抢绣球，相国府内作佳婿。荒唐事，任你做尽，要我置诸脑后，该不该？语云：男以女为室，女以男为家，家道如斯，我不呼天叫地，只问你良心何在？女儿阿娥，我待其去嫁，男儿阿辉，我挈之同住，不日行矣……

这封信托客头带去。

原来老细大乡里，有客自泰国来。说了许多父亲的荒唐事，彼乡与我家，相去二里路而已，消息不胫而至。

母亲果然把一座四点金，二片山园，八分田地，换成米票，舅父又送来若干银项。说道若姐夫不肯相认，可以自立。

一九四七年九月深秋，我和母亲到泰国，一上码头就被安顿在萱莆路，移民局。

第三天，父亲来探望我们，兼办理入境手续。认识父亲，初次和父亲打照面，地点就在移民局。隔着铁窗和界线，母亲要我向十米外的人喊爸爸，我喊了！心里不是味儿，他是我的爸爸吗？他怎么可能是我的爸爸……

那时父亲穿一件秃领短袖衣，衣扣没有扣齐。衫裤任由风吹刮，一条灰长板裤，十分陈旧，是穿带鞋，乱蓬蓬的头发，黑白相间，随风飘动；高高的个子并不伟健，消瘦的脸颊看不出风采。这和我心中的父亲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老了！母亲自言自语，老了……

“把纽扣好！”这是母亲喊出的第一句话，声音温柔，却很权威；父亲做了。

“你为什么做个秦世美。停妻再娶。”这是母亲喊出的第二句话，有询问和责难的语气，仍然很温柔，也仍然很权威。

我知道母亲还涉重洋，为的就是这句话。

父亲两手并摇，神情却很镇静，并且郑重。

“皇天后土可鉴，我哪有停妻再娶的事”，父亲叫屈喊冤，近于赌咒；“我也是生活难度，先受风寒，后患疟疾，病了几个月，现在才好转，你不见吗？我还很虚弱，未全恢复呢……”

“啊，你病了！”“母亲重重嘘了口气，不是入赘……吗？”母亲无限的唏嘘。

穷不是罪；病和老都无可非议。

只要不做秦世美，在母亲看来，什么都没有罪。

“病了！果然是病了！你的爸爸病了！”

父亲走后，母亲频频说这句话。满脸尽湿，眼眶里满是泪水，伤感，怜悯，都写在脸上。母亲从不轻易下泪的，当知道父亲在泰国做了许多荒唐的事，气恼是有的，但还是谈笑自若。“他是你的爸爸啊！你在怀疑是吗？”母亲一把我搂在怀里；“以后喊爸，要喊出内心，要喊得尊敬”母亲泣不成声，我也哭了。

那年父亲三十九岁，正是风华正茂、峥嵘岁月的年代；母亲三十六岁。我自懂事以来，母亲从未在脸上涂脂抹粉，但端庄秀丽，朴素自然，母亲也上山种园，下田插秧，但衣著整齐，发式梳得光亮；安然自若，淑静祥和，是她特有的气质。我十二岁，读初小四年级，一个未经世故破旧农户的孩子……

第四天，父亲把我们带去移民局。二辆三轮车，把我们送到灰夫路，父亲在灰夫路租了一间单层木屋，每月二百珠，屋子共分三进。后面有小天井，设置卫生间和厨房；中间有二睡房，一是父亲卧室，另一租给林姓伯伯，我和母亲来，林伯伯就搬到近毗去住。

屋子前面堆放一些旧油桶，我们叫它做“油笔”这是父亲赖以谋生的物事。

此外四壁萧然，饭桌十分简陋，四五支

“油笔”翻起屁股，抹擦干净了，就成为只椅子。穷困的情况，一目了然。

父亲一根扁担，数条马尼拉粗索，一早去门，往各地收购“油笔”，然后用索捆绑，肩挑回来。一天的收入大约十多二珠，挥汗如雨，辛苦十分。遇到刮风下雨，发烧生病就只好在家“坐食老米”没有收入。我十七岁离开学校。依样画葫芦，也是一根扁。系条粗索，和父样一起干活。

有一次答复大舅父的信，颇能说出当年泰国生活的况味……

亲爱的大舅二舅父：来信已收到，谢谢你的关怀和鼓励，是的，我会兢兢业业，洁身自爱的。离乡十载，望断云山，思念亲人的心，无时或已。大妹桂娥，小妹丽娥，都已入学。我晚间也添个教职，当名业余教师。小时候母亲教我读些古籍，那知今日学有所用，真要感谢母亲了。家里依然经营旧油桶，父子二支扁担，同上“战场”收入虽好一点，但还是苦苦支撑，苦苦经营。母亲也未空闲过，油桶买回来，又要再洗刷，经过加工，才卖得好价钱。岁月不饶人，父亲早已鬓发皆霜，廿余年的消磨，纵是英雄。也有迟暮的时候。小时在家乡，常作痴梦，只道暹罗遍地皆黄金，却不知异乡潦倒，大有其人。三舅初到泰国，入潮剧班，当名武术教练，人事复杂，甚不称意，今已自创拳馆，颇可度日而已，常思回去，今日汕头路，回去谈何容易……

“暹罗地皆黄金”，在家乡人，谁不作如斯想，我们来泰国。真真羡慕整个乡里。当年初到灰天路，父亲耿耿在心，母亲满腹疑团，就是那“停妻再娶”的事，不能释怀。

有次，父亲说：今晚穿得光鲜一点，我要往赴“彩楼”，想同去的赶早，机会不多。

母亲紧张了，正好要弄个水落石出。于是父子三个人，挤上一辆三轮车，到了耀华叻，才知是一家潮剧院。演出的剧目叫“刘月娥彩楼选婿，吕蒙正喜得绣球”果然清歌妙舞，欢畅淋漓。

回家路上，父亲说：抛绣球招亲的事，现

在中国都没有了，何况泰国。若使用，像我这副德性，也好意思去吗？相府小姐的绣球会抛给我吗！说得大家都笑了。

父亲从前有些嗜好：早上坐咖啡店，喝完咖啡后来一包椰月烟；晚上一杯乌凉，回家的时候带一瓶二十八度的白酒。经母亲劝说，烟和酒都戒了，连咖啡店也不进去。唯有潮州戏，新戏换连，忙去赶场，都是三个人一辆三轮车。老中正顺的“大烧少林寺”演足百零五连，从不缺座。大约是十天一连，乐此不疲，这是我家唯一的娱乐。母亲三年之间，连生二个小妹，家计日见加重。

我十四岁入青年公学，十五岁毕业高小，又补习二年，以后再不敢望入学读书。挑起扁担，是最现实的选择，这于父亲的肩仔也可放松些。

那知命运之神紧盯着我们，和我们过不去，才积得点钱，买部旧货车，忽然晴天霹雳，一件不敢像想的事，发生在那个清晨……

父亲蹲在地摊边买鱼，一辆公车驶来，猛撞停在路旁货车，货车又撞倒父亲。送入医院，医生竟说无碍，可以回家。是时，父亲身体本来健康，那知从此风风雨雨，初则咳嗽，继则吐血，医院进进去去，越一年，病势日甚，终于不起。

父亲亡后，葬于越隆义山亭。几年后，墓地为水所淹，乃于北标府另营坟地。迨至十余年前母亲辞世，筑双坟墓苑于黎沙菊山庄之原，移父亲遗柩归，与母亲同葬一穴，从此天长地久，永不分离。

每到清明，儿媳孙都来扫墓，炮竹响澈元宵，祭供既盛且丰，每年几张合家相，摄于墓前，堪以告慰双亲的寂寞。

现在孙辈比儿辈有出息。家中早已无人挑扁担，捆大索的行档。想当年，百几十斤重的担子往肩上一压，臭汗直流，眼泪欲滴，真不知人生何世也！

别了双亲！墓苑有雇员看顾，年年种花植草，不令荒薰，明年此日，儿孙重临此地，再行拈香叩首；别了别了！

秋·冬·春·夏

□王家丁

秋叶沙沙地旋转
如身穿绸裙的舞女

冬天沿着滑雪的跑道
猛冲过来 撞倒了栏杆
然后消逝

春天默默而至
犹如彩虹在花园升起
在绿叶簇拥的万花丛里
夏日正以无法抗拒的热情
急切地旋转

仲夏
夕阳的余晖
凋落在
林荫道

枝叶
不再显得幼嫩

炎阳把黄昏雨
在枝芯间
像灰尘般地抖落

春

张开你的眼睛，看这崭新的一天。碧空如洗，阳光灿烂，侧耳倾听和风在低诉，寒冷和忧郁都一去不返。

伸出你的双臂，感受春雨的滋润。品味着和风，嗅着花的香甜，敞开你的心扉，迎接春光吧，世界复苏了，生命在绵延。

你可曾留意身边发生的一切，你心中可感知变化的到来，你能否看见这些季节里，你留

下的身影，你可懂得不懈的必要。

鲜花在怒放，可否打动你的心肠。那碧蓝的晴空，是否使你感到空旷。

婆娑的树叶渐渐入眠，夕阳在欢歌。热爱着春天里的一切吧！因为你也是其中的一份。

怀旧

缅怀虽已二十几年。你焕发的荣光，艳丽的脸形，依旧和我们初见时一样，动人的姑娘，是不是一定要人永忆。

注视你那水般的眼波，我又想起上帝的奇妙。

在我热爱的憔悴中把你思想，在我生命每个日子里，都记下缅怀。

我痴痴地期待着那遥遥无期的相会，把相思的日子一颗颗地品尝。

夜

黄昏了，天色黯淡，夕阳在何方？

流水，静悄悄。

落日的余晖，像沉重的叹息，沉入你我的心底，荡激着深锁的秘密。

雪白的天使，洁白的精灵，是白鸽的化身还是蝴蝶的幻影？捎来的是哪一方的消息？

日落又日出，又有多少人能与你共渡？

岁月易逝，苍山易老，难老的是不屈的精神。

夜静得开始寂寞

天上升起无数的繁星。

王家丁，原名王期顺，祖籍海南琼山人，1938年出生于曼谷，法政大学经济系毕业，现职务为公务员，擅长写散文诗，散文和现代诗，还有小说，常发表于泰国华文报纸，报刊和海外文学杂志。

天下父母心

□钟飘扬

华灯初上的时光，纪浩和太太雪瑞神情悠闲同坐于沙发上看电视，身边的手提机突然响起了悦耳音乐声响，他接过手机，欢谈片刻，便转过脸告诉妻子；我们那个祖父级旅团伙，已决定下星期六到华欣，规武里、三百峰，游山玩水去。

浩！你记得我们年青时趁春节假期头次到华欣旅游吗？那时华欣还是一个民情淳朴，充满著浓郁乡土气息的海边小乡镇，我们的旅行团是租当地村民的泰式高脚大木屋，铺草席，吊蚊帐，男女分边睡地板。

是呀！那个时代的年青人，真的朴实纯真得可爱，有这样的旅游，便感到心满意足。能有机会漫步于海滩整洁柔软的沙滩，眺望着那远方天水相连的蔚蓝天边，天水争娇，心驰神往，真是另有一番心事在心头。

雪瑞听了，内心可美了，她莞尔笑著说道：我记得当年有一憨男子，晨曦微露便邀我到海边漫步，说些不着边际傻话，偶尔望著我欲言又止，直到远远天边散射出了一片鲜艳的红色光芒，一轮红日在朝霞的烘托簇拥中冉冉上升，他还在那儿不时欲言又止，我内心乐透了，装痴装呆，看人家窘态百出……

“瑞，别再笑话我好吗？我们年青那个年代，社会风气还较保守，我又不是油腔滑舌的登徒子，脸皮薄，难免三番四次将到口的语言吞回肚子里，那像现在的年青人成天将我爱你、挂在口头。纪浩顿了一顿，接著又说道：那个年代，社会单纯，年轻人一般上较纯情，纯真，像我们，我只是纸盒厂的送货司机，你也不见弃，愿同我共甘苦。你这么一说，使我不禁想起了我们创业时的艰辛，为了起码的制作工具和起步应有的周转资金，东挪西借，搞得晕头转向，苦不堪言。”

“做生意，只要走对方向，经营得法，时间会让我们克服各种艰难，走上正轨。”

纪浩的事业经过八年的拼搏，已得到良好

的发展，有自己的厂址，根基也已扎得稳固，遗憾的是膝下犹虚，甚感美中不足，虽曾求助过不少中西医生，都以失望告终，雪瑞又很喜欢孩子，无法中夫妻决定到孤儿院收养补偿自己的缺憾。

纪浩夫妇原拟收养二个男婴作冥伶子，到了民助所辖下的孤儿院，负责的职官得悉来意，便引导他们到育婴室来，正看望中，忽有一个六七个月大的男婴，两眼看向他们，裂开小嘴笑了，雪瑞刚好捕捉到这一镜头，便要下这男婴。这时，有一看护带来一女孩，已27个月大，说这孩子已略懂人意，易教养，推荐纪浩夫妇收养她，看著小女孩圆圆的脸儿，倒也可爱，夫妇两改变原来心意，要了这一女一男回家抚养。

纪浩雇了一个30岁妇女当汶玛负责抚养照顾这一对孩子，并为孩子取名，女的叫明月，男的明光。

两个孤儿好幸运，进了纪浩家门，雪瑞爱如己出，在良好的抚养照顾下，孩子在健康成长，届读幼雅园年龄，都先后入学读书去。

孩子在学习当中随著时光的奔驰逐年长大，爸妈的叫声越叫越铿锵有力，纪浩夫妇在和谐安祥的生活中，感到无限的温暖和满足。虽二个孩子的学业读不出好成绩，俩老只有时加以督促他们努力用功学习，从不曾叱斥呵责，有流于溺爱的情态。

大女儿读完泰文高中学程，考不上大学便不作升学之想，在家作大小姐，帮父母照顾生意。二儿子投考大学落选，对升学兴趣索然，同样在家工作。

纪浩和雪瑞也以为，读不读大学都没关系，泰文高中毕业在商场一般上可以应付裕如。在家帮著做生意，磨练，摸熟了可早日作为接班人，也是好的出路，对儿女辍学在家，都欣然接受。

白云悠悠，岁月如流，瞬息间，明光已24

岁了，他有了爱人，是读高中时的同学，他要求母亲成全，并带了爱人来拜见父母，是泰族女儿，因家境不好，高中毕业便辍学，现在一商行工作，名叫妮沙。纪浩雪瑞见妮沙伶俐活泼，说话温柔有礼，心中也喜欢，答应了儿子的要求，这年的六月便为儿子完婚。

翌年的六月，妮沙为纪浩家添一男孙，两老万分高兴，一提起男孙儿，便笑得合不拢口。

这年年尾，纪浩已62岁，雪瑞也已60岁，二老有了决定，新的年代到来便要退休享清福，将生意交给一对儿女掌理。谁知放手四五个月，大女儿摇身一变名牌服装，名表，钻饰，加上采用高贵的进口化妆品，浑身扮成了一个领时代的时髦高贵小姐。儿子也出手阔绰，将妻子装扮得不比姐姐逊色，自己大手练，加带钻石表，宝石钻戒，加上名牌衣著，大有贵家公子派头，而且，把逛歌厅上酒楼进餐厅当作家常便饭，每月花费不贷。纪浩的纸盒厂从艰辛创业发展到现在，不外是一间家庭式的中型工厂，每年的盈利都有一定的极限，何况市场竞争那竞争那么的激烈。眼看儿女生活腐化，不知死活的随意挥霍，二老心惊胆颤，顿觉得放任下去每年盈利必化为乌有，甚至于可能影响坚固的根基，放任不得，二老只得再次下海，措理业务，掌握时权。越年，欢乐的宋干泼水节过后，一天的晚饭后，明月推门走进著空调的凉爽的办公室里，见纪浩雪瑞在闲话家常，便对着他们说道：爸妈！我有一个男朋友向我求婚，他说如果爸妈应允，他将请长辈来说亲，不知爸妈意下如何？

两老笑著对看了一眼，雪瑞含笑问道：他是那里人？做什么生意？今年多大年纪？

他是乌汶府人，在一家公司工作，和我同龄。

我不曾听说过你有男朋友，你们认识多久？

五六个月，他性情好，说话温柔诚恳是一个可信任的男子，面貌也生得可爱。

“月儿，你们认识的时间太短暂，妈不大放心。常言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们身为女人要谨慎，一失足便成千古恨，不可不小心，你将男朋友的姓名地此告诉妈，妈自有道理，若证明他品格好，工作勤勉，真的是个可信任的男子，妈便为你主理婚事，绝对没问题。”

纪浩把明月男朋友的姓名和跟朋友同住的公寓房号告诉了到来的胞妹纪菊，叫她技巧地找公寓经理和保安员谈谈。旁敲侧击得到如下的资料：乃仙猜在这里租房子居住还不到一年，先后已有过二个妻子，同居不久便迫得潜逃他方。每到一处地方工作都有不久长，不是工作误事，就是酗酒闹事，不被解雇就被开除，他骗财骗色，那个女子嫁给他，就倒霉……

纪浩既知明月的男友这种货色，便将得到的资料告诉了她，并提醒她说：“月儿，这种对家庭对工作都不认真、都没恒心的人，绝对不是可寄托终身的对象，他只逢场作戏，一切儿戏开始儿戏而终，目的是骗取财色，嫁给这种人只等着扮演一个悲伤痛心的角色，你要警惕，要清醒，要珍惜自己！”

明月听了怔在那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隔天，也是在晚饭后，明月找上爸妈，她激动地说：爸妈！我问过仙猜了，他说不知得罪了谁，竟这样狠心加害他，他承认他穷，但穷不是罪过，为什么穷人就要受到诬陷、加害？连娶个发妻子都无权利？

这次，倒使二老听了愕在当场。雪瑞想了一想，才说道：“我得到的资料是和仙猜没利害关系者所供给，他没有理由唱衰仙猜，妈倒要提醒你，提防甜言蜜语带来的祸害和后果，别轻信向你身上打主意者的言语。”

“妈，是不是因为他穷妈才不愿意我嫁给他？”

“月儿，爸妈也是穷人出身，没有看轻鄙视穷人的心态，人穷不可怕，只要有好的品德，肯工作，肯努力，自有前途，怕的是游手好闲的懒惰汉，你要多思考思考，婚姻关系你一生幸福，马虎不得，别把魔鬼当良人，最终将会生悔莫及。”雪瑞苦口婆心地规劝着。

仙猜这个无赖汉知道女方家长已摸清自己臭底子，要在处世经验丰富的女方长辈面前，施行瞒天过海的伎俩已无可能。眼见明月还信任自己，便对这个天真单纯的无知少女下功夫，当获悉她怀疑自己身世，不久前无意间听到邻近老妇人说自己弟弟都不是父母的亲生儿女时，便挑剔离间，指出因为明月不是他们亲生女儿，所以才找藉口阻止她出嫁，要留她在家，一生一世做牛做马为他们工作。

明月为进一步了解自己身世，她询问小时照顾抚养她的汶玛姨，这个生性刚直，现在还

在纪浩家工作的老佣人，她直截了当地对着她说道：“明月！头家头娘是否你亲生父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无微不至把你们带大，送你们进学校读书，疼你们，给你们过著丰衣足食的温暖幸福生活，你们有今日都是他们的赐予，他们是你们劳苦功高的再生父母。你问亲生父母，问去干什么？一个身为父母者，生下儿女就要负起抚养的责任，把自身骨肉鸡狗不如的随便抛弃，这样的父母值得尊敬？有这样的父母脸上会光彩？明月，姨知道头家他们视你们如亲生骨肉，为你终生幸福才规劝阻止你嫁给一个坏男人，你不感激还心生怨恨找岔子。姨告诉你，忘恩负义的忤逆女天会惩罚的，你好好想想吧！回头还不会太迟。”

明月碰了一鼻子灰，还给汶玛姨狠狠教训了一场，一面愠色，哑口无言地走开去了。

几天后，纪浩雪瑞早餐后走进办公室阅读当天报纸，妮沙牵著小儿子走了进来，叫声妈妈便放声哭了起来，二老错愕了片刻，困惑地给了她一眼，雪瑞开口问道：

“沙！受了什么委屈？还是明光他欺侮你？”

“爸妈，明光他……呜呜……他……”

“沙，别哭，别哭，有什么事，慢慢说，让爸妈听明白。”

事情是这样，这几天阿姑三番四次怂恿光哥离开爸妈，她挑剔说爸妈不是亲生父母，养我们是要我们一世人为他们当牛马。又说爸妈对我们好是假情假义，目的是要使我们死心，肯为爸妈卖命。还说，上次爸妈放手将生意给我们掌理，不几个月就食言收回，那里是真心对待我们。光哥被阿姑多次怂恿挑剔，已在外公寓租了一房间。今天午后，阿姑要去跟汕猜过活，他们已自己租下一房间。光哥也要搬去公寓住，劝他又不肯听，我说我和孩子要和爸妈在一起，不去公寓，他说若我不跟他一起搬去，他到外办边要另娶别的女子为妻，不再承认我是他妻子。爸妈！我要怎么办才好？呜呜。

纪浩和雪瑞听了媳妇的诉说，两老脸色一变，痛心失望的苦楚感受，一齐翻腾上两老心头，雪瑞更情不自禁掉下泪来。纪浩在雪瑞耳边轻轻声说了片刻，雪瑞轻轻点点头，纪浩就对媳妇说道，沙，爸想知道你不认同光儿的原因。

爸妈，沙说句心底话，爸妈对待沙比沙的亲生父母更好，更爱护沙，这就是促使沙不愿离开爸妈的原因。沙认为：就算不是亲生父母，还这样爱我们，疼我们，关心我们，这不是更值得尊敬，更值得称颂的号？还强求些什么？阿姑和光哥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在爸妈的大树庇荫下过著着舒适幸福的生活，不知外边世界谋生的艰难，人心的险恶，像阿姑不听爸妈的规劝，只显现了她鲁莽幼稚又无知，未来必定吃大亏。光哥只有中学学历，又没有别的特别专长，沙又要在家照顾孩子，他一个人的收入肯定无法过活。沙在外工作了几年，自认有点认识，还能辨别是非。

沙，你是个好媳妇，爸赞赏你，你暂时跟光儿到公寓居住，让他在现实生活中磨练磨练，增多点见识，然后劝他回家，爸相信有一天他会明白，生活得温暖幸福的地方在哪里。

“爸妈，沙懂得要怎么做，谢谢爸妈！”

媳妇走后，雪瑞着工人把明月叫来，愤怒地指责道：汕猜明明是个坏蛋，你却盲目把他当成宝贝，不听我的规劝，愿自作自受，给人糟蹋，我也无话可说，但你为什么把他挑剔离间的卑鄙行为，转用到弟弟的身上，怂恿他离开家庭。二十几年来的养育，给你读书，给你无忧无虑地过著幸福生活，你究竟安了什么心？竟这样回报我？

也没有什么，只是可怜他被人家蒙蔽，我只是指明给他晓得，别糊里糊涂给人家当牛做马驱使了一生，死了还是个糊涂鬼！

“你放肆，可恶！想不到我好好的大白米，竟养出了这忘恩负义的贱东西！”

“是呀！我在这里是贱东西，所以，我要离开这个仙境，回到人间，找回我的价值，过著被人看重的日子。”

雪瑞被她的言语冲撞得火气更盛，喘了几口粗气，沉着声说道：好啊！好啊！高宝，你去吧！去看看你是被人看重还是被人糟蹋？忠言逆耳，你好好记住我过去说的话，终有一天事实会使你醒觉，那时你才会领悟到我的言语，我的那个仙境是多么的温馨、安祥又幸福！

半年后，明光和妮沙带儿子回来拜见双亲，在双亲温言慰藉下，一齐跪拜膝下，倦鸟归巢了。

纪浩问明光是否有明月讯息？明光答道：



怀念你啊，一起走过的日子！

——悼诗人子帆兄

□蓝 焰

就这样，经过一番磨难，你在痛苦中找到了方向，就此远行了。

——那是一条不归路，一条贯通阴阳的不归路。然而，你还是走了，在不该走的时候，匆匆地走了。

为什么啊，为什么？

潏雪纷飞，花团簇拥之际，我见到生与死在缠斗着：灵魂与躯体在缠斗着；毅力与魔鬼在缠斗着……

说有刀光剑影，却怵目惊心；没有腥风血雨，却惨不忍睹。

一天，一个月，一年……友啊，你一直在抗争，在跟老天抗争，在跟残酷的现实抗争，在跟主宰命运的恶魔抗争，在圣诞老人赶至之前，你的热血凝固了，心跳静止了，呼吸也停息了。

白莲招引，佛使相送：星光含泪，和风陪泣……

潏雪纷飞的圣之夜啊！雪，是黑色的雪花团簇拥的圣诞之夜啊！花，是黑色的花！灯火通明的圣诞之夜啊！灯，是黑色的灯；轻歌曼舞的圣诞之夜啊！是凄风苦雨之夜，天人永隔之夜。

不，那是解脱！

我相信解脱。佛家说，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生非真正的生，死非真正的死。因而友啊，你并没有死，你只不过是获大解脱而大自在的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我想，那里是须弥山，那里是宇宙的中心，那里有七香山七香海，那里轻烟缭绕，花迷鸟酣。

——我想，那里没有病痛，没有情欲的纠缠，那里大鹏鸟在邀翔着，喜悦鱼在悠游着，木棉花在竞放着，一如婴儿酣睡的温馨。

——我想，那里是诗的世界，在诗的世界里，你与杜甫、李白、少儒、维罗，正在豪情斟酌谈古论今……

忧伤与祝愿在交织着，情感与时空在交织着……

天人永隔，何曾是痛苦？又何曾不是痛苦？

离舍相依，何曾是梦？又何曾不是梦？

友啊，怀念你呀！多情的日子，谈笑的日子，一起走过的日子……

蓝焰：华文作家，泰华作家协会理事

（上接109页）去年年头，阿姐到我住房，神情沮丧地诉说身边现金全已所存无几，讪猜出言要胁她变卖身上的饰物，她已无法再耽下去，眼含泪水哽咽著说，要逃避到泰北找工作过活。

爸妈，如果阿姑回来向爸妈认错，求宽恕，爸妈肯让她进有来吗？妮沙求情地。

纪浩叹了口气，看着雪瑞说道：身为孤儿

已可怜，长大无知行差踏错也可悲，让她在外流离颠簸于心不忍，只要她知错悔过，我还是会让她进家来。

“天下父母心嘛，受气时心是火了，被她叫了二十年妈妈，要拒绝收留悔过女儿，真的狠不下这颗心。”说罢，雪瑞竟告唏嘘叹息起来。

二00八年三月二七日于聚秀园



夜·新月·旧事

□林 林

夜，深沉。

一轮新月，撒满一地银灰色。轻风，掠过树梢，催醒了万籁俱静园林。我，倚窗。窗外，黝黑里树影婆娑。心海，突然掀起轻轻波涛。我，从沉思中回到现实。夜，依然寂静无声，只有那偶然的轻轻一阵风儿唱出一首催眠夜曲。我，在这更深夜静、寂寞的夜，想起昔时一群好友，尤其是你。不觉，思潮滚滚而至，这宁静之夜。

年轻时，你我满腔热情，奋笔奔驰文坛。岁月本无情，不觉一甲子已过，你我已各走西东。在心中无味时，想起昔时你那飒爽英姿，如今，遗憾地，你却已荡然无存。曾经问过，是岁月的消磨，还是自己雄心已逝？你，默然，无语。啊，朋友，难道你已甘愿过此乏味的日子？这时，你开口了：何必再把剩余岁月套上枷锁？我，一时将思潮停住。心灵，宛如受到地震似的，感到一阵莫名震撼。啊，人生，真个变化无穷么？尤其是你。我，一时无法接受。我默默地，无言面对你这样的人生哲学。你，变化太大了！你，已让我感到陌生，陌生得令人难以理解。这时，我的心潮，还在起伏，但已无痕。我凝思，眼望窗外，依然一片深沉，夜色依然一片朦胧，正如你内心的深沉、朦胧，已无人能解读，如夜、新月。

时间老人的足音轻轻地，响在我身旁，而我却浑然不觉。我，依然倚窗。窗外，夜色更深沉了。园林，已罩上了浓浓一层朦朦胧胧色彩。这色彩啊，有着一种也叫人无法解读的含意。这时，蒙蒙的路灯，灯光如萤火，闪烁地，似乎有一层愁意。大地，逐渐进入沉睡状态了。然而，我依然倚窗不动，眼望前方一片模糊不清丛林，满怀心事。窗外，那一片披上淡淡银色而又若隐若现的林园，映出了微微晃晃欲动的树影，宛如昔年一群群热爱生活而又充满干劲的年轻人，正在聚首，谈论天地，领略文坛事。不觉，又想起了你那时的雄心壮志。这，已是久远的旧事了。今天的你，

只觉生活索然无味，却又不愿去改变这个现实，你宁愿过那十分无聊的日子，性情也变得燥动了，已不似往日的你。我，心已随着夜色，渐渐地变得无奈、沉重，真个说不清那种滋味。略略抬头看那一轮逐渐模糊的新月，我凝思着，宇宙间万物都在变幻莫测，你我也该如是。如今，你逃避一切，如鲁迅先生说，“躲进小楼成一统”。然而，你又未能“成一统”，你只是企图保住那一点点无聊而又无奈的立足点，不想其余，无奈的还是心甘情愿的将宝贵时间轻易放过。我十分为你惋惜。朋友，你将昔时的风华正茂、充满活力的一切，统统抛弃了！我亦十分为你痛心。如今，你并没真正“躲进小楼成一统”，你只是企图想以自己的生活方式过自己并不想过的日子，你宁愿将自己困住，过这种在别人眼里认为是十分无味的生活罢了。我，无言以对，由于这是你的选择。是的，选择任何生活方式，该是自己的事，我明白。因此，你我之间的友谊与感情，开始随着日子消失而逐渐褪色。这是一件十分可惜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尽管谁也没有错。人生，由自己选择、决定，无人能以代替之，你更是如此。虽然，我心中还有许多许多的话要倾诉，但你已不想听。你，变得孤独了，你不会再和任何人往来。你，变得十分固执了，你再也不会听任何人的话，我知道。于是，我不愿力挽已失去的感情，勉强而为之，无济于事，你说是么？面对蒙蒙夜色，面对高挂新月，以及开始沉睡大地，旧事翩翩盘旋中，夜，已开始深沉得叫人想进入梦乡。我，依然睡意索然。忆昔时，想今天，不无感慨。眼望那已黑沉沉的窗外，新月离得更远了，夜色也更朦胧了，隐隐还见到暗淡树梢正在悄悄地晃动，大概还有轻轻夜风吹过罢！夜的一切显得更寂静了，更叫人感到岁月稍纵即逝之感叹……。我举步，离窗，俯案，拿起熟悉的笔，开始舞动起来，牵出了无穷遐思，写出了心灵万千牵挂。（下转113页）

心路

□ 阡 陌

早知道人生总有跌宕起伏，早听说富贵如浮云转瞬消纵，总以为自己可以力挽狂涛，当手中的一切即将失去，才发觉自己的能力多么的有限，突变的狂潮，接踵而来，我像风浪里的破舟，在波涛中浮沉，我仿如跌落在深山的谷底，深陷在无法攀爬的深渊，唯有挣扎和等待。

一个多么无可预知的未来，为了避开飞唾的流言，我选择自我放逐，独行独往。一个依山开发的半山坡，虽然路坡蜿蜒，却青山环绕，野林苍翠，群山和云彩，像是一副意象画，在阴晴云雨间变幻着。我那小房低层没有遮挡，山峦，幽谷也能尽入眼帘，窗前漫绿的树梢，犹如帘幔挂在窗前，树影像轻纱般飘动，午后阳光穿透树枝，花影便翩然入屋，我的小窗外面，也别有一片天，那是个花木深秀，铺满红砖的平台，凤凰的时节，凤凰花便恣意绽放的开满枝头，像绚烂飞舞的花蝶，当寒凉的秋风吹起，枝头黄叶也随风飞落，残花更漫天飘零，花开花谢，那一片缤纷后，只见萧条中显得格外的凄美。

这些日子来，屋内的他，总是沉默的在这凋谢不尽，满地满墙的花影中。风絮吹乱了他灰白的苍发，他无心也无力去拨弄，他像枯藤，孤独的悬在花影中。漫天云霞的黄昏裹，倦了的孤鸟从秋霞间飞过，在秋瑟的枯枝上低鸣，他步履蹒跚在屋外的平台，孱弱而行，天际，旭日夕阳在他眼前已不再美丽，落日的残霞，倒映在他生命的河流，那人间数十寒暑的流金年华，已悄然沉寂在岁月的河床，伴着他我无奈的扮演着多重角色，细味着他那低落起伏的思潮。

那时每日清晨我沿着屋后的小山道，踏着

长满苔藓的石阶，晃荡入烟岚弥漫，静幽的林中，长雾吹拂，我沐浴在清风中，似乎沉淀着昨夜的忧虑，走在清凉的树荫下。我嗅着林木的气息，和野草的清香，释放着寂寥的心情，朝露沁湿山林的生命，不起眼的小野花，在尘土夹缝中，竞相绽放着天赋的美丽，林间的风声，细雨，落叶，和时而的寒风袭面，伴着我踩着林间小路，让我自由，而放纵的独享着天地的优美，那瞬间，我暂忘了自己是激流中挣扎的泛舟，我像是林中在幻象中追逐的幽灵，飘荡在奇妙的梦境中，暂时摆脱束缚，走进超脱而忘我的境界。

从林间走出，顿然奔向医院的道上，医院那踩不完的阶梯，走不尽的长廊，匆忙的人，挤着相同的电梯，也挤着相同的忧愁，缠绕在每一张脸上是深锁心扉的焦虑，医院裏，生老病死，是那么真实而残忍，是那么触手可及，在落寞的眼光交投中，看到了彼此的伤痛，所有的悲悯都尽在不言中。我像疾风般快步奔走，在彻夜难眠的大早，我只盼在瞬间就能见到他，内心矛盾的交战着，害怕知道一夜之间的变化，和医生的每一次接触，话语神情都牵动着我的忧喜，多少次，我努力去克制突然的惊吓和慌措，多少次，忍着无助的泪水，那不明究理，等待医疗的方向，我度日如年，不安的情绪时刻的笼罩着我，我总是闪躲着彼此对视的茫然，和悬挂在内心的恐惧。

工作室裏，不再有他忙碌的身影，病魔之下，他软弱的像不能自主的婴儿，然而我却慌乱而毫无作为，所有的后续，取舍，和终结，我束手无策，充满犹豫，我不知道如何将残局整理。我想努力完善的做好每一个环节，但是绊石挫折总纠缠着我，我不断的揣摩他的方

法，他的果断，择善固执和坚持，令我无法延续他的精练。望着案上的水杯，空晃了的大班椅，我不禁泪眼湿襟，我想停止所有的思忆，只是，每一个游走着的身影的角落，都触痛我的心弦，记忆中，我曾年少伤情，为赋诗书强作愁，我也在青涩中度过许多拮据日子。但是真正面对席卷而来的山洪，我却招架乏力，风雨无穷，我看到的是一个多么渺小无能的自己。

虚伪的将自己包装，用着完美的面具，去掩盖那挫败的心虚，可是面具的背后，却是一个自悲的自己，我自固奔走忙碌着，我分不清是自己拒绝了朋友，还是被朋友疏远了，我不想在怜悯和关怀之间猜测与强求，距离像护城河，守护着我那仅存的自尊，我宁可承受着千百个寂寞，却固执的保守着一份别人不屑的尊严，有时我的伤感和怀念，使我独自走进喧闹的咖啡馆，品啜着咖啡里那一缕缕的香薰，渴望着欢愉的人际，但是我还是避开了道不尽是非传语，望着熙攘往来的人，和陌生人对坐着，思索着那些深切温馨的感觉，和回眸风花雪月的人际中，曾有的激情畅快。人群裏，隐约的回荡着熟悉的话题，和相似的人生，只是在没有距离的人群中，我感觉孤立的世界外面，已经变得无比陌生和不再温柔。

绕着半个山弯，就是屋前的红砖路，两傍摇曳着浅黄的喇叭花，寂寞的山风轻轻的吹动着，花藤透着美丽的嫣红，我嗅摸着风中的花瓣，走在回家的路上，但是心牢里，却是深锁着我那颗不能自主的心，暮色中青山秀丽，然而寥落的心境，却辜负了美不胜收的山路，我

的思绪像飘荡的破网，总是遗漏了什么，又收藏不住什么，多么苦涩而漫漫的人生路啊！那年轻的悸动和无忧已不复再。只怕不知还有多少走不完疲乏的心路？和多少奔走的台阶？为寻良医，病中的他决定同归故里，我也再次成为一个千里漂泊的天涯过客，浮云真似千里烟浪，我又像个沧海浪者，飞越了另一个异乡，告别了一些如浮云飘散的人和事，我有着挥别的痛快。异乡，夏日炎炎，平原矮树，远处的云层像坠落在树梢，那天边硕大的夕阳把人的眼睛挤的美丽起来，春雨的花树，有着掉不尽璀璨的颜色，阵阵的雨来得虚无去得缥缈，涤洗着我风扑尘灰的乡愁，这里的医疗团队，有了对症的治疗，从深邃的黑洞终于透进了曙光，他病情有了起色，负累挂虑终于卸下，我犹如小鸟挣脱牢笼，在宽阔的天际振翅。阳光照耀下，我的心像一冽溪流，粼粼银波闪烁耀眼，虽然那骤雨后的云层像千层浪花，但云层后的光芒已露，虽然秋来花落满地，但树依然硕大，我再次看到一个茁壮，精致的生命，忧怀伤感，终于远去。

回顾那年，寂寞的小屋，寂寞的山路，寂寞的林间，冷冷风，冷冷的心，冷冷的情，走过了枯清的春夏，萧瑟的秋冬，无数个梦魇沉浮中的夜晚，我和他共同承担一个命运，冷暖相知。这间小屋，这段山路，遗有林间小路，无数次的心悸和泪水，留下我此牛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作者：阡陌，泰华女作家，擅长写散文，水彩画和素描

（上接111页）啊，夜已如此悄然无语，宛如你我几十寒暑所谱写而成的友情心曲，正在开始划上休止符。是的，到了划上休止符的时候。今夜，你，是不是也在低思？我想，你不会，因为那已成为过去的事。是，一段久远旧事。今天，在你只知享其成而不知用其工的时刻，你绝不会有所深思。我肯定。然而，我，心在疼，并开始急促地跳动，毕竟是一件十分遗憾

的事。是，是此生一件很遗憾的旧事，并且是一件无法弥补的人生憾事。再见吧！朋友，我想，我们的缘份已尽。尽管，我是如此无奈地；尽管，我心不愿。

但，今天的夜，已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结局。既然如此，随缘罢！

2008年4月4日晨逸园

天才的背后

□若 萍

假日约了阿卿去探望多年未见的阿花，阿花这个小丫头，在未出嫁前，总喜欢混在我们一班老大姐的集团中，这么多年来我们各忙各的都没有见到她，只知道她婚后生活愉快，已经是两个女儿的母亲。今天阿卿心血来潮，相邀去看看她。

阿花把她两个女儿叫出来，八岁的阿A脸上涂了厚厚的脂粉，头上用定发胶梳了一个分成一团团、尖尖的据说是榴莲装的发型，还喷上了蓝、红、褐几种颜色，看起来怪模怪样的。阿花说晚上阿A的学校有联欢会，阿A到时要穿上一套亮光闪闪的塑料衣服上台表演。

我们知道阿花的两个女儿都在教会的名校读书，“要花很多进校费吧？”我问。

“当然要啦，入学不但要考，还要赞助金，只是考上了可以少送一点，我每个孩子送了五万铢，有的家长必须送二十万铢，才能进这间学校念书。”她说。

我伸长了舌头：“二十万？这么贵！如果有四、五个孩子要念书，不是要花上百万铢吗？”

“贵是贵，不过要这么想，从小学到中学的十二年教育，平均算起来就不贵了，所以还是有划算。而且，在名校读书，气派与环境都毕竟不同，和孩子的一生运途都有影响。”阿卿在旁说。

“这还不说，学校里的特别活动特别多，像今天的联欢会，要穿的这套衣服，一套六百铢必须跟学校买，平时又不可以穿——。”阿花回转身，又拿来了一些阿A用塑料片做成的精美相框、铅笔盒之类的手工艺品，“这些材料都必须跟老师买，学校里功课又多，这些都是我帮着做的。”

“老师准许吗？”我问。

“怎么不准，大家都是这样，一些家长太忙，还要去雇人帮助做呢，老师才不理。现在一些学校在新生申请进校时，还要考核家长的学历呢，学历高才可以帮助孩子做功课，等于一个孩子读书，家长也要伴读了。”阿花说起孩子就滔滔不绝。

从阿花口里，知道阿A虽然才八岁，但四岁多便开始学钢琴，现在能一面弹一面唱，还是她们一组里的高材生呢。小的阿B也要开始去学了，还有一个礼拜要去学两三天游水，晒得都成小黑人了。

由阿花，我想到我另一些朋友，她们同样也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让孩子除了学校里的正规功课之外，最起码要去学计算机，学游泳。有的送孩子去学日文、学中文，还有去学柔道、学芭蕾舞、学乐器的。即使是每科成绩都几乎满分的优秀生阿迈、阿旺，她们的妈妈也都让她们每天下课后再去补习，而且是每科全修，要她们精愈求精，甚至假日亦不例外。所有的父母都认为，若非如此，孩子就比不上别人。

我不是教育专家，不知道像这样在幼稚的小小年龄，就开始一整天紧张忙碌的学习生涯，对儿童的心智成长有多大的好处，是否适当。

有一家我认识的人，每天天亮后不久，爸爸开着汽车，妈妈在车后座替睡眼惺忪的孩子擦脸梳头发，一面打开饭盒让孩子在车里吃早餐。——待会儿爸爸有爸爸的事，妈妈也有妈妈的事。下午放学后，爸爸开车和妈妈再去接孩子，才上车，妈妈先递上一杯橙汁，然后是一些面包食品，接着就送孩子去补习、去游泳，最后才又接回家。

就这样，为了孩子的教育，一家人每天都有得忙的了，大概也是因为大多数的家长都是这样培养孩子，所以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天才洋溢的儿童，惊叹于他（她）们的聪明伶俐，多才多艺。赞叹之余，低头回思，自己在这个年龄时，会做些甚么呀？时代真是不同了。

我又想起了我在内地的一群侄儿侄女，他（她）们的父母都没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的精力关注孩子的教育，如果说物竞生存的定义不变的话，那我的一群侄儿侄女，他们未来的生存空间在那儿呀？

东南亚华文教育的一颗璀璨明珠

老挝万象寮都公学记

□ (中国) 花金苓

领导和我说：“想让你去老挝万象寮都公学，发挥你的余热。”我很诧异。前不久，有相好的同事，问我去不去“印尼”？我婉言谢绝了。干吗要出国呢？广州生活蛮不错的，啥地都不想去。不过，领导说：“寮都”很需要管理人才哩，我第一考虑你。三天之内你给我一个信，不去，我好考虑别人。回家后与孩子们商量，结果大家一致赞成我去。

原来先生是老挝归侨，回祖国四十多年了，“寮都公学”是他的母校。回想92年老挝万象侨社，就要聘请先生去做校长。这次我们去，先生也算是衣锦还乡咯。先生说：我陪你去吧！

我作为国侨办派老师要到“寮都”任教了。心里怎么也觉得好像又去“插队”了。说起“插队”，人们会想起那是“文革”后期，老三届学生的“灾难”，全部都要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农村去。于是，我在农村一呆就是6年。点煤油灯，（有时为节约用柴油，柴油便宜，但湮大。）住茅屋，吃的是米饭，但要自己种菜。可是，我们这些城里下来的姑娘，哪天种过菜？只好用盐拌饭吃。每天劳动十多小时。后因大队学校办起了初中，找到我这个当时文化程度最高的，来教初中二年级的数学。这就开始了我教书的生涯。至今都是刻骨铭心，-----姊妹们都说，你这次去“老挝”，是个洋“插队”。不少同事也纳闷，人家都往美国跑，你怎么到一个穷国家？

其实，8年前，我们全家人去过老挝万象，不过，那次是去旅游，也去过“寮都”。那时，正值暑假，学校没有学生，也没有老师，觉得挺“荒凉”的。今天，当我一踏进寮都公学，再也没有“插队”的感觉了，也不觉“荒凉”了。

我来“寮都”第二天，就举行开学典礼！看见穿着整齐校服的学生，穿着统一制服的教师，排着整齐的队伍，简直是生机勃勃、一流的精神面貌，丝毫不会荒凉啊！这里中国老师的宿舍，有空调、冰箱、电饭煲、电热水瓶、煤气灶、大衣橱-----应有尽有。哪里是插队？自己不觉好笑起来！真是太聪明了。

都说老挝是穷国，可是，我来了很久，怎么也不能承认她穷。每天早晨，我站在校门口，看学生上学。同学们（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威风凛凛的骑着摩托，还有家长开着汽车或自己驾着汽车来上学，极少是骑单车，更不用说是走路上学。校门口天天车水马龙，汽车大堵塞，这种景象只有在广

州华师附中（省重点学校）开家长会时，才会出现。但学生骑摩托、驾汽车的实在是少之又少。不少学生还带手机来学校，屡禁不止。一些同学用两部手机，说一部老挝使用，一部用泰国网络，打外地。——呵呵，不是他们穷倒是我们挺穷的。去哪里？走路。最多骑单车，送个摩托给你也不会骑。同学们常常看到中国老师走路到湄公河边去散步（只15分钟路程），觉得很诧异呢！有的同学放学不回家，等一、两个小时，直到家里人来接他回去。其实这一、两个小时已经走几个来回了。回想自己上中学时，每天来回要走80分钟。走了三年。当时有公共汽车，可是，家里穷，真的

坐不起呢！如今，在老挝都不用走路？真是太幸福了！他们说，在老挝有两种人是走路的：一种人是外国旅游者，一种就是神经病。是的，我常常在路上往前看100米，往后看100米，甚至整一条路上，都没有一个行人。你要是走在路上，“嘟嘟车”（老挝的交通车之一）一下就开到你面前问：“坐车吗？”

二

我到“寮都”后，安排我担任高一语文、中三的世界历史、中二的中国历史、中一的阅读课，共13节课，还要担任高一的班主任。说心里话，好多年来因搞行政，每周只上5节课。行政领导上5节已是蛮多的了。到这里要上4门学科，心里不大平衡。但看看其他老师，都是13节以上，好像对我还是优待的呢！听已经来了一年的老师们说，老挝还不错，柬埔寨要上20节课左右。“哦，原来是这样的。”这和我来的任务是有差距罗，本来说要我参加给本地教师的培训，要参与编写教材，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缺的是初中、高中的各学科教师，让我们来顶课的，难怪有的老师说，我们是来打工的。“哦，原来还是洋打工的”，入乡随俗吧。

上课，对我来说恐怕不在话下，我又喜欢；担任班主任，我也是驾轻就熟的了。也就欣然同意。

可是，上课一周下来，觉得很累。辛辛苦苦准备好了的课，津津有味给学生讲课，听课的人不多。为什么？有一天上早读，一些同学在“哇哇”吵，我说：“不要吵了！”但他们还是继续吵。我说：“哎！真象乌鸦。”一个女生不解的问：“老师，什么是乌鸦？”我怔住了，发现他们听不懂！哦，原来我们是教外国人学汉语呢！自己在国内教了30多年的书，从来没有学生不听我的课的。嘿，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呢！本来，我很庆幸自己教高中学生，他们有一定的汉语的基础。但我教了一段时间后，感觉他们汉语水平，恐怕只是国内的初中水平。看来，还得要好好研究一下这班学生。

我试着教学生学唐诗，“五言”唐诗加上题目只20几个字。先教学生读，再讲诗的含意，而后要他们背诵、最后默写。嗨，这一招还真灵。同学们见字少、好学，兴趣很浓，学起来也很努力。每次考试时，我都要他们默写两首唐诗，现在同学们会背不少唐诗呢！

又不能天天讲唐诗哦，教学任务还是要完成。高一年级用的是中国人教版教材，对他们来讲太深了。因此，采取先易后难、删繁就简，去掉那些带政治性的文章，多讲一些散文、小说之类。讲课尽量用浅显、通俗、明白的语言，多用实物、多举例。减慢速度，力求精讲多练。教授古文难度更大，一字字、一句句、一段段，讲明白，带着他们一句句读，反复读，书读百遍、其意自现吗！然后再一遍遍做练习，消化。慢慢地他们也能把古文读通了，慢慢地也懂得其含义了。

上语文课稳住了，作文课则更难。本来国内中学生最头疼的事，莫过于写作文，更何况外国人用中文写作文呢？开始写作文，只几个同学交上来。起初我以为老挝学生懒惰怕写作文，后来发现不尽然。每次上作文课时，总有几个同学围着我，边写边问，写一半写不下去了，问老师怎么办？然后我再帮助他往下写。原来，他们是不知字怎么写，不知怎样用中文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两节作文课下来，自己累得头上冒汗、口干舌燥，心想，这哪里是学生

写作文啊，是我带他们

写呢！——但学生讲，老师，这样写作文，自己懂写了。知道怎样用中文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了。是吗？我喜出望外，那我累一点没啥！再来，我一遍遍帮助他们

这样写作文，渐渐的缴作文的同学多了。

三

寮都公学刚刚庆祝了她65华诞，开始她第66个春天。当今，寮都从幼儿园到高中，有1200人。据说，她历史上最繁荣的时候，在老挝解放前夕。那时，老挝的华侨、华人也是最多的时候。我先生的叔叔陈鸿兴先生做寮都公学第七届董事长，尽管他的生意很忙，但他天天到学校。至今寮都的工友们还记得：陈鸿兴董事长很关心师生员工，每天清晨来学校，先到三层教学楼126间教室巡视一遍，听听老师们上课，看看学生们读书，问问有什么问题，谈谈有什么意见——。

如今，寮都近1200名学生中，已经远远不只是华侨、华人的子弟了，一个学中文的热潮在老挝悄然兴起。翻开学生的学籍册，真正“中国籍”的学生不到一半，纯老挝人占了不少比例。一位老挝电视台的记者说，他把孩子送来寮都学习，就是要他学好中文，将来好同中国做生意。一位政府官员说，把孩子送来寮都学中文，因看到中国发展很快，和老挝的关系很好，让我们子孙后代友好下去。有的公司的职员讲，中国公司来老挝投资的不少，让孩子学会中文，将来去中国公司做事。——不管他们是什么动机，把孩子送来寮都学习，都是想让孩子学好中文，这是寮都的骄傲！寮都的光荣！

不信？翻开学生的学籍，可以看到几乎政府各部门，都有官员的孩子，在寮都读书的。一届届学生毕业，如今寮都中学已经有53届毕业生、小学已经有69届毕业生，校友近3万。毫不夸张的说，寮都校友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在世界各地默默的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校友们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见对方说国语（普通

话），就会问，是寮都毕业的吗？碰见自己的同学就会问一声，同学哥，是哪一届的？无论他们在哪里，都会梦萦寮都。有空“常回家看看”，没空，让父母来看看。

我来时间不长，碰到两件有趣的事。一天，我在办公室备课，一个声音吓了我一跳。

“请问，陈列校长在吗？”我抬头见一中年男子，已经站到我面前。“你是——？”“我是他弟弟！”他脱口而出。“哦？没听说先生有这样一个弟弟呀！”我心里想。“好，请您稍等！”我赶紧找来先生，经他们互相介绍，方知是美国回来的堂弟陈锦平，也是寮都的校友。想来看看寮都，打听到堂哥现今是寮都的校长，更想来了。

还有一天，来了老夫妻两人，说是来看寮都。他们是在万象中华理事会的理事长林振潮先生陪同下来的。我想，这么大年纪，一定是首届的寮都学生了。“您俩位是寮都第一届学生吧？”“不是，是代儿女来看寮都的。”林理事长代他们回答。原来他们儿子叫吴立鑫、女儿叫吴立真，现今双双在美国工作，是寮都的校友。工作太忙，没空来看望母校。让爸爸、妈妈来老挝，代劳。他们取出400美金，捐献给寮都，聊表儿女的心意！

我们常常会看到三、五个人来到学校，东看看、西转转。问他们找谁？回答说：不找谁！是寮都的校友，回来看看。他们兴致地说：“我原来就在二楼那间

教室上课”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是现在初三的教室。他接着说：我们的教导主任是黄顺成老师，他要求我们很严呢！学校没变，师生换了，都不认识了。

四

寮都公学能够走过她65年的里程，靠的是什么？我常想。看看寮都的全称则明了：“华侨公立寮都中学”，顾名思义是华侨、华人大家共同出钱、出力，来办的学校，政府不投资的民办学校。看看教室门口上方写着：“培龄第一教室”。

现校长室是“培琳龄第二十一教室”（郑培龄是寮都第六届董事长）。大礼堂上方写着“颍川陈氏宗亲建赠”左上方书写着“陈文宝、陈复谋、陈鸿兴等8代子孙142多人”捐款名单。学校物理实验室是翁明祥第三教室，化学实验室是陈璇珠第四教室，幼儿园则是“金山教室”“联兴第一教室”等。图书馆上下两层约有12间教室大小，却是寮都第二届董事陈作梓、陈鸿兴、翁民祥等48人捐赠。——

仅2002年11月11日65周年校庆这一天，就有500多人捐款给学校。偌大一个学校，教室有126间，有运动场、大礼堂、电脑室、校友亭、甚至一草一木都是华侨、华人捐献。我深深受到感动，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那就是“伟大”！我深知，每一位华侨、华人都有一本苦难史、奋斗史，今天有了钱，不忘支持教育、不忘子孙后代成材、不忘支援公益！

直到今天，寮都学生交的学费，还不够开支本地教师的工资。寮都聘请了十多位中国教师，教中文，每月要付几千美金——。这些钱哪里来？董事长开玩笑的说，我像开了一间亏本的公司，明知这样还不能停。是的，寮都开办65年没有停过。而且，越办越好。前两年，还办起了高中，明年就有高三毕业生了。我们老一辈的校友，没有读到高中很有点遗憾。但今天，他们看到寮都办起了高中，多么羡慕。老校友陈成丰就是其中一位。当第一届高中学生到校，他为每一位同学做了一件西装。有了第二届高中学生，他又送每人一套运动服。他说，我见你们读高中，向你们祝福！你们太幸运了，希望你们把书读好。为寮都争光。

理事长林振潮先生非常关心这间学校。林先生常常说：老挝信佛的人多，拜佛捐款不用人讲，很自觉的去做。要他们关心教育捐款，要常常呼吁。我们理事会，每年新年要组织少狮团舞狮队埃家舞狮，得到的红包（各家给的钱），三分之二给学校。这不，65周年校庆时，理事会捐款1万美金！中华妇女会捐款十万泰币！林振潮理事长、副理事长陈复谋先生、蔡瑞才先生、李世荣先生、监事长江家立先生、校董事长林泽民及陈文森等全体理事们，

都是身体力行，带头捐款、捐物。

寮都公学在东南亚享有盛誉，来参观者不少。今年四月，泰国民办华文学校，一行16人来寮都参观。他们深受感动。团长梁冰女士说：来到寮都我们很吃惊，惊讶老挝有这么大一间华文学校！惊讶这间学校的学生都会讲中文！惊讶学校有这么多中国老师！明年，我们还要来，从你们高三学生中挑选一批学生去我们泰国教中文。今日之寮都已经成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寮都的兴盛、寮都的繁荣、寮都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华侨、华人的关心、支持！我们作为寮都的教师，还有什么理由不全心全意的为他们的子弟服务呢？还有什么理由不全心全意建设好这所学校呢！每当我在万象的无论哪一条街道上走着，常常碰到学生喊“老师好！”此时，我的心情是激动的，在寮都我教的学生近三百。30多年了，说桃李满天下，纯属事实。也确感自豪与骄傲！我不后悔我当了一辈子老师，如果说再有下一辈子，那么我还是选择当老师！

附：花金苓 由中国国务院侨办派到老挝万象“寮都公学”，教汉语、培训汉语教师。

《新世纪文艺》稿约

- 1、本刊园地公开，无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杂文等，都欢迎亚细安各国作家投稿。稿件请打好字，通过电脑以附件方式传至：owchingtee@yahoo.com.sg
- 2、我们不分派系，但求文章有坚实的内容，不涉及乱神怪语即可。
- 3、作品思想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看法，并不代表本刊立场观点。
- 4、由于草创初期，我们的资金有限，因此不发稿费，但文章一经录用，当寄去数册杂志，以资传阅推广。

怎样欣赏书法艺术

□(菲律宾)林启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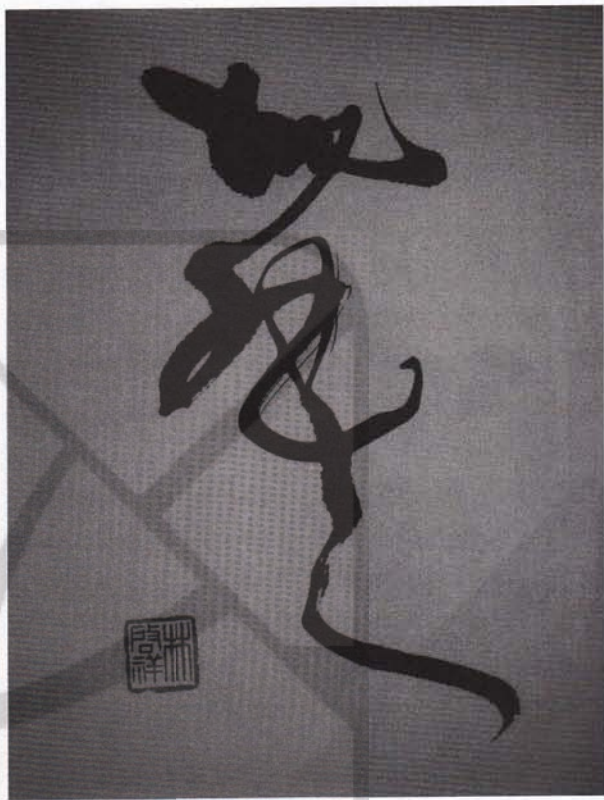
什么是书法?

受过中文教育的人，对书法并不陌生，至少是“似曾相识”。记得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大家要修一门课叫“书法”，每周要交几张用毛笔写的大楷和小楷，还要临摹字帖，一般是柳公权的《玄秘塔》，临得越像越好。但是在目前，常常看到一些华人，见了书法作品就搔首弄发，不知所措。说熟悉是熟悉，说懂又不太了解，谈到欣赏更是茫然。

我认为，要欣赏书法，应当克服一些障碍，摈弃一些成见。最重要的，要了解书法不等于写字。虽两者有共同的地方（同是视觉符号的应用），但是写字的目的着重于叙事表意，而书法所追求的是传达美的感受。一个是理性的操作，一个是感性的抒发。书法源于写字，但是并不止于写字。写字进入了艺术殿堂，就成为书法。

简单地说，书法是美丽的书写，而书法作品是一件用文字组合来表达的视觉艺术品。中国的文字，源自象形，后来演变为繁复的符号，构成多样多变的两维（two dimensional）空间的画面，其构图的美趣远远超越单线进行的拼音文字。因此，虽然许多国家都讲究书法，唯有中国的文字写来最美，最具有艺术创作的空间。请看日本、韩国的书法家，他们最上乘的作品，都用汉字写出，不用他们本国的文字。

中国的书法，用笔墨纸为工具，通过人的运作而成。古时候，书法在应用和艺术两方面占有同等地位。可是到了今天，毛笔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已无必要，甚至是一种累赘。有趣的是，当书法的应用价值在一方面急束下降，书法的艺术价值相对地在另一方面逐步上升。



因为如此，书法从小学的必修课程转变为大学的艺术选修科目。同时，不少孩童在私下学习书法，作为课外的艺术教育，正如学习钢琴、提琴一样。中国现在有很多老年大学，供退休的人学习各种技能，作为休闲活动，而书法是最热门的一个项目。书法可以修身养性，延年益寿（据统计，历代的书法家，比一般文人多活十年）。现在，当中国在经济、政治上占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世界正在搞中国热。不少外国人士，包括不懂中文的人，也在学习书法，体会书法的情趣。

文学内涵与美学内涵的区分

我们日常读报、看书，目的在知道里面的

文字内容。收到一封朋友手写的信，只要笔划清楚，文字工整易辨，也就满足了。有时候某人写的信字迹好看一点，读来除了信息以外，还有一种快感，这就有了美的成分，也就是书法的来源。甚至有时候，某人写的字，虽难于辨认，却有一种磅礴的气派。这就说明，信息内容跟视觉美的内容，可以合并，也可以分家。当然，如果一件书法作品同时具有文学与美学的价值，是最理想的。但是应该认清，书法作品以美为主，文学次之。如两者不能得兼，宁可牺牲文学以成全美的内容。甚至完全不懂中文的人，也可以从美的角度全盘欣赏书法，全盘接受书法艺术。就像不懂意大利文的人，依旧可以由音乐的享受喜爱意大利歌剧。能够排脱文字内容的羁绊，书法才可以提升为普世性的艺术语言，正如意大利歌剧是全世界都能欣赏的艺术一样。再说，中国的古典诗词，常是一般书法家书写的题材。同一首诗，有人写来秀气婉约，有人写来粗犷苍劲；一样的文学内容，不同的视觉感受。视觉的美，是书法的生命，是书法家真正追求的目标。把文学内容放在次要地位，读者或许心有不甘。为此，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申辩。第一是王羲之的《奉橘帖》。这是王氏赠送朋友三百颗橘子的时候，夹在篮子里的便条。第二是张旭的《肚痛贴》，也是一封短信，告诉朋友昨夜肚痛的事。这两张短笺，一点文学价值都没有，却被历代收藏家视为至宝。可见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不一定并行；可以合，也可以分。

书法的美术特征

书法与图画同是视觉艺术。一幅好的书法，应该也是好的图画。除了颜色以外，图画的美学原理，可以完全应用在书法上面。书法着重线条，在线条的应用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可以说，书法是用线条组合而成的画。传统的书法，讲究笔法，字法，和章法。

先讲笔法。笔法是最基本的操作，是毛笔和纸张通过水墨互动而成的产物。影响笔法的

条件实在太多了，这包括毛笔的粗细、长短、肥瘦、弹性；握笔的角度、高低；笔锋的隐、露、中、侧；落笔收笔的轻重、虚实；运笔转笔的徐疾、滑涩、提按；毛笔含墨的多寡、燥湿；水墨的浓淡、光泽；纸质的厚薄、粗细、以及吸水性能，等等。这些多样条件的配合，可以造成千变万化的笔划效果，于人以不同的感受。一笔带过，可以显出委婉细腻、柔情缠绵、轻佻浮躁、稳定持重、刚毅不拔、奔放豪迈、飘逸潇洒、狂放不羁，等等不同的心态与情绪。笔法的建立，除了修炼功夫，还有赖于个人的性格、气质、与情操，且随年龄而成熟。

聚笔划而为字，就是字法。字法讲究字形的构造，也就是字体问题。字体有总的体和个人的流派。总的字体是当今通用的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个人的流派有柳体、颜体、赵体，等等。一般人习字，往往找个字帖来临摹，模仿得一摸一样就满足了。因此，学书往往停滞在字法阶段。其实，一幅书法的好坏，还要看整个画面的构图美。好看的字凑在一起，不一定是好的书法。相反的，有时候个别的字不大好看，而整个作品却很好；这就是章法的作用。学楷书，隶书，可以不管章法，因为都是正正规规的排列。草书或行草就不一样。因为有不规则的自由，草书不能不讲究章法。

章法以现代的术语来说，是构图（composition）或布局，也就是南朝时代美术评论家谢赫（479-502）所说的“经营位置”。好的书法有如好的图画，必须有严格而恰到好处的构图。严格的构图，使整个画面成为一个互相牵连的有机体；而恰到好处，就要做到一笔不能增损，动一笔而累全局。每一字对于上下左右的字，每一笔对于整个画面的笔，都有相互关照呼应的密切关系。图画的构图，取决于画的题材；而书法的构图，则视书写文字的先天条件而定。达到章法的完美，多少凭靠一点美术天分，不是临摹碑帖所能得来的。不过，从欣赏的立场说，只要能够感受就够了。

书法的音乐特征

除了美术成分，草书还有音乐的特性。由于一笔连贯，一气呵成，草书带有类似音乐的节奏与韵律。虽然音乐是时间的艺术，而书法是视觉的空间艺术，然而一幅书法的空间里就含有时间的意味。草书所表达的空间旋律与音乐的时间旋律所引起的感受是一样的。因此有人说，书法是无声之乐。我常常感到，书法的笔法与提琴的弓法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握笔如握弓，必须又稳重又灵快；握之太紧有碍动作，握之太松则不能控制。手指在琴弦上的跳动是机械的动作，由乐谱所指定，可以从修炼得来，而右手的推拉才是演奏着感情的抒发，其轻重快慢，出自个人的感受，不是乐谱所能支配的。因此，挥笔的抒情作用与拉弓的抒情效果是一致的。书法跟歌唱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一个演唱者必须在歌唱中间呼吸，可是高明的歌唱家能在最适当的地方换气，像是不停地唱出，不必呼吸的样子。同样的，一个书法家必须在某些地方沾墨，但是有经验的人能在书写中不着痕迹地沾墨，像是未曾中断的样子。（当然，故意显露痕迹的时候自属例外。）书法创作与音乐表演还有其他共同的地方。我们常常听到“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成语。一位音乐家苦练了十年，只为了三分的演出。而演出的时候，全神贯注在感情的抒发，演奏的技巧早已置之度外，成为身体反射(reflex)的一部份。同样的，书法家在创作的时候，也贯注在心灵的发挥，所谓笔法、字法、章法也早成为意识(consciousness)之外的反射了。

书法的舞蹈特征

草书予人以多样的动感。时而“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唐释亚楼和尚语），时而春风拂柳，时而碧波荡漾，时而飞瀑流泻，时而乱石堕崖。唐代草圣怀素《书自叙》云：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初疑轻烟澹古

松，又似山开万仞峰；寒猿饮水撼古藤，壮士拔山伸劲铁。这都显示草书的各种动态。因之，书法不但是无色之画，无音之乐，且是无人之舞。据说，唐代另一草圣张旭见了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书道。草书的气势，节奏，韵律，与舞蹈的步伐，跳跃，飞腾，低抑，顿挫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书家的舞动，是在创作的时候进行。他利用手指，手腕，前臂，上臂，肩膀的挥动，甚至全身的运作，表达出内心的感情。瞬间的挥舞，凝在纸上成为永恒的记忆，让后人在观赏时感受当时的律动、神采。草字的动感，给书法注入活力。如果说，楷书是端坐，行书是步行，则草书是飞翔：如天马行空，自由不拘。

书法与现代艺术的汇合

二十世纪世界艺坛出现了新的潮流。在音乐方面，摈弃了旋律，拥抱了节奏，质感。在舞蹈方面，排除了古典芭蕾舞的硬性拘束，发挥自由不羁的挥动。而在美术方面，贬低了叙事、具象的表达，而重视质感、构图，等直觉的感受。这与东学西渐不无关系。十九世纪中叶由日本流入欧洲的版画，触发了印象派的兴起，反抗西欧经院派的艺术教条。二十世纪禅学思想的输入，给西方带来直观的艺术意念，引起风起云涌的所谓“现代艺术”(modern art)。

据说美术大师毕加索(Picasso)曾经表示：如果我生为中国人，我可能也是个书法家。诚然，书法与现代的抽象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书法所讲究的“飞白”（即干笔或快笔的运作时留下的空隙）以及“屋漏痕”（即雨水漏在墙壁上的斑痕）就是现代艺术所追求的质感(texture)。“屋漏痕”也代表一种美趣天成、自然流露(spontaneity)的美感，也正是现代艺术所推崇的。抽象画巨擘 保罗克里(Paul Klee)曾告诉人家说：我这幅画画得好，是因为我的画笔在操作中突然分开了。这种有意无意得来的效果，在书法、在现代画处处可以

看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巧合，使中国书法成为一次性的作品，不能重复。相传东晋王羲之创作《兰亭集序》，回家后又写了几次，结果都不能如意。怀素也说过：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

抽象表现派 (abstract expressionist) 画家克莱因 (Franz Kline)，用黑的颜料大手笔画在白布上，其气派、神韵酷肖中国的书法。奇怪的是，克氏极力否认受过中国书法的影响。原来中西艺术各自寻找各的道路，而在二十世纪碰了一个响头。这件耐人寻味的事，说明了艺术语言的共通性。

无法之法的创作准则

怀素《自叙帖》说：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半无墨。而明末画僧石涛也提倡“无法之法”的创作方式。究竟什么是无定则，什么是无法？其实，所谓“无法”指的是摒弃陈腐的常规，摒弃千遍一律的公式，不为传统所累，而求创新，而求自我表达。因此“无法”仍是有法。然则，什么是“无法之法”的好坏标准呢？这问题在美学的园地里至少讨论了几十年。现在略加申述如下。

举个例子，画人如以像不像作为好坏的标准，倒是简单的事。但如果把人像分割了（如立体派）那就出了问题。书法亦然。书法若以端正工整为准绳，那就容易论高下。但是如果像草书那样大小不一，歪歪斜斜又怎么说？原来像与不像，端正不端正，并非艺术的最高层次。苏轼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形象(form)以上，还有意象(imagery)，再高是意境(mood)，也就是创作者通过艺术品与观众取得了心灵上的共鸣。一件艺术品，无论是一首诗，一幅画，一支歌，一场戏，以至于一件书法作品，如能震撼读者、观众，使他们得到心灵上一种满足的感应，久久不能忘怀，就达到了意境的创造，也就是成功的作品。要走到这层次，除了作者的功力，还凭读者、观众自身的修养。事关深奥的美学问题，这里不加详述。

我的学书历程与创作理念

我从小喜欢书法，也喜欢美术。年轻时酷爱现代画，对抽象画犹感兴趣，屡有创作参加画展。书法方面，在小学跟中学时代受过一般的初步训练，不是师承，也不是科班出身。我对书法真正的领悟，是在三十五岁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看到怀素的《自叙帖》。这部书法经典，给我极大的震撼，让我惊悟中国的书法艺术，在千多年前就达到了现代西方艺术家追究的目标。怀素的狂草，挥洒奔放，豪气万千，比起西方的抽象表现画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就有意学习草书，但是谈何容易。第一，由于业务关系，没有时间；第二，草字怎么写？不会写草字，怎能写草书？于是我就买了一些书法字典、草字字汇之类的书籍，在业务工作累了的时候，多少学习一点。可是真正有时间学书，还是六十岁以后的事。当时接近退休年龄，可以腾出多一点空闲。那时候我也收藏了一些字帖。我最喜欢的是怀素和于右任。我学怀素的气势，也学于氏的简约。后来也学了苏轼的豪放，黄庭坚的奇崛，与林散之的干笔。我的创作，可能是糅合了这许多人的风格。我从来不拘于流派。我只是从每个大师的手笔，摄取我喜欢的东西。甚至任何人的作品，只要有我佩服的地方，我就吸收下来。我也不因袭传统。比如说，下款的时候，我用公历，不用干支。这是实际和准确问题，虽然有时候干支写来好看一点。

我认为，学草书，第一步要“识草”。因为如果看不懂草字，草书就无从下手，虽有才气也无用武之地。有人会问：为什么要苦苦学草，写个楷书不就行吗？我的答案是：楷书太拘谨，有一定的写法，变化不大，写来人人差不多一样，不够发挥个性。隶书亦然。草书的变化幅度极大。除了个人风格的差异，一个字往往有两三种甚至五六种写法。这情况给学草的人增添不少麻烦，但也正因如此，草字给书法拓宽了游刃的空间。书家可以从众多的类型

中挑选最适合自己的个性而又最配合整幅画面的构图美的写法。

站在观众的立场，草书的多样化使文字的辨识十分困难。常常看到一群人围观一幅草书，大声争论其中的每一个字，把艺术欣赏抛在脑后。其实这样受苦是不必要的。上面说过，书法到了今天，审美的成分多于应用。观者不必为了辩字大伤脑筋。如果须要，可以拿张释文读读就行。所以，书者必须识草，而观者可以不识草。好像意大利歌剧，演唱着必须懂得原文，而听众就不必要。有了这样的共识，书法的创作和欣赏就容易达到目的。

有人提倡草书的统一写法，我认为没有必要。第一，这会给草书艺术带来致命的打击（因限制了字型的选择）；第二，如果为了传达讯息，用行书就可以，何必动用草书？

我的草书创作，为的是抒发胸中情怀。每一件作品应该是一幅完整的画。所以除了笔法，字法，我更注意章法。有的诗词由于笔划的先天限制，总不能配得到好的构图；我就不写。我也极讲究字数的选择和字行的排列。最好是十个到二十个字；过多过少都影响到位置的经营。字数太多更显得密密麻麻，限制了构图的操控。因此，我常常择取一首诗的某一段，不把全诗写出。字的排列也极奥妙。例如，一首诗如用三行写出，或用四行写出，都有不同的画面效果。甚至一个字的调动，也足以影响大局。此外，我也利用纸的粗细，笔的干湿，以及运笔的快慢，达到不同的质感。下笔之前，一定要把布局与字型计划完善。下笔之后，物我两忘，全凭感性的抒发，让笔在纸上无意识地任意挥动。书成之后，审视再三，常有意外的发现，即所谓“意在笔先，趣在笔后”是也。草书的创作，尤其是狂草之类，七分人为，三分天成。意外的效果，给作品增添天趣，使每件作品具有独立的个性。这与现代画的情趣，完全一样。

我的学书过程，始于自学，历经不断观摩就教，至今仍在探索阶段。我用中国传统的书法工具，佐以现代美学观念，以期表现图画美，音乐美，舞蹈美的书法艺术。

传统书法与源自书法的艺术

有人会问：既然把文字信息放在次要地位，为什么还要执著于文字呢？为什么不放弃书法，干脆画无形无物的抽象画呢？笔者以前学过抽象画，深知抽象画要达到意境的创造诚非易事，不是胡乱涂鸦所能得到的。况且中国书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累积了很多美的造型。利用中国书法的文化遗产而辅以现代西方的美学观，未尝不是合理的艺术追求。现在不少中国的艺术家，正朝这条路探索。有的自我创新，不拘于传统的成规，但是写的还是中国字；有的保留书法精神，但是写的不一定像字。对于这些人，传统的书法家（尤其是科班出身的）很不以为然，多加以评击。笔者对这种争议的立场是：源自书法但是走出书法的艺术是无可厚非的。只要加以声明，把话说在前头就不会造成误解，也就行了。反正艺术第一，传统第二。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应为艺术服务，而非艺术为传统服务。

结语

中国书法是复杂的综合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内涵，美术内涵，音乐内涵，与舞蹈内涵。懂得中文的人，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书法，但不必因为文字内容的辨识，而丧失欣赏美学内涵的机会。相反地，不懂中文的人，也依然能够从图画、音乐、舞蹈的美，去感受书法。更进一步，书法如果要为全世界的人所接受，不妨把文字内容放在次要地位。能够不依靠文字内容而独立，书法才能提升为人类共通的艺术语言。

2008年1月15日于爱荷华大学校园

编后话

亚细安十国的华社文教，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到人为的折磨摧残！40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华社文教在经历了万般的劫难后，当前的状况又如何呢？我们揣摩着，我们探讨着。在这春风荡漾的时节，我们想看看这些文苑里的奇花香草长得怎样了？我们因此创办了《新世纪文艺》半年刊，它是亚细安十国华社文教界有志之士共同拥有的园地，我们殷切地期待文友们一起努力来开垦这块处女地。（1）

我们相当惊喜地发觉，亚细安各国华社的文教依然生气蓬勃，文苑依然百花盛开。“亚细安文坛透视”让我们见到当前各国文苑的发展情况：尽管遭到风霜的百般肆虐，文苑仍然有香草异卉在争艳斗丽！

“新加坡之页”展现了这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岛国文坛胜景之一角的绮丽风光。20篇作品中包括了长篇连载小说、微型小说、散文和诗歌以及相声，相当全面且深入地展现了这岛国当前的社会景况。

“马来西亚之页”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发生在我们邻国小镇上的一些人事与环境变化的状况。8篇作品除了驼铃的“沉默是金”是小说外，其他的都是散文，它们的作者像泉水般轻轻地、向我们倾诉着他们宁静内心世界的点点滴滴的感受，那么安详、那么优美！

“越南之页”的17篇作品带给我们的是巨大的惊喜：无论诗歌或散文，其作者掌握文字的能力之高超，表现手法之创新，加上年纪之轻，让我们赞叹不已！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作品全然没有政治意识形态化之痕迹。从审美角度去创造文学，越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范！

“泰国之页”是结合着老中青作者的作品的展示馆：一篇小说、6篇散文、一首新诗，带给我们的是传统和创新表现手法的异同，而都各有吸引之处，则是作者们成功的地方。我们要特别提一提的是：阡陌的《心路》这篇散文，其意境之高远，其文字功力之深厚，即使放眼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华文坛，也绝对是杰出之作！

“菲律宾之页”有10篇散文，相当部分的作者都有宗教家的情怀，都从悲天悯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显示了作家们善良的心地，这是其他亚细安国家所没有的现象。文学是人学，我们认为还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问题较为符合文学创造的原理！

“印尼之页”共刊12名作者的作品，有新诗、有小说、有散文。叫我们惊喜的是，印尼诗人的诗作，其文字之精简、意境之深远、操守之高超与热爱所在国情感之执着，展示了诗人胸怀之宽阔！也间接地说明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文莱华社在亚细安十国中，绝对是小弟弟。但我们先选刊在“文莱之页”的、包括诗歌、散文、微型小说的8篇作品，其水平之高，却教我们非常惊讶：这富裕的小国原来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呢！

“亚细安之奇花异草”中的林启祥的《怎样欣赏书法艺术》，是一篇写得很有系统的、有独到见解的好文章；而花金苓的《老挝万象〈寮都公学〉记》则无异是窥探老挝一斑的一扇窗口！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各种意见、见解和情感在不同作者的作品中呈现，真是百花齐放，百鸟齐鸣。这些都是作者们的个人看法，并不是代表本刊的立场观点！

廖宝强篆刻

云破月来花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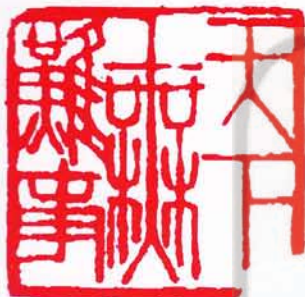
予意在山水



读书乐



天下无难事



笔歌墨舞



求知



廖宝强篆刻



思齐



得知象外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龙马精神



更生美术会：师生作品



◀ 更生美术会会长陈钦赐《寿》



◀ 逸敏《梅花》

▼ 逸敏《秋色秋艳》



售 价：S\$6.00
海 外：US\$5.00(不含邮费)



▶ 逸敏《细语》